

卷一

藏輝室劄記

胡适著

待

重印自序

這十七卷「留學日記」原來題作「藏暉室劄記」民國二十八年上海亞東圖書館會排印發行，有民國二十五年我寫的自序，說明這七年的日記保存和付印的經過。這書出版的時候，中國沿海沿江的大都會都已淪陷了，在淪陷的地域裏我的書都成了絕對禁賣的書。珍珠港事件之後，內地的交通完全斷絕了，這部日記更無法流通了。

去年我回國之後，有些朋友勸我重印這部書。後來我同亞東圖書館商量，請他們把全書的紙版和發行權讓給商務印書館。這件事現在辦好了，這十七卷日記就由商務印書館重印發行了。

我向來反對中國文人用某某堂，某某室，某某齋做書名的舊習慣，所以我自己的文集就叫做「胡適文存」，「胡適論學近著」。這個法子可以節省別人的腦力，也可以免除後

人考訂「室名」「齋名」的麻煩。「藏暉室」本是我在四十年前戒約自己的一個室名。在日記第十一卷的開始，我會說：「此冊以後，吾劄記皆名『胡適劄記』，不復仍舊名矣。」民國初年，我的朋友許怡蓀摘鈔我的日記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曾用「藏暉室劄記」的標題。後來我允許亞東圖書館印行全部日記的時候，因為紀念一個死友的情感關係，我就沿用了「藏暉室劄記」的名目。現在回想起來，我頗懊悔這件太牽就舊習慣的舉動，所以我現在決定改用「胡適留學日記」的標題。

亞東圖書館的幾位朋友校對這幾十萬字，用力很勤苦，錯誤很少。今年我會自己校對一遍，又改正了一些小錯誤。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十一月八日胡適記于北平東廠胡同一號

自序

這十七卷劄記是我在美國留學時期（一九一〇——一九一七）的日記和雜記我在美國住了七年，其間大約有兩年沒有日記，或日記遺失了。這裏印出的劄記只是五年的記錄：

一九一〇年八月以後，有日記，遺失了。

一九一一年一月至十月，有簡單日記。（卷一）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二年八月，這中間只有短時期的日記（名爲北田

Northfield 日記，）遺失了。

一九一二年九月至十二月底，有日記。（卷二）

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九月，只有四月間記了一條劄記（卷三的首二頁，）其餘全

闕。

一九一三年十月至一九一七年七月回到上海，有劄記十五卷（卷三至卷十七）

這些劄記本來只是預備給兄弟朋友們看的；其實最初只是爲自己記憶的幫助的，後來因爲我的好朋友許怡蓀要看，我記完了一冊就寄給他看，請他代我收存。到了最後的三年（一九一四——一九一七）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思想演變，都寫成劄記，用作一種『自言自語的思想草稿』（thinking aloud）。我自己發現這種思想草稿很有益處，就不肯寄給怡蓀，留作我自己省察的參考。因此我對於這種劄記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所以無論怎麼忙，我每天總要騰出一點工夫來寫劄記，有時候一天可以寫幾千字。

我從自己經驗裏得到一個道理，曾用英文寫出來：

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

sions.

譯成中國話就是

要使你所得印象變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記錄或表現成文章。

試舉一個例子。我們中國學生對於「儒教」大概都有一點認識。但這種認識往往是很空泛的，很模糊的。假使有一個美國團體請你去講演「儒教是什麼」，你得先想想這個講演的大綱；你拿起筆來起草，你才感覺你的知識太模糊了，必須查書，必須引用材料，必須追溯儒教演變的歷史。你自己必須把這題目研究清楚，然後能用自己的話把它發揮出來，成爲一篇有條理的講演。你經過這一番「表現」或「發揮」(expression)之後，那些空泛的印象變着實了，模糊的認識變清楚了，那些知識才可算是「你的」了。那時候你才可以算是自己懂得「儒教是什麼」了。

這種工作是求知識學問的一種幫助，也是思想的一種幫助。它的方式有多種：讀書作提要，割記，寫信，談話，演說，作文，都有這種作用。割記是爲自己的了解的談話，討論，寫信，是求一個朋友的了解的；演說，發表文章，是求一羣人的了解的。這都是「發揮」都有幫助自己了解的功用。

因為我相信劄記有這種功用，所以我常用劄記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有時我和朋友談論一個問題，或通信，或面談，我往往把談論的大概寫在劄記裏，或把通信的大要摘鈔在劄記裏。有時候，我自己想一個問題，我也把思想的材料，步驟，結論，都寫出來，記在劄記裏。例如我自己研究詩三百篇裏「言」字的文法，讀到小雅「彤弓」篇的「受言藏之」，「受言藏之」始大悟「言」字用在兩個動詞之間，有「而」字的功用。又如我研究古代魯語的代名詞「爾」「汝」「吾」「我」等字，隨筆記出研究的結果，後來就用劄記的材料，寫成我的爾汝篇和吾我篇。又如我的世界主義，非戰主義，不抵抗主義，文學革命的見解，宗教信仰的演變，都隨時記在劄記裏，這些劄記就是我自己對於這些問題的思想的草稿。

我寫這一大段話，是要我的讀者明白我為什麼在百忙的學生生活裏那樣起勁寫劄記。

我開始寫劄記的時候，曾說「自傳則吾豈敢」（卷三，首頁）。但我現在回看這些劄

記，才明白這幾十萬字是絕好的自傳。這十七卷寫的是一個中國青年學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內心生活，思想演變的赤裸裸的歷史。他自己記他打牌，記他吸紙烟，記他時時痛責自己吸紙烟，時時戒烟而終不能戒；記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衝動，幾乎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記他在一個時期裏常常發憤要替中國的家庭社會制度作有力的辯護；記他在一個男女同學的大學住了四年而不會去女生宿舍訪過女友；記他愛管閒事，愛參加課外活動，愛觀察美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到處演說，到處同人辨論；記他的友朋之樂，記他主張文學革命的詳細經過，記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徑和演變的痕跡。（在這裏我要指出，劄記裏從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實驗主義的哲學的絕大影響。這個大遺漏是有理由的。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發憤盡讀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詳細的英文提要，都不曾收在劄記裏。從此以後，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嚮導，成了我自己的哲學基礎。但一九一五年夏季以後，文學革命的討論成了我們幾個朋友之間一個最熱鬧的題目，劄記都被這個具體問題佔去了，所以就沒有餘力記載那個我自己受用而不發生爭論的實驗主義了。其實我寫

『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導。我的文學革命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嘗試集』的題名就是一個證據。劄記的體例最適宜於記載具體事件，但不是記載整個哲學體系的地方，所以劄記裏不記載我那時用全力做的『先秦名學史』論文，也不記載杜威先生的思想。這就是我的留學時代的自傳了。

這十七卷的材料，除了極少數（約有十條）的刪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來的真面目。我後來完全不信任任何神教了，但我不諱我曾有一次『自願爲耶穌信徒』。我後來很攻擊中國舊家庭社會的制度了，但我不刪削我當年曾發憤要著一部『中國社會風俗真詮』。『取外人所著論中國風俗制度之書一一評論其得失』（頁一〇三）我近年已拋棄我的不抵抗主義的和平論了，但我完全保存了劄記裏我的極端不抵抗主義的許多理論。這裏面有許多少年人的自喜，誇大，野心，夢想，我也完全不會刪去。這樣赤裸裸的記載，至少可以寫出一個不受成見拘縛而肯隨時長進的青年人的內心生活的歷史。

因爲這一點真實性，我覺得這十幾卷劄記也許還值得別人的一讀。所以此書印行的

請求，我拒絕了二十年，現在終於應允了。

整理這一大批劄記的工作，我的朋友章希呂用力最多最勤（劄記的分條題目，差不多全是希呂擬的），我要特別致謝。亞東圖書館的幾位朋友的鈔寫，整理，校印，也是我很感謝的。

最後，我用十分謝意把這部劄記獻給我的死友許怡蓀。他在二十年前曾摘鈔『藏陣室劄記』在浙青年上陸續登載。這部劄記本來是爲他記的，它的印行也是他最盼望的。

一九三六，七，二十，在太平洋上總統柯立芝船裏。

藏經室制記

目錄

卷一

日記……………一—六

卷二

日記……………七—一六

卷三

國家與世界……………一—六
道德觀念之變遷……………一—四
第一次主議事席……………一—四
「博學織匠」巴立特……………一—四
雜誌之有益……………一—四

目錄

中國似中古歐洲？……………一—四

「希望所在，生命存焉」……………一—四

讀 *Syne* 短劇……………一—四

讀 *嘉富爾傳*……………一—四

胡彬夏女士……………一—四

苦學生……………一—四

讀 “The Inside of the Cup” 說部……………一—四

西文詩歌甚少全篇一韻……………一—四

論紐約省長色爾叟被劾去位……………一—四

五十年來黑人之進步……………一—四

論語譯本……………一—四

假期中之消遣……………一—四

耶穌誕日詩……………一—四

托爾斯泰臨終時事	一五三
吾國女子所處地位高於西方女子	一五四
燈謎三則	一五五
叔永蒿莫雜感詩	一五五
大雪放歌和叔永	一五六
孔教問題	一五七
華南耳大學費用	一五八
非驢非馬之大總統命令	一五九
倫敦一塊地三百六十年中增價四千倍	一六〇
湘省一年之留學費	一六一
友人勸戒吸紙煙	一六二
但怒剛死事情形	一六三
絕希參天折	一六四
今日吾國急需之三術	一六五
我之自省	一六六
我所關心之問題	一六七

演說普國婚制	一六八
美國各大學之體育運動費	一六九
『宗教之比較研究』講演	一七〇
壁上格言	一七一
借一千，還十萬	一七二
久雪後大風寒甚作歌	一七三
樂觀主義	一七四
裴倫哀希臘歌	一七五
記白里而之社會名劇『梅毒』	一七六
椅色佳城公民議會旁聽記	一七八
郊天祀孔	一七八
一種實地試驗之國文教授法	一七九
說文有許多字不滿意	一八〇
英國布爾之言	一八〇
宋教仁被刺案中之秘密證據	一八〇
應桂馨死矣	一八二

死矣趙梁鈞……………三三

雜州三則……………三三

美國有色人種之大旨……………三三

卷四

養家……………三五

母之愛……………三五

習字……………三六

Fred Robinson 君之慷慨……………三六

雪消記所見並揚任二君和詩……………三六

學生會之哲學教育學委員會……………三七

四人研究中國學問之心得……………三八

入春又雪因和前詩……………三八

請得畢業助學金……………三九

美國禁酒……………三九

得卜朗吟徵文獎金……………三九

目錄

初次作臨時演說……………三〇

趙元任胡達同時得兩種學會榮譽……………三一

歐美有一種「剪報」營業……………三一

「但論國界，不論是非」……………三二

赴白博士夫婦家宴……………三三

卸去世界學生會會長職務……………三三

在世界會演說「世界和平與種族界限」……………三六

趙元任作曲……………三六

叔永作即事一律索和……………三六

山谷詩名句……………三八

論律詩……………三八

杏佛和前韻……………四〇

吾國人無論理觀念……………四一

張希古亡故……………四一

春朝一律並任揚二君和詩……………四三

山谷之三句轉韻體詩……………四四

叔永贈傳有周歸國余亦和一章贈行.....	二四
記曆.....	二四
春秋爲全世界紀年最古之書.....	二四
大英百科全書誤解吾國紀元.....	二六
題室中讀書圖分寄馮臣近仁冬秀.....	二八
得家中照片題詩.....	二九
圖畫週報中余之照片.....	三〇
我國之「家族的個人主義」.....	三五
第一次訪女生宿舍.....	三五
思家.....	三五
遊英菲兒瀑泉山三十八韻.....	三五
記本校畢業式.....	三五
觀四方婚禮.....	三六
科學社之發起.....	三六
黃監督不准學生暑期上課.....	三六
庚太子飛的難死於暗殺.....	三五

余之書癖.....	二六
積財不善用，如高臥積薪之上.....	二六
提倡禁煙.....	二七
綺色佳城公民會議第二次旁聽記.....	二六
統一讀音法.....	二七
讀愛茂生劄記.....	二八
舊約斯傳與法國米耐名畫.....	二八
劄記.....	二八
伊里沙白朝戲台上情形.....	二八
讀老子「三十輻共一轂」.....	二八
自製篇.....	二七
愛迪生拜蜜蜂做老師.....	二九
勉冬秀.....	二八
時事畫四十五幅.....	二八

卷五

美國亦有求雨之舉	二五八
美國駐希臘公使義憤棄官	二五九
錄 <u>魯約以斯拉</u> 一節	二六九
<u>威爾遜</u> 與 <u>羅斯福</u> 演說之大旨	三〇〇
<u>威爾遜</u>	三〇〇
<u>哀希臘</u> 歌譯稿	三〇三
<u>乘槎歸來圖</u>	三〇三
記興趣(Interest)	三〇五
利用光陰	三〇五
讀書會	三〇五
讀 <u>東方未明</u>	三〇六
歐洲幾個「問題劇」 <u>銀子</u>	三〇六
<u>諾貝爾獎金</u>	三〇七
讀 <u>江</u>	三〇九
<u>戒紙煙</u>	三一〇
「 <u>遺傳</u> 」說	三一

讀 <u>頌表</u>	三一
<u>印度無族姓之制</u>	三一
<u>瑪志尼語</u>	三一
<u>兩處演說</u>	三一
<u>錄<u>恰薩來書</u></u>	三一
<u>撰<u>特勞</u>「吾鄰」之界說</u>	三一
<u>師友匡正</u>	三一
「是」與「非」	三一
<u>遊<u>活農谷</u>記</u>	三一
<u>赫<u>侯特滿</u>所著劇之長處</u>	三一
<u>標點符號釋例</u>	三一
法律之弊	三一
讀 <u>夢劇</u>	三一
往聽 <u>維廉斯</u> 歌曲	三一
解兒司誤讀 <u>漢文</u>	三一
記 <u>歐洲大戰禍</u>	三一

客來附之愛國說……………三三

讀海旭傳……………三三

叔永活察谷遊記……………三三

誰氏之書……………三四

答某夫人問傳道……………三四

卷六

悉爾演說歐戰原因……………三七

蔣生論歐戰影響……………三七

讀君武先生詩稿……………三八

刺殺奧皇嗣之刺客……………三九

記奧匈人種……………三九

本校夏課學生人數……………四〇

送許肇南歸國……………四〇

甄先節……………四一

青島歸誰……………四三

赴哥勿演說……………四三

一個模範家庭……………四三

還我青島，日非無利……………四三

日英盟約……………四四

聖安廟記……………四九

裴厄司十世死矣……………五一

讀老子(二)……………五一

神滅論與神不滅論……………五六

叔永送肇南斷句……………五六

日德宣戰……………五六

歐戰之罪魁禍首……………五六

征人臨別圖……………五六

都德短篇小說……………五六

裴頤崇有論……………五六

范楨因果論……………五六

哲學系統……………五六

近仁來詩	三六八
葉父行	三六八
亞北特之自殺	三六九
俄之仁政	三七一
波士頓遊記	三七一
再論無後	四二〇
朝鮮文字母	四二一

卷七

傳記文學	四二五
遷居	四二八
海外送歸人園	四二九
木爾門教派	四二九
耶穌之容忍精神	四三〇
錄新約文兩節	四三一
征人別婦圖	四三三

目 錄

悼鄭仲誠	四三三
赴 <u>亥叟</u> 先生之喪	四三四
家書屢爲人偷拆	四三七
章蓮司女士之狂狷	四三八
惜別	四三九
羅斯福演說	四三九
紐約美術院中之中國名畫	四三一
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	四三一
「一致」之義	四三七
讀 <u>葛令倫</u> 理學發凡與我之印證	四三八
周 <u>希春</u> 君過美之演說	四三九
<u>李鴻章</u> 自傳	四四〇
演說之道	四四〇
近世不婚之偉人	四四一
「容忍遷就」與「各行其是」	四四二
印度「月中兔影」之神話	四四三

理想貴有統系……………	四三三
吾國『月中玉兔』之神話……………	四三五
法人 <u>剛多賢</u> 與 <u>英人毛萊</u> 之名言……………	四三七
西人所著之 <u>中國詞典</u> ……………	四三九
楚文內典名字……………	四四〇
所謂 <u>愛國協約</u> ……………	四四二
讀 <u>十字架之真諦</u> 後寄著者書……………	四四四
備作宗教史參考之 <u>兩篇</u> 旱文……………	四四六
專精與博學……………	四四八
拒虎進狼……………	四五〇
西人骨肉之愛……………	四五二
秋柳……………	四五四
讀 <u>英譯本漢宮秋</u> ……………	四五六
記『 <u>辟克匿克</u> 』……………	四五八
<u>袁氏</u> 尊孔令……………	四六〇
對 <u>仲端</u> 病歿……………	四六二

讀“ <u>David Harum</u> ”……………	四六四
世界大同之障礙……………	四七〇
讀 <u>墨子</u> ……………	四七一
擇耦之道……………	四七一
大同主義之先哲名言……………	四七三
“ <u>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u> ”之出處……………	四七五
猶太文豪 <u>Asher Ginzberg</u> ……………	四七五
譯詩 <u>經木瓜</u> 詩一章……………	四七五
<u>晏英</u> 博士……………	四七六
<u>毛萊</u> 子爵……………	四七七
<u>簡錫威</u> 附進詞詞……………	四八〇
<u>歌德</u> 之 <u>鎮靜工夫</u> ……………	四八〇
再與 <u>簡克生</u> 君書稿……………	四八五

卷 八

論充足的國防……………	四八九
-------------	-----

金件講來書	四六三
海外之家人骨肉	四六四
讀戲劇七種	四六四
世界會十週紀念，詩以祝之	四六五
告馬斯詩	五〇三
世界學生總會年會雜記	五〇四
善於施財之富翁	五一一
裴立先生對余前二詩之指正	五二二
記世界會十年祝典	五二二
再遊波士頓記	五二四
羅斯福昔日之言	五三三
英日在遠東之地位	五三四
C. W. 論男女交際之禮	五三五
爲學要能廣大又能高深	五三八
加露演說遠東問題	五三八
本校學生的文學團體	五四〇

李鴻章自傳果出偽託	五四〇
矛盾	五四一
戰時新婦	五四二
室中攝影兩幀	五四二
記新聞兩則	五四三
裴論論文字之力量	五四四
與薛耳君一段文字因緣	五四四
本趙耳寄贈飛瀑冬景影片	五四九
四方學者勇於改過	五四九
詩貴有真	五五〇
三句轉韻體詩	五五〇
羅素論戰爭	五五一
荒謬之論	五五二
紐約旅行記	五五二

卷九

自課	五五
國立大學之重要	五五
寫生文字之進化	五六
救國在「執事者各司其事」	五六
婉而諧之樂觀語	五六
范鴻仙	五六
蔣翊武	五六
海外學子之救國運動	五六
爲祖國辯護之兩封信	五七
投寄的影標	五五
致張亦農書	五七
塔虎脫演說	五七
吾國各省之歲出	五六
致The Post-Standard (Syracuse) 書	五六
往見塔虎脫	五八
韓人金致九之苦學	五八

可敬愛之工讀學生	六三
紐約公共圖書館	六三
理想中之圖書館	六三
夢想與理想	六四
貝爾博士逸事	六六
睡美人歌	六七
告馬斯詩重改稿	六八
致留學界公函	六九
吾國之歲出歲入	六九
星期日之演說詞	六八
誤辦了幾個「？」	六三
一九一四年紐約一省之選舉用費	六三
日本要求二十一條全文	六五
塞門行	六四
莎士比亞劇本中婦女之地位	六二
陸軍用稿	六二

致留學界公函發表後之反響	六三
赴 <u>尼格拉</u> 縣農會演說	六三
霧中望落日	六四
火車中小兒	六四
黃興等通電	六五
老樹行	六八
立異	六〇
得冬秀書	六〇
書懷	六三
留日學界之日本觀	六三
抵制日貨	六三
致 <u>Ithaca Daily News</u> 書	六三
遠東戰雲	六五
五月六日晨之感想	六五
東西人士迎新思想之不同	六六
章女士	六七

讀 <u>Ancassin and Nicolette</u>	六七
讀 <u>In the Shadow of the Glen</u>	六八
觀 <u>Forbes-Robertson</u> 演劇	六八
又作馮婦	六八
日人果真悔悟乎	六八
月報編輯選舉	六八
威爾遜演說詞	六八
哀白特生夫人	六八
蕺城演說	六八
第九號家書	六八
郝德短篇小說	六八
讀日本開國五十年史	六八
狄女士論俄美大學生	六八
美人不及俄人愛自由	六八
報紙文字貴簡要達意	六八
讀梁任公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	六八

吾之擇業	六五五
致 C. W. 書	六五四
幕門行之作者	六五五
東方交易	六五五
兩個最可敬的同學	六五六
英國哲學家鮑生葵之言	六五七
日本議會中在野黨攻擊政府	六五八
美國男女交際不自由	六五八
秦少游詞	六五九
詞乃詩之進化	六六〇
陳同甫詞	六六一
劉過詞不拘音韻	六六一
山谷詞帶土音	六六二
辭庭芳	六六七

卷 十

讀 <u>魯人</u>	六七
日與德開戰之近因	六八
楊任詩句	六七〇
記國際政策討論會	六七〇
記農家夏季「辟克匿克」	六八四
盛名非偶然可得	六八五
思遷居	六八五
再記木爾門教派	六八六
讀托爾斯泰安娜傳	六八一
題歐戰諷刺畫	六八三
遊凱約嘉湖攝影	七〇一
夜過紐約港	七〇一
克魯達兒軼事	七〇二
歐美學生與中國學生	七〇三
節錄王臨川集三則	七〇三
讀墨子及公孫龍子	七〇七

「今別離」	七〇五
婦女參政運動	七〇七
讀 <u>小人及辟邪符</u>	七〇九
論句讀及文字符號節目	七〇九
駢鼠	七二四
冰調歌頭 今別離	七二五
讀詞偶得	七二五
讀 <u>白居易與元九書</u>	七二二
讀 <u>香山詩瑣記</u>	七二六
割記不記哲學之故	七三〇
老子是君主權詐	七三〇
卷十一	
吾之別號	七三六
王安石上 <u>邵學士書</u>	七三六
不是肺病	七三六

「時」與「間」有別	七三七
論「文學」	七三七
論 <u>袁世凱將廢帝</u>	七四一
臨江仙	七四九
「破」號	七四九
「證」與「據」之別	七五二
與 <u>佐治君夜談</u>	七五三
將往 <u>哥倫比亞大學</u> 叔永以詩贈別	七五三
美國公共圖書館之費用	七五五
凱約喜湖上幾個別墅	七五六
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	七五八
瘦琴女士	七六四
「百字令」 <u>吾母親白特生夫人</u>	七六四
成詩不易	七六六
冰調歌頭 <u>杏佛贈別</u>	七六六
將去 <u>綺色佳</u> 留別 <u>叔永</u>	七六七

爾古德語諷論	七六	依韻和叔永戲贈詩	七六
讀 <u>龍莎傳</u>	七六	有些漢字出於梵文	七〇
英人莫利遜論中國字	七六	古今圖書集成	七九
沁園春 別查佛	七六	調和之書	七五
對語體詩詞	七五	相思	七五
兩個僑工學生	七三	文字符號雜記二則	七六
韋昂斯行文有誤	七三	讀 <u>稟說詮真</u>	七七
新英字典	七四	聖域述聞中之 <u>孟子年譜</u>	七六
拉丁文諺語	七五	印書原始	七六
讀 <u>獄中七日記</u>	七五	葉書山論中庸	七〇
讀 <u>The New Machiavelli</u>	七〇	姚際恆論 <u>孝經</u>	七〇
「八角五分」桑福	七三	讀“The Spirit of Japanese Poetry”	七〇
送 <u>梅觀莊</u> 往 <u>哈佛大學</u> 詩	七三	論 <u>宋儒</u> 注經	七三
論文字符號雜記三則	七六	爲 <u>朱熹</u> 辨誣	七三
叔永戲贈詩	七六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	七六
別矣 <u>綺色佳</u>	七八	女子參政大遊街	七六

卷十二

許肇南來書	八二
楊杏佛遺與詩	八三
晚報論『將來之世界』	八三
西人對句讀之重視	八五
鄭榮論領袖	八六
國事壞在姑息苟安	八六
錄傅作詩兩首	八七
梅任楊胡合影	八八
秋聲 有序	八八
Adler 先生語錄	八九
論『道新因』	九〇
讀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	九三
再論造因，寄許怡蓀書	九三
七絕之平仄	九三

趙元任	八四
論教女兒之道	八五
美國銀幣上之列文	八七
和叔永題梅任楊胡合影詩	八七
讀音統一會公製字母	八九
論革命	八九
水調歌頭 壽曹懷之母	八四三
與梅親莊論文學改良	八四四
『文之文字』與『詩之文字』	八四四
論譯書寄陳獨秀	八四四
叔永答余論改良文學書	八四六
杏佛題胡梅任楊合影	八四六
詩經字字解	八四七
美國初期的政府的基礎	八五三
家書中三個噩耗	八五三
伊麗鸚論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訓練	八五三

澤田君一來談…………… 八七

往訪澤田君一…………… 八八

吾國古籍中之烏託邦…………… 八九

柳子厚…………… 九〇

劉田海…………… 九〇

叔永詩…………… 九一

鏡綺色佳…………… 九二

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 九三

李清照與蔣捷之聲聲慢詞…………… 九四

胡紹庭病逝…………… 九五

寫定讀管子上下兩篇…………… 九六

評梁任公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 九七

沁園春 誓詩（初稿）…………… 九八

怡潔近仁鈔贈的兩部書…………… 九九

燈謎…………… 一〇〇

沁園春 誓詩（改稿）…………… 一〇一

沁園春 誓詩（第三次改稿）…………… 一〇二

吾國文學三大劇…………… 一〇三

卷十三

試譯林肯演說中的牛句…………… 一〇四

沁園春 誓詩（第四次改稿）…………… 一〇五

作文不講文法之害…………… 一〇六

論文字符號雜記四則…………… 一〇七

沁園春 誓詩（第五次改稿）…………… 一〇八

讀蕭山來裕恂之漢文典…………… 一〇九

古代文明易於毀滅之原因…………… 一一〇

談活文學…………… 一一一

「反」與「切」之別…………… 一一二

記「的」字之來源：「之」「者」二字之古音…………… 一一三

元任論音與反切…………… 一一四

美國詩人「Lovel」之名句…………… 一一五

死矣哀世凱	九六
論戊戌維新之失敗於中國不爲無利	九七
爾汝二字之文法	九八
馬君武先生	九九
喜朱經農來美	一〇〇
杜威先生	一〇一
夢荆尼軼事四則	一〇二
「感爾蓮之笑」	一〇三
恍如遊子歸故鄉	一〇四
陶知行與張仲述	一〇五
白話文言之優劣比較	一〇六
記 <u>袁寶閣</u> 論文學	一〇七
得 <u>國際讀會</u> 徵文獎金	一〇八
記第二次 <u>國際關係討論會</u>	一〇九
<u>觀莊</u> 對於新文學主張之非難	一一〇
<u>院醫女士</u>	一一一

目錄

羅素被逐出康橋大學	一一二
移居	一一三
國事有希望	一一四
政治要有計畫	一一五
太炎論「之」字	一一六
卷十四	
答 <u>梅觀莊</u> ——白話詩	一一七
答 <u>觀莊</u> 白話詩之起因	一一八
雜詩二首	一一九
一首白話詩引起的風波	一二〇
<u>杜甫</u> 白話詩	一二一
不要以耳當目	一二二
死語與活語舉例	一二三
再答 <u>叔永</u>	一二四
打油詩寄 <u>元任</u>	一二五

答朱經農來書…………… 九九

蕭伯納之憤世語…………… 九九

根內特君之家庭…………… 一〇〇

宋人白話詩…………… 一〇〇

文學革命八條件…………… 一〇一

寄陳獨秀書…………… 一〇三

作詩送叔永…………… 一〇四

打油詩戲東經農香佛…………… 一〇六

窗上有所見口占…………… 一〇七

觀莊之文學革命四大綱…………… 一〇八

答江亢虎…………… 一〇九

贈朱經農…………… 一〇九

讀論語二期…………… 一〇〇

又一則…………… 一〇三

論我吾二字之用法…………… 一〇三

讀論語一期…………… 一〇八

嘗試歌 有序…………… 一〇九

讀易(一)…………… 一〇九

早起…………… 一〇九

讀易(二)…………… 一〇九

王陽明之白話詩…………… 一〇九

他…………… 一〇九

英國反對強道兵役之人…………… 一〇九

讀易(三)…………… 一〇九

中秋夜月…………… 一〇九

虞美人 戲朱經農…………… 一〇九

研(讀易四)…………… 一〇九

幾(讀易五)…………… 一〇九

答經農…………… 一〇九

啞戲…………… 一〇九

改舊詩…………… 一〇九

到紐約後一年中來往信札總計…………… 一〇九

白話律詩	1035
打油詩一束	1036
戒驕	1041
讀論語	1043
打油詩又一束	1043
寫景一首	1045
打油詩	1045

卷十五

發表與吸收	1047
作孔子名學完自記二十字	1048
陳衡哲女士詩	1048
紐約雜詩	1048
美國之清淨教風	1050
月詩	1051
打油詩答叔永	1053
「打油詩」解	1053
古文家治經不足取	1054
論訓詁之學	1054
論校勘之學	1055
近作文字	1060
印像派詩人的六條原理	1071
詩詞一束	1073
黃梨洲南雷詩曆	1076
論詩雜詩	1076

威爾遜在參議院之演說詞	二〇〇
羅斯福論『維持和平同盟』	二〇二
維持和平同盟會之創立	二〇三
補記爾汝	二〇五
一九一六年來往信札總計	二〇六
中國十年後要有什麼思想	二〇七
在斐威演說	二〇七
湖南相傳之打油詩	二〇八
記朋友會教誨	二〇八
小詩	二〇九
寄經農文伯	二〇九
迎叔永	二〇九
王壬秋論作詩之法	二〇九
袁政府『洪憲元年』度預算追記	二〇三
無理的干涉	二〇四
落日	二〇五

叔永東胡適	二〇五
『赫貞且』答叔永	二〇五
寄鄭紫書	二〇六
又記吾我二字	二〇七
記燈謎	二〇八
關鏡女士	二〇九
哥倫比亞大學本年度之預算	二〇九
威爾遜連任總統演說辭要旨	二〇〇
論『去無道而就有道』	二〇〇
監獄三章	二〇一
吾輩留學生的先鋒旗	二〇二
俄國突起革命	二〇二
讀報有感	二〇二
趙元任辨音	二〇二

沁園春 俄京革命	二二二
讀 <u>厄兒登致媚利書信</u>	二二三
映	二二五
中國科學社第一次年會合影	二二五
林琴南「論古文之不宜廢」	二二六
漢學家自論其爲學方法	二二七
幾部論漢學方法的書	二二九
杜威先生小傳	二二九
訪 <u>陳衡哲女士</u>	二三五
觀莊固執如前	二三五
作論 <u>九說</u> 出於 <u>王宜說</u> 之謬	二三六
記 <u>荷卿</u> 之時代	二三七
沁園春 新俄萬歲	二三三
清廟之守	二三三
我之博士論文	二三三
新派美術	二三六

目錄

讀 <u>致蒙女士書簡</u>	二二七
寧受囚拘不願從軍	二二七
關於 <u>歐戰記</u> 亦附則	二二六
瞎子用書	二二六
絕句	二二五
紐約世界報	二二四
在 <u>白原</u> 演說	二二四
郝喧「 <u>事類串珠</u> 」	二二四
博士考試	二二四
改前作絕句	二二四
辭別 <u>杜威先生</u>	二二四
朋友篇 寄 <u>怡蘿</u> 經農	二二四
文學篇 別 <u>叔永杏佛</u> 親莊	二二五
卷十七	
歸國記	二二五—二二七

藏暉室劄記卷一

——一九二一年一月卅日至十月卅日——在康南耳大學農學院



▲一九二一年一月卅日（星一）

辛亥元旦。作家書（母四）考生物學，尙無大疵。

今日五尺叢書送來，極滿意。五尺叢書（Five Foot Shelf）又名哈佛叢書（Harvard Classics），是哈佛大學校長伊里鴉（Eliot）主編之叢書，收集古今名著，印成五十巨冊，長約五英尺，故有『五尺』之名。

今日有小詩一首：

永夜寒如故，朝來歲已更。
層冰埋大道，積雪壓孤城。
往事湖心上，奇書照眼明。
可憐逢令節，辛苦尙爭名。

一九二一年一月

▲一月卅一日（星二）

保民有母喪，以一詩寄之。

雪壓孤城寒澈骨，天涯新得故人書。驚聞孫綽新廬墓，欲令溫郎悔絕裾。秋草殘陽何限憾，升堂拜母已成虛。埋憂幸有逃名策，柘澗山頭築隱居。

▲二月一日（星三）

讀英文詩。作植物學報告。得雲五一片。

余初意此後不復作詩，而入歲以來，復爲馮婦，思之可笑。

▲二月二日（星四）

考英文，計默詩三首，作五題。得仲誠一書。溫德文。讀時報十數紙。

▲二月三日（星五）

考德文。溫植物學。

▲二月四日（星六）

考植物學。

連日以溫課失眠，今日下午無事，晝寢三小時，醒後一浴，暢快極矣。

作家書（兄二）夜與同居諸君烹鷄羹麵食之。

▲二月五日（星期）

入日。八日起戒吸紙烟。劉千里以電話邀打牌。讀左傳兩卷。

向沈保艾處借得顏魯公元次山碑，偶一臨摹，以懸腕習之，殊覺吃力，擬此後日日爲之，不知有效否？

▲二月六日（星一）

寫字二張。讀狄更氏雙城記。

平日已習於學，今假中一無所事，反覺心身無着落處，較之日日埋頭讀書尤難過也。大雪深尺許。

▲二月七日（星二）

一九二一年二月

寫字一張。看沈艾君寫隸字一張。沈君作字極佳，亦新少年之不可多得者也。（君爲沈文肅公之孫。）

下午與 Mr. Ace 入城購拉丁文法一冊，此君許以相教故也。

▲二月八日（星期三）

晨訪 Gold 醫生。踏雪行二里許，過去年所覓得之幽境始達其家。先診兩目，敷以藥水。驗視目力已乃歸。故是日不能讀書。

讀古詩十九首。

▲二月九日（星期四）

尙不能讀書。夜赴學生會所舉編輯人會。

▲二月十日（星期五）

晨往訪 Dr. Gould 醫言吾右目幾完全無虧，惟左目甚近視，故右目實作兩目之工作，不御目鏡，將成盲人。蓋余少時常患目疾，左目尤甚。

往市定購目鏡，下午復往取之。

▲二月十一日（星期六）

入校辦註冊事，訪 Dr. Gould。

今年吾國新年適逢大考，未得一日之休暇，今諸事大定，此間同人於今夜會宴於 hambra。是夜有中西音樂，程君之幻術，蔡李兩君之演說，極一時之盛。

▲二月十二日（星期）

讀拉丁文十課，寫顏字二紙，似稍有進境矣；自入日以來，幸未作輟，不知後此尙能如是否？

得 Kappa Alpha 會東邀夜宴。

▲二月十三日（星期一）

今日爲吾國元夜（辛亥正月十五日），吾人適於此時上第二學期第一日之課，回思祖國燈市之樂，頗爲神往。

一九二一年二月

下午生物學實習。作字。德文新讀一書，甚苦多生字。

▲二月十四日（星二）

上課。昨今兩日皆每日七時，頗忙碌。

此次大考，生物學得九十五分，植物學得八十三分，殊滿意矣。

▲二月十五日（星三）

上課。

夜赴 K. A. 會夜宴，主人爲 Mr. Watson。來賓有休曼校長（President Schurman）及會員。席上有歌詩，有演說，既撤筵，乃聚於客室，談笑爲樂，極歡而散。

無忘威爾遜教授之講演！

（補註）氣象學教授威爾遜先生是日在班上說：『世界氣象學上有許多問題，所以不能解決，皆由中國氣象學不發達，缺少氣象測候記載，使亞洲大陸之氣象至今尙成不解之謎。今見本班有中國學生二人，吾心極喜，盼望他們將來能在氣

象學上有所作爲。』大意如此。此條所記卽指此。於今二十餘年，我與同班之王頤君皆在此學上無有絲毫貢獻，甚愧吾師當年之期望。所可喜者，近年有吾友竺可楨君等的努力，中國氣象學已有很好的成績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廿二夜記。

▲二月十六日（星四）

上課讀 Shakespeare 一生事蹟。

連日失眠，殊非佳事。

前此此間中國學生會擬著一書曰康南耳，余亦被舉爲記者之一，今日諸人分任所事，余分得本校發達史（Historical Development）。

▲二月十七日（星五）

上課。

讀報有樹穀一篇，擷譯爲中文。

作中國虛字解六紙。

一九一一年二月

讀莎士氏“Henry IV” “Shakespeare” 當譯蕭思璧。

▲二月十八日（星期六）

上課。

夜有學生會，余適值日，須演說，即以『虛字』為題。此余第一次以英文演說也。

記“Shakespeare's Wife”未完。

連日報載吾國將與俄國有邊釁，辭甚迫切，不知結果如何？

▲二月十九日（星期）

晨起出門，思買報讀之，偶一不慎，仆於冰上者二次，手受傷，去皮流血，幸無大害。

寫字。作家書。夜讀德文。

▲二月廿日（星期一）

連日似太忙碌，昨夜遺精，頗以為患。今日訪 Dr. Wright 詢之，醫云無害也。余因請其
遍察臟腑，云皆如恆，心始釋然。

作植物學報告。

▲二月廿一日（星二）

上課。

自昨日起爲此間『農人星期』，農院停課，招四方農夫來此參觀，並爲開會演講，去年來者至千人之多。

得二兄書，附一照片，極喜。

▲二月廿二日（星三）

上課。

夜赴青年會歡迎會，中西學生到者約五六十人，是夜有中西音樂及演說，頗極一時之盛。

▲二月廿三日（星四）

上課。因作文須參考書，遂至藏書樓讀書，至夜十時半乃歸，即燈下作之，夜半始脫稿。

一九一一年二月

▲二月廿四日（星五）

晨入學時，大風雪撲面欲僵，幾不可呼吸，入冬以來，此日最難堪矣。

讀蕭氏“Henry IV”。

▲二月廿五日（星六）

上課。

是日下午與劉千里出外散步，循 Bryant 街而上，繞一大圈子而歸。

是夜赴世界學生會（Cosmopolitan Club）。

▲二月廿六日（星期）

寫植物學與生物學報告。

英文須作一辯論體之文，余命題曰「美國大學宜立中國文字一科」。

▲二月廿七日（星一）

上課。

下學期之課雖未大增，然德文讀本虛馨傳，英文“Henry IV”皆需時甚多，又實習之時間多在星期一與星期二兩日，故頗覺忙迫。

▲二月廿八日（星二）

上課讀國粹學報三冊，讀“Henry IV”及“Hühchen”。

▲三月一日（星三）

上課寫字，讀“Henry IV”。

▲三月二日（星四）

上課擬成辯論文之綱目。

▲三月三日（星五）

讀畢“Henry IV”上課。

▲三月四日（星六）

上課寫字，寫生物學報告。

一九一一年三月

▲三月五日（星期三）

此間有學生組織一會，互相討論中國情狀，大率以教徒居多，今日 Mr. Ace 邀往一觀，彼中人令予爲述中國宗教情狀，予爲述『三教源流』

▲三月六日（星期一）

作辯論文。但時間不足，未能盡量發揮。

寫植物學報告。

▲三月七日（星期二）

上課，讀盧鑿傳畢。

▲三月八日（星期三）

英文及德文均有小考。

新課本：“Kleider Machen Leute”（德）“Romeo and Juliet”（英）

▲三月九日（星期四）

昨日讀美國獨立檄文，細細讀之，覺一字一句皆捫之有稜，且處處爲民請命，義正詞嚴，真千古至文。吾國陳駱何足語此！

續林肯 Gettysburg 演說，此亦至文也。

▲三月十日（星五）

上課。讀達爾文“Origin of Species”

夜打牌，晏睡。

▲三月十一日（星六）

上課。至芭痕院讀 Smith's "China and America" 一冊。讀蕭氏“Romeo and Juliet”

夜赴第一年級新生宴會（Freshmen Banquet）是夜與宴者凡六百，與會飛舞，極歡樂，他日當另爲作一記。

▲三月十二日（星期）

一九二一年三月

赴中國討論會。

讀 Smith's "The Uplift of China"。此君居中國三十餘年，故其言皆切中情弊焉。

▲三月十三日（星一）

上課，作一書寄二兄。

閱報見有一婦再嫁至十二次之多，計重婚者三次，凡嫁九夫，亦可謂怪物矣。

▲三月十四日（星二）

上課。

夜讀 "Romeo and Juliet"。此書情節殊不佳，且有甚支離之處。然佳句好詞亦頗多，正如吾國之西廂，徒以文傳者也。

是日聞生物學教員言美國今日尙有某校以某君倡言「天演論」致被辭退者，可謂怪事！

▲三月十五日（星三）

上課，英文試卷得九十一分，頗自喜也。

是日始習游水。

▲三月十六日（星期四）

天大風，道行幾不能呼吸，又寒甚；是日生物學教員爲之罷課，可見其寒矣。回首故國新柳織桃之景，令人益念吾祖國不已也。

▲三月十七日（星期五）

讀“Romeo and Juliet”完。背誦Romeo『窺豔』一節，此書有數處詞極佳，如『初遇』、『窺豔』、『晨別』、『求計』、『長恨』諸節是也。此劇有楔子（Prologue），頗似吾國傳奇。

▲三月十八日（星期六）

作『Romeo and Juliet』劇之時間的分析。

夜與金仲藩觀戲於蘭息院。是夜演“White Sister”，爲悲劇，神情之妙，爲生平所僅見。

一九二一年三月

今而後知西國戲劇之進化也。

▲三月十九日（星期）

今日爲先君誕辰（二月十九日）

讀生物學，頗有所得，另作筆記，夜讀德文。

▲三月廿日（星一）

上課。連日讀德文甚忙。

▲三月廿一日（星二）

上課。現『植物一』已學畢。下星期將有大考。

▲三月廿二日（星三）

購 Webster 大字典一部，價二十元。

讀 Keats' "The Eve of St. Agnes" 詩，未畢。

改前日所作辯論體文。

▲三月廿三日（星期四）

作書致仲誠君武，頗多感喟之言，實以國亡在旦夕，不自覺其言之哀也。

▲三月廿四日（星期五）

英文小試。

連日日所思維，夜所夢囈，無非亡國慘狀，夜中時失眠，知「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是人情天理中事也。

▲三月廿五日（星期六）

得保民書，以一書復之。

余前評賴芬傳（W. D. Howells' "The Rise of Silas Lapham"）以為書名「振起」（Rise），而其中事實，皆言賴芬衰落之狀，書名殆指其人格之進境（Rise）也。今日教員宣讀著者 Howells 來書，正是此意，余不禁為之狂喜。

▲三月廿六日（星期日）

一九一一年三月

溫植物學。

連日大忙，雖星期亦不得暇。

▲三月廿七日（星一）

上課。下午適野爲生物學之實習，道遇大雨。夜溫植物學，晏睡。
有馬小進君者以一詩見寄，因以一詩答之。

▲三月廿八日（星二）

考植物學。溫氣象學。

昨日和詩甚劣，有『應憐何處容歸鶴，只有相攜作鬼雄』二句稍佳。

▲三月廿九日（星三）

考氣象學。讀蕭氏“*Much Ado*”

得家書及大哥書。

▲三月卅日（星四）

作一文讀“Hamlet”

夜讀德文“Kleider Machen Leute”完。

▲三月卅一日（星五）

讀生物學。

讀“Much Ado”是夜大學學生演是劇於蘭息院，余往觀之，景物佈置，殊費經營，演者亦多佳處，而尤以扮 Dogberry 者爲最佳。

▲四月一日（星六）

今夜世界學生會有『中國之夜』由中國學生作主人，招待會員及來賓。成績大好。

▲四月二日（星期）

寫生物學講義。溫德文。

自今日起就餐於 A. C. C. 會所。

▲四月三日（星一）

考德文，甚不滿意。讀生物學。

▲四月四日（星二）

考生物學。

德文新讀 Lessing's "Minna von Barnheim" 乃一喜劇也。

▲四月五日（星三）

上課。

明日爲耶穌復活節，共得假期五日。

讀『Andrew White 自傳』此君前爲本校校長，以學者爲外交家。其書計二鉅冊，亦殊有趣味。

▲四月六日（星四）

此間吾國學生舉行運動會，余亦與焉，與跑百碼賽跑兩次。此亦生平創見之事也。一笑。今日得友人書甚多，夜一一答之。

▲四月七日（星五）

讀“Minna”英譯本（載五尺叢書中）完，甚喜之。讀“Hamlet”，讀左傳。

▲四月八日（星六）

讀左傳畢。計余自去冬讀此書，至今日始畢。

讀本校創辦者康南耳君（Ezra Cornell）傳。此傳爲君之長子 Alonzo（後爲紐約省總督）所著。

▲四月九日（星期）

晏起。讀杜詩。

下午與劉寰偉君往遊 Buttermilk Falls，步行數英里始至。地殊可觀。歸時已明月在天，林影在地。飯於二十世紀。至沈君處打牌，十二時始歸。

▲四月十日（星一）

作康南耳傳，未完。

一九一一年四月

前此傳言女生宿舍中女子聯名稟大學校長，請拒絕有色人種女子住校。今悉此稟簽名者共二百六十九人之多。另有一稟反對此舉，簽名者卅二人。幸校長 Schuurman 君不阿附多數，以書拒絕之。

▲四月十一日（星二）

今日假期已畢。上課。下午讀「Hamlet」讀「Minna 傳」。夜讀英文詩數十首。

▲四月十二日（星三）

上課。

今日習農事，初學洗馬，加籠轡，駕車周遊一週。

讀周南。

▲四月十三日（星四）

上課。

讀召南邶風。漢儒解經之謬，未有如詩箋之甚者矣。蓋詩之爲物，本乎天性，發乎情之不

容已。詩者，天趣也。漢儒尋章摘句，天趣盡湮，安可言詩？而數千年來，率因其說，坐令千古至文，盡成糟粕，可不痛哉！故余讀詩，推翻毛傳，唾棄鄭箋，土苴孔疏，一以己意爲造『今箋新注』。自信此箋果成，當令三百篇放大光明，永永不朽，非自誇也。

▲四月十四日（星五）

作一文論“Ophelia”。

赴學生會。

▲四月十五日（星六）

上課讀“Hamlet”畢。

赴世界會之『德國夜』（German Night）有影片六十張，寫德國學生事業極動人。作一文論“Hamlet”未畢。“Hamlet”真是佳構，然亦有疵瑕。余連日作二文，皆以中國人眼光評之，不知彼中人其謂之何？

▲四月十六日（星期）

一九二一年四月

續作『Hamlet 論』寫成之讀“Minna”。

閱報有 Philadelphia Express 報者，每日平均銷 80,559 份，星期日銷 177,019 份，然猶未爲大報也，真令人可驚。

▲四月十七日（星一）

上課。作植物學筆記，讀“Minna”。

今日已爲吾國三月十九日，春莫矣，此間猶有雪，天寒至冰點以下。Browning 詩曰：

Oh, to be in England

Now that April's there.

讀之令人思吾故國不已。

▲四月十八日（星二）

上課。今日植物課爲『花』，『嫣紅姹紫，堆積几案，對之極樂，久矣余之與花別也。』“Bergonia” 名海棠，餘多不知漢文何名。

▲四月十九日（星三）

今日忽甚暖，大有春意，見街頭有推小車吹簫賣錫者，占一絕記之：

遙峯積雪已全消，洩漏春光到柳條。最愛暖風斜照裏，一聲樓外賣錫簫。

今日英文小試。

▲四月二十日（星四）

讀警察總監（Inspector-General）曲本，此爲俄人 Gogol 所著，寫俄國官吏現狀，較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尤爲窮形盡相。

明日大學生將會演於蘭息院，余擬往觀之。

得君武一片。

▲四月廿一日（星五）

余前作『Ophelia 論』爲之表章甚力，蓋彼中評家於此女都作貶詞，余以中國人眼光爲之辯護，此文頗得教師稱許。

一九一一年四月

讀 Bacon's Essays: "Studies"; "Dissimulation and Simulation".

觀演俄劇 "Inspector-General" 大有『魯衛之政兄弟也』之感。

今日雨後甚冷。

▲四月廿二日（星期六）

上課。讀詩王鄭齊魏唐秦諸國風。

今夜世界學生會有『菲律賓之夜』以讀詩甚不忍釋手，故未往。

▲四月廿三日（星期）

在世界會午餐時間席間人言，昨夜菲律賓學生有演說者，宣言非人宜自主。今日席上人談及，尚有嗤之以鼻者。有某君謂余，吾美苟令非人自主，則日本將攘爲己有矣。余鼻酸不能答，頷之而已。嗚呼，亡國人寧有言論之時哉！如其欲圖存也，惟有力行之而已耳。

▲四月廿四日（星期一）

上課。讀培根文。

▲四月廿五日（星二）

上課。今日植物課爲野外實習，踏枯樹以渡溪，攀野藤而上坂，亦殊有趣。夜讀倍根文。倍根有學而無行，小人也。其文如吾國戰國縱橫家流，挾權任數而已。

▲四月廿六日（星三）

上課。讀“Minna”得母書。

▲四月廿七日（星四）

上課。作氣象學報告，論空氣之流動（Circulation of Atmosphere）作倍根文提要

二篇。

▲四月廿八日（星五）

上課。作倍根友誼論提要。

美國畫家 Melchers 嘗畫『聖餐』（The Communion）爲一時名作，有 Hawkins 者以重價購之，以贈此間大學，今懸於文學院南廊。今日爲作一記。

一九二一年四月

二七

▲四月廿九日（星六）

天時驟暖至八十度以上，不能讀書，與沈陳諸君打紙牌，又與劉侯諸君打中國牌，以爲消遣之計。

夜赴世界會之『美國夜』（American Night）

▲四月卅日（星期）

晏起。讀生物學。打牌。

同室陳君赴某地神學院之招，往爲演說中國教會情形，今日歸爲予談此事甚有趣。讀 Emerson's "Friendship"，甚歎其見解之高，以視倍根，真有霄壤之別。

▲五月一日（星一）

生物學爲野外實習。讀 "Mina"。

連日熱極，今日下午忽雨雹，繼以大雨，積暑盡祛矣。

▲五月二日（星二）

今日遂甚冷，猶有雨也。

作一文，評培根與愛麥生之「友誼論」。

▲五月三日（星三）

今日微雪，中曆已四月矣，而此間猶至冰點以下。

得家書，得友人書甚多，極慰。

作書復怡蓀，怡蓀兩次來書，詞旨暢茂，進境之猛，可欽可欽。

▲五月四日（星四）

讀培根之建築與花園兩文，皆述工作之事。惟此君爲英王進土木之策，其逢迎之態，殊可嗤鄙。

▲五月五日（星五）

作一文評培根財富，此文與小考同等。

讀陶風。陶風真佳文。如七月鷓鴣東山，皆天下之至文也。

一九二一年五月

二九

▲五月六日（星六）

讀艾迭生與斯提爾（Addison and Steele）之旁觀報（Spectator）論文集。

打牌。夜赴中國學生會。

▲五月七日（星期）

作一文論倍根，以中人眼光東方思想評倍根一生行跡，頗有苛詞；不知西方之人其謂之何？

▲五月八日（星一）

上課。讀旁觀報。

連日春來矣，百卉怒長，嫩柳新榆中，天氣驟暖，如在吾國五六月間；蓋此間無春無秋，非大寒即大熱耳。

▲五月九日（星二）

上課，作植物學報告。

▲五月十日（星二）

讀勞觀報中有“Westminster Abbey” and “Visions of Mirzah”二篇，余極愛之。
讀 Johnson's 『Addison 傳』

▲五月十一日（星四）

上課。

夜讀小雅至彤弓『受言藏之』『受言囊之』等句，忽大有所悟。余前讀詩中『言』字，漢儒以爲『我』也，心竊疑之。因摘『言』字句凡數十條以相考證，今日始大悟，因作言字解一篇，久不作文，幾不能達意矣。

▲五月十二日（星五）

“Minna”已讀畢。今日讀歌德（Goethe）之“Hermann and Dorothea”讀 Addison and Steele 二人傳。

打牌。

一九一一年五月

三一

▲五月十三日（星期六）

今日英文小考，即作 Addison and Steele 二人傳。

至 Percy Field 看聯合運動會（Track）及棒球（Baseball）是日康南耳與普

麟斯吞（Princeton）競爭，結果康南耳勝。

（附註）Track Meet 今譯『田徑賽』

▲五月十四日（星期）

作生物學報告。

夜與劉下里諸人打牌。劉君已畢業，云下星期二將歸祖國矣。

▲五月十五日（星期一）

得君武一片。

生物學課觀試驗腦部，以蛙數頭，或去其頭部，或去其視官，或全去之，視其影響如何，以定其功用。

▲五月十六日（星二）

植物學課往野外實習，行道甚遠。讀歌德之“Hermann and Dorothea”。讀旁觀報。自今日爲始，每日讀書有佳句警句擷錄其一，另紙錄之。

▲五月十七日（星三）

讀“Hermann and Dorothea”。改所作諸文。

得家書及友朋書甚多，一一復之。怡蓀來書有『世風日下，知音不可得，一性情中人，吾輩當性命視之，——然而不可得也！』

▲五月十八日（星四）

大熱。

昨夜往聽 Prof. John A. Lomax 演說，題爲“Cowboy Songs in America”。蓋即吾國所謂『牧童放牛之歌』。此君搜求甚多，亦甚有趣。

▲五月十九日（星五）

一九二一年五月

苦熱不能作事，作詩一篇，寫此間景物，兼寫吾鄉思。

孟夏

孟夏草木長，異國方深春。平蕪自怡悅，一綠真無垠。柳眼復何有？長條千絲綸。青楓亦怒茁，葉葉相鋪陳。小草不知名，含葩吐奇芬。昨日此經過，但見櫻花繁。今來對汝歎，一一隨風翻。西方之美人，蹀躞行花間。飄飄白練裾，顛顛薔薇冠。人言此地好，景物佳無倫。信美非吾土，我思王仲宣。況復氣候惡，且夕殊寒溫。四月還雨雪，溪壑冰嶙峋。明朝日杲杲，大暑真如焚。還顧念舊鄉，桑麻遍郊原。桃李想已謝，雜花滿籬樊。舊燕早歸來，喃喃語清晨。念茲亦何爲？令我心煩冤。安得雙仙鳥，飛飛返故園。

夜讀『Macaulay's Addison 傳』，愛不忍釋，計全篇七十九葉，讀畢已鐘二下矣。

▲五月二十日（星六）

鄧守純君邀往 Cornes 湖上盪舟游覽。余來此幾及一年，今日始與湖行相見禮。湖水稍有浪，然尚不礙舟行，景物亦佳，但少點綴耳。

晝夜赴中國學生年宴。

▲五月廿一日（星期）

大熱讀“Hermann and Dorothea”

作家書上吾母，另以一書寄冬秀，吾母書言冬秀已來吾家，故以一書寄之。

▲五月廿二日（星期一）

上課。作植物學報告。

大熱至華氏表百〇三度。夜中猶熱，窗戶盡開，亦無風來，卽有亦皆熱風，尤難堪也。而百蟲穿窗來集，几案口鼻間皆蟲也。此真作客之苦況矣。

▲五月廿三日（星期二）

上課。

旁晚時大雨如注，積暑盡除，始能讀書。

讀氣象學，明日將有小考。

一九一一年五月

▲五月廿四日（星三）

英文小考。氣象學小考。

得家書。得德爭書，大是快事。作書覆德爭。

▲五月廿五日（星四）

上課。讀“Hermann and Dorothea”。夜讀 Macaulay's “Leigh Hunt”。

▲五月廿六日（星五）

上課。讀說文。

連日精神疲倦，終日思睡，下午晝寢，及覺已過七時，幾誤餐時。

▲五月廿七日（星六）

今日爲校中所謂『春朝』（Spring Day）假期。赴 Spring Day 會場。

下午讀英文詩數家。

是日本校與哈佛（Harvard）競舟，與耶而（Yale）競球，皆大勝；又參與美國全國

運動大賽 (Track) 亦大勝，尙有小競皆勝，計一日而七捷，此間士女喜欲狂矣。

▲五月廿八日 (星期)

看報。美國報紙逢星期日則加圖畫增篇幅，價亦倍於平日，蓋星期無事，幾於無人不讀報。

讀 Macaulay's "Byron".

▲五月廿九日 (星一)

上課。夜作一英文小詩 (Sonnet) 題爲 "Farewell to English I"，自視較前作之歸夢稍勝矣。

▲五月卅日 (星二)

上課。植物學野外實習，行道極遠，歸途過湖，遂與郭君蕩舟入湖遊覽，一時許始歸。

▲五月卅一日 (星三)

上課。有 Adams 君者，其母來視之，留此已數日，君日偕往遊此間名勝，今日來邀余偕

往遊 Gorse 風景絕佳，惟途中忽大雨，衣履淋漓，且天驟冷，頗以爲苦。

▲六月一日（星期四）

上課。連日生物學教授倪丹先生（Dr. Needham）所講演，均極有趣，此老胸中自不凡也。

▲六月二日（星期五）

寫生物學講義。讀『Thackeray's Swift 論』Swift 卽著海外軒渠錄（汗漫游）者。Thackeray 卽著新婦人集者。

▲六月三日（星期六）

本學期英文科，余得免考（Exempt），心頗自喜，實則余數月以來之光陰大半耗於英文也。（每學期平均分數過八十五分者得免大考。）

寫生物學講義。作生物學報告。

▲六月四日（星期六）

溫德文。德文之「主有位」(Genitive Case)甚有趣，漢文「之」字作主有位時亦與此同，他日擬廣此意爲作「之」字說。

▲六月五日(星一)

考生物學。下午考德文。夜打牌。

▲六月六日(星二)

得大哥一書，以書覆之。作書與容揆監督。

閱報見但怒剛成仁於廣州之耗，不知確否？念之慨然。

▲六月七日(星三)

溫氣象學。考氣象學。

下午看水滸。久不看此書，偶一翻閱，如對故人。此書真是佳文。余意石頭記雖與此異曲同工，然無水滸則必不有紅樓，此可斷言者也。

▲六月八日(星四)

一九二一年六月

讀植物學。

得怡孫一書，知樂亭（程幹豐）已於三月廿六日謝世，聞之傷感不已。樂亭爲松堂翁之子，余去歲北上，卽蒙以百金相假，始克成行。其人沉毅，足以有爲，而天不永其年，惜哉！

▲六月九日（星五）

溫植物學。

昨日怡孫寄一長詩哭樂亭之喪，情真語摯，讀之令人淚下，爲另錄一通藏之。

哭程君樂亭

許怡孫

始與君同學，高樓共晨昏。同學數十輩，我獨心許君。氣味漸相投，交情日以親。西閣聯床夜，竟夕同笑言。奄忽盡二載，業畢將離羣。離羣傷吾意，脈脈不忍分。故復與君約，擔筇遊瀟濱。從此長聚首，意氣彌復新。齊心同志願，剖腹見性真。感念時多難，慷慨氣益振。砥勵復砥勵，耿耿此心存。豈圖旦夕間，堂上萎靈萱。君軀旣清羸，君懷慘莫伸。以此傷心意，二豎遽相纏。參苓罔能效，悵悵歸故園。方期天倫樂，可以療羸瘵。

何堪風雨夜，西望招汝魂！顏色不可見，徒想平生人。杳杳卽長夜，聲氣不相聞。君親素長者，豈弟聞四鄰；君亦無罪過，胡不永其年！天道果何知，已矣復何論！往歲七八月，自家來貴門。君望見我來，眉宇喜欲顛；走伴招舊雨，剪燭開清樽。吾適有遠行，不得久盤桓。江天下木葉，明月滿前軒；執手一爲別，黯黯共傷神。還問何時會，要以明春。豈知成虛願，念之摧心肝？四野多悲風，哀鴻遍中原，死者長已矣，此生復何歡！擲筆一長嘆，淚下如流泉。

▲六月十日（星六）

考植物學。

作書寄松堂翁，亦不作慰詞。夫天下豈有勸爲人父母者不哭其子者哉？

大考已畢，一無所事矣。

第一學年畢矣！

▲六月十一日（星期）

一九二一年六月

得保民仲誠慰慈蜀川書。蜀川書言饒敬夫（名可權，嘉應州人）亦死於廣州。此君前殉其婦，吾輩救之，得不死，今乃死於革命，可謂得所矣。

讀王臨川集。

▲六月十二日（星一）

慰慈爲我寄馬氏文通一部來，今日始到。

讀馬氏文通，大歎馬眉叔用功之勤，真不可及，近世學子無復如此人才矣。若賤子則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打牌。

▲六月十三日（星二）

出門旅行第一次，遊 Pocono Pines。十二時廿五分車行，下午五時半到。自 Itasca 至此，計百四十七英里。中國基督教學生會在此開夏令會，明日起至十九日止。今日華人到者十三人。（到會者不全，是基督徒。）

▲六月十四日（星期三）

第一日：中國公學同學陳紹唐君亦來，不相見者三年矣。中國學生來者約三十人，有張履齋、曹雲祥等。游湖上。是夜開會，穆德（Dr. John R. Mott）演說，極動人。會已為歡迎茶會。

▲六月十五日（星期四）

第二日：穆德演說二次，此君演說之能力真不可及。有 Prof. Hildebrand 之經課及 Dr. Beach 之討論會。游湖上。夜會與陳君談。與胡宣明君談。齒痛。

▲六月十六日（星期五）

第三日：李佳白君（Dr. Gilbert Reid）經課，李君自上海來。洛克烏德君（Mr. Lockwood）演說，亦自上海來者。朱友漁君演說，合影。是日牙痛甚劇，不能赴夜會。早睡。

▲六月十七日（星期六）

第四日：經課。討論會，題為『孔教之效果』，李佳白君主講，已為一恥矣，既終，有 Dr.

一九一一年六月

四三

Beach 君等今日有大患，卽無人研求舊學是也。此君乃大稱朱子之功，余聞之，如芒在背焉。Mr. T. R. White 演說『國際和平』(International Peace) 下午爲歡迎茶會夜會。

得希呂一書。

▲六月十八日(星期)

第五日討論會，題爲『祖先崇拜』(Ancestor Worship) 經課。Father Hutchington 說教，講馬太福音第二十章一至十六節，極明白動人。下午紹唐爲余陳說耶教大義約三時之久，余大爲所動。自今日爲始，余爲耶穌信徒矣。是夜 Mr. Mercer 演說其一身所歷，甚動人，余爲墮淚。聽衆亦皆墮淚。會終有七人起立自願爲耶穌信徒，其一人卽我也。

附記

這一次在字可諾松林(Pocono Pines)的集會，幾乎使我變成一個基督教徒。這冊日記太簡略，我當時有兩封信給章希呂與許怡蓀，記此事及當時的心境稍

詳細，現在附鈔在此，與怡蓀信附有八年十月一跋，也附鈔在此。

一 寄章希呂

希呂足下：

現方外出赴一耶教學生會於Poono山之巔。此間地高，氣爽天寒，有圍爐者。

今日忽得由Ithaca城轉來手書，讀之亦悲亦慰。樂亭之噩耗，已於怡蓀手書中知之。自是以後，日益無聊，又兼課畢，終日無事，每一靜坐，輒念人生如是，亦復何樂？此次出門，大半爲此，蓋欲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殺吾悲懷耳。樂亭已矣！吾輩生者，失一分功之人，即多一分責任，今方求負責任之人而不可得，而忍見沈毅少年如樂亭者夭折以死耶！來書言舊日同學將爲樂亭開哀悼會，適與樂亭非獨友朋之感而已，豈可默然無一言以寫吾哀！惟頃見怡蓀已有長詩哭之，適心緒如焚，不克有所作，僅集文選句成一聯，弟能爲我倩人書之否？

此間耶教學生會乃合二會而成：一爲美國東省耶教學生會，一爲中國留美東省

耶教會中國學生到者約三十餘人。適連日聆諸名人演說，又觀舊日友人受耶教感化，其變化氣質之功，真令人可驚。適亦有奉行耶氏之意，現尙未能真正奉行，惟日讀 切切，冀有所得耳。

來書言有『無恆』之病，此爲今日通病，不止第一人而已也。治之之法，在於痛改。其法大概如下：

(一) 讀書非畢一書勿讀他書。

(二) 每日常課之外，須自定課程而敬謹守之。

(三) 時時自警省。如懈怠時，可取先哲格言如『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古諺)、『德不進，學不勇，只可責志』(朱子)、『精神愈用則愈出』(曾文正)』之類，置諸座右，以代嚴師益友，則庶乎有濟乎？

居此十日，便仍歸去。適有去 Comer 之志，不知能實行否？

匆匆奉聞，卽祝

無恙。

小兒適頓首。

一九二一，六十七。

二 寄許怡蓀

怡蓀吾兄足下：

得手書，及哭樂亭詩之後，已有書奉復，想已得之。此後日益無聊，適大考已畢，益無所事事，適此間耶教學生會會於宇可諾（Pocono）山之巔，余往赴之。此會合一二會而成：一爲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一爲美國東省耶教學生會。計中國學生到者約三十五人，美國學生約二百人。此山地高二千英尺，故寒如在深秋，早晚有擁爐者，可稱避暑福地。會中有名人演說，如 Mot，即（青年會報所稱之穆德，乃世界名人），Beach（此君曾居中國，能通說文，亦一奇也），Gilbert Reid（李佳白）等。弟愁苦之中，處此勝境，日聆妙論，頗足殺吾悲懷。連日身所經歷，受感益甚，昨日之夜，弟遂爲耶氏之徒矣。想故人聞之，必多所駭怪，頗思以五日以來感人最甚之事爲足下言之。

一九二一年六月

四七

方弟入中國公學時，有同學陳紹唐君（廣西人）與弟同班，一年之後，此君忽入守真堂專讀英文，後遂受洗爲耶教徒。他於前年來美，今於此相見，其人之言行，真如程朱學者，令人望而敬愛。其人信道之篤，真令人可驚。然其人之學問見識非不如吾輩也。此可見宗教之能變化氣質矣。

昨日之夜，有 Mercer 者，爲 Mott 之副，其人自言在大學時染有種種惡習（美國大學學生之風俗有時真如地獄）無所不爲，其父遂擯棄之，逐之於外。後此人流落四方，貧不能自活，遂自投於河；適爲水上巡警所救，得不死，而送之於一善堂。堂中人勸令奉耶教。從此人大悔前行，遂力行善以自贖。數年之後，一日有會集，此君偶自述其一生所歷，有一報紙爲揭登其詞；其父於千里之外偶閱是報，知爲其子，遂自往覓之。既至，知其果能改行，遂爲父子如初。此君現卒成善士，知名於時。此君之父爲甚富之律師，其戚即美國前任總統也。此君幼時育於白宮（總統之宮），則所受教育不言可知，而卒至於此，一旦以宗教之力，乃舉一切教育所不能

助，財產所不能助，家世所不能助，友朋所不能助，貧窮所不能助之惡德而一掃空之，此其功力豈可言喻！方此君述其父再見其子時，抱之于懷而呼曰：‘My boy, My boy ………’，予爲墮淚，聽衆亦無不墮淚。會終有七人（此是中國學生會會員，大抵皆教中人，惟八九人未爲教徒耳。）起立，自言願爲耶教信徒，其一人卽我也。

是會在一小屋之中，門矮可打頭，室小如吾南林里所居之半，拾門外落葉枯枝爲爐火，圍爐而坐，初無宗教禮儀之聲容節奏，而感人之深一至於此，不亦異乎？現弟尙留此，三日後卽歸 Ithaca 城……

匆匆奉聞，卽祝

無恙。

弟適頓首。

六月廿一日。

此書所云『遂爲耶氏之徒』一層，後竟不成事實。然此書所記他們用『感情的』手段來捉人，實是真情。後來我細想此事，深恨其玩這種『把戲』，故

起一種反動。但是這書所記，可代表一種重要的過渡，也是一件個人歷史的好材料。適。八年十月追記。

▲六月十九日（星一）

第末日：祈禱集會。事務會。美國基督學生夏令會之歡迎茶會。運動比賽。

▲六月廿日（星二）

吾國學生會已畢，自今日爲始，吾輩留此爲美國學生會之客。

外出散步。看打棒球。

是日早晚俱有講道會。

有 Elkington 者，爲此間地主，曾至中國，現招吾輩明日往遊其家。

▲六月廿一日（星三）

是日早有 Talbot 主講之講道會。

步行至 Pecono 湖，Elkington 以舟來迎，舟行湖中，約一時始至其家（湖廣約四英

里。其地幽絕，冬青之樹參天蔽日，湖光蕩漾，如在畫圖。主人導吾輩周覽一匝，出橘漿飲吾輩已，復致詞，甚殷摯，有陳某答之。五時辭歸。

▲六月廿二日（星四）

Fosdick, Hurry等演講。

下午與陳紹唐胡宣明二君盪舟於 Naomi 湖，約二小時至一小島，名“Comfort”，登岸一遊，以小刀刻『二胡一陳』四字於一楓樹之上而歸。

▲六月廿三日（星五）

今日歸矣。十二時十分上車，一時至 Seranton。其地有車站極壯麗，垣壁皆以花石爲之，嵌畫甚多，皆就有色之石綴合而成，可謂奇觀。過 Elmira，卽陳晉侯（茂康）所游者也。八時至 Buffalo，住 Iroquois 旅館。

▲六月廿四日（星六）

晨以電車至尼格拉瀑布（Niagara Falls）觀飛瀑，所謂全景（General View）者

是也。泉自高巖飛下，氣象雄極，唐人詩所謂「一條界破」，對此便覺其語寒酸可嗤。水觸石，噴沫皆成雲霧。既復以車游瀑布下之大壑（Gorge），下壑仰觀飛瀑，狀尤雄偉。三時歸 Castello。五時五十分上車，十時至 Ithaca。

▲六月廿五日（星期）

晏起。作一書寄母。昨日歸，得保民叔永等書。

▲六月廿六日（星一）

訪憲生諸君於湖上別墅，下午始歸。

▲六月廿七日（星二）

作康南耳傳未完。

▲六月廿八日（星三）

今日始習打網球（Tennis）。夜打牌。

閱國風報，見梁卓如致上海各報館書，心頗韙其言，以爲上海各報對梁氏，誠有失之泰。

甚之處，至於辱及妻女，則尤可鄙矣。

▲六月廿九日（星期四）

寫字一紙，甚苦磨墨。打球。夜讀周昞叔（星譽）鶴堂日記三卷，亦殊好之。今日天氣甚涼，僅七十餘度耳。思作詩輓樂亭，未成。

▲六月卅日（星期五）

作康南耳傳未完。

讀馬太福音第一章至第五章。

▲七月一日（星期六）

天驟熱。初購希臘文法讀之。讀馬太福音五章至七章。讀班洋（Bunyan）之天路歷程。

（Pilgrim's Progress）

▲七月二日（星期日）

讀馬太福音八章至九章。作書寄李辛白。天熱不能作事，打牌消遣。

一九一二年七月

五三

▲七月三日（星一）

有休寧人金雨農者，留學威士康星大學（Wisconsin University）電科，已畢業，今日旅行過此，偶於餐館中遇之，因與偕訪仲藩，十二時送之登車。

今日天氣百一十度。打牌。

▲七月四日（星二）

讀 Plato's "Apology of Socrates".

今日為美國獨立紀念日，夜八時至湖上觀此間慶祝會。士女來遊者無算，公園中百戲俱陳，小兒女燃花爆為樂。既而焰火作矣，五光十色，備極精巧。九時半始歸。

▲七月五日（星三）

往暑期學校註冊。下午打牌。

▲七月六日（星四）

暑期學校第一日，化學（八時至一時）打牌。

▲七月七日（星五）

上課打牌。

▲七月八日（星六）

無事。打牌。天稍稍涼矣。

▲七月九日（星期）

讀馬太福音。

▲七月十日（星一）

上課。化學實驗，左手拇指受玻璃管刺傷，流血甚多。

▲七月十一日（星二）

讀 Fosdick's "The Second Mile"。此書甚佳。余在 Pocono 曾見此人演說三次。
作『哭樂亭詩』成。

人生趨其終，有如潮趣岸；前濤接後瀾，始昏倏已旦。（此四句譯蕭士璧小詩第六

一九二一年七月

十章）念之五內熱，中夜起長歎。吾生二十年，哭友已無算。今年覆三豪，（粵亂吾友二人死之，與樂亭而三也。山谷詩云：『今年鬼累覆三豪。』）令我肝腸斷。於中有程子，耿耿不可漈。揮淚陳一詞，抒我心煩惱。惟君抱清質，沈默見貞幹。似我澹蕩人，望之生敬憚。去年之今日，我方苦憂患。酒家爭索逋，盛夏貧無幔。君獨相憐惜，行裝助我辦。資我去京國，遂我游汗漫。一別不可見，生死隔天半。蘭蕙竟早萎，孤桐付薪爨。天道復何論，令我皆裂肝！我今居此邦，故紙日研鑽。功成尚茫渺，未卜擁與餒。思君未易才，尙如彩雲散。而我獨何爲？斯世真夢幻！點檢待歸來，開園抱甕灌。閉戶守殘經，終身老藜苒。

▲七月十二日（星三）

上課讀 H. Begbie's "Twice-born Men"

得怡孫書，附樂亭行述，囑爲之傳。下午爲草一傳。久不作古文，荒陋可笑。昨日一詩，今日一文，稍稍了一心願。然此豈所以酬死友者哉！

程樂亭小傳

樂亭以辛亥三月二十六日死。後二月，其友胡適爲詩哭之。詩成之明日，而許怡蓀以樂亭之行述來囑爲之傳，適不文，然不敢辭也。謹按行述：

君程姓，名幹豐，居績溪十一都之仁里。其先代以服賈致富，甲於一邑，累葉弗墜。父松堂先生，敦厚長者，好施而不責報，見侵而不以爲忤。當國家初廢科舉，卽出資建思誠學校，近又建端本女學，以教育其鄉之子女，吾績風氣之開，先生有力焉。

君爲人少而溫厚，悱惻有父風，爲思誠校中弟子，與其弟三四人晨趨學舍，皆恂恂儒雅，同學咸樂親之。日夕罷學，則與同學胡永惠胡平及其諸姑之子章洪鐘章恆望數人促膝談論，以道義學行相砥礪。君深於英文，尤工音樂，同學有所質問，輒極其心思爲之往復講解。蓋其愛人之誠，根於天性如此。

旣卒業而有母喪。後半載，始與其友數人入金陵某校，旋去而之上海，讀書於復旦公學。君旣遭母喪，意氣卽慘然弗舒，至是益憔悴，遂病。而讀書仍不少輟，嘗曰：『爲

學宜猛進，何可退也？』至庚戌之夏，日益不支，家人乃促之歸，歸未一年而死。年二十一。君生平篤於朋友恩誼，其卒也，同學皆哭之如手足云。

胡適曰：『嗚呼！余識樂亭在戊己之際，已喪母矣，形容慘頹，寡言笑，嗣後雖數數相見，其所與我言，纔七八十語耳，蓋其中懷慘痛有難言者。不知者以爲樂亭矜重難合，而烏知此固前數年沉澁佳俠抵掌談論不可一世之少年耶！』

許怡孫曰：『嗚呼！余與樂亭六載同學，相知爲深，孰謂樂亭之賢而止於此！夫以樂亭與其尊甫之憫，但好義，天不宜厄之，而竟死，可傷也！』胡適曰：『許君之言，誠也。』遂以爲傳。

▲七月十三日（星四）

上課。讀陶淵明詩一卷。

▲七月十四日（星五）

化學第一小試。讀拉丁文。

夜遊公園，適天微雨，衆皆避入跳舞廳內。已而樂作，有男女約二十雙，雙雙跳舞。此爲余見跳舞之第一次，故記之。

▲七月十五日（星六）

讀拉丁文。讀謝康樂詩一卷。作書寄友人。夜赴暑期學生之歡迎會。

▲七月十六日（星期）

游湖上別墅，歸後大風雨。讀拉丁文。

▲七月十七日（星一）

上課。化學試卷竟得百分，真出意外。讀拉丁文。

▲七月十八日（星二）

上課。作化學算題，久不作算數之事矣。（去年北京試後，即未一親此事。）

夜聽 Prof. Sprague 演說“Milton”。此君爲本校最先英文掌教，今老矣。

▲七月十九日（星三）

一九一一年七月

上課。偶與沈保艾談，以爲吾輩在今日，宜學中國演說，其用較英文演說爲尤大。沈君甚以爲然，卽以此意與三四同志言之，俱表同意，決於此間組織一『演說會』。

▲七月廿日（星期四）

上課。寫化學講義。

▲七月廿一日（星期五）

化學第二小試。是夜邀演說會同志會於余室，議進行大旨。打牌。得近仁一書。

▲七月廿二日（星期六）

晨往 Robinson 照相館攝一小影。打牌。讀美國短篇名著數種。

▲七月廿三日（星期日）

晨十時，康南耳中國演說會第一會，余演說『演說之重要』。是日有參觀者六七人。余演說每句話完時常作鼻音，nn聲，亦不自覺，此是一病，今夜承友人相告，當改之。

▲七月廿四日（星期一）

上課得德爭一書打牌演化學算題。

▲七月廿五日（星二）

上課。作書覆德爭打牌。

▲七月廿六日（星三）

上課。演化學算題。

連日極寒，中夜尤難堪。天明時夢見吾母，又夢見蜀川。

▲七月廿七日（星四）

上課。寫化學講義。

▲七月廿八日（星五）

化學第三小考。

▲七月廿九日（星六）

讀馬太福音。讀 Samuel Daniel 情詩數章。打牌。

一九二一年七月

▲▲七月卅日（星期）

演說會第二次會，余爲主席。

▲▲七月卅一日（星一）

上課。演算題。

▲▲八月一日（星二）

上課。讀 George Eliot's "Silas Marner"。

▲▲八月二日（星三）

讀 "Silas Marner"。此書雖亦有佳處，然不逮 "The Mill on the Floss" 遠甚。友人某君昔極稱此書，蓋所見不廣耳。

▲▲八月三日（星四）

讀 "Silas Marner" 之第十二回 "The Discovery of Eppie"。不覺毛髮爲戴，蓋慘
愴之至矣。

▲八月四日（星五）

化學第四小考，極不稱意；平生考試，此爲最下。打牌。

▲八月五日（星六）

打牌。

▲八月六日（星期）

演說會第三次會，余演說『祖國』。

自今日起不吸烟矣。余初吸最賤之煙捲，繼復吸最貴之煙捲，後又吸煙草，今日始立誓絕之。

▲八月七日（星一）

上課。

▲八月八日（星二）

上課。今日讀“Silas Marner”畢。作家書。作書寄近仁。朱友漁君自紐約來。取回所攝

影。

▲八月九日（星期三）

得保民一書。演算題。

▲八月十日（星期四）

上課。夜早睡；連日或以讀書，或以打牌，恆子夜始寢，今日覺有不適，故以此矯之。

愛國會舉余爲主筆，尙不知何以答之。

▲八月十一日（星期五）

上課。下午晤 W. B. B. 君夫婦。此君夫婦皆嘗至吾國，教授於天津某校者也。取照片。夜打牌。

▲八月十二日（星期六）

讀狄更氏雙城記。

▲八月十三日（星期日）

演說會第四次會，余演說『克己』。

韓安君自西方來。此君字竹平，吾皖巢縣人，畢業於此校，今以愛國會事，周遊東方諸校。溫化學。

演說會自下星期起暫停。

▲八月十四日（星一）

化學大考。讀雙城記。

▲八月十五日（星二）

上課。天大雷雨。讀雙城記完。

韓君見訪，談甚久，此君貌甚似保民。

學生會特別會，爲愛國會事也。

▲八月十六日（星三）

今日爲暑期學校課最末一日。

一九二一年八月

去年今日去國，去祖國已一年矣。今日得堂上家書，坐 Morse 院外坡上讀之。讀已四望，湖光如鏡，白楊青楓，蕭蕭作聲，樹間跼踞窺人，毫無畏態。佳哉此日！

▲八月十七日（星期四）

讀愛麥生文 (Emerson's Essays) 讀五尺叢書中之“Tales”。此書如吾國之搜神述異，古代小說之遺也。連日無事，極無聊，故讀之。

此間國人十去其九，皆赴中國東美學生年會者也。

▲八月十八日（星期五）

讀馬可梨 (Macaulay) 之“History”及“Johnson”打牌。

見北京清華學堂榜，知親莊與鍾英皆來美矣，爲之狂喜不已。

▲八月十九日（星期六）

讀密爾頓 (Milton) 之“L'Allegro”。

與槐作民諸君遊湖上別墅，夜八時始歸。

▲八月廿日（星期）

與魏李諸君躬自作饌，烹雞炙肉，大啖之。

下午獨遊 Cascadilla 谷，獨行林中，長松蔽天，小橋掩映，溪聲淙淙可聽，胸襟爲之一舒。

讀密爾頓之“Lallegro”及“Il Penseroso”，皆佳構也。

▲八月廿一日（星一）

讀密爾頓稍短之詩。下午至藏書樓作康南耳傳。

▲八月廿二日（星二）

作康南耳傳畢，凡五六千言，擬係以短論，久之未成。

▲八月廿三日（星三）

下午與同居諸君泛舟湖上，此日所用爲帆船，但恃風力，亦殊有趣。夜打牌。

▲八月廿四日（星四）

是日打牌兩次。讀密爾頓小詩。

一九二一年八月

▲八月廿五日（星五）

作康南耳傳結論，約三百餘字，終日始成；久矣余之不親古文，宜其艱如是也。打牌。

▲八月廿六日（星六）

讀德文詩歌“Lyrics and Ballads”打牌。

▲八月廿七日（星期）

金句卿君歸自紐約，聞其談旅行事甚詳，擬今冬亦往紐約一遊。

王益其君昨日約往一談，今日赴之，談氣象學建設事。

▲八月廿八日（星一）

昨夜尋思非賣文不能贍家，擬於明日起著德文漢話一書，雖爲貧而作，然自信不致誤人也。

讀“Lyrics and Ballads”

▲八月廿九日（星二）

晨起讀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極愛其議論之深切著明，以爲臨川集之冠。
訪 Prof. Wilson 承其導觀氣象所 (Weather Bureau) 一切器械。
夜讀 "King Lear"。

▲八月卅日 (星三)

晏起打牌讀 "The Tempest"。連日讀蕭士璧戲劇，日盡一種，亦殊有趣。

▲八月卅一日 (星四)

上午至王益其處，與同炊爨爲午餐食之。下午散步 Cascadilla 谷。是日詩 "Macbeth"。
未完。

▲九月一日 (星五)

昨夜誤碎目鏡，今日入市令工治之。理什物。

讀 "Macbeth" 畢。此書爲蕭氏名著，然余讀之初不見其好處，何也？

得傳有周寄小影，附題詞廿四韻，以一書報之，亦賸以一影。

一九二一年九月

▲九月二日（星期六）

陳晉侯沈葆艾歸自年會，爲言余被舉爲賠款學生會中文書記兼任會報事，余已許愛國會爲任主筆之一，今若此，恐遂無寧日矣。

讀 Dryden's "All for Love" 畢。此劇甚佳。

▲九月三日（星期日）

讀仲馬小說。改康南耳傳結論，刪去二百字，存百字耳。打牌。

見小說時報所登上海伎人小影，知吾前所識之某輩今皆負盛名矣。

▲九月四日（星期一）

今日爲勞動節（Labor Day），爲休息之日。打牌。

讀仲馬小說。吾讀俠隱記續集，已盡六鉅冊，亦不知幾百萬言矣。此“Son of Porthos”

爲最後之一冊。偉矣哉，小說之王也！

▲九月五日（星期二）

讀小說打牌聞聲知第三次賠款學生今日抵舊金山與金濤君談話今日擬遷居而未成。是夜大雨。

▲九月六日（星三）

主婦大可惡，幾致與之口角。此婦亦殊有才幹，惟視此屋爲一營業，故視一錢如命，爲可嗤耳。

今日遷居世界學生會所。初次離羣索居，殊覺悽冷。

昨日與金濤君相戒不復打牌。

▲九月七日（星四）

得君武書，知楊篤生投海殉國之耗，爲之嗟嘆不已。其致君武告別書云：『哀哀國祖，徇以不弔之魂；莽莽橫流，淘此無名之骨。』讀之如聞行吟澤畔之歌。

君武贈詩一首。

▲九月八日（星五）

一九二一年九月

昨夜譯 Heine 小詩一首。作書寄君武。讀荷子一卷，小說一卷，陶詩數首。寫去國後之詩詞爲天半集。

▲九月九日（星六）

讀荷子第二卷。讀“Fortunes of Nigel”小說也。

與匈牙利人 A. Janitz 君談。首備明日演說。

▲九月十日（星期）

演說會第五次會，余演說『辯論』與諸君論下次辯論會擇題事。

讀荷子半卷。讀“Fortunes of Nigel”

▲九月十一日（星一）

讀“Fortunes of Nigel”畢。此爲司各得氏小說之一，以有蘇格蘭文字故讀之稍費

時力。

得鍾英一電，知明日可到。

▲九月十二日（星期二）

至車站迎鍾英。十二時車到，同來者四人：裘維瑩、楊孝述、章元善、司徒堯諸君。是日與鍾英及諸君閒談終日。

▲九月十三日（星期三）

讀荀子半卷。

得保民一書，附藝舟雙楫及廣藝舟雙楫二冊。

夜開歡迎會，歡迎新來諸君。

▲九月十四日（星期四）

與鍾英諸人閒談，又同遊農院。

得二兄一書，久不得二兄書矣。

▲九月十五日（星期五）

鍾英前已定居卜姓之屋，今日始遷往。主婦之子，余同班也。

讀“Man in the Iron Mask”作公私書函。

鍾英攜來照片甚多，有余十八歲時小影，對之不勝今昔之感。

▲九月十六日（星期六）

讀小說。與鍾英往見註冊主任Foy。與程計二君議明日會事。

夜與鍾英閒步至 Happy Hour 看影戲，余九閱月不至此矣。

鍾英父母俱存，有兄有妹，承以合家影片見示，天涯游子，對之感慨何限！

▲九月十七日（星期）

演說會第一次舉行辯論，題為『中國今日當行自由結婚否？』余爲反對派，以助者不

得其人，遂敗。

讀小說。

▲九月十八日（星期一）

讀小說。作書讀荷子。是日購 C. Lamb 尺牘二帙讀之。

▲九月十九日（星二）

讀 Lamb 尺牘。刪定氣候學論。

下午往觀 Ithaca Fair。Fair 者，所謂「展覽會」也。陳一鄉之所出而定其優劣焉。

以鼓舞其優者而汰其劣者，意至善也。

▲九月廿日（星三）

作家書。今日爲始，以後每七日作書一次寄吾母與吾兄。作書寄上海友人。

今日終日未讀一書，何也？

▲九月廿一日（星四）

讀荀子。

下午至 Wagon 觀飛行機，所見爲一雙葉機，亦不甚大，待之久乃不見飛起。天忽大雨，時

來觀者約數萬人，皆狼狽走散。余亦衣履皆濡。

▲九月廿二日（星五）

一九一一年九月

讀 Sophocles (希臘人 495-405 B. C.) "Oedipus The King" 一劇讀荷子。
以所居之圖寄母兄。得仲誠一書，親莊一書。

▲九月廿三日(星期六)

今日匆匆竟未讀書何也？上午拍球，下午預備演說，定下學期課程。

▲九月廿四日(星期一)

今日以會所不可用，故演說會展緩一星期。讀馬太福音兩卷。

▲九月廿五日(星期一)

在藏書樓閱書，爲作本校發達史之材料。史目如下：

第一章 概論

第二章 白校長 (White) 時代

第三章 亞丹校長 (Adams) 時代

第四章 休曼校長 (Schurman) 時代

▲九月廿六日（星二）

至藏書樓讀書。作校史第一章未成。作書寄覲莊，約二千言。有 M. B. Haman Felix Krempp 者來談。

▲九月廿七日（星三）

上山註冊，歸時小雨。下午作校史第一章成。

出遊偶見書肆有 Henry George's "Progress and Poverty"（亨利喬治著進步與貧窮），憶君武曾道及此書，遂購以歸，燈下讀之。卷首有其子序一首，甚動人。

▲九月廿八日（星四）

昨夜夜分腹痛大作，幾不可忍，一夜數起，今晨詣醫視之，服藥兩種，稍稍愈矣，然尙泄不已。

今日爲上課之第一日，休曼校長演說。

▲九月廿九日（星五）

一九二一年九月

今日猶時時瀝下，醫云：『此藥之力也，病已祛矣。』

上課夜讀 Wordsworth's "Tintern Abbey"。

▲九月卅日（星期六）

上課聽 Prof. Strunk 講 "Tintern Abbey" 甚有味。西人說詩多同中土，此中多有足資研究者，不可忽也。

偶見 "Little Visits With Great Americans" 一書，甚愛之。

▲十月一日（星期一）

至 Sage Chapel (本校禮拜堂) 聽 Anderson 講道。

今日以會所未得空地，遂不開演說會。

讀 Wordsworth (華茨沃氏) 詩。

▲十月二日（星期一）

經濟學第一課宣言農院二年生不許習此課，以人太多故也。

聽 Prof. Northup 講英文，謂欲作佳文，須多讀書。其說甚動人。

▲十月三日（星二）

以改定課程頗費周折，卒僅得讀十五時耳。

得觀莊所寄顏習齋年譜，讀之亦無大好處。

▲十月四日（星二）

上課。讀華茨沃詩。

得觀莊一書，亦二千字，以一書報之，論宋儒之功，亦近二千言。

是日大雨。天驟熱。中夜忽流鼻血不已。

▲十月五日（星四）

上課。讀 De Quincy's "The Knocking"，甚喜其言之辯，惟所論余殊不謂然，爲作文駁之。

▲十月六日（星五）

一九一一年十月

今年每日俱有實驗課。上午受課稍多，竟不暇給；懶過於勞苦，自今日爲始，輟讀演說及英文詩二課，而留英文散文一科。

今日爲中秋節，天雨無月，爲之悵悵不已。

▲十月七日（星期六）

上課。下午看影戲，有科學片『花的生長』（The Growth of Flowers），真妙不可言；又有 Cornell 景物，真亦可觀。

夜學生會第一次會，新職員爲金濤、劉仲端、林嘉、程義藻等。會畢訪鄒樹文，歸見月色甚佳，心神爲之怡悅無已。

▲十月八日（星期日）

未讀一書，未作一事。

▲十月九日（星期一）

上課。讀 Burke's "The Age of Chivalry is gone!" 文穉麗極矣。寫地質學報告。

▲十月十日（星期二）

上課。下午地質學野外實習。讀 Thackeray's "Round About Papers" 甚趣。至 Falls Creek 風景佳絕，余居此一年，乃未遊此地，可惜可惜。

▲十月十一日（星期三）

上課。得觀莊書，攻擊我十月四日之書甚力。夜世界學生會（Cosmopolitan Club）常會，是日有人提議賓客不宜太濫一事，甚有理。作一書寄馬小進。

▲十月十二日（星期四）

上課。聞武昌革命軍起事，瑞澂棄城而逃，新軍內應，全城遂為黨人所據。

▲十月十三日（星期五）

作英文記一篇。上課。

革命軍舉諮議局長湯化龍為湖北總督；黃興亦在軍，軍勢大振；黎元洪為軍帥。外人無

恙。

▲十月十四日（星期六）

上課。種果學野外實習。

武昌宣告獨立。北京政府震駭失措，乃起用袁世凱爲陸軍總帥，美國報紙均袒新政府。

▲十月十五日（星期）

Prof. Comfort 有聖經課。

起用袁世凱之消息果確，惟不知袁氏果受命否耳。漢口戒備甚嚴，念大哥與明姪在漢不知如何？

▲十月十六日（星期一）

上課。夜溫習地質學與化學，以明日有小試也。

▲十月十七日（星期二）

上課。地質學小試。化學小試。下午地質學野外實習，至湖上，還至鬼頭山而歸。
相傳袁世凱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

▲十月十八日（星期三）

上課。作一書致本校圖書館長 Harris 君，論添設漢籍事。

聞有兵輪三艘爲新軍擊沉於江中。

▲十月十九日（星期四）

上課。昨日漢口之北部有小戰，互有殺傷。下午神州日報，讀川亂事，見政府命岑春煊赴川之諭旨，有『岑某威望素著』又『岑某勇於任事』之語，讀之不禁爲之捧腹狂笑。

▲十月廿一日（星期五）

下午至 Percy 場觀本校與 Washington and Jefferson College 比球，本校勝也。

▲十月廿二日（星期六）

演說會開會，余演講 Ezra Cornell 之事跡。

經課，Prof. Comfort 主講。此君博學能言，辭意懇切動人。今日言人生處世如逆流之舟，須以汽力助之始可逆流而上耳。

▲十月廿三日（星一）

作一寫景文字。溫種果學，明日有考也。

報載袁世凱果不肯出山，而以足疾辭。

▲十月廿四日（星二）

野外實習至南山，教師謂此地四千萬年前尚爲大海，汪洋無際，今考山石尚多介族化石之遺，山石分層，序次井然，非一川一瀆之所能成也。聞之感慨世變，喟然興思。

▲十月廿五日（星三）

上課。偶讀 Newman 文而喜之，余初不知此君，今始讀其文，始信盛名非虛也。讀俄國短篇小說數則。

▲十月廿六日（星四）

廣州新將軍鳳山赴任，尚未登岸，有黨人以炸彈投之，鳳山死，同時死者二十餘人。廣州今日防衛之嚴，自不待言，而猶有此事，亦可異矣！

上課至花房 (Green House) 實習，見菊花盛開，殊多感歎。

▲十月廿七日 (星五)

作一書寄君墨。余去年作重九詞，有『最難回首，願丁令歸來，河山如舊』之語，今竟成語讖，可異也！

▲十月廿八日 (星六)

腹中作痛。夜赴學生會，歸赴世界學生會 Smoker ("Smoker" 者，無女賓，可以飲酒吸煙，故名。) 是夜有諸人演說，侑以酒餅，至夜半始散。余助之行酒，以余不飲酒故也。

▲十月廿九日 (星期)

赴康福 (Prof. Comfort) 之經課。下午有辯論會。夜作植物生理學報告。昨日報記官軍獲勝，復奪漢口。

▲十月卅日 (星一)

今日爲重九，『天涯第二重九』矣。而回首故國，武漢之間，血戰未已；三川獨立，尙未可

一九一一年十月

知桂林長沙俱成戰場大江南北人心皇皇不自保此何時乎！

(以下闕)

藏暉室劄記卷二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九月廿五日至十二月廿八日——在康南大學文學院

元年九月廿五日（星期三）

晨起入校，辦註冊事。下午有印度人 Oena 君來訪。此君自孟買來，與前記之盤地亞君同鄉也。

夜往戲園觀南君夫婦（Southern and Marlowe）演蕭氏名劇“Hamlet”。南君串 Hamlet，其妻馬女士串 Opheelia。此戲為蕭氏名劇中之最難演串者，因 Hamlet 之唱白居全書十分之九，為書中主人者甚不易得，故難也。劇中事實，約略記之如下：

丹麥之王有弟 Claudius，伺其兄晝寢，潛以毒灌入耳內，遂弑之；復求婚於其兄之后，許焉，遂篡位。故王之子 Hamlet，恥其母所為，哀痛不欲生。適故王之鬼現形

民國元年九月

八七

於某處，王子聞之，夜往伺之。鬼爲言遭弑之狀。王子大憤，誓爲報仇。然王子溫柔，寬仁長者也。轉念鬼語，或不可深信，思有以證之。又懼見猜，乃伴狂以自晦。嘗愛一女，子 Ophelia，女子父兄皆不願之，令女盡還所遺書物，人或疑王子爲愛狂也。其叔狡詐，常戒備之。王子喜戲曲，一日觀劇，忽有所悟，因改竄一舊劇，令其中情節與其父之死相彷彿，因設筵招其叔往觀之。其叔親至進毒一節，大怒，拂袖遁去。后招其子入宮，適篡王方伏地懺悔，王子拔劍欲刺之，繼思罪人方在懺悔，殺之，其魂魄可升天，是福之也。遂舍之入宮，數其母之罪。母愧悔大哭。時 Ophelia 之父 Polonius 方伏帷後竊聽，偶作聲，王子以爲其叔也，拔劍隔帷刺之，斃。明日，其叔假殺大臣罪，送其姪往英國，而囑英王殺之。途中王子竊發國書，得其謀，潛易其詞，令英人殺盛者二人，皆其友也。海行數日，遇海盜，王子與鬪，被虜去，後盜知爲王子，縱之生還，令納金以贖，王子遂復歸丹麥。

時被殺大臣之女旣慟失所歡，又哀父死於非命，遂發狂投水死。其兄歸自異國，欲

報父仇，王復聳動之，令與王子決鬪，以毒藥淬刃，決鬪之日，王猶恐其姪不死，則置毒酒中，欲以賜之，既鬪，王子受微傷，其仇傷重將死矣。后忽思飲，舉毒酒盡之，毒發立斃，臨死呼曰：『酒也，酒也！』受傷之仇本任俠少年，以父仇故，墮奸人術中，至是自知將死，遂告王子以刃中有毒，已不可救，主謀者篡王也。王子聞之，恨極，即剗刃篡王之腹，遂斃，王子毒發亦死。

南君 (Southern) 串王子大佳。吾去歲觀其串 "Romeo and Juliet" 頗以爲不如其妻，今乃知名下果無虛士耳。原書分五齣廿幕：

第一齣 幕一 (郊外) 守兵夜見故王之鬼。

幕二 (宮中) 婚宴之後。

幕三 (潘氏 [Polonius] 之家) 兄妹言別，潘老戒女。

幕四 (郊外) 王子見父。

幕五 (郊外) 父魂訴冤。

民國元年九月

第二齣 幕一（潘老之家）王子驚所歡。

幕二（王宮）潘老以王子情書示王。王子見優人定計。

第三齣 幕一（王宮）以王子所歡試探王子之心事。

幕二（王子之宮）演劇大決裂。

幕三（王宮）王子入宮，見王跪禱，欲殺之，已而舍之。

幕四（后宮）訓母，刺潘。

第四齣 幕一（王宮）流王子於莫。定計。

幕二（王宮之一室）王子隨監者下。

幕三（王宮）王子見王遂行。

幕四（郊外）王子在道上。

幕五（王宮）王子所歡發狂疾。潘老之子舉兵入宮，欲弑王復父仇。女

子投水死。

幕六（王宮之一室）王子之友得信，知王子已歸。

幕七（王宮之一室）王與潘老之子定計謀殺王子。

第五齣 幕一（墳地）掘墳，王子與其友過此，王子所歎之樞過此，王子與女兒

相見約決鬪。

幕二（王宮）王子與其友談別後事（追殺）決鬪幕下。

是夜之戲僅有五齣十幕而已，則已刪去十幕矣。蓋蕭氏著書之時，遠在十七世紀初，舞台尙未有布景，所謂景者，正如吾國舊劇懸牌爲關門，設帳爲床而已，故不妨多其幕景。今日之劇場則不然矣。布景皆須逼真，則裝置爲難，決不能刻刻換景，則擇其可合併者併之，不可併者或仍或去，其所換之景，皆必不可不換者也。卽如今夜之戲，第一齣之五幕，皆不能不換者也。（四五兩幕同在郊外，惟王子隨鬼下，故不能不另易一景。）第二齣僅有一幕，布王宮之景，潘老立宮側，其女奔訴王子來訪狂態，遂同下。王子上，遇優人，已而下。王后並出，潘老以王子情書示之，是合第一幕於第二幕也。第三齣原有四幕，今僅存三幕，其原第一幕已併入

第二齣之下半，所存幕一爲王宮演劇，篡王遁去；幕二爲王宮，王子入宮，見王方伏地祈天；幕三爲后宮。第四齣原有七幕，今刪存一幕，則原文第五幕也。原第七幕亦併入此幕。其餘各幕皆刪去，以其無甚緊要也。第五齣仍原文之舊，有二幕，以其不可刪併也。卽此一節，可見古今情形之異，尤可見戲劇之進化。留心此事者，苟細心研究之，於舞台布景分幕之法，思過半矣。此劇僅第一、四、五、三幕，鬼景幽寂動人，台上燈火盡歇，幽暗僅可辨人影往來而已。此景甚動人，餘皆尋常無足道也。

南君串王子，寫孝子神情都現。Hamlet 爲蕭氏劇中人物之最有名者。其人以孝子而遭再醮之母，其所嫁又其殺父之仇也，以仁人之心，而處天下最逆最慘最酷之境；以忠厚長者，而使之報不共戴天之仇；其仇又卽其母與叔也，其事又極闇昧無據。荒郊鬼語，誰則信之？不知者方以爲覬覦王位耳。讀其事者，宜合吾國史上伯奇申生子胥諸人之境地觀之，尤宜知王子處境，比較諸人尤爲難處，其人其事，爲吾國歷史倫理所未有，知此而後可以論此劇中情節。

王子之大病在於寡斷，當其荒郊寒夜，驟聞鬼語熱血都沸，其意氣直可刺刃其仇而碎磔之。及明日而理勝其氣：一則曰鬼語果可信耶？再則曰此人果吾仇耶？三則曰吾乃忍殺人耶？至於三思，則意氣都盡矣。王子之人格全在獨語時見之。劇中無人自語，謂之獨語（Soliloquy），頗似吾國之自白，尤似近日新劇中小連生諸人之演說。但西方之獨語聲容都周到，不如吾國自白之冗長可厭耳。獨語爲劇中大忌，可偶用不可常用，此劇獨多用此法，以事異人殊，其事爲不可告人之事，其人爲咄咄書空之人，故不妨多作指天劃地之語耳。吾國舊劇自白姓名籍貫，生平職業，最爲陋套，以其失真也。吾國之唱劇亦最無理，即如空城計，豈有兵臨城下尚緩步高唱之理？吾人習焉不察，使異邦人觀之，不笑死耶？即如燕子箋一書，其布局之奇，可謂頡頏西劇，然以詞曲爲之，便失精采。又如桃花扇使近人以說白改演之，當更動人。又如新劇中之明末遺恨，使多用唱本，則決不如說白之逼真動人也。

蕭氏之劇，必有一丑脚之戲，謂之插譚（Comical part）。此劇中之潘老丈，蠢態可掬，真是神來之筆。後半掘墳一節，掘墳工人亦是丑角，其人亦一蠢物，令人捧腹。凡丑角之戲，非

在台上演出，不能全行領會。卽如掘墳一節（原文第五齣幕一第十五行以下），匆匆讀過，初不着意，及演出始知爲妙文也。吾國丑角之戲亦有佳者，然丑角要在俗不傷雅，生平所見，西劇中丑角以蕭氏名劇“Much Ado About Nothing”中之Dogberry爲最佳，他如“Henry IV”中之Falstaff當極佳，惜不得舞台上見之耳。

南君串王子，第一齣獨語時神情真佳絕。此後則對潘老丈種種藐視之態，尤爲畢肖。蓋王子極鄙薄潘老，而潘老偏不知趣，故王子每戲弄之，冷嘲熱罵，以伴狂出之，皆恰如其身分，此其所以爲佳也。

馬女士（Julia Marlowe）串娥蜚（Ophelia），王子之意中人也，此爲蕭氏戲中女子之特異者。蕭氏之女子如Portia，Juliet，Beatrice之類，皆有鬚眉巾幗氣象，獨娥蜚始則婉轉將順老父，中則猶豫不斷，不忍背其父之亂命，終則一哀失心，絕命非底。迹其一生所行，頗似東方女子，西人多不喜之。吾去歲曾作一論爲之辯護，以非論劇本旨，故不載。馬女士串此女，於第四齣發狂一幕，聲容悽惋，哀動四座。其狂歌數章，聲細僅可辨，然乃益哀。若放

聲高歌，則未免不近人情矣。散花一節尤傷心，初讀是書時，有人誌語謂此時女以花分贈王后及其兄，而是役乃無贈花之事，但女自語作狂言耳。二解不知孰是。

劇中配角亦多佳者。丑角潘老，吾已言之矣。此外如篡王，奸狀如繪，亦殊不易得。潘老之子乃不甚出色，王子之友 Horatio 亦不大佳，殊失望耳。

是夜座客爲滿，名人如白博士 (Hon. Andrew D. White) 亦在座。

是夜有一二小節頗不滿意，如布景牽合之處有頗牽強者。如第二齣之第一幕合於第二幕，頗不近情。又如第三齣之演劇宜在王子之宮，所設景乃似王宮，是草率也。

此劇爲蕭氏第一名著，其中佳句多不勝收，文人多援引之。凡讀蕭氏書，幾無有不讀此劇者，書中名句如：

1. "Fratily, thy name is woman!"
2. "Give every man thy ear but few thy voice."
3. "Ioan oft loses both itself and friend."

4. "This above all, 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And it must follow, as the night, the day,
Thou canst not then be false to any m. n."

5. "Conscience does make cowards of us all."

此種名句，今人人皆能道之，已成諺語矣。

▲九月廿六日（星期四）

第一日上課，哲學史、美術哲學。

下午往旁聽 Prof. Burr 之中古史，甚喜之。夜譯割地，未成。

▲九月廿七日（星期五）

上課：倫理學、英文、美術史、中古史。

英文課，予初意在學作高等之文，今日上課，始知此科所授多重在寫景記事之文，於吾
求作論辨之文之旨不合，遂棄去。

美術史一科甚有趣。教師 Brauner 先生工油畫，講授時以投影燈照古代名畫以證之。今日所講乃最古時代之美術，自冰鹿時代（Reindeer Stage 約耶紀元前八九千年）以至埃及巴比倫，增長見聞不少。

▲九月廿八日（星期六）

上課夜作一長書寄德爭。

▲九月廿九日（星期日）

往聽 H. E. Fosdick 講經。

下午往聽 Dr. Moore 演說『青年衛生』，注重花柳病，甚動人。

夜譯潮地（即最後一課）成。寄德爭，令載之大共和。

▲九月三十日（星期一）

上課論理美國政治。下午美國政黨。

▲十月一日（星期二）

民國元年九月

上課：心理學。第一課講師 Prof. Fitchener 爲心理學鉅子之一，所著書各國爭譯之。
世界大同會總會書記 Louis P. Lochner 君自麥狄森來。此君以會事故，與余早已
有書往來，今始於此相見，執手言歡，快慰之至。

夜世界會開會歡迎 Lochner 君，卽以送總會長 George W. Nasmyth 君往遊歐洲。
二君皆有演說。

送 Lochner 君登車往紐約。

▲十月二日（星三）

上課。作書寄仲誠。

美術哲學科所用書名“Apollo”，爲法人 S. Reinach 所著，記泰西美術史甚詳，全書
附圖六百幅，皆古今名畫名像之影片，真可寶玩之書也。

夜至車站送 Nasmyth 夫婦往遊歐洲。

▲十月三日（星四）

上課昨夜補記 *Memories* 記事，今日補成之。作學生會會計報告。

▲十月四日（星五）

上課，夜有世界會董事會作報告。讀心理學，此書文筆暢而潔，佳作也。

是日上午有 Prof. N. Schmidt 演說『石器時代之人類』，輔以投影畫片，寫人類草昧之初種種生活狀態，觀之令人驚歎。吾人之祖宗，萬年以來，種種創造，種種進化，以成今日之世界，真是絕大偉績，不可忘也。今年大學文藝院特請校中有名之教師四人每星期演講一次，總目為『文明之史』，自草昧之初以迄近世，最足增人見聞，當每次往聽之。

▲十月五日（星六）

上課。

下午擬賠款學生致黃監督書稿一道，金仲藩為寫之。

夜學生會選舉新職員，余被推為書記，辭之。

▲十月六日（星期）

民國元年十月

檢閱會中所藏舊雜誌中所載滑稽畫 (Cartoon) 擇其尤者集爲一編，將爲作一文，論『海外滑稽畫』送德爭載之。

午與新西蘭人 A. McTaggart 君同出散步，日朗氣清，天無纖雲，真佳日也。
下午小睡。

▲十月七日 (星一)

上課。作家書 (十一號) 錄世界會會員姓名住址錄。讀 "Apollo" 論希臘造像。

▲十月八日 (星二)

上課。寫會員錄。至藏書樓讀書。

▲十月九日 (星三)

上課。

山下有美國進步黨 (羅斯福之黨) 政談會，黨中候選紐約省長 Oscar Straus 過此演說，因往聽之。

下午讀書。夜有世界會議事會。

▲十月十日（星期四）

上課。

下午得紐約 The Outlook 一書，以予前投一稿，論我國女子參政權，因旁及選舉限制，此報欲知其詳，來書有所詢問，以書答之。余月前作此稿，投之紐約 The Independent，未蒙登載，故改投此報。此二報爲此邦最有勢力之雜誌，故以投之。

今日爲我國大革命週年之紀念，天雨濛濛，秋風蕭瑟，客子眷顧，永懷故國，百感都集。欲作一詩寫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

今日 Montenegro 王國與土耳其宣戰，巴爾幹半島風雲又起矣。世界和平之聲猶在耳邊，而戰歌殺聲亦與相間而起，東亞革命之週年紀念，乃與巴爾幹戰雲相映，亦一奇也。

▲十月十一日（星期五）

上課。下午作書寄友人。夜讀“Apollo”十篇。

民國元年十月

▲十月十二日（星六）

上課。

得家書（十一號）知二哥新喪愛妾，所遺子女數人，無人撫養。我兄此時處境當有非人所能堪者，作書慰之，并勸其歸，寫至「羈人遊子，百不稱意時，當念莽莽天涯中，尚有一個家在」一語，不禁淒然欲絕者久之。慈親許我多留一二年，言期我歸在乙卯（1915）。我前知吾母爲天下賢母，吾終留耳。

夜金仲藩來語余，有中國女子李君過此，寓 Mrs. Treman 家，因與同訪之。座間有一人爲 Methodist Church 經課講員，爲余略述講經之法，其言荒謬迷惑，大似我國村嫗說地獄事，可見此邦自有此一派人，真不可解也。

▲十月十三日（星期）

作書。

經課第一會，康福先生仍爲主講。

下午往聽一人演說：此人自言曾周遊列國，其言亞洲日本中國印度三國風俗毫無真知灼見，徒皮相耳。

夜與菲島友人 Loesin 君往訪此間最大寫真館主 Robinson 君。其人曾旅行歐洲，胸襟極恢廓，藹然可親。坐甚久始歸。

△十月十四日（星一）

得德爭寄報甚多，一一讀之。
上課。

夜與印度盤地亞君閒談。

忽思著一書，曰中國社會風俗真詮（*In Defense of The Chinese Social Institutions*），取外人所著論中國風俗制度之書一一評論其言之得失，此亦為祖國辯護之事。書中分篇目，大約如次：

一 緒論

民國元年十月

- 二 祖先崇拜 (Ancestral Worship)
- 三 家族制度 (Family System)
- 四 婚姻 (Marriage)
- 五 守舊主義 (Conservatism)
- 六 婦女之地位 (Position of Woman)
- 七 社會倫理 (Social Ethics)
- 八 孔子之倫理哲學 (The Confucian Ethical Philosophy)
- 九 中國之語言文字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十 新中國 (The New China)

▲十月十五日 (星二)

上課。下午至藏書樓讀 A. H. Smit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夜

讀 E. A. Ross: "The Changing Chinese" 皆作簡記識之以爲他日之用。

▲十月十六日（星期三）

上課。

讀 Paul. S. Reinsch: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 中有一長篇論吾國廿年以來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於實在情形，瞭如指掌。美國人著書論吾國者，未有及此書之真知灼見者也。中於人名年月，稍有訛誤，爲糾正之，作書寄之著者。

▲十月十七日（星期四）

上課。下午作一文，未竟。

夜往聽此間進步黨演說大會，有 Judge Hundley of Alabama 演說，極佳。

（追記）前二日，美國前總統羅斯福至 Milwaukee 演說，下車時萬衆歡迎之。忽有人以鎗轟擊之中脇，穿重裳而入。有人搏刺客，不令再發。羅君受彈，亦不改容。時萬衆洶湧，將得刺客而甘心焉。羅君即麾止之，驅車至會所，演說六十五分鐘，然後解裳令醫診視，其鎮靜

雅毅之態，真令人敬愛。翟君體魄極強，故能支持彈已入骨，不易取出，至今三日，尙未取出也。
刺客名 John Schrank。美國總統爲刺客斃者已三人。

林肯 (Abraham Lincoln 1865)

加非爾 (James A. Garfield. 1881)

麥刺尼 (William McKinley 1901)

▲十月十八日 (星五)

上課。

往聽 Prof. Sill 演說 "The Civilization fo Crete"。Crete 爲希臘之南一大島，文化之早，在希臘之前千餘年，今過其古宮殿遺址之宏壯，猶依稀可想見當日之文明也。宮殿皆石築，雕刻甚富，亦有精者，可見當日美術之發達。有女子像，腰細僅盈握，則此陋俗四千年前已風行矣。詩人荷馬言雅典當日須納歲幣若干於 Chossus。又島上宮殿，初無城郭防守之跡，可見當日海軍（舟師）之強，稱霸海上。而今安在哉！考古者遙度此島最盛時代當

在西歷紀元前一千七八百年之間，宮殿之燬當在十四世紀，則其盛時當吾國殷湯之時，其衰時當與盤庚遷毫同時耳。

下午作一書寄友人。

夜有世界會董事會。

是日下午曾往聽 Dr. Johnson 奏風琴，中有 MacDowell 之『海曲』(Sea Song) 特佳。

▲十月十九日(星六)

上課。

鄭萊君自哈佛來。

下午作文，未成。

夜有世界會 'Smoker' 來者甚衆。

▲十月廿日(星期)

民國元年十月

晨與鄭君同出訪友。

赴康福先生經課。

夜讀報。作一報告論上兩星期中美國三大政黨之競爭。

▲十月廿一日（星一）

上課。得 Outlook 一書，作長書覆之。夜赴理學會（英文 Ethics 舊譯倫理，當作理學或道學，如宋人道學是也。）聽人講『債負之道德』甚得益。

▲十月廿三日（星三）

上課。下午下山聽共和黨談會，有共和黨候選紐約省長 Job E. Hedge 演說。作書。

▲十月廿四日（星四）

上課。

自警曰：胡適，汝在北田對胡君宣明作何語，汝忘之耶？汝許胡君此後決不吸紙煙，今幾何時，而違負約耶？故人雖不在汝側，然汝將何以對故人？故人信汝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

耶？汝自信爲志人，爲學者，且能高談性理道德之學，而言不顧行如是，汝尙有何面目見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煙。又恐日久力懈也，誌之以自警。

“The only way to prevent what's past is to put a stop to it before it happens.”—Kipling.

“Once to every man and nation

Comes the moment to decide,

In strife of truth with falsehood,

For the good or evil side.”

——Lowell

不知其過而不改，猶可言也。知而不改，此懦夫之行，丈夫之大恥。人卽不知，汝獨不內愧於心乎？汝乃自認爲懦夫耶？知過而不能改者，天下最可恥之懦夫也。虧體辱親，莫大於是矣。

▲十月廿五日（星期五）

上課。下午在藏書樓讀 Grote: "History of Greece", 此爲世界有名歷史之一，與吉本之羅馬衰亡史齊名。

忽念及羅馬所以衰亡，亦以統一過久，人有天下思想而無國家觀念，與吾國十年前同一病也。羅馬先哲如 Epictetus and Marcus Aurelius 皆倡世界大同主義，雖其說未可厚非，然其影響所及，乃至見滅於戎狄，可念也。又耶教亦持天下一家之說，尊帝爲父而不尊崇當日之國家，亦羅馬衰亡之一原因也。

（註）吾作此言，並非毀耶，實是當日實情。後世之耶教始知有國家，其在當日，則但知有教宗（Church）耳。

▲十月廿六日（星期六）

上課。下午稍事作書。夜有學生會常會辦書記事。

▲十月廿七日（星期日）

晨赴康福先生經課，講保羅悔過改行一節。其言曰：保羅改過之勇爲不可及，然 *Andreas* 知保羅懷叵測之心以來，將得新教之徒而甘心焉，乃敢坦然往見保羅，說以大義，則其人誠獨爲其難，尤不可及也。此說甚新，予讀此節時，乃未思及此，何也？

下午作文。夜讀上星期報紙所記三大政黨之事，摘爲報告，爲明日之用。

▲十月廿八日（星一）

上課。至藏書樓讀 Andrew D. White's "Seven Great Statesmen" 中之石台傳。

（Stein 普魯士大政治家）

▲十月廿九日（星二）

上課。下午讀書。夜與南非人法壘閒談，夜分始睡。

▲十月卅日（星三）

上課。下午寫信。

夜，忽發起於世界學生會餐堂內作「遊戲投票」選舉美國總統，所得結果如下：

民國元年十月

	T. R. 羅斯福	Wilson 威爾遜	Taft 塔夫脫	Debs 德卜
美國人	1	10	3	0
中國人	6	7	0	2
巴西人	1	8	0	0
菲島人	0	4	0	0
暹羅人	3	0	0	0
南非人	0	2	0	0
埃及人	1	0	0	0
法國人	0	0	1	0
印度人	0	1	0	0
匈牙利人	1	0	0	0
紐西蘭人	0	1	0	0
蘇格蘭人	0	1	0	0
共53人	13	34	4	2

進步黨 民主黨 共和黨 社會黨

此甚耐尋味者也。此中有數事，尤不可不留意：

(一) 吾國人所擇 Wilson 與 Roosevelt 勢力略相等，皆急進派也，而無人舉 Taft 者。又舉社會黨者共二人，皆吾國人也；此則極端之急進派，又可想人心之趨向也。

(二) 南美洲（如巴西）皆舉 Wilson 而不舉羅氏，則以羅氏嘗奪巴拿馬於哥倫比國，迫人太甚，南美之人畏之，故不喜之。

(三) 菲島之人爭舉 Wilson，以民主黨政綱許菲島八年之後為獨立國，故舉之。

(四) 暹羅共有三人，皆舉羅氏，則以此三人皆不關心美國政治，但震驚羅氏盛名而舉之。（吾之為此言，非無所據也。此三人所書票寫羅氏之名，皆有錯誤。其一人已下筆寫 Roos 矣，而不能拚其全名，故塗去而寫羅氏之渾名 Eddy，而又誤為 Taddy。其一人拚 Roosevelt 為 Roovelt，其一人則作 Roosvelt，皆誤。此可見此三人之不關心時事也。）

(五)吾國人所寫票，有一人作 Roosevelt，猶可原也；其一人作 Roswell，則真不可恕矣。羅氏爲世界一大怪傑，吾人留學是邦，乃不能舉其名，此又可見吾國人不留心視國之事，真可恥也。

▲十月卅一日（星期四）

上課。

昨日大學日報亦舉行游戲選舉，得票最多者爲 Wilson，其次爲 Roosevelt，二人相距百票耳。Tart 則瞠乎其後，僅二百票耳。原文附黏於後。予亦往投票，所選者 Roosevelt 也。

此次所選紐約省長爲 Oscar Straus，乃一猶太人，然其人名重一時，人多歸之。卽如此間選 Straus 之票，多於他人幾及一千，雖學生中亦多猶太人，然教員中亦多歸之者。可見人心之趨向，初不拘種族界限矣。

夜讀書。

Cornell Daily Sun

Founded, 1880. Incorporated, 1905.

Thursday, October 31, 1912.

民國元年十月

The Straw-vote results follow

TOTAL VOTE. (總票數)

Name	Oct. 十月試選	Feb. 二月試選
Wilson	969	516
Roosevelt	850	766
Taft	351	526
Debs	37	10
Chafin	18	
Invalid votes	50	65
	<u>2275</u>	<u>1883</u>

UNDERGRADUATE VOTE. (學生票)

Wilson	779	386
Roosevelt	741	687
Taft	325	461
	<u>1845</u>	<u>1534</u>

FACULTY VOTE. (教員票)

Wilson	99	94
Roosevelt	81	34
Taft	13	27
	<u>193</u>	<u>155</u>

SAGE VOTE. (女生票)

Wilson	91	36
Roosevelt	48	45
Taft	13	38
	<u>152</u>	<u>119</u>

BALLOT FOR GOVERNOR (紐約省長選舉)

First Choice.

	Student 學生	Faculty 教員	Sage 女生	Totals 總票數
Straus.....	1080	138	87	1305
Sulzer	343	27	24	394
Hedges	340	20	21	381
Russell	17	3	4	24
MacNichols.	8	4	4	16
<hr/>				
Men Undergraduates over 21				717
Men Undergraduates under 21.....				709
Undergraduates going home to vote				179

▲十一月一日（星五）

上課。

聽 Prof. N. Schmidt 演講摩西及猶太諸先知，甚動人。此君似極誠懇，每講至動人處，淚瑩瑩然盈睫，可見其讀書蓋真能為古人設身處境，故能言之真切如是也。

夜讀美術史。

▲十一月二日（星六）

上午上課。看本校與哈佛大學長途賽跑，第一人為 J. P. Jones，本校學生，然總計分數（52—55）本校乃不如哈佛。

下午讀書。小睡。是日始雪。

夜往訪 L. E. Paterson 之家，夜深始歸。

是夜偶談及 Free Mason（吾國譯「規矩會」）之原委始末。

▲十一月三日（星期）

民國元年十一月

晨赴康福先生經課。

下午作讀報報告。與法壘諸人同出散步，行至四英里之長始歸。

夜續作報告，見有 Homer Lee 之死耗（十一月一日）。此君爲孫中山作軍事參謀，聞爲革命事効力不少，今民國告成而此君死矣！此君著有一書名“The Valor of Honorance”，甚風行一時。

▲十一月四日（星二）

上課。秋暮矣，感而有賦，填一詞記之，未成。閱昨日之 N. Y. Times 報，論土耳其事。

▲十一月五日（星二）

上課。

今日爲美國選舉日期，夜入市觀之。此間有報館兩家，俱用電光影燈射光粉牆上，以報告各邦各州選舉之結果，惟所得殊不完備。市上觀者甚衆，每一報告出，輒歡呼如雷。以大勢觀之，似民主黨勝也。其附威爾遜者，則結袂連裾成一隊，挾樂器繞行市上，譁呼之聲，與樂歌

相答，其熱心政事可念也。來者亦多婦人，倚牆而立，歷數時不去，夜漸深始陸續歸去。然留者仍不少。聞確實效果，須明晨或上午始可見之也。

是日重讀 Plato's Apology, Crito, and Phaedo 三書，益喜之。

▲十一月六日（星期三）

今日選舉結果如下：

威爾遜（Wilson）得三百八十七票

羅斯福（Roosevelt）得一百九十九票

塔夫脫（Taft）得二十五票

選人票數共得五百三十一，得二百六十六爲過半，威氏得三百八十七，則其被舉決矣。續成昨日之詞，久不作此，生澀極矣，錄之：

水龍吟 送秋

無邊楓緒榆黃，更青青映松無數。平生每道，一年佳景，最憐秋暮。傾倒天工，染渲秋

色，清新如許。使詞人慙絕，殷殷私祝：秋無恙，秋常住。悽愴都成虛願，有西風任情相妬。蕭颯木末，亂楓爭墜，紛紛如雨。風捲平蕪，嫩黃新紫，一時飛舞。且徘徊，陌上溪頭，黯黯看秋歸去。

前日有 Mrs. F. E. Bates 者演，說女子選舉權，亦引中國爲口實。作一書登之報端，以辨其非。

▲十一月七日（星四）

作書寄人上課。

今日爲康南耳大學前校長白博士（Dr. Andrew Dickson White）八十壽辰。日午正，全校學生齊集文藝院門外，時天大雨，學生來者蜂擁而至，初不爲雨小挫。已而鐘塔上『鐘樂』奏『母校』之歌，三千學生齊去冠和歌。歌已，白博士與校董自穆利爾院出，衆爭歡呼以歡迎之，歡呼之聲（Yell）震天。時雨益大，衆鶴立無散去者。院外廊下設小壇，學生四年班會長 J. P. Jones（即前日賽跑第一者）代表學生全體致賀詞。博士亦演

說十五分鐘，述此校發達之大略，兼述其今日快意之懷，結語云：願天佑汝。博士精神猶矍鑠，語時間作咳，然語聲極清脆可聽。

是日之會，三千男女鶴立雨中，至廿五分鐘之久，歡呼和歌祝此老康健，此景至可念也。余心爲大動，歡呼時幾欲下淚。至博士演說結語，則眞淚下矣。

此老爲此邦之一偉人，是日壽誕，美國總統及德國皇帝維廉俱有電慶賀。此老實此校之創始人也。人但知康南耳傾家建此校，而不知無白博士決無康南耳。吾昔作康君傳，記此甚詳。

夜中讀書，忽思發起一『政治研究會』，使吾國學生得研究世界政治。

▲十一月八日（星五）

上課。下午作一書寄德等。作家書（母，第十二號。）夜讀心理學，夜分始睡。

▲十一月九日（星六）

上課。下午入市。夜聞 Mr. Brown 夫婦來此與金仲藩往訪之坐甚久。

▲十一月十日（星期）

赴康福先生經課。

閱時報，知梁任公歸國，京津人士都歡迎之，讀之深歎公道之尙在人心也。梁任公爲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諶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

下午往聽 Prof. N. Schmidt 演說回教歷史，甚有味。夜讀美國政治。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一）

上課。

以前日所念及之『政治研究會』質之同人，多贊成者，已得十人。

下山辦一事。

前子作一文論「中國女子參政權」寄登外觀報，至是始登出，今日寄贈報二冊，酬金五元。此稿初未全登，僅取其大要爲社論，故不能作投稿論。此子以英文稿賣文之第一次。

夜讀哲學史。

▲十一月十二日（星二）

上課。下午讀柏拉圖共和國。

夜有人邀往看戲，戲名“Officer 666”，乃一諧劇，Austin McHugh 所著，寫一盜畫巨猾，情節甚離奇。此劇實不出一室之間，故不須易景。予輩所坐乃在三層樓上，名 Gallery，價最賤，如吾國戲園之起碼座。座中多工人及大學生。在此座者，都不顧禮節，有不去帽者，有買食物大嚼者，有大笑者，樂作則大聲和之；樓下座中有少年男女入座，則鼓掌踏足以挪揄之；有時樂隊奏俗樂如“Oh My Baby!”之類，則合口呼嘯以和之；劇終幕下，則大譁呼，須劇中角色出謝，至數四次始已（尤注意女優出謝）。此生平第一次閱歷，故記之。

▲十一月十三日（星三）

民國元年十一月

上課。至藏書樓讀書。夜作一短文論建築五式。

▲十一月十四日（星四）

上課。下午與仲藩閒談。入市讀報。讀英報紙論吾國事，中心如掬。又至鄒秉文處讀上海報紙。

▲十一月十五日（星五）

上課。稍作事。近來殊苦忙，故百事廢弛，今日始一清理之。夜有世界會董事會讀心理學。

▲十一月十六日（星六）

上課。

午有政治研究會第一次組織會，會於予室。會員凡十人。議決每二星期會一次，每會討論一題，每題須二會員輪次預備演說一篇，所餘時間為討論之用。每會輪會員一人為主席。會期為星期六日下午二時。第一次會題為『美國議會』，予與過君探先分任之。

下午睡二小時。久不得睡足，每日僅得睡六七時耳。

夜有吾國學生會，會時，余起立建白二三事，頗有辯論，深喜之。會中久奄奄無生氣，能有人辯論，是佳兆也。

歸聽 Prof. Orth 演說 Francis Grierson 事蹟。此人爲晚近一奇人，狂放無匹，所著書有 "The Valley of Shadows" (Constable, London)。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

今日爲吾廿一歲生日（以陽曆計之）。余生於辛卯十一月十七日，至今日（壬子）足廿一歲矣。歲月之逝，良可驚歎！

赴康福先生經課。下午往聽人演說佛敎。

▲十一月十八日（星一）

上課。下午讀心理學。

▲十一月十九日（星二）

上課。

民國元年十一月

有 J. O. P. Bland 者來自倫敦，曾在吾國海關執事甚久，今來美到處游說，詆毀吾民國甚至，讀之甚憤。下午作一書寄紐約時報（N. Y. Times）登之。

▲十一月廿日（星期三）

上課。讀美術史。

▲十一月廿一日（星期四）

上課。

有 J. O. P. Bland 者今夜來此演說，題爲「The Unrest of China」，往聽之。既終，予起立百問其人何故反對美人之承認吾民國。彼言列強不能承認吾民國，以吾民國未爲吾民所承認也。（We cannot recognize a Republic which has not been recognized by the people concerned.）吾又問其人何所見而云吾民未嘗承認吾民國乎？其人忽改口曰：吾固未嘗作此語也。予告以君適作此語，何忽忘之？彼言實未作此語，吾自誤會其意耳。實則此言人人皆聞之，不惟吾國學生之在座者皆聞之，即美國人在座者

事後告我亦謂皆聞之。其遁辭可笑也。

▲十一月廿二日（星五）

上課。

連日以 Brand 在各地演說，吾國學生都憤激不平，波市與紐約均有書來議進行之方，抵制之策。今日吾國學生會開特別會議事，余建議舉一通信部，譯英美各報反對吾國之言論，以告國中各報，以警吾國人士，冀可稍除黨見之爭，利祿之私，而為國家作救亡之計。

▲十一月廿三日（星六）

上課。讀書。看東美十一大學野外賽跑。夜有世界會茶會。中國學生政治研究會會於余室。

▲十一月廿四日（星期）

赴康福先生經課。下午讀伯拉圖共和國。

▲十一月廿五日至三十日

民國元年十一月

此一星期雖有假期兩日，而忙極至無暇寢食，日記遂廢，可嘆也。

▲十二月一日（星期）

昨夜二時始就寢，今晨七時已起，作一文爲今日演說之用。

十二時下山，至車站迎任叔永（鴻雋），同來者楊宏甫（銓），皆中國公學同學也。二君皆爲南京政府秘書。叔永嘗主天津民意報。然二君志在求學，故乞政府資遣來此邦。多年舊雨，一旦相見於此，喜何可言。

下午四時在 Barnes Hall 演說『孔教』一時畢，有質問者，復與談半時。

是夜叔永宏甫均宿余所。二君爲談時下人物，有晨星寥落之嘆。所喜者，舊日故人如朱芾華朱經農王雲五諸人，皆慷慨任事，可喜也。

▲十二月二日（星一）

爲叔永覓屋。

▲十二月三日（星二）

上課。

理學會囑予預備一短篇演說，述吾國子女與父母之關係，諾焉。是夜予演說十五分鐘，有 Prof. G. L. Burr and Prof. N. Schmidt 二君稍質問一二事。Prof. Furr 以予頗譽議美國子女不養父母，故辨其誣。亦有人謂吾言實不諛者。此種討論甚有趣，又可增益見聞不少。

▲十二月四日（星二）

有一小考得 Lochner 一長書。上星期得怡蓀一長書，甚喜。余與怡蓀一年餘未通書矣。

▲十二月五日（星四）

上課。

在叔永處讀朱芾煌日記，知南北之統一，清廷之退位，孫之遜位，袁之被選，數十萬生靈之得免於塗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無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東京開革命軍興，乃東渡。

冒險北上，往來彰德、京津之間，三上書於項城，兼說其子克定，克定介紹之於唐少川、梁士詒諸人，許項城以總統之位。一面結客炸刺良弼、載澤。任刺良弼者彭君，功成而死。任刺載澤者三人，其一人爲稅紹聖，亦舊日同學也。時汪兆銘已在南京，函電往來，協商統一之策，卒成統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報命，途中爲北軍所獲，幾死者數次。其所上袁項城書，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動人也。此事可資他日史料，不可不記。

▲十二月六日（星五）

上課。

與叔永宏甫同聽 Schmidt 講波斯古代之火祆教，創於 Zoroaster (650—583 B. C. ?) 者，甚有趣，當參考書籍以考證之。

▲十二月七日（星六）

上課。

下午政治研究會第二會會於予所，所論爲英法德國會制度。

夜有世界會萬國大宴，甚歡。讀稼軒詞四卷。

▲十二月八日（星期）

聽 Robert E. Speer 演經。譯報一節。

▲十二月九日（星一）

上課。作書給怡蓀，未完。

▲十二月十日（星二）

連日亦無甚可記者，姑略之。

▲十二月十一日（星三）

有人來與余言宗教事，甚有趣。余告以吾不信耶教中洗禮及聖餐之類，辯論久之，亦不得歸宿。

▲十二月十二日（星四）

往訪康福先生之家。

民國元年十二月

▲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五）

昨日作文論阿里士多得『中庸』說。嘗謂宋儒『不易之謂庸』之說非也。中者，無過無不及之謂。中庸屢言賢者過之，愚不肖不及；又論勇有南北之別，皆過與不及之異也。又言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則與阿氏中說吻合矣。庸者，尋常之謂，如庸言庸行之庸，書中屢及之。又言素隱行怪之非，以其非庸言庸行也。

是夜往 Patterson 家，坐甚久。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六）

下午與任楊二君入市市衣。

夜有『不列顛之夜』甚歡。

讀紐約獨立報，有文論承認民國事，甚厚我。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日）

經課。下午讀英文詩數篇。作書寄友人。

▲十二月十六日（星一）

夜與友人同往訪 A. P. Evans 之家，小坐。歸途同至戲園看影戲，所演爲本仁（John Bunyan）小傳及所著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如西游記爲寓言之書）。台下樂隊爲俄國樂人，高下抑揚，與台上情節相應，如吾國舞台然。此雖小節，然有耐人尋味者，暇當研究之。

自此以後，有事值得一記則記之，否則略之。自今日爲始，凡日記中所載須具下列各種性質之一：

- （一）凡關於吾一生行實者。
- （二）論事之文。
- （三）記事之有重要關繫者。
- （四）紀遊歷所見。
- （五）論學之文。

▲十二月廿一日（星期六）

中國學生政治研究會第二次會論『租稅』。胡明復尤懷皋二君任講演，甚有興味。二君所預備演稿俱極精詳，費時當不少，其熱心可佩也。

自十二月廿一日至一月六日爲年終假期。

▲十二月廿四日（星期二）

本日爲耶穌誕節之夕，吾輩乃無家可歸，因招請無家之游子爲解愁之會，名之 Conso-lation Party，亦斫松樹爲『聖誕節之樹』，插燭枝上燃之。樹梢徧掛玩具，拈鬪俵散之。來者圍火爐圍坐，各道一故事爲樂，忽憶及前日夜行見月方圓，當爲吾國舊曆十一月中，檢舊曆，知明日爲十七日，則亦吾誕辰也，念之彌增感慨。

會畢，有人告我今夜天主教堂有彌撒禮（Mass），因往觀之。入門，座已滿，幸得坐處。坐定審視，堂上有塑像甚多，中列十字架，上刻耶穌裸體釘死之像。像後有四像，似係四使徒也。兩廡各有像，右爲耶穌之母。其左側之像有髭，不知爲何人，疑是耶穌之父也。此等偶像，與吾

國神像何異？雖有識之士，初不以偶像禱祀之，然蚩蚩之氓，則固有尊敬頂禮迷信爲具體之神明矣。教中男女來者，將入坐，先屈一膝（如吾國請安之禮）行禮，然後入坐。座前有木板，人皆長跪其上，良久然後起坐。有兒童數十人，結隊高歌頌神之歌。壇上牧師合十行禮，儼如佛教僧徒，跪拜起立，杳杳可厭。其所用經文及頌禱之詞，都不可解，久之始辨爲拉丁文也。吾敢言座中男女十人中無二三能解其詞義者。此與佛教中之經呪何異乎？（佛經中梵文名詞都直譯其音，卽如『南無阿彌陀佛』今有幾人能言其意耶？）始行禮時，已十一時，禮畢則已一點半矣。子夜風雪中坐此莊嚴之士，聞肅穆之樂歌，感人特深，宗教之魔力正在此耳，正在此耳。『宗廟之中，不使民以敬而民自敬，』古人知之熟矣。此爲吾生第一次入天主教之禮拜堂也。

▲十二月廿五日（星期三）

今日爲耶穌誕節，Paterson 夫婦招吾飯於其家，同飯者數人，皆其家戚屬也。飯畢，圍坐，集連日所收得節日贈禮一一啓視之，其多盈一筐。西國節日贈品極多，往來投贈，不可勝

數。其物或書，或畫，或月份牌。其在至好，則擇受者所愛讀之書，愛用之物，或其家所無有而頗需之者，環劍刀尺布帛匙尊之類皆可，此亦風俗之一端也。贈禮流弊，習爲奢靡，近日有矯其弊者，倡爲不贈禮物之會，前日報載會中將以前總統羅斯福爲之首領。

Patterson 夫婦都五十餘矣，見待極厚，有如家人骨肉。羈人游子，得此真可銷我鄉思。前在都門，楊景蘇夫婦亦復如是，嘗寄以詩，有『憐我無家能慰我，佳兒嬌女倍情親』之語。此君夫婦亦憐我無家能慰我者也。此是西方醇厚之俗。

斐城 (Philadelphia) 遊記

先是此邦各大學皆有世界大同會 (Cosmopolitan Club)，後乃結合爲大同總會 (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s)，而各校之大同會皆爲之支會焉。總會有總書記一人，會計一人，會長一人，以Cosmopolitan Student爲之機關。總會每年有年會一次，今年之會地在斐城。此間支會舉代表二人：J. C. Faure and M. A. Gonzalez。子

亦擬往一遊。蓋以斐城爲此邦歷史上重要之地，古跡甚多，又此次赴會者多舊時相識，故決計偕往。已而代表之一 Faure 者忽病不能往，卽以予代之。商之會中董事會諸君，皆表同意。遂決。十一月廿六夜與 Gonzalez 君同行，車上遇威斯康新支會代表 Lochner, Carus, Kliefoth 三君。

▲十二月廿七日（星期五）

晨八時抵斐城，下車，總會會計 Sato（日人）來迎。又遇耶爾支會代表 Stevens 君。時天大雨，幸以電車行。抵彭省大學宿舍，遇會長 J. R. Hart Jr.，遇康福先生。陸續來者，Worcester 之梅貽琦及 Schmidt 君，Clark 之張仲述及 Oxholm 君，Purdue 之裘昌運君，哈佛之鄭萊及 Das 君，Iowa State College 之 Emerson 君，Michigan 之 Welsh 君，Illinois 之嚴家駒及 Monteiro 君，Syracuse 之 Barros 君。

下午會於大學博物院講室，由各職員及幹事員報告，中惟總書記及憲法股幹事員之報告最有關係。

是夜有 Mrs. J. B. Zippinott, 1712 Spruce Street 開歡迎會於其家。此婦爲本城鉅富之一。其夫業印刷發行。其住宅極華麗。夫婦皆極和藹可親。

▲十二月廿八日（星六）

昨夜會長 Hart 君分幹事股 (Committee) 余爲憲法部, Gonzalez 爲財政部, 憲法部股長爲嚴家騶君。先是去年年會時派有股長 Prof. T. E. Oliver 任修改憲法事, 此君與總書記 Lochner 君意見歧異, 深忌之, 故欲廢總書記一職。(舊章總書記爲獨立之職, 任之者可連任, 不以地遷, 而會長會計則由執行支會 [Executive] 舉之。執行支會者, 歲山一支會輪值, 爲行政機關, 期一年, 故名。) 吾力與爭, 卒得不廢, 股員中多右吾說者。(下闕)

藏暉室劄記卷二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四月至三年（一九一四）二月廿八日——在康南大學

吾作日記數年，今不辛中輟，已無可復補。今以劄記代之。有事則記，有所感則記，有所著述亦記之，讀書有所得亦記之，有所遊觀亦略述之。自傳則吾豈敢，亦以備他日昆弟友朋省覽焉耳。

民國二年四月。

一 國家與世界（四月）

吾今年正月曾演說吾之世界觀念，以爲今日之世界主義，非復如古代 *Cynics and Stoics* 哲學家所持之說，彼等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國家，甚至深惡國家之說，其所期望在於爲世界之人（*A citizen of the world*）而不認爲某國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

民國二年四月

一三九

義則大異於是。今日稍有知識之人，莫不知愛其國。故吾之世界觀念之界說曰：『世界主義者，愛國主義而柔之以人道主義者也。』頃讀鄧耐生（Tennyson）詩至“Hands All Round”篇有句云：

“That man's the best cosmopolite

Who loves his native country best.”

（彼愛其祖國最摯者，乃真世界公民也。）

深喜其言與吾暗合，故識之。

二 道德觀念之變遷（十月八日）

道德學課論道德觀念之變遷：古代所謂是者，今有爲吾人所不屑道者矣。古人所謂衛道而攻異端，誅殺異己，如歐洲中古教宗（Church）焚戮邪說，以爲衛道所應爲也，今人決不爲此矣。耶教經典以爲上帝爲男子而造女子，非爲女子而造男子，故女子宜屈服于男子，此說今人爭嗤笑之矣。不特時代變遷，道德亦異也。卽同一時代，歐人所謂是者，亞人或以爲

非；歐亞人所謂非者，斐澳之士人或以爲是。又不特此也，卽同種同國之人，甲以爲是者，乙或以爲非；耶教徒以多妻爲非，而滿門之徒乃以爲是；民主黨以令斐律賓獨立爲是，而共和黨人爭以爲非。又不特此也，卽同一宗教之人，亦有支派之異；天主舊教多繁文縟禮，後人苦之而創新教。然新舊教都以耶穌爲帝子，神也，死而復生，沒而永存，于是有三尊之說（Trinity）三尊者，天帝爲父，耶穌爲子，又有『靈』焉（Holy Spirit）近人疑之，于是有創爲一尊之教（Unitarianism）以爲上帝一尊，耶穌則人也。凡此之類，都以示道德是非之變遷。是故道德者，亦循天演公理而演進者也。然則道德是非將何所取法乎？善惡果無定乎？抑有定乎？其無定者是非乎？抑人心乎？人心是非觀念之進退，其有所損益于真是非乎？抑天下固無所謂真是非，真善惡者耶？則將應之曰：天下固有真是非，真善惡，萬代而不易，百劫而長存，其時代之變遷，人心之趨向，初無所損益於真是非也。事之真是者，雖舉世非之，初不礙其爲真是也。譬之殺人，則人爭非之，然復仇而殺人，則有嘉之者矣。復讎者以復仇爲是，許復仇者以許復仇之故而遂嘉殺人，然在被殺者則必不以復仇者之殺之爲是也，其被殺者之妻子

友朋亦必不以復仇者爲是也。若以『犯而不校』之說往，則復仇者又見非于孔子之門矣。若以『以德報怨』之說往，則復仇者又將見斥於老氏之門矣。若以『果報』之說往，則復仇爲多事矣。然終不能謂天下無真非真是也，其所見者異也。復仇者所見爲真是非之一面，孔佛耶老所見亦真是非之一面也。梭格拉底曰：『知識者，道德也。』（Knowledge is Virtue）道德不易者也。而人之知識不齊，吾人但求知識之進，而道德觀念亦與之俱進，是故教育爲重也。（此說亦有可取之處。然吾今日所持，已與此稍異矣。民國六年一月記。）

三 第一次主議事席（十月八日）

是夜世界會有議事會，余主席，此爲生平第一次主議事席，始覺議院法之不易。余雖嘗研究此道，然終不如實地練習之有效，此一夜之閱歷，勝讀議院法三月矣。

四 『博學鐵匠』巴立特（十月八日）

是日讀巴立特（Elihu Burritt, 1811—1879）事蹟及所著書，此人亦怪才也。幼貧爲鍛工，僅入學六月，而苦讀不輟，年三十能讀五十國文字，遂驚一世，稱博學鐵匠焉（The

Learned Blacksmith)三十以後，演說著書，持世界和平主義甚力，南北美黑奴問題之起，君主及奴贖奴之說，傳徹遍國中。其人慷慨好義，行善若渴，固不特以語學名也。

五 雜誌之有益（十月九日）

讀外觀報論愛耳蘭 Distel 省反抗與英分離事，讀竟，于此問題之始末十得八九。因念此邦雜誌太多，不能盡讀，如每日能讀一篇，得其大概，勝於繙閱全冊隨手置之多矣，勝讀小說多矣。前此每得雜誌，亂翻一過，輒復置之，真是失計。

六 中國似中古歐洲（十月九日）

讀 Ashley's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History and Economic Theory" 之第末篇論 "The Canonist Doctrine" 甚有所得。E. A. Ross 著 The Changing Chinese 其開篇第一語曰：『中國者，歐洲中古之復見于今也。』（China is the Middle Ages made visible）初頗疑之，年來稍知中古文化風尚，近讀此書，始知洛史氏初非無所見也。

七 『希望所在，生命存焉』（十月九日）

任叔永以其友人某君書見示。書末云：

『哲弟自戕，殊堪痛惜！然以弟今日心緒，則覺人必有一死，先死後死，時日之異耳。武松有言：「還是死得乾淨。」吾輩生此可憐之時，處此可憐之國，安知死之不樂於生耶！』

此亡國之哀音也，希望絕矣，遂作『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歎。昔年楊篤生聞廣州之敗，作絕命書寄君武，有云：『哀哀祖國，殉以不弔之魂，莽莽橫流，葬此無名之骨，遂投海死。任叔永之弟居杭州，蒿目時艱，亦投非死。此二君者，皆有志之士，足以有爲者也，以悲憤不能自釋，遂以一死自解，其志可哀，其愚可憫也。余年來以爲今日急務爲一種樂觀之哲學，以希望爲主腦，以爲但有一息之尙存，則終有一毫希望在，若一瞑不視，則真無望矣。使楊任二君不死，則終有可爲之時，可爲之事。乃效自經于溝壑者所爲，徒令國家社會失兩個有用之才耳，於實事會有何裨補耶？此邦有一諧報，自名爲『生命』，其宣言曰：『生命所在，希望存焉。』

(W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 此言是也。然諸自殺者決不作此想也。故吾爲下一轉語曰：『希望所在，生命存焉。』蓋人惟未絕望，乃知生之可貴；若作絕望想，則雖生亦復何樂？夫人至于不樂生，則天下事真不可爲矣。

八 讀 Synge 短劇 (十月十一日)

昨今兩日，讀愛耳蘭近代戲曲鉅子 J. M. Synge (1871—1909) 短劇二本：

1. Riders to the Sea

2. In the Shadow of the Glen.

寫愛耳蘭貧民狀況極動人。其第一劇尤佳，寫海濱一貧家，六子皆相繼死於水，其母老病哀慟，絮語嗚咽，令人不忍卒讀，真絕作也。

九 讀嘉富爾傳 (十月十一日)

今日讀 Andrew D. White 之嘉富爾 (Cavour) 傳，甚喜之。意大利建國三傑瑪

里尼加里波的與嘉富爾，各有所長，各行其是。瑪主共和，以筆舌開其先；嘉主統一憲政國，以

外交內政實行之，加亦主民主，以一劍一幟實行之。三子者不同道，其爲人傑則一也。一者何也？新意大利也。

一〇 胡彬夏女士（十月十二日）

往訪胡彬夏女士，小坐，與偕訪 Prof. C. S. Northrup。歸途女士語余，以爲生平奢望唯在得良友。余亦以爲吾國男女界限之破除，其最良之果，在於一種高潔之友誼。女士聰慧和藹，讀書多所涉獵，議論甚有見地，爲新女界不可多得之人物。余前與鄭棗胡宣明諸君談，恆以吾國學子太無思想爲病，相對歎咨，以爲今日大患，在於國人之無思想能力也。今日與女士言亦及此。女士謂此亦有故，蓋晚近之留學生年齒較稚，思力未成熟，其膚淺鄙隘本無足責。此論殊忠厚，可補吾失。不觀乎美國之大學生乎？其真能思想者能有幾人耶？念此又足起我樂觀之望矣。

一一 苦學生（十月十二日）

夜有俄國學生 Cathia 造訪，與談甚久。此人抵美時，貧無可學，自紐約步行至此，力

作自給。所治爲工程學。余謂其向學之殷可敬也。君答曰：「此亦不足異，在我則求學之念正與俄之求食，渴之覓飲，初無小異也。」君語我，謂俄國學制非曾讀其國諸大文豪之詩文者，不得入大學或專門學校。君又言，凡人能愛其國之文學，未有不愛其國者也。此言甚可念。

一一 讀「The Inside of the Cup」說部（十月十六日）

連日讀 Winston Churchill's 'The Inside of the Cup' 說部，以今日宗教問題爲主腦，寫耶教最近之趨向，暢快淋漓，讀之不忍釋手，蓋晚近說部中之最有力者也。書名出路加十一篇三十九節：

“Now do ye Pharisees make clean the outside of the cup and the platter; but your inward part is full of ravening and wickedness.”

耶穌痛恨僞君子之詞也。

一二 西文詩歌甚少全篇一韻（十月十六日）

西文詩歌多換韻，甚少全篇一韻者。頃讀 Robert Browning 見兩詩都用一韻，一爲

Avallier Tunes 之第三章，爲 Through The Metidja to Abd-el-Kader 以其不數見，故記之。

一四 論紐約省長色爾叟被劾去位（十月廿日）

紐約省長色爾叟（William Sulzer）被彈劾去位，其罪案爲報告選舉用款不實。蓋此邦年來因政黨運動選舉用款無節，弊資百出，故立法以防之。凡候選人或辦理政黨選舉之幹事，須于選舉完結後二十日內將所收受之選舉捐款實數，及本期選舉所費實數，報告于選舉監督，列名某人捐金若干，某項用金若干存案。此法之用意有二：一，欲使各黨不敢收受不義之財（此邦之大公司大政客每出鉅資助其私人，黨被選後可得其庇蔭）；二，使各項用費一一公佈，庶不敢有以金錢賣買投票及以金錢運動選舉等事。色氏所報收支各項，乃漏報鉅款若干項（如某大銀行家之款），又私用所收選舉捐款以爲他項用途，爲其反對黨所舉發，遂被彈劾，由省議會上院及本省高等法庭會審，延至二月之久，今始決耳。

先是紐約省有所謂 Tammany Hall，乃一般政黨小人所組織，勢力之大，莫與抗衡，

紐約省之行政官都其傀儡耳。晚年以來，清議切齒，然莫可如何也。色氏初亦屬此黨，受任後，欲博民心（爲候選總統之計也），遂一變故態，力攻此黨，倡直接推舉之法（Direct Primary），令公民得直接推舉，不由政黨把持。此黨中人（其魁首 Charles Murphy）恨色氏切骨，百計中傷之，而色氏又不慎，遂爲彈劾去。此事是非殊不易斷。色氏之攻小人是也，然論者不當以此之故，遂恕其作僞之罪。色氏罪固有應得，而劾之者非可劾之人，所謂盜固不義，而跖非誅盜之人也。吾於此案得一說焉：曰：凡服官行政之人，必先求內行無絲毫苟且，然後可以服人，可以鋤奸去暴，否則一舉動皆爲人所牽掣，終其身不能有爲矣，可不戒哉！吾國古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以身先之。』此等金玉之言，今都成迂腐之談。嗚呼！吾安敢竊議異國政治之得失耶！吾方自哀吾政偷官邪之不暇耳！

一五 五十年來黑人之進步（十一月十七日）

外報記五十年來黑種人之進步，其言有可記者，摘錄如下：

人數 一七一〇年

七九〇〇〇

一八六三 四,四三五,八三〇

一九一〇 九,八二七,七六三

農業 一八六三 黑人有 三〇〇,〇〇〇畝,值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三 黑人有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畝,值四九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家產 一八六三 僅 九,〇〇〇人有家

一九一三 五五〇,〇〇〇人有家

一八六三 二,〇〇〇人有職業

四,〇〇〇人有田

一九一三 四〇,〇〇〇黑人爲商

二二五,〇〇〇黑人爲農夫

一八六三 黑人全數財產不及二千萬金

一九一三 黑人全數財產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智識 一八六三

不識字者居百分之九十五

一九一三

不識字者居百分之三十

一六 論語譯本（十一月十七日）

E. P. Dutton 書局有新譯論語一部（1910），譯者 Lionel Giles，爲東方智慧叢書（The Wisdom of the East）之一。

一七 假期中之消遣（十二月廿三日）

在假期中，寂寞無可聊賴，任叔永楊杏佛二君在余室，因共煮茶夜話，戲聯句，成七古一首，亦殊有趣，極歡始散。明日余開一茶會，邀叔永杏佛仲藩鍾英元任憲先厚生周仁荷生諸君同敘，烹龍井茶，備糕餅數事和之；復爲射覆，謎語，猜物諸戲。余擬數謎，頗自喜，錄之如下：

（一）花解語（漢魏人詩一句）（對偶格） 對酒當歌

（二）可以（東坡詞一句） 何似在人間

（三）如（四書二句，不連） 其恕乎 心不在焉

民國二年十二月

一五一

(四) u (新出英文小說 1) "The Inside of the Cup."

(五) 胡適 (歐洲名小說 1) "Quo Vadis?" (譯言何往)

此等遊戲，雖本無可記之價值，惟吾輩去國日久，國學疏廢都盡，值茲佳節，偶一搜索枯腸，爲銷憂之計，未嘗不稍勝於博奕無所用心者之爲也。

一八 耶穌誕日詩 (十二月廿六日)

昨日爲耶穌誕日，今日戲作一詩記之：

耶穌誕日

冬青樹上明纖炬，(廿四日爲聖誕夕，家庭中供柏一巨枝，飾以綵線，枝上遍燃小燭無數，名聖誕節樹。)冬青樹下謹兒女，高歌頌神歌且舞。朝來阿母含笑語，兒輩馴好神佑汝，竈前懸縷青絲縷。神自突(煙囪)下今夜午，朱衣高冠鬚眉古。神之格思不可視，早睡慎毋干神怒。『明朝縷中實傷糝，有蠟作鼠紙作虎，夜來一一神所予。』(俗懸小兒女縷於竈前，謂有神名聖大克羅者，將自竈突下，以食物玩具置

襖中，蓋父母爲之也。明日舉家作大醮，殺雞大於一歲，毀堆盤肴果難悉數，食終腹鼓不可俯。歡樂勿忘神之祐，上帝之子天下主（耶教徒稱耶穌爲上帝之子）此種詩但寫風俗，不著一字之褒貶，當亦覘國者所許也。

一九 托爾斯泰臨終時事（十二月廿七日）

有俄國人名 Gahnkln 者見訪，爲余言托爾斯泰（Tolstoi）臨終時事，甚有趣，記之。托氏於千九百十年間，一日忽遯去不見，報紙爭載其事，國家警察隨地訪查，乃不可得。蓋托衣蔽衣，與工人等，雜稠人中，不易辨也。然其影片則舉國人都識之。故火車到一站，則居民爭集車下，默察下車者，疑中有此大怪傑也。托氏實往南方視其姊。其姊居尼寺中，老矣。教中長老聞托來，以爲托將復歸舊教，（希臘教，耶教之一宗，）爭迎之。托至，視其姊即去。歸途乘工人所坐之火車，車無蓋，不避風雨，托受寒止於中途一站，臥病數日，即死。

死後，其尸歸葬於“Easnaia Polnyana”（？）距莫斯科不遠。莫斯科有十九大學，一律輟講三日。有學生五六千人往赴其喪，Gahnkln 亦與焉。自四方來會葬者無數。其

尸由學生數十人移至墓所，墓地在數株槐樹間，蓋托氏生前所擇也。將葬，送葬者成列，一行過托氏尸前爲禮，逾數時始行盡。

既葬，此君往遊其書室。室小而陋，一桌一椅，皆托氏所手製，室中但有書無數耳。托氏平日但着襤褸，與農夫工人同操作，好施不倦，其所居無賢不肖皆愛之如家人焉。

二〇 吾國女子所處地位高於西方女子（三年一月四日）

忽念吾國女子所處地位，實高於西方女子。吾國顧全女子之廉恥名節，不令以婚姻之事自累，皆由父母主之。男子生而爲之室，女子生而爲之家。女子無須以婚姻之故自獻其身於社會交際之中，僕僕焉自求其耦，所以重女子之人格也。西方則不然，女子長成即以求耦爲事，父母乃令習音樂，嫻蹈舞，然後令出而與男子周旋。其能取悅于男子，或能以術騙男子入其彀中者乃先得耦。其本強樸納，或不甘自辱以媚人者，乃終其身不字爲老女。是故，墮女子之人格，驅之使自獻其身以釣取男子之歡心者，西方婚姻自由之罪也。

此論或過激，然自信不爲無據，視國於其精微者，當不斥爲頑固守舊也。

二 燈謎三則（一月五日）

前記燈謎數條，後復與任叔永作數則。叔永所作甚佳。如：

竺（唐人詩一句） 外人不見見應笑

這不是一十一，除非你認白字（一字） 亞

吾作一條：

恕（四書二句，不連） 有心哉 如其上

則牽強矣。

二二 叔永歲莫雜感詩（一月廿三日）

任叔永作歲莫雜感詩數章見示，第一首總敘，第二首雪，第三首滑冰，第四首度歲。其雪詩起云：『昨夜天忽雪，侵曉勢益盛；』中有『輕盈尙撲面，深厚已沒脛。遠山淡徹林，近潭黝深凝。疏枝壓可折，高檐滑欲迸。』其滑冰詩有『氍毹帶雙鞢，鐵屐挺孤棱；躡足一縱送，飄忽逐飛甌。』其度歲詩『冬青羅窗前，稚子戲階砌。有時笑語聲，款款出深第。感此異井物，坐懷

故鄉例。夙駕信未遑，幽居聊小憇。』皆佳。

二三 大雪放歌和叔永（一月廿三日）

余謂叔永君每成四詩，當以一詩奉和。後叔永果以四詩來，余遂不容食言，因追寫歲暮大雪景物，成七古一章，不能佳，遠不逮叔永作多矣。

大雪放歌

往歲初冬雪載塗，今年耶誕始大雪。天工有意弄奇詭，積久迸發勢益烈。夜深飛屑始叩窗，侵晨積絮可及膝。出門四顧喜欲舞，瓊瑤十里供大閱。小市疏林迷遠近，山與天接不可別。眼前諸松耐寒歲，虬枝雪壓垂欲折。窺人鼯鼠寒可憐，覓食凍雀跡亦絕。毳衣老農朝入市，令瘦馬駕長樞。（冰雪中所用車，以馬駕之，行時纒鈴令令然。）道逢相識遙告語，『明年麥子未應劣。』路旁謔呼小兒女，冰漿（Hockey stick）鐵屐（踏冰所用）手提挈。昨夜零下二十度，湖而凍合堅可滑。客子踏雪來復去，朔風齧膚手皴裂。歸來烹茶還賦詩，短歌大笑忘日暎。開窗相看兩不厭，清

寒已足消內熱。百憂一時且棄置，吾輩不可負此日。

二四 孔教問題（一月廿三日）

今人多言宗教問題，有倡以孔教爲國教者，近來余頗以此事縈心。昨獲許怡蓀書，設問題若干，亦不能自行解決也，錄之供後日研思：

（一）立國究須宗教否？

（二）中國究須宗教否？

（三）如須有宗教，則以何教爲宜？

一、孔教耶？

二、佛教耶？

三、耶教耶？

（四）如復與孔教，究竟何者是孔教？

一、孔教之經典是何書？

民國三年一月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孝} {儀} {周} {中} {大} {孟} {論} {禮} {春} {易} {書} {詩}
{經} {禮} {禮} {庸} {學} {子} {語} {記} {秋}

二、孔教二字所包何物？

(1) 專指五經四書之精義耶？

(2) 三禮耶？

(3) 古代之宗教耶？（祭祀）

(4) 并及宋明理學耶？

(5) 并及二千五百年來之歷史習慣耶？

(五) 今日所謂復興孔教者，將爲二千五百年來之孔教歟？

抑爲革新之孔教歟？

(六) 苟欲革新孔教，其道何由？

一、學說之革新耶？

二、禮制之革新耶？

三、并二者爲一耶？

民國三年一月

四、何以改之從何入手以何者爲根據？

(七)吾國古代之學說，如管子墨子荀子，獨不可與孔孟并尊耶？

(八)如不當有宗教，則將何以易之？

甲、倫理學說耶？

東方之學說耶？

西方之學說耶？

乙、法律政治耶？

二五 康南耳大學費用（一月廿三日）

本校收支表（一九一二—一九一三）

(一)全校

支出

全年總數

\$2,544,137.05

每日 6,967.49

每學生 403.12

學生繳費

全年總數 \$ 513,841.67

每日 1,407.78

每學生 81.43

(二)六個非省立的學院

支出

全年總數 \$ 1,406,599.70

每學生 362.43

學生繳費

全年總數 \$ 469,808.27

民國三年一月

每學生

121.05

(三)省立百學院(農學院與獸醫學院)

支出

全年總數

\$ 1,157,537.35

每學生

468.12

學生繳費

全年總數

\$ 44,033.40

每學生

18.07

此一則見一九一三年一月八日之本校日刊。

二六 非驢非馬之大總統命令(一月廿三日)

大總統命令(十一月廿六日)

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樹萬世之師表，友百代而常新，凡有血氣，咸蒙覆

轉，聖學精美，莫與比倫。溯二千餘年歷史相沿，率循孔道，奉爲至聖。現值新邦肇造，允宜益致尊崇。衍聖公孔令貽以本大總統就任禮成，來京致祝，並親齋孔氏世譜，闕里聖廟碑碣拓文，前代冠服各物。瞻覽之餘，益深欽仰。本大總統受任以來，夙夜兢兢，以守道飭俗爲念。孔學攝道德之精，立人倫之極，淵泉溥博，密被無垠，高山景行，嚮往彌篤。所有衍聖公暨配祀賢哲後裔膺受前代榮典，均仍其舊。惟尊聖典祀綦重，應由主管部詳稽故事，博考成書，廣徵意見，分別釐定，呈候布行。此令。

衍聖公孔令貽給予一等嘉禾章。此令。

此種命令真可笑，所謂非驢非馬也。

二七 倫敦一塊地三百六十年中增價四千倍（一月廿三日）

提倡『單一稅』（Single Tax）的雜誌 *The Public*（公衆）最近（十八卷，八二四期）記一事，甚可尋味。倫敦市中心有十九英畝之地，最近出賣，賣價最初發表爲美金五千萬元，其後又謂止有一千三百七十五萬元。卽此第二次所稱賣價已大可令人注意了。

此地乃一五五二年英王愛德華六世賜給貝德福子爵 (Earl of Bedford) 的，其時其中最值錢的一塊地每年收租錢合美金三十元八角四分。至今日其中一塊地作菜市，每年收租金合美金十二萬一千七百五十元。此地爲貝德福子爵一家所有，凡經三百六十一年，不但無絲毫損壞，反增價近四千倍！

二八 湘省一年之留學費（一月廿四日）

查復留學生經費 湯民政長准教育部來電，飭查湘省外國留學生名數費額，迅即電復等因。當即飭司查明，復電該部。文曰：『漾電悉。查湘省陸續選送留日學生四百九十六名，已到東者四百七十名。原定每名每月三十元，嗣遵部電每月各加六元，年共需日幣二十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二元。選送西洋留學生：美六十五名，英二十九名，德十名，法四名，比三名，每名每年需洋一千四百四十元，共需洋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元。二共需洋三十七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元。現已截止續送。此復。』

銘印。』

此一省所送已達此數，真駭人聞聽！吾非留學篇之作，豈得已哉！又按此數計算未確，上爲日幣，下爲墨金，而總數乃混合計之，何也？

二九 友人勸戒吸紙烟（一月廿四日）

I am very much worried about you, for the boys told me at Iowa city that your health was in bad shape. I wonder, old man, whether you have still kept up your furious smoking? I was dead in earnest when I told you last summer that I thought it was a mistake for you to smoke as incessantly as you did. In fact, as a non-smoker myself,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you would be better off without the use of tobacco. Please don't think that I want to preach to you or try to boss you. The fact is that I have seldom taken as intimately to a foreign friend as I have to you, and I honestly and without flattery believe you are a rare genius. I think it is your duty to society to preserve your intellectual powers to their fullest extent, and for that reason I think you ought to take

every precaution to keep in good health. If the cause was something else than smoking, then remove that cause.

此友人 Louis P. Lochner 所寄書。記此以自警焉。

三〇 但怒剛死事情形（一月廿五日）

怒剛之死，言之慘然。而其死事情形，尤有可憫者。蓋渝中舉事後，怒剛即督師外出，西上取成都，連戰皆捷，已逼至資場，距成都僅二百餘里。更分兵南上圍瀘州，進攻富順，亦均獲勝利，旦夕即下。不意以種種原因，渝中執事者先遁，根本遂失。是時怒剛方駐永川，前鋒聞渝中消息，不戰而退。後方根本已失，無所歸依，怒剛乃有自戕之舉。聞其死時，其麾下尚千餘人。

此楊伯謙君寄書敘但怒剛死事之狀，讀之令我數日不樂。

三一 鮑希參夭折（一月廿四日）

偶見郵來之聖約翰所出報名約翰聲者，隨手翻閱，見有哀鮑希參文，疑是澄衷同學榮

點讀之杳然。君爲蒙古族，兄弟二人，都嘗居澄衷。其兄榮輝，大不及君。君沉默好學，今遽夭折，可哀也！

三二 今日吾國急需之三術（一月廿五日）

今日吾國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學說，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學論事觀物經國之術。以吾所見言之，有三術焉，皆起死之神丹也：

一曰歸納的理論，

二曰歷史的眼光，

三曰進化的觀念。

三三 我之自省（一月廿五日）

余近來讀書多所涉獵而不專精，汜濫無方而無所專注，所得皆皮毛也，可以入世而不足用世，可以欺人而無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後此宜痛改之。

三四 我所關心之問題（一月廿五日）

民國三年一月

近來所關心之問題，如下所列：

一、泰西之考據學，

二、致用哲學，

三、天賦人權說之沿革，

皆得其皮毛而止，真可謂膚淺矣。

三五 演說吾國婚制（一月廿七日）

數日前余演說吾國婚制之得失，余爲吾國舊俗辨護，略云：吾國舊婚制實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女子不必自己向擇耦市場求炫賣，亦不必求工嫻人悅人之術。其有天然缺陷不能取悅于人，或不甘媚人者，皆可自相當配耦。人或疑此種婚制必無愛情可言，此殊不然。西方婚姻之愛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國婚姻之愛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訂婚之後，女子對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故偶聞人提及其人姓名，伊必面赤羞；聞人道其行事，伊必傾耳竊聽；聞其有不幸事，則伊必爲之悲傷；聞其得意，則必爲之稱喜。男子對其未婚妻，

亦然。及結婚時，夫妻皆知其有相愛之義務，故往往能互相體恤，互相體貼，以求相愛。向之基於想像，根于名分者，今爲實際之需要，亦往往能長成爲真實之愛情。（參看本卷第二〇則。）

三六 美國各大學之體育運動費（一月廿七日）

報載倭亥倭省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體育主任溫格（M. Shindie Winger）近作調查報告，謂全國各大學之體育運動費，每年超過十萬萬金元，而其中大部分之經費皆費於競賽之運動，其真爲多數學生體育之經費僅佔小部分。

三七 『宗教之比較研究』講演（一月廿八日追記）

1 宗教史

2 原始宗教

3 古代宗教

4 中國古代之國教

5 孔教

6 道教

7 日本之神道教

8 印度吠陀時代之宗教

9 婆羅門教

10 原始佛教

民國三年一月

一六九

11 後期佛教

12 先知時代之猶太教

13 教典時代之猶太教

14 近代猶太教

15 摩訶末之宗教

16 回教的演變

17 回教中之密教

18 耶穌之教旨

19 希臘化之基督教

20 中古基督教

21 近世基督教

22 亞洲西部之基督教

23 亞洲東部之基督教

右爲本校基督教青年會講科，論世界諸大宗教之源流得失，主講者多校中大師，或他校名宿。余亦受招主講三題：

一、中國古代之國教，

二、孔教，

三、道教，

余之濫竽其間，殊爲榮幸，故頗兢兢自惕，以不稱事爲懼。此三題至需四星期之預備始敢發言。第一題尤難，以材料寥落，無從撫拾也。然預備此諸題時，得益殊不少；於第一題尤有心得。蓋吾人向所謂知者，約略領會而已。卽如孔教究竟何謂耶？今欲演說，則非將從前所約略知識者一一條析論列之，一一以明白易解之言疏說之不可。向之所模糊領會者，經此一番鑄冶，都成有統系的學識矣。余之得益正坐此耳。此演說之大益，所謂教學相長者是也。故記之。

三八 壁上格言（一月廿八日）

余壁有格言云：

“If you can't say it out loud, keep your mouth shut.”（汝果不敢高

聲言之，則不如閉口勿言也。）

此不知何人之言，予於書肆中見此帖，有所感觸，攜歸懸壁上，二年餘矣。此與孔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同意。不敢高聲言之者，以其無真知灼見也。余年來演說論學，都奉此言爲圭臬，雖有時或不能做到，然終未敢妄言無當，尤不敢大言不慚，則此一語之效也。

三九 借一千，還十萬（一月廿八日補記）

本校日刊記近日新落成之休爾可夫紀念堂之歷史，特著社論一篇，譯其大意如下：

九〇二班之休爾可夫（Schoellkopf），在校時，綽號“Heinie”，在運動場上最露頭角，為全校崇拜之一人。當其在四年級時，校中有一畢業生，方計劃一種事業，需要一千元之費用。此君甚貧，乃向朋友及銀行告貸，均無所成，已擬拋棄此計劃矣。休爾可夫聞其事，往訪此君，願借與一千元。此君得此千金，所計劃之事得以進行，不久即有大成功，遂成富人。彼深感激休爾可夫之厚誼，二人遂成至友。

已而休爾可夫忽病死。此向日受恩之某君乃邀休君之朋友，凡與休君相交或受其恩惠者，集會於一地，某君建議捐款為休爾可夫建一紀念堂，贈與母校，作為運動員訓練之館（Training House）。某君請諸友自由捐款，而自己願認十萬元。諸友各有捐款，其總數僅總額之小小分數而已；餘款皆由某君一人獨任之。今日新成之休爾可夫紀念訓練館，乃一個兼南耳畢業生所為一個特別可愛的

人建立之莊嚴紀念物也。

此一事寫西人之友誼，忠厚可風，故記之。建此堂之畢業生某君，捐此鉅款，而不願發表其姓名，學校當局尊重其意，故亦隱其名。然人皆知其爲曾任駐中國奉天總領事施特來特君（Willard Straight），卽六國借款時之美國銀行團代表，曾爲塔虎脫總統建東三省鐵道中立之議者也。

四〇 久雪後大風寒甚作歌（一月廿九日）

十餘日前，此間忽大風，寒不可當。風捲積雪，撲面如割，寒暑表降至零下十度（華氏表）。是日以耳鼻凍傷，就校醫診治者，蓋數十起。前所記之俄人 Gambin 未着手套，兩手受凍，幾成殘廢。居人云：『是日之寒，爲十餘年來所僅見。』因作詩記之。追錄如下：

夢中石屋壁欲搖，夢回窗外風怒號，澎湃若擁萬頃濤。

侵晨出門凍欲僵，冰風挾雪捲地狂，鬻肌削而不可當。

與風寸步相撐支，呼吸梗絕氣力微，漫漫雪霧行徑迷。

玄冰遮道厚寸許，每虞尖足傷折股，旋看落帽凌空舞。

落帽狼狽猶猶可，未能撻足何嫌跛，抱頭勿令兩耳墮。

入門得暖百體蘇，隔窗看雪如畫圖，背爐安坐還讀書。

明朝日出寒雲開，風雪於我何有哉！待看冬盡春歸來！

此詩用三句轉韻體，乃西文詩中常見之格，在吾國詩中，自謂此爲創見矣。（十二月廿三夜與叔永杏佛聯句，亦用此體。余起句云：『入冬無雪但苦雨，客子相對語悽楚，故園此際夜何許？……』杏佛有句云：『黃河走地禹王死，』余接云：『橫流滔滔何時已？會須同作魚鱉耳。』

……』結句云：『泥茲佳節懽兒女，冬青照座噴笑語，傷哉信美非吾土。何時拂衣歸去來？

〔隨〕團圍圍坐雜叟孩，共迎新年入酒杯。〔詠〕此實第一次用此體也，亦余創之。』以詩示

許少南（先甲）少南昨寄柬云：『三句轉韻體，古詩中亦有之。』因引岑參走馬川行爲證：

『輪台九月風怒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軍山西見烟塵飛，

漢家大將西出師。』此詩後五韻皆每韻三句一轉，惟起數句不然，則亦未爲全用此體也。

四一 樂觀主義（一月廿九日）

前詩以樂觀主義作結，蓋近來之心理如是。吾與友朋書，每以『樂觀』相勉，自信去國數年所得，惟此一大觀念足齒數耳。在上海時，悲觀之念正盛，偶見日出，霜猶未消，有句云：『日淡霜濃可奈何！』後改爲『霜濃欺日薄』，足成一律，今決不能復作此念矣。前作雪詩亦復如是，蓋自然如此，初非有意作吉祥語也。一日偶吟云：

三年之前嘗悲歌：『日淡霜濃可奈何！』年來漸知此念非，『海枯石爛終有時！』
一哀一樂非偶爾，三年進德只此耳。

蓋紀實也。親莊有句云：『要使枯樹生花，死灰生火，始爲豪耳。況未必爲枯樹死灰乎！』余極喜之。

英國十九世紀大詩人卜郎吟（Robert Browning）終身持樂觀主義，有詩句云：

“One who never turned his back but marched breast forward,

Never doubted clouds would break,

民國三年一月

Never dreamed, though right were worsted, wrong would triumph,
Held we fall to rise, are baffled to fight better,

Sleep to wake."

余最愛之，因信筆譯之曰：

吾生惟知猛進兮，

未嘗却顧而狐疑。

見沈霾之蔽日兮，

信雲開終有時。

知行善或不見報兮，

未聞惡而可爲。

雖三北其何傷兮，

待一戰之雪恥。

吾寐以復醒兮，

亦再蹶以再起。

此詩以騷體譯說理之詩，殊不費氣力而辭旨都暢達，他日當再試爲之。今日之譯稿，可謂爲我開一譯界新殖民地也。

四二 裴倫哀希臘歌（二月三日）

裴倫（Byron）之哀希臘歌，吾國譯者，吾所知已有數人，最初爲梁任公所譯，見新中國未來記；馬君武次之，見新文學；去年吾友張奚若來美，攜有蘇曼殊之譯本，故得盡讀之。茲三本者，梁譯僅全詩十六章之二；君武所譯多訛誤，有全章盡失原意者；曼殊所譯，似大謬之處尙少，而兩家於詩中故實似皆不甚曉，故詞旨幽晦，讀者不能瞭然。吾嘗許張君爲重譯此歌，昨夜自他處歸，已夜深矣，執筆譯之，不忍釋手，至漏四下始竣事。門外風方怒號，窗櫺兀兀動搖，爾時羣動都寂，獨吾歌詩之聲與風聲相對答耳。全詩如下：

裴倫哀希臘歌（附註）

民國三年二月

(一)

惟希臘之羣島兮，實文教武術之所肇始。

詩媛沙浮嘗咏歌於斯兮，亦義和素娥之故里。

今惟長夏之驕陽兮，紛燦爛其如初。

我徘徊以憂傷兮，哀舊烈之無餘！

沙浮古代女詩人，生紀元前六百年，爲當日詩界之領袖，所作多綺麗之詞，未

嘗作愛國之詩。馬譯愛國之詩云云，豈誤讀 Where 爲 Which 耶？

原文第四句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馬譯

『德婁飛布兩英雄，溯源皆是希臘族。』以二神爲兩英雄，是大誤也。蘇譯『情

文何斐聲，荼福思靈保。』上句雜湊成文，下句微得之而晦甚，又無註釋，不易

明也。Delos 卽 Artemis，月之神；Phoebus 卽 Apollo，日神也；吾以義

和素娥譯之，借用吾所固有之神話也。

(11)

悠悠兮，我何所思？荷馬兮阿難。

慷慨兮歌英雄，纏綿兮敘幽歡。

享盛名於萬代兮，獨岑寂於斯土；

歌聲起乎仙島之西兮，何此邦之無語？

此章追思荷馬與阿難（即阿難克利安）（Homer and Anacreon）兩

大詩人。第一句“The Scian and Teian muse”即指二人。荷馬生於

Scios，故曰Scian。阿難生於Teos，故云Teian。馬譯爲「莫說侏個二

族事」云云，故全章盡誤。蘇譯「峯詞與諦詞，詞人之所生」稍得之矣。惟原

文不指所生之地，乃指其地之詩人也，吾故直以荷馬阿難譯之。

荷馬之詩，多敘古英雄遺事。阿難之詩，專言愛情。後世凡言情之小詩作七字

句而俳惻可誦者，謂之阿難體（Anacreontics）。原文Lover's lute。初

不專指女子，馬蘇二家都失之。

仙島 (The Islands of the Blest) 古代神話言西海之盡頭有仙人之島，神仙居之。此蓋以指西歐諸自由國，或專指英倫耳。

(三)

馬拉頓後兮山高，

馬拉頓前兮海號。

哀時詞客獨來游兮，

猶夢希臘終自主也；

指波斯京觀以爲正兮，

吾安能奴僂以終古也！

西歷前四百九十年，波斯人大舉西侵，雅典人米爾低率師大敗波斯人於馬拉

頓 (Marathon)。梁譯此章最佳，幾令我擱筆。其辭曰：

馬拉頤後兮山容縹渺，

馬拉頤前兮海波環繞。

如此好山河也應有自由回照，

我向那波斯軍墓門憑弔。

不信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

難道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

原文 "I dreame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乃願望之詞，

譯「猶夢希臘是自由，」殊失之；蘇譯「希臘如可興，我從夢中視，」尤弱矣。

(四)

彼高崖何巉巖兮，俯視沙拉米之城；

有名王嘗踞坐其巔兮，臨大海而點兵。

千橋兮照海。

列艦兮百里。

朝點兵兮，何紛紛兮！

日之入兮，無復存兮！

馬拉頓之戰，波斯入恥之。後十年（前四八〇年）新王 *Darius* 大舉征希臘，大艦千二百艘，小舟三千艘，軍威之盛，爲古史所未見。希人禦之，戰於沙拉米（*Salamis*）（前四八〇）。波斯大敗，失二百艘，餘艦皆遁。明年復爲斯巴達之援師所大敗，波斯自此不復西窺矣。

馬譯：「吁嗟乎，白日已沒，夜已深，希臘之民無處尋，『全失原意矣。』蘇譯：『晨朝大點兵，至暮無復存。』是也；下二句則雜湊無理矣。

（五）

往烈兮難追；

故國兮，汝魂何之？

俠子之歌，久銷歇兮，
英雄之血，難再熱兮，
古詩人兮，高且潔兮，
琴荒瑟老，臣精竭兮。

此章譯者頗自意，以爲有變徵之聲也。末二句蘇譯「琴兮國所寶，仍世以爲珍，今我胡疲茶，拱手與他人。」全失原意。第二句原文：“And where art thou, my Country?”，非用聲體不能達其呼故國而問之之神情也。

(五)

雖舉族今奴虜兮，
豈無遺風之猶在？
吾儕慄以悲歌兮，
耿憂國之魂靈。

民國三年二月

吾惟餘頰顏爲希人羞兮，

吾有淚爲希臆灑。

(七)

徒愧汗曾何益兮，嗟雪涕之計拙；

獨不念吾先人兮，爲自由而流血？

吾欲訴天關兮，

還我斯巴達之三百英魂兮！

但令百一存兮，

以再造吾瘦馬披離之關兮！

瘦馬披離 (Thermopylae) 關名。紀元前四百八十年之戰，勇士三百人守

此，關破，盡死之。

(八)

沉沉希臘，猶無聲兮；

惟聞鬼語，作潮鳴兮。

鬼曰：『但令生者一人起兮，

吾曹雖死，終陰相爾兮！』

嗚咽兮鬼歌，

生者之瘡兮，奈鬼何！

此章全取馬譯，略易數字而已。

(九)

吾嗟嗟兮終徒然！已矣兮何言！

且爲君兮歌別曲，注美酒兮盈尊！

始坐視突厥之跋扈兮，

聽其宰割吾胞與兮，

民國三年二月

君不開門外之簫鼓兮，

且赴此貝凱之舞兮！

原文第三四句指一八二二年突厥人屠殺 Scos 城事。此城即荷馬所生地也。貝凱者，(Bacchanal) 賽神之會，男女聚合巫覡舞禱以娛神。

(十)

汝猶能霹靂之舞兮，

霹靂之陣今何許兮？

舞之靡靡猶不可忘兮，

奈何獨忘陣之堂堂兮？

獨不念先人佉摩之書兮，

寧以遣汝庸奴兮？

霹靂 (Pyrrhic) 源出 Pyrrhus，希臘 Epirus 之王，嘗屢勝羅馬人。

薛慶之舞爲戰陣之舞，如吾國之「武功舞」，「破陣樂」，「蓋效戰陣之容而作也。」

原文 "Of two such lessons, why forget the nobler and the manlier one?" 極不易譯，吾以「舞之靡靡」對「陣之堂堂」，以曲傳其 "The nobler and the manlier" 之意，蓋煞費苦心矣。

佞摩 (Cadmus) 相傳爲腓尼西之王，遊希臘之梯伯部，與龍鬪，屠龍而拔其齒，種之皆成勇士，是爲梯伯之始祖。又相傳佞摩自腓尼西輸入字母，遂造希臘文（神話）

(十一)

懷古兮徒煩冤，

注美酒兮盈尊，

一醉兮百憂泯，

民國三年二月

阿難醉兮歌有神。

阿難蓋代詩人兮，

信嘗事暴君兮；

雖暴君兮，

猶吾同種之人兮。

阿難見寵於希王 Polycrates，史稱其爲暴主。

(十二)

吾所思兮，米爾低兮，

武且休兮，保我自由兮。

吾撫昔而涕淋浪兮，

遺風誰其嗣昌？

誠能再造我家邦兮，

雖暴主其何傷。

米爾低，英主也，嘗敗波斯之軍於馬拉頤之戰，遂緬希臘。

按此二章蓋憤極之詞。其意以爲屈服於同種之英主，猶可忍也；若異族之主，則萬不可忍受耳。蓋當時民族主義方熾，故詩人於種族觀念尤再三言之。民權之說，幾爲所掩。君武譯此二章，似有意更易其辭，故有『本族暴君罪當誅，異族暴君今何如』云云，其用心蓋可諒也。

(十三)

注美酒兮盈杯，

悠悠兮吾懷！

湯湯兮白階之岸，崔巍兮修里之崖，

吾陀雖民族兮，實肇生於其間；

或猶有自由之種兮，歷百劫而未殘。

民國三年二月

希臘兩大民族：一爲伊俄寧族（Ionians），一卽陀離族也（Dorians）。陀離稍後起，起於北方，故有白階修里云云。修里山在西北部，獨立之役，修里人（Sulolites）最有功。

（十四）

法蘭之人，何可托兮，

其王貪狡，不可度兮。

所可托兮，希臘之刀；

所可信兮，希臘之豪。

突厥慄兮，拉丁狡兮，

雖吾盾之堅兮，吾何以自全兮？

希臘獨立之役之起也（一八二一），『神聖同盟』之墨猶未乾，歐洲君主相顧色變，以爲民權之燄復張矣，故深忌之，或且陰沮尼之，法尤甚焉。

此章屢易稿始成。

(十五)

注美酒兮盈杯！

美人舞兮低徊！

眼波兮盈盈，

一顧兮傾城；

對彼美兮，淚下不能已兮；

子兮子兮，

胡爲生兒爲奴婢兮！

此章譯者以爲全篇最得意之作。

(十六)

置我乎須臾之巖兮，

民國三年二月

狎波濤而爲伍；

且行吟以悲嘯兮，

惟潮聲與對語；

如黃鶴之道遙兮，

將於是焉老死；

奴隸之國非吾土兮，——

碎此杯以自矢！

此詩全篇吾以四時之力譯之，自視較勝馬蘇兩家譯本。一以吾所用體較恣肆自如，一以吾於原文神情不敢稍失，每委曲以達之。至於原意，更不待言矣。能讀原文者，自能知吾言非自矜妄爲大言也。

所註各節，皆根據羣籍，不敢以己意揣測也。

四三 記白里而之社會名劇『梅毒』（二月三日）

二月三日此間戲園演法國名劇家白里而的「梅毒」(Damaged Goods)今載其
戲單如下:

LYCEUM THEATRE

ITHACA, NEW YORK DAILY NEWS PRESS

Bell Phone 991-W Program-Season 1913-14 Ithaca Phone 263

VOL. XXI Tuesday Afternoon and Evening, February 3, 1914 No. 54-55

Richard Bennett's Co-Workers Present

DAMAGED GOODS

By Brioux (Academy of France).

Adapted from the French by Benjamin Blanchard.

The object of this play is study of the disease of syphilis in its

民國三年二月

一九一四

bearing on marriage. It contains no scene to provoke scandal or arouse disgust, nor is there in it any obscene word; and it may be witnessed by everyone, unless we must believe that folly and ignorance ar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female virtue.

CHARACTERS

(In the order of their first appearance).

George DuPont.....	Mr. Raymond Bond
Doctor.....	Mr. Howard Hall
Henriette.....	Miss Arleen Hackett
Mme. DuPont.....	Miss Isabelle Winlocke
Nurse.....	Miss Maude Dickerson
Student.....	Mr. George Hanson
Loches.....	Mr. Thomas Irwin
Woman.....	Miss Anna Ashley
Man.....	Mr. J. D. Walsh
Girl.....	Miss Desiree Stempel

SCENIC SYNOPSIS

ACT I.—The Doctor's Consulting Room. Early Afternoon.

ACT II.—A Room in M. DuPont's House. Eighteen months later. Afternoon.

ACT III.—Same as Act I. Following day.

Staged under the personal direction of Richard Bennett and Guy F. Bragdon.

余與叔永仲藩同往觀之。此爲近日社會名劇之一，以花柳病爲題，寫此病之遺毒及於社會家庭之影響，爲一最不易措手之題。而著者以極委婉之筆，曲折達之。全劇無一淫褻語，而於此病之大害一一寫出，令人觀之，驚心動魄，真佳作也。演者都佳。串醫生者尤爲特色。第二幕最佳矣。

伊卜生 (Ibsen) 之『鬼』劇 (Ghosts) 亦論此事，惟不如此劇之明白。伊氏作『鬼』劇時 (一八八一) 花柳病學尙未大明，其攻之者，猶以爲花柳之病，流毒僅及其身及其子孫而已。三十年來，醫學大進，始知花柳之毒傳染之烈而易，不獨爲一家絕嗣滅宗之源，乃足爲滅國弱種之毒。白里而氏 (Brioux) 此劇，蓋得法國花柳病學鉅子之助力，其言不獨根據學理，又切中時勢，宜其更動人也。

四四 綺色佳城公民議會旁聽記（二月四日）

今夜 Professor Barnes 來邀往旁聽綺色佳城之『公民議會』（Common Council）會員到者八人，與市長（Mayor）市律師（City Attorney）及市秘書（City Clerk）共十一人。市長爲 Mr. Thomas Tree，舊相識也。

第一事爲推廣市界一案。此城日益發達，非擴張不可。惟市界以外之田產，向之不納市稅者，今皆在可稅之列，故有界外之田產者盡力反對，擴界之舉，久延未決。今夜爲最後之決議，唱名表決，卒得通過。聞此案將咨呈省議會議決，如得通過，仍須市民投票表決，蓋此爲本市憲章（Charter）之修改案，故慎重如此也。此案未決時，有旁聽者數人，蓋皆界外蓄產者。會員有所疑問，旁觀者如諮詢及之，亦可對答。其人於界線所在，距湖若干丈尺，距公園若干丈尺，皆一一能舉之。若指諸掌，其精明可畏也。案既通過，其人皆散去，獨余與二報館訪員在耳。此後所決諸事，皆不甚緊要。

有二事甚有趣，記之一爲市民某，道行仆冰上受傷，因具狀控市政府，謂其不應令堅冰

久積道上以害行人，索價金一萬元爲醫藥費。一爲大學中有所謂 Telluride Association 者，爲學生兄弟會 (Fraternity) 之一，會所頗壯麗，市政府徵其房稅，會中抗不繳納，自謂爲教育的及慈善的事業，（此邦凡教育慈善之事業，可免稅。）宜在免稅之列。市政府以爲此會與他種兄弟會無異，不得故爲區別。堅持數年不決，會中控於高等法庭。前日法庭判語，謂此會實爲教育的及慈善的事業，可援免稅之例。今夜市政府律師報告此會之祕密內容，蓋此會設於一富人（其人嘗爲 Telluride Co. 之主者故名）有總會在 Utah 省。其法擇青年之有志向學，又能刻苦自食其力至一年以上者，爲資送至一種預備學校，令預備入大學之課程。其入大學者，每人歲得千金，由總會在各名大學築屋爲會所，供其都備。會員須成績優美，其無所表見者，停止其費。卒業之後，各就所業覓事，總會不索其一文之酬報。（會員大抵都習工科，亦間有習他科者。）此種慈善事業，真可嘉歎，免其徵稅，不亦宜乎！

是夜最可玩味之辯論，乃在最後一案，爲救火會事。本市有救火會九所，會員皆市民爲之，無俸給。每會自成一黨，各奮勇爲本會爭榮譽，其視他會儼若敵國，各謀得公款爲本會購

救火機器及他種器械，其運動奔走之烈，殊非局外人所可夢見。此次亦以第一會與第七會爭款事爲議案。議員中有救火會中人，爲救火會辯護甚力。其財政部股員則以財絀不支爲言。警政部股員則調停其間。市長則以會多靡費鉅，而散漫無能統一爲詬病，謂宜從根本上着力，重行組織，使諸會統於一司，既不致靡費，又可收指臂互應之効。議論甚有趣，余增長見聞不少。吾於此事有所感焉：一，市民之踴躍從公，可敬也。二，此間市政府去年費萬九千六百金爲火政之費，其重火政，可法也。三，事權不統一之害，朋黨私見之蔽，幾令極好之事業爲社會詬病，可畏也。

此等議會真可增長知識，視國者萬不可交臂失之。吾去年在美京，每得暇輒至國會旁聽，尤數至衆議院，然所見聞，不如此間之切實有味也。

會員一爲大學教習，餘皆本市商人也。吾友告余：一爲雪茄烟商，一爲牛乳肆主，一爲雜貨店書記生，一爲煤商，一爲建築工師。今市長爲大學女子宿舍執事人。前市長余亦識之，嘗爲洗衣工，今爲洗衣作主人。其共和平權之精神可風也。

四五 郊天祀孔（二月四日）

報載『政治會議』通過大總統郊天祀孔法案。此種政策，可謂舍本逐末，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

四六 一種實地試驗之國文教授法（二月九日）

有友人 Wm. F. Edgerton 思習漢文，余因授之讀。其法先以今文示之，下注古篆，如日（☉）月（☾）之類。先授以單簡之榦字。榦字者（rod）語之根也。先從象形入手，次及會意，指事，以至於諧聲。此是一種實地試驗之國文教授法。若吾能以施諸此君而有効，則他日歸國，亦可以施諸吾國初學也。一舉而可收識義及尋源之効，不愈於繪圖插畫乎？

四七 說文有許多字不滿人意（二月九日）

說文有許多字不滿人意：

大 分明是人形手足滿引。以示大之義。如說文『天大地大』云云，乃後人傳會之詞，初民不能作此種哲學語也。

天 象人上之物，尊之也。

王 象土上有物，示土地之主之意。說文引董仲舒之說，亦書生之談，初民不能有此種思想也。

玉 當從古文『𤣥』，王者所佩，貴之也。許氏註玉字作十數語，多而無當，是漢人說經大病。

四八 英國布商之言（二月十四日）

有英國布商二人（Laurie and Mackenzie, Edinburgh）往來英美各城，專售羊毛絨貨，適來此間兜售貨物，余遇之，因與談。其所操英語，字字句句都溫文儒雅，雖在此邦大學教師中，亦不可多聞此種英語。余因告以此意。其人初頗謙遜，繼見余意誠，因語余曰：『此邦人士之知識初不讓他國，惟於言語則終不肯修飾，其有能作上流言語者，則人爭腹誹之，以爲高傲自異於凡俗也，豈不可慨！』此言是也。

四九 宋教仁被刺案中之祕密證據（二月十九日）

偶檢故紙，得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中所搜得之證據若干件。念此案今已不了了之，他日青史終有公論，吾故以此諸件黏於左方。

昨見日本報紙，知應夔丞在京津汽車中爲人鎗斃，此雖快心之事，然吾恐殺之者即指使應殺宋遜初之人，今茲殺應以滅口耳。

應夔丞秘密證據之一部分（見民國二年四月廿七日大共和日報）

▲第一件 趙秉鈞致應函 密碼送請檢收。以後有電，請直寄國務院趙可也。桂馨兄鑒。鈞手啓。

▲第二件 應致趙電 北京國務院趙鑒：應密。洪正有事甯蘇，卅一號回。淮運司翌日來京。程督被迫將辭職，莊蘊寬誓勿自代，乞預慰程。國會官爭，真象已得，洪回而詳。夔印。

明九字，密四十六字，共五十八字。二年正月廿六日上午七時發。應夔丞印。

北京椿樹胡同洪三十一號快車回，告趙。蔭。

▲第三件 趙致應電 夔：電悉。已代陳。調徐張不能中央命令，出自公個人感情，於各

方面不落着痕跡，至佩服。卷十一日。

▲第四件 洪致應電 文元坊應夔丞：確有委任，即自行來領。何日到京，先覆電。蔭。

▲第五件 上海寄應電 金台旅館應夔丞：款急，陳未到，迅復。瑞真（下應親筆註云：長江各黨領允許在前，鄂部應照漾電及發急令照致。兩廣湘川未便指照，且非余勢力所能驟及，着嚴詞以拒。如欲闖入江境，無怪予之無情，否則將林先斃之。未蓋應夔丞圖章。）

▲第六件 上海應家致應電 金台旅館應夔丞：趙款人已北上，請趙電家照付。瑞。

（下應親筆註云：各黨請款，無以應之，准來電先撥三萬兩，分別照付，已同趙致電照撥矣。）

趙囑速回。（應親筆批云：二年正月念五夜十二時北京來電，當已照復國務院趙總理轉呈總統，並用明電飭知椿樹胡同內務部秘書洪查照轉告趙智菴，以資接協。前事已於當日用飛函致趙，稿與電略同。加以朱介人出爾反爾，忽保朱經田以民政長，今因中央信任經田，忽又反對。省會巨紳力保，乞維持，即發任命爲盼。正月廿五日二時中發。下蓋「應印」二字圖章。）

▲第七件 洪致應函 夔弟又鑒：頃文泰快車已開，又記起一事：吳蘭英處有洋帽鎖鑰一把，又白皮箱鎖匙一個，請向伊索回，由郵局寄來爲盼。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也。閱後付丙。手頌台安。名心印。二月一號。

(信封) 上海西門文元坊江蘇駐滬巡查長應夔丞先生手啓。快信。津洪緘。

▲第八件 洪致應函 要緊文章已略露一句，說必有激烈舉動。吾弟須於題前運密電老趙，索一數目，似亦不宜太遲也。吳蘭英已有辦法否？手此，即請台安。小兄名心照。三月二日。

(信面) 上海西門文元坊江蘇駐滬巡查長應夔丞先生台啓。京東椿樹胡同洪緘。

▲第九件 洪致應函 夔弟足下：冬雷到趙處，即交兄手，而呈總統後，色頗喜，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即照進行云云。又略提款事，渠說，將宋騙案情節及照出之提票式寄來，以徵信，用此飛函馳佈。望弟以後用『川』密與兄，再用『應』密，緣程君下手即多一人也。且智老手續不甚機密。此信到後，望即來簡電（『函到』二字足矣）或加『件照寄』三字以

杜郵局漏誤之弊（連郵局亦須防。）手此，即頌台安。名心印。二月四日。

▲第十件 應致趙電（即冬電） 國務院程經世君轉趙鑒：應密。孫黃黎宋運動極

烈。黎外均獲華僑資助。民黨均主舉宋任總理。東電所陳兩綱，其一已有把握，虛被利用，已向日本購孫黃宋劣史，黃與下女合像，警廳供抄，宋犯騙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輯印十萬冊，擬從橫濱發行。孫得信後，要黃遣馬信赴日重資買毀，索三十萬，陽許陰尼，已得三萬。一而又電他方要挾，使其顧此失彼，羣壑難填，一伏一起，雖百倍其價，事終無效。此事發生，間接又間接，變象萬千，使其無計設法，無從捉摸，決可奏功，實裨大局。因夔於南京政府與孫共事甚切，知之最深，除空言邀譽外，直是無政策，然尚可以空名動人。黃宋則無論矣。內外多事，倘選舉擾攘，國隨以亡，補救已遲，及今千鈞一髮，急宜圖維。黎使田姓來滬籌款，迄未成。夔。冬。

▲第十一件 應致趙密電 北京國務院趙鑒：應密。憲法起草創議於江浙川鄂國民

黨議員，現以文字鼓吹，金錢聯合，已招得兩省過半數。主張兩綱：一係總理外不投票，似已操有把握；一係解散國會手續繁重，取效已難，已力圖。此外何海鳴戴天仇等已另籌對待。夔。東。

▲第十二件 洪致應函 鑾弟足下前由馬裕處轉交一信，諒收入矣。茲特將各事分列於後：

(一)來函已面呈總理總統閱過。

(二)以後勿通電國務院（除巡緝長之公事不計外），因智老已將『應』密電交來，恐程君不機密，純令歸兄一手經理。

(三)近日國民黨有人投誠到中央，說自願取消歡迎國會團云云，大約亦是謀利，（不山我輩，另是一路，）於所圖略加鬆緊，然亦無妨。

(四)請款總要在物件到後，國會成立之時，不宜太早太遲，為數不可過三十萬，因不怕緊只怕窮也。

- (一)所須水泥，已取桂聽第一函，可持往公平交易。渠公司甚窘，要求現款云云。函附上。
- (二)觀察使一節，莊思緘已兩次與雪老言之，即有阻力，請探其內容，急過之。
- (三)吳蘭英遷後，即望代覓替人，為盼。

（一）沈佩貞自稱代表章佩乙，故略與言籌款一事。此刻請民強報逕函王河屏，說借款不成，允協一節已無效云云可也。（我去說較有痕跡。）知名不具。二月念二日。

▲第十三件

洪致應電

應夔丞：應密。蘇省各觀使，雪老能保否？

▲第十四件

洪致應電

文元坊應夔丞：川密。寒電應即照辦，倘空言益爲忌者笑。

▲第十五件

洪致應電

文元坊應夔丞：應密。事速行。川効。

▲第十六件

應致洪電

北京洪蔭芝：『川』真電悉。要買中央八厘息債票三百五

十萬，每百淨繳六十六萬二，滙交款，先電復。

▲第十七件

洪致應電

蒸電已交財政部長核辦。債票只六釐，恐折扣大通不過。滅

宋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蔭。

▲第十八件

應致洪兩電

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

勦捕，乞轉呈候示。夔。二十四分鐘所發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夔。

▲第十九件

應致洪電

號電諒悉。匪魁已滅，我軍一無傷亡，堪慰。望轉呈報。

▲第廿件 洪致應電 上海文元坊應夔承應密。寒電到。債票特別准。何日繳現領票？另電潤我若干，今日復銖。

▲第廿一件 應致洪函 三月初九來函及十三號電均悉。茲別詳陳於後：

(一)前電述將中央第一次上年九月間所出之八厘公債票，外間展轉出賣，每百萬只賣六十五萬，至以過付之日起利。夔處親戚到胡薛三家承買，願出六六二，即每百萬出實洋六十六萬二千元，在上海中央所指定之銀行，尅日過付所要公債三百五十萬元。蓋該三家合以各家戚友將外國銀行存款一例提出。因思臨時期內，見政局財政之窘，藉此補助。夔處並不扣用，乞轉呈財政長從速電復。夜長夢多，日久又恐變計，夔費半月之功夫，得此一策，專爲補助中央財政之計，乞轉言。

(二)裁呈時限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囑令查登翰之記載，並民立實記遜初在甯之說詞，讀之即知其近來之勢力及趨向所在矣。近彼在同孚路黃克強家，又爲克強介紹將私存公債六十萬由夔爲之轉抵義豐銀行，(外有各種股票能值四十餘萬)計五十萬元，爲遜初

之運動費，並不問其出入。夔處攤到十萬，昨被撥去二萬五，爲蘇浙兩部暨運動徐皖軍隊之需。夔因勢利用，陰操故縱，不得不勉爲陽許可，直陳於內，以免受譏。

(一) 功賞一節，夔向不希望，但事關大計，無如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爲擾亂。惟中間手續，無米爲炊，固無易易，幸信用尙存，餘產摒擋，足可挪撥廿餘萬，以之全力從此急急進行，復命有日，請俟之。三月十二（下蓋應夔丞圖章）

(信封) 北京投交椿樹胡同洪蔭之先生啓。三月十三日自上海文元坊應上。特派巡查長應印。快信。

▲第廿二件 洪致應信 蘇省各路觀察使尙未定人，兄思於常鎮或淮揚分得一席，然須雪老同意電保，弟晤時能一提否？倘前途不以爲然，則亦密示爲要。宋件到手，卽來索款。夔弟。心印。名不具。二月十一日。

(信面) 南京下關第一標馬裕春先生收下，速交應夔丞先生台啓。京洪函。快。

▲第廿三件 洪致應函 夔丞老弟足下：廿三到京，於二十四發電，用『川』密本，不

知足下能查得明白否。連日爲足下之事，請大總統特下教令，又請黎副總統取消通緝之案。幸目的均已達到。茲將程督轉來黎電，錄請查閱，即此可見鄙人之苦心矣。至大總統聽見鄙人陳述各節，甚爲許可，日昨傳諭，囑鄙人函知足下將各項成績可以辦至若何，具一條陳前來。譬如共進會成之處，決無擾亂治安爲一項，如裁兵可以省餉爲一項，種種權限手段効驗，由足下自具說帖，寄至兄處轉陳大總統，可以据以任命或委任。因說夕話人多，有此則大總統易於措辭也。連前之表敘革命時之一書，封作一淘寄來更好。手頌助安。愚兄述祖手啓。十月廿九日。

再前信係公事信，此再加私函：

(一) 蟹到，謝謝。惜已死過半，不便送總統，僅檢二大隻與總理而已。

(二) 程都督相待甚好，相期甚殷，吾弟必須格外做臉。

(三) 張紹曾早已出京，足下之信，加封郵寄。

▲第廿四件 洪寄應信。附抄程督電。前信發時，所有電文一紙，匆匆未曾封入，茲再

補寄，望查閱。日來情形若何？能北來一行否？至盼覆示。手致夔臣仁弟，名心頓首。三十日。

南京程督來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到。北京內務部洪述祖君鑒：『華』密。前得敬電，

常即達知黎公。茲接復電，文曰：有電悉。應夔丞既願効力自贖，亦能担保共進會無違背法律擾害治安之事，且趕速設法解散武漢黨徒，是其悔過自新，實爲難得。尊處辦法極是。敝處以前通緝之案，自應取消。除通電外，特此奉復。元洪宥等語。特聞。程德全。沁。印。

▲第廿五件 洪致應信 夔臣仁弟足下：劉松回，得手書，並金銀紀念幣等件，謝謝。續

又接到金陵所發來函，並報告文件，當即先後親呈總統。連日俄藏事忙，今日國務院會議，始決定三萬之款准發。至寶山一節，陸軍參謀兩部尙須研究，緣頗有人爲寶山運動，不獨朱瑞與吾弟反對也。總統極盼吾弟速來。近日莊邵督（鄙人之表弟也）到，兄屬其爲吾弟揄揚，日象較勝。惟接此信後，望由津浦路趕目前來，一謁總統，並領取款項，卽行回甯，亦無不可。務祈注意爲盼。（附上總理親筆信一紙，閱後仍帶還鄙人爲要。）兄亦待款孔亟，欲設法加一浙江巡查長，以便與朱瑞合而爲一，吾弟以爲然否？手此密布，卽頌時綏。小兄述祖手啓。十一

月廿九夕。互李事須本人認可，切不可勉強。

▲第廿六件 洪致應快信，附電稿。此函信封書云：上海西門文元坊江蘇駐滬巡查長應夔丞先生台啓，北京椿樹胡同洪絳。

夔丞老弟足下：別後廿日到津，廿二入都。張紹曾早已出京，吾弟手書，只好交郵局掛號寄去矣。中央加委一層，總理甚贊成，明後弟見大總統後再定。京中報館，前說四家，請開示名目。吾弟可告前途來通機關，究竟京中設共進會與否，希明白告我。吾弟手函望補寄，因要敝助，非如此不可也。嘉興李女士事若何？（事成另往漢口結婚。）手頌大安。小兄述祖手啓。廿日。

致前中央特派員內務部洪述祖電：北京椿樹胡同洪蔭之君鑒：頃自浙回，函電均悉。詳情另復。夔叩。

文元坊應夔丞：川密敬悉。兩方有人說謗，現在張徐交鬥，弟如勸（導）（懲）寶山只許解散，正可趁此機會立功，能否兄電復。總統（盼）（真心）弟北上，允准三萬，兄到滬回來，於事有濟。初四。

▲第廿七件 洪寄應信 夔臣老弟足下前在南京發一快信，諒已先到。吾弟來信，如係公言，可由書記繕楷，（以便上呈，）除你我私信，方親筆也。（餘外須預備送大總統閱。）茲專弁劉松送上此函，望再發紀念幣數枚，交伊帶回爲要。足下何日北上，乞示。手頌侍安。小兄述祖再拜。十一月初一日。

（信面）專送上海西門文元坊江蘇駐滬巡查長應夔臣先生台啓。守取回信。北京洪緘，▲第廿八件 洪寄應信 尙未接伊回信。

（一）最好吾弟來京一行，輕車減從，一見大總統總理，必能賞識。如必需款成行，可用電來說其所以然。（此電止說此事，不夾別事及私事，）由我轉呈，或者能稍發亦未可知。大總統前說允發，而日來大借款不成，京中窮極，應須原諒。

（二）如夫人同來尤妥，免到京浪費也。

（三）李女士處說過否，倘不成，或別尋一相宜者亦可。

以上請先復爲盼。兩知。廿九午刻期。（下註元年十一月初三到。）

(信面)上海西門文元坊應夔臣先生台啓。北京洪緘。

▲第廿九件 洪致應信及趙致洪信 頃歸得總理函，送閱，請即速行照辦可也。兄今夜不出城矣。夔丞仁弟。兄名心照。三十。

應君之款，請屬具呈說明辦法，以便籌撥。鈞啓。念九。

(信面)內緘即送洪先生蔭之台啓。國務院緘。

▲第卅件 洪致應信 連日未晤，當念總理處手摺已否面遞行期約在何日鄙人明早須赴津，一二日耽擱耳。如何情形，示我爲荷。夔丞老弟足下。名心印。九號。

頃聞總理諭屬吾弟開一南邊辦法手摺，明日面交。又言次長處明早十鐘往辭爲要，此次渠甚力也。大總統處或星期二早往辭爲妥。夔丞棣台。小兄名心啓。二年一月五日。

▲第卅一件 洪致應信三紙 昨晚總理原件發回，內中三樣問題：

(一)領款不接頭，欲兄代辦，兄亦未見明文，須吾弟將雪老電請此數及中央允准覆電原稿抄附領狀之上，方爲合格。茲先將原領紙送回，乞察收。

(一) 總統屬開辦法，已說明禮拜二送去，切勿誤。

(二) 征蒙一件，請自送至參謀處可也。

以上三節，俟三鐘時面談一切。第一見大總統時，可謝其發款，略將以後辦法陳說。夔丞老弟，小兄名心照，十二半夜。

▲第卅二件 洪致應信 夔丞弟足下：陳文泰回寄一函，又一專函，諒已達到，手摺遞後，口口欣悅云：足見（雲款已付，勿念）老弟辦事甚力。對於民強，允月協五百，先發四個月，頃已電博謙來取矣，免匯兌張揚也。

▲第卅三件 錢錫霖致應信 仁兄先生鑒：暢談快甚。英傑相逢，惜冗俗不得常聚。去年岳南尤蒙庇愛，心心相印，兩有同情也。附上南京軍警聯合徽章一具，以證聯合，以表慕敬。台旃有行期，乞早示知，抽閒謀一聚之樂何如？即頌旅祺。弟錢錫霖免冠。

敬再啓者：姚君振新爲弟世好，與我兄亦有舊，其才德固不必弟言也。務乞雅愛，攜同南下，位置一席，姚君可報知己，而我公亦惠及故人也。載叩助安。錫霖又及。（送來徽章號碼一

千九十二號又及)

▲第卅四件 張紹曾致應函 夔丞仁兄大鑒：敬啓者，前上函電，計登籤閣，每憶道範時切神馳。京師自孫黃二公惠然而來，與大總統握手言歡，社會之歡迎，日有數起，足爲南北感情融洽之證，不勝爲民國前途慶。茲有內務部祕書長洪述祖先生南下公幹，因不知台端住址，特函介紹。洪君於民國之建設，多所規畫，當道咸依賴之，倘來造訪，或有就商事件，務請照拂一切，裨益大局，不勝感企之至。弟如恆栗碌，乏善足陳。台從何日北上，至盼駕臨，暢敘別情也。敬請台安。愚弟張紹曾鞠躬。九月十七日。

▲第卅五件 應夔丞信 洪來電，奉總統府特委，爲與夔因改爲祕密結約，以便進行。定禮拜三即正月廿二日由京直南，廿三號晚抵甯轉申，妾事與棧房速辦定。妾即交蔡良去辦。棧定新洋棧，即桂仙底子翻造之處，統照前信一一辦妥，約計千元之譜。夔約禮拜三下午一點快車來滬。或今日晚車來，均不定。此間諸事都大順大吉，百凡如意。另獲款五千，已匯趙菊椒由甯交其帶申，俟夔蒞再收。夔手泐。正月廿一日。應夔丞印。

雪老來吳未晤。一切事與甯軍務司接洽矣。李妾侍從大好，請放心。二大人是否回甯，隔
哥病阿曾好？桂妹身體好否？爲念。夔又及。正月廿一日。

▲第卅六件 印刷品 監督議院政府神聖裁判機關簡明宣告文 嗚呼！今日之民
國，固千鈞一髮，極危極險，存亡呼吸之秋也。譬若嬰孩，正維護哺養之不暇，豈容稍觸外邪！本
機關爲神聖不可侵犯之監督議院政府之特別法庭，凡不正當之議員政黨，必據四萬萬同
胞授與之公意，爲求共和之幸福，以光明公道之裁判，執行嚴厲正當之刑法，行使我天賦之
神權，奠定我莊嚴之民國。今查有宋教仁，誘言亂政，圖竊權位；梁啓超利祿薰心，罔知廉恥；孫
中山純盜虛聲，欺世誤國；袁世凱獨攬大權，有危約法；黎元洪羣小用事，擅作威福；張季直破
壞鹽綱，植黨營私；趙秉鈞不知政本，放棄責任；黃克強大言惑世，屢誤大局；其餘汪榮寶、李烈
鈞、朱介人輩，均爲民國之神奸巨蠹。內則動搖邦本，賊害同胞；外則激起外交，幾肇瓜分。若不
加懲創，恐禍亂立至。茲特於三月廿日下午十時四十分鐘，將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別法庭三
月初九日第九次公開審判，山陪審員薛聖渡君等九員一致贊同，請求代理主席副法官葉

義衡君判決死刑，先行即時執行。所有罪狀，當另行羅列宣布，分登各報，俾中外咸知，以爲一之宋教仁儆。以上開列各人，倘各自悛悔，化除私見，共謀國是，而奠民生，則法庭必赦其已往，不事株求，其各猛省凜遵，切切此布。

▲第卅七件 寄朱姓信稿一紙並附寄趙信稿一紙。

致北京亮果巷朱函 經田先生足下：還上假款，除現撥外，並向長江總稽查黃漢湘君處劃交千元，曾否收到，爲念。洪蔭芝老伯今日蒞此，詢以所事，浙未回電，偵之社會，又有小部受人嗾使，肆意反對，皆由此公患得患失，出爾反爾所致也。於此事並無絲毫芥蒂於其間，不過遠望桑梓，令人心悸。公爲人望，必仗捨己救時，以應浙人求治之殷，解此倒懸之民耳。蓋浙之正紳大半寓中，現當事者率新進之徒，而實有功績者又被謫山林，甚有罪以大辟者。試問功罪倒置，人心平否？恃功怨大，亂機叢生矣。況防營只知仰邀上意以結合，豈能再顧及民情之向背耶！除已會同正紳馳電中央外，並將致中央密函祕呈，乞查明回寄至上海文元坊爲盼。口口立正上書。正月廿五晚。

致趙總理函 應口口上言所事已於甯申查有實在。頃得湘鄂回電其中尙別有舉動，奇譎怪誕十色五光，妙在運用未能一氣，措置當易爲力耳。詳情另密陳。中山先生同馬君武先遊東瀛，足見高人深致。頃讀民立所載，適洪老伯來滬，詢以究竟，彼亦茫然。幸事實相離，但既有是因，不得不始終慎之。因憶府中每有人員泄露機要，可否要求極峯於見客時如有機事商量，總宜屏却左右爲安，則捕風捉影，盡可消弭矣。浙事介人嗾其機關，民權亂吠，並令國黨之小部分張揚反對，未免患得患失，出爾反爾。然禍機已伏，發動不遠。南方爲天下人注目者，不得不未雨綢繆，除已會同正紳馳電中央歡迎經田先生外，以此事應響於中央，請迅速賜酌裁，大局實幸。此上正月二十五日晚。

▲第卅八件 洪致應電 文元坊應夔丞：川密蒸電來意不明，請詳再轉。陰真。

▲第卅八件 洪致應函 號個兩電均悉，不再另復。鄙人於四月七號到滬，因挈內子到常掃墓，並至徐匯啓明女學挈小女入京，出下關，所有一切，均俟面談。王博謙處之款，擬攜票面交。手頌夔弟足下。觀川居士啓。三月二十三日。

再請弟夫人薛君代覓女僕一人，要肯赴京者，工資能廉最好。此信到後，即求預爲物色，能於七號送到棧內更好。臨時兄再用電通知。此係至托之事，弟夫人必能爲我出力也。

▲第四十件 洪致應函 夔弟足下：今日疊接下關所發二月廿五號各信（計五件，

並民強領紙），又接上海德順里信，又駐署巡署信件二件。此刻內中財政萬窘，而取之之法，手續不甚完好。如除鄧一案，須將其反對各報先期郵寄，並如何決議辦法，並可在民強登其死耗，（此刻近於無徵不信），方是正辦。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無有，連抄本亦無有，殊難啓齒。足下明眼人，必須設一妥法，（總以取印件爲要），或有激烈之舉，方可乘機下手也。（譬如鄧係激烈，似較好辦。）民強款必肯竭力領取，惟望足下專一妥來取，不便交（三等車所費無幾。）隨後屬民強逐日寄我一份（今年陰歷正月）起）爲盼。三月六日觀川啓。

再鎖匙並印章同寄，甚感，此刻還未到也。觀察使一節，想程應兩人不贊成，請將實情告我。

民國三年二月

二一九

▲第四十一件 洪致應信 夔弟足下：函電諒入覽。日內宋輩有無覓處，中央對此似頗注意也。承擬金印式甚佳，請即照鑄。原單附做雲君二百，早已收去，知念附聞。吳蘭英已去否？手頌台安。小兄觀川手啓。二月八日。

▲第四十二件 洪寄應信 頃聞民強報館王博謙來，云弟允協一千五百元爲該館本歲之資，屬爲一言吹噓，兄允爲加函，又屬向中央說項，亦允相繼辦理。特函夔弟。觀川啓。廿八夕。

▲第四十三件 民強報信 手諭敬悉，感極。今明晚間再當趨教。敬頌夔公大安。制弟佩頓首。（應親筆註：二年二月一日爲國會憲法案，令其鼓吹兩大綱，先貼洋千元，予先送七百元，餘再補夔泐。下蓋應夔丞印圖章。收到七百元正。）

夔公偉鑒：昨日承賜款，感感。惟區區七百元，撒手即空。今日已廿七矣，而百孔千瘡，萬難過去者尚須七八百元之多。歲暮途窮，如老哥之熱心慷慨者，能有幾人！迫不得已，叩求援手。前晚所商之二百元，先乞惠下，以濟弟急，想老哥既維持於前，必能成全於後也。書到後，即希

寵錫三百元。將來民強之存在，皆爲老哥所賜，弟等以全力辦民強，即當以全力報答老哥也。如一時不便，弟當於晚間走領，藉聆大教。何時有暇，乞示知爲幸。書不盡言，企盼而已。敬頌大安。制弟佩頓首。（應親筆註：上海民報已照撥百元，二年二月三日飭員照送。夔渤下蓋應夔丞印。）

夔公大鑒：前晚暢聆大教，快何如之？所謂憲法上之政策條件，晤洪君商定已遵命屬筆。於今日本報已登出大半篇矣。歲暮途窮，館事危急，一路福星，專賴我公。無論如何，總須惠假我一千五百元，俾得維持下去。公我黨偉人，既有志於建設事業，區區言論機關，想無不鼎力扶持也。彼此維繫，伏乞援手，並希從速賜下，以濟眉急。明日報已停刊，債戶環伺，弟築台無術，望勿坐視以索我於枯魚之肆。異日民強之存在，皆出我公之賜矣。此頌大安。弟博謙佩乙再拜。

五〇 應桂馨死矣（二月十九日）

頃見日文報載一月十九日應桂馨出京，在京津火車中被人用六寸長短刀刺死。

五一 死矣趙秉鈞（二月二十七日）

英文報載直督趙秉鈞二月廿七日暴死，人皆疑爲被人用毒藥暗殺。

此案之詭譎，可謂極矣！兇手武士英死於上海獄中，應氏死於火車中，今趙氏復以毒死，繼趙氏而死者誰耶？

五二 雜俎三則（二月）

① 音樂神童

報載一個音樂神童，意大利人名 Willy Ferrero，才八歲，曾在俄皇面前指揮俄京之『帝國樂隊』（The Imperial Orchestra）。當日所奏樂有 Wagner, Grieg, Bizet 諸大名家之作。

音樂大家 Mozart 亦是神童，四歲已能彈琴，六歲已作樂曲。

② 賣酒者與禁酒者的廣告

奴瓦克（Newark）日報上登有賣酒業的廣告一則，其文云：

『亞歷山大愛喝啤酒，他征服世界時，還不滿三十二歲。他若不喝啤酒也許成功更早一點。可是誰知道呢？您還是別錯過機會罷。』

隔了一兩天，本地戒酒會把那條廣告重印出來，旁邊加上了一條廣告：

『亞歷山大醉後胡鬧而死，死時只有三十三歲。您還是別冒險罷。』

(3) 離婚案

『從一九一二年四月三日，到一九一三年四月三日，芝加哥的家庭關係法庭 (Court of Domestic Relations) 判決之因遺棄妻子或不能贍養而離婚之案，凡二千四百三十二件，其中百分之四十六是由於丈夫飲酒過度。』

此一條是本地日報上所登戒酒運動的廣告。

五三 美國有色人種之大官 (二月)

星期報紙圖畫欄中有一黑人貝克納 (G. E. Buckner) 今為美國駐 Liberia 公使；又有美洲土人派克 (Parker) 今為財政部收發主任，皆為此二種人中之居高位者。

藏曜室習記卷三

藏暉室劄記卷四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三月十二日至七月七日——在康南耳大學

一 養家（三月十二日）

余前爲大共和日報作文，以爲養家之計，今久不作矣。此亦有二故：一則太忙，二則吾與大共和日報宗旨大相背馳，不樂爲作文也。惟吾久不得錢寄家，每得家書，未嘗不焦灼萬狀，然實無可爲計。今圖二策，一面借一款寄家而按月分還此款，一面向大學請一畢業生助學金（Scholarship），二者皆非所樂爲也，而以吾家之故不能不爲之。

二 母之愛（三月十二日）

得家書，敘貧狀，老母至以首飾抵借過年。不獨此也，守煥兄家有圖書集成一部，今以家貧，願減價出售，至減至八十元；吾母知余欲得此書，遂借貸爲兒子購之。吾母遭此窘狀，猶處

民國三年三月

處爲兒子設想如此。

三 言字（三月十三日）

言字音，从二舌。二者，上也。舌上之謂言，（西方 Language〔英〕Langue〔法〕舌也，又言也。源出拉丁 Lingua，舌也。）不當從辛（鼻也）口，初民不能作道學先生語，以言爲口孽也。

四 Fred Robinson 君之慷慨（三月十四日）

此間商人 Fred Robinson 君慷慨以二百金相借，今日急入市以百金寄家，以九十金還債。

五 雪消記所見並楊任二君和詩（三月廿五日）

雪消記所見 久不作近體詩矣

春暖雪消水作渠，萬山積素一時無。欲徵東風討春罪，奪我寒林粉本圖。

楊杏佛見此詩而和之曰：

潺潺流水滿溝渠，漠漠林煙淡欲無。歸思欲隨芳草發，江南三月斷魂圖。

任叔永亦和二首，兼簡曾械子：

料峭冬寒一日除，毵裘新卸覺輕舒。惠連死去情懷減，春草池塘夢更無。（叔永有弟喪故云。）

故人書共東風至，驅寒添暖未嫌遲。斜日小窗攤卷坐，最憶泉聲作雨詩。（械子自日本西京來書，附東福寺閑居詩四首，最愛其『爐煙消盡空堂寂，夜半飛泉作雨聲』二句。）

六 學生會之哲學教育羣學委員會（四月一日）

學生會會長鄧萊君委余爲哲學教育羣學部委員長，本部委員六人，今日作書予之，尙未知能盡得此諸人否？

哲學 吳康（K. Wu） （允）

唐悅良（Y. L. Tong） （否）

民國三年四月

教育 倪兆春 (Z. F. Nyi) (允)

黃啓明 (K. M. Wong) (否)

錢榭亭 (H. T. Chien)

羣學 朱進 (C. Chu) (否)

七 西人研究中國學問之心得 (四月十日)

哲學雜誌 "The Monist" Jan. 1914 有論『王陽明中國之唯心學者』一篇，著者

Frederick G. Henke (Willamette University, Salem, Oregon.) 殊有心得，誌之於此，他日當與通問訊也。

八 入春又雪因和前詩 (四月十一日)

入春忽又大寒，亦雪遙林粉本，復珊瑚如故，因和前詩：

無復汗流漲小渠，但看飛雪壓新燕。東風不負詩人約，還我遙林粉本圖。
詩成，一日而雪消圖散，不可復覩。春雪之易銷如此，其積不厚也。

九 請得畢業助學金

所請畢業助學金 (Graduate Scholarship) 已得之。

一〇 美國禁酒

美國禁酒政策，主張者甚衆，現有人在議會提議，立法由中央政府禁止酒業。蓋今日之禁律由各省或各市政府自定之，故不能畫一也。

全省禁絕者 九省

大半禁絕者 十七省

有禁酒之城市者 十三省

一一 得卜朗吟徵文獎金 (五月九日)

余前作一文，論英詩人卜朗吟之樂觀主義 (A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

ism) 前月偶以此文爲大學中「卜朗吟獎賞徵文」(此賞爲此校已故教師 Hiram Corson 所捐設，故名 "Corson Browning Prize") 前日揭曉，余竟得此賞，值美金五十元。

民國三年五月

二二九

余久處貧鄉，得此五十金，誠不無小補。惟余以異國人得此，校中人詔爲創見，報章至著爲評論，報館訪事至電傳各大城報章，吾於“New York Herald”見之。昨日至 Syracuse 則其地報紙亦載此事。其知我者，爭來中賀，此則非吾意料所及矣。（去年余與胡達趙元任三人同被舉爲 Phi Beta Kappa 會員時，此邦報章亦傳載之，以爲異舉。）此區區五十金，固不足齒數，然此等榮譽，果足爲吾國學生界爭一毫面子，則亦『執筆報國』之一端也。

一二 初次作臨時演說（五月十日）

七日，余往 Syracuse 赴其地 Cosmopolitan Club 年筵。余去年曾赴此筵，演說“*The Philosophy of Cosmopolitanism*”（大同主義。此稿後經余刪改爲“*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Cosmopolitanism*”〔大同主義之沿革〕）曾演說一次。本校校長 President J. G. Schurman 亦在座，頗得其嘉許。此次赴筵，乃未知又須余演說，故毫未預備。及至，會長 de Barros 以所延演說者二人都以病不能來，故堅令演說，不得已諾之。卽於電車中略思片刻，以鉛筆書一題與之題爲“*What Cosmopolitanism*

Means to Me”。席終，余演說二十五分鐘，頗受歡迎。主席爲 Syracuse University 史學總教 Fick 君，許爲彼生平所聞最佳演說之一。此爲余生平作臨時演說之第一次，故記之。

一三 趙元任胡達同時得兩種學會榮譽（五月十二日）

Sigma Xi 名譽學會，乃大學中之科學榮譽學會。此次選舉六十七人，吾國學生四人得與焉。此四人者：

黃伯芹 （地學）

趙元任 （物理）

胡達 （數學）

金邦正 （農科）

此四人中之胡趙二君，均曾得 Phi Beta Kappa 會之榮譽。此二種榮譽，雖在美國學生亦不易同時得之，二君成績之優，誠足爲吾國學生界光寵也。

一四 歐美有一種『剪報』營業（五月十二日）

民國三年五月

歐美有一種營業，名曰『剪報』，專爲人摘擇各國報上有關係之消息，彙送其人。如吾欲得各報所記關於中國之新聞或評論，則彼等可將國內外各大報之消息彙送余處。又如我欲知各報對於巴拿馬運河免稅一事之意見，則彼等亦可將各報之社論彙送余所。其爲用至大至便，各雜誌及外交人員都利用之。余之得 Browning Prize，曾記各報前日紐約 Herald 再載其事，附以影片，今日卽有二大剪報公司剪送此條寄與余，以爲招徠之計也。記之以示西人營業手段之一端。

一五 『但論國界，不論是非』（五月十五日）

自美墨交釁以來，本城之“Thaca Journal”揭一名言：『吾國乎，吾願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終爲吾國耳。』（My country-may it ever be right, but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意言但論國界，不論是非也。此言揭諸報端已逾旬日，亦無人置辯。一日，同居世界學生會之各國學生談論偶及之，有表同情者，亦有反對者，莫衷一是。余適過之，聆其言論，有所感觸，故以所見作一書寄此報主筆。其人不敢登載，社中訪事某

女士堅請登之，乃載入新聞欄（其書見下）。昨日余往見前校長白博士之夫人，夫人盛稱余書，以爲正彼所欲言而未能言者。白博士（Andrew Dickson White）曾兩任使德大使，戊戌年海牙和平會，白博士爲美國代表團長，其功最多。夫婦都主張和平，故深惡此等極端之國家主義也。

“MY COUNTRY—RIGHT OR WRONG—MY COUNTRY”

Students Representing Many Nationalities Debate as to the Absurdity or Sense of the Slogan—Sun Hui's Impression.

An interesting debate took place at the Cosmopolitan Clubhouse on the Hill. The subject was the motto which has been printed at the top of the editorial page of The Ithaca Journal since the Mexican question began to become critical—“My country, may it ever be right, but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The last phrase,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started the discussion.

An American student avowed that it was an absolute absurdity, to stand

by one's country whether it was right or wrong. All the other students present—includi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Club defended the saying vigorously. This number included students from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represented in the Cosmopolitan Club. "Some called it an absolute absurdity, while others defended it vigorously." No conclusion was reached.

Suh Hu's idea

Suh Hu, the president of the Club, was struck by one thought that seemed to him to come nearest to 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and presents it as follows:

"It appears to me that the fallacy of the saying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double standard of morality. No one will deny that there is a standard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among the civilized people at least. Suppose 'my country' should tax me unconstitutionally, confiscate my property unjustly, or have me imprisoned without a trial, I would undoubtedly protest, even if it were done in the name of 'my country.'

"But when we come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we immediately discard that standard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and we declare with no little pride,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Am I not right in saying that we are applying a double standard of morality—one to our fellow countrymen and another to foreign or

'outlandish' people? It seems to me that unless we adopt one standard of righteousness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our country, we have no common ground on which we can argue."

一六 赴白博士夫婦家宴（五月十五日）

十四日，白博士夫婦延校中得獎之學生九人赴宴其家，英文科及演說科諸教師皆在座。此九人者：一爲中國人，三爲猶太人，一女子，其餘爲美國男學生。席終，白博士演說致賀意，中言六十餘年前，白博士初入耶爾，與容純甫同學，容異服異俗，頗受人笑。其年容兩得班中英文第一獎品，其後無敢擲檢之者矣。白博士又言在第一次平和會時，有中國少年爲中國代表，致辭以法文演說，精闢警切，爲全會第一演說，惜不記其名矣。此少年何人耶？白博士著作等身，名及海外，前年八十壽辰，德皇威廉、美總統塔虎脫皆飛電致賀，今精神猶健，望之令人興起也。

（附記）白博士自傳中記此中國少年，姓Li，疑是陸徵祥。

一七 卸去世界學生會會長職務（五月廿日）

余自去年五月舉爲世界學生會會長，至今年五月卸職，方自慶幸。不圖此間新立國際

政治學會 (International Polity Club) 今夜開成立會，舉余爲會長。余適有事不及蒞會，及余至始知之，急辭之再四，始得辭卻，否則復爲馮婦矣。

一八 在世界會演說『世界和平與種族界限』(五月廿日)

余於昨夜世界會年終別宴作卸職之演說，題爲『世界和平及種族界限』。二大問題，聽者頗爲動容。有人謂此爲余演說之最動人者。有本城晚報主筆 W. E. H. Jones 者亦在座，今日此報記余演說甚詳。

一九 趙元任作曲 (五月廿二日)

趙君元任譜笛調一曲，以西樂諧聲和之，大學琴師亟稱之，爲奏於大風琴之上，余往聽之，猶清越似笛聲也。

二〇 叔永作卽事一律索和 (五月廿五日)

叔永作卽事一律索和。其詩云：

何人爲作春日戲 (Spring Day Show)，山城五月盡飛仙。軟玉微侵衫勝雪，絳

雲曲護帽如船。晚風垂柳宜輕步，華燭高樓試袒肩。看罷擊毬遠競艇，平湖歸去草芊芊。

余和以『山城』一律：

漫說山城小，春來不羨仙。壑深爭作瀑，湖靜好搖船。歸夢難回首，勞人此息肩。綠陰容假臥，平野草芊芊。

明日（二十六日）復成一律，蓋『遊仙』之詞也：

無端奇思侵春夢，夢未醒時我亦仙。明月深山來採藥，天風銀漢好乘船。何必麻姑爲搔背，應有洪厓笑拍肩。洞裏胡麻炊未熟，人間東海草芊芊。

明日（二十七日）復成一律，紀『春日』：

學子五千皆少年，豪情逸興驕神仙。旗翻大幕紛陳戲，鏡靜平湖看賽船。壁上萬人齊拍手，水濱歸客可摩肩。（國策『肩摩轂擊』，人衆也。）凱唱聲隨殘日遠，晚霞紅映草芊芊。

久不作律詩，以爲從此可絕筆不作近體詩矣，今爲叔永故，遂復爲馮婦，叔永之罪不小也，一笑。

二一 山谷詩名句（五月）

偶翻山谷詩，見「心猶未死醉中物，春不能朱鏡裏顏」頗喜之。

二二 論律詩（五月廿七日）

律詩其託始於排耦之賦乎？對耦之入詩也，初僅偶一用之，如「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陌上桑）「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孔雀東南飛）「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十九首）皆以排比舒暢詞氣，有益而無害。晉人以還，專向排比。陸機陸雲之詩，已幾無篇不排矣。（佳句如「悲風鼓行軌，傾雲結流霽。」「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朝凌不免冑，夕息常荷戈。」劣句如「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機）潘岳左思亦多駢句。賢如淵明，亦未能免俗。然陶詩佳處都不在排。（如「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露淒暄風息，氣徹天

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爲制頽齡』之類。

康樂以還，此風日盛。降及梁陳，五言律詩已成風尚，不待唐代也。六朝人律詩如：

佳期竟不歸，春日坐芳菲。拂匣看離鏡，開箱見別衣。井梧生未合，宮槐卷復稀。不及

銜泥燕，從來相逐飛。（庾肩吾有所思）（梁）

欄外鷺啼罷，園裏日光斜。遊魚亂水葉，輕燕逐風花。長墟上寒藹，曉樹沒歸霞。九華

暮已隱，抱鬱徒交加。（何遜贈王僧孺）（梁）

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歸。山烟涵樹色，江水映霞暉。獨鶴凌空逝，雙鳧出浪飛。故鄉

千餘里，茲夕寒無衣。（何遜日夕出富陽）

閨中日已暮，樓上月初華。樹陰綠砌上，窗影向牀斜。開屏寫密樹，卷帳照垂花。誰能

當此夕，獨處類倡家。（陰鏗月夜閨中）（陳）

皆不讓唐以後之律詩也。

唐以前律詩之第一大家，莫如陰鏗（陳代人）。其名句如：

藤長還依格，荷生不避橋。

鼓聲隨聽絕，帆勢與雲鄰。

鷺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

寒田稷裏靜，野日燒中昏。

潮落猶如蓋，雲昏不作峯。

戍樓因礎險，村路入江窮。

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

右數聯雖置之盛唐人集中，可亂楮葉也。

按杜工部贈李白詩，「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有絕句云：「陶冶性情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能將事，頗學陰何苦用心。」陰，卽鏗；何，遜也。此可見六朝人詩之影響唐人矣。有心人以歷史眼光求律詩之源流沿革，於吾國文學史上當裨益不少。

二三 杏佛和前韻（五月廿七日）

杏佛和前韻成『遊湖』一律：

高引冥鴻福，桃源亂世仙。秋孃螺子黛，春水鴨頭船。玉藕驚搖腕，紅蓮羨比肩。王孫歸興渺，南陌草芊芊。

二四 吾國人無論理觀念（五月廿八日）

吾嘗謂吾國人無論理觀念。頃見留美學生某君作一文，其起句云：

西哲有言：學識者，權力也。一國之人有學識，即一國之人有權力；一國之人有權力，即其全國有權力。有權力者必強，無權力者必弱，天演之公例也。

此何等論理乎！

二五 張希古亡故（五月廿八日）

得錦城一書，驚悉張美品兄（希古，台州人）亡故。嗟夫！吾生二十年，哭友已無算。『慘已慘已！吾十四歲入澄衷學堂識希古。希古沉默寡合，獨愛余，堅約爲昆弟。別後數年，音問屢絕，方擬囑錦城訪之，乃驟得此耗，肺肝爲摧！希古沉重，爲友輩中罕見之人物，天獨不壽之，』

傷哉！希古已婚，不知有子女否？其父琴舟先生，工算學，家台州。

二六 } 春朝一律並任楊二君和詩（五月卅一日）

春色撩人，何可伏案不窺園也！邇來頗悟天地之間，何一非學，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耶？古人樂天任天之旨，儘可玩味。吾向不知春之可愛，吾愛秋甚於春也。今年忽愛春日甚篤，覺春亦甚厚我，一景一物，無不怡悅神性，豈吾前此枯寂冷淡之心腸，遂爲吾樂觀主義所熱耶？今晨作一詩，書此爲之序。

葉香清不厭（人但知花香，而不知新葉之香尤可愛也。）鳥語韻無驚，柳絮隨風舞，榆錢作雨飄。（校地遍栽榆樹，風來榆實紛紛下，日中望之，真如雨也。）何須乞糟粕，卽此是醇醪。天地有真趣，會心殊未遙。

試以此詩譯爲英文。余作英文詩甚少，記誦亦寡，故不能佳，然亦一時雅事，故記之。其詞云：

Amidst the fragrance of the leaves comes Spring,
When tunelessly the sweet birds sing,

And on the winds oft fly the willow-flowers,
And fast the elm-seeds fall in showers.
Oh! Leave the "ancients' dregs" however fine,
And learn that here is Nature's wine!
Drink deeply, and her beauty contemplate,
Now that Spring's here and will not wait.

叔永和春朝一律

侵晨入古校，靜境絕塵囂。隔樹疏鐘出，當樓一幟飄。鳥歌答聖唱，花氣誤村醪。欲問
山中客，芳菲望轉遙。

杏佛亦和一律

山路蔽蒼翠，春深百鳥囂。泉鳴塵意寂，日暖草香飄。欲笑陶彭澤，忘憂藉濁醪。棲心
若流水，世累自相遙。

二七 山谷之三句轉韻體詩（五月卅一日）

民國三年五月

偶讀山谷詩，見有觀伯時畫馬詩云：

儀鸞供帳饗蝨行，翰林溼薪爆竹聲，風籠官燭淚縱橫。

木穿石槩未渠透，坐窗不遑令人瘦，貧馬百贅逢一豆。

眼明見此五花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

此詩三句一轉韻也。友人張子高（準）見吾久雪後大風寒甚作歌，因移書辯三句一轉韻之體非吾國所無，因引元稹大唐中興頌爲據。此詩吾未之見，然吾久自悔吾前此之失言，（見年報第三年）讀書不多而欲妄爲論議，宜其見譏於博雅君子也。（參觀卷三第40則）

二八 叔永贈傅有周歸國余亦和一章贈行（六月一日）

晨起，叔永以一詩見示，蓋贈傅有周（驢）歸國之作也。

昔君西去日，是我東遊時。今日君歸去，悵望天一涯。揚帆滄海靜，入里老親嬉。若見當年友，道舊問候之。

叔永近所作詩，當以此詩爲最佳矣。

余亦和一章送有周。有周爲第二次賠款學生，與余同來美，頗相得，今別四年矣。有周以母老多病，急欲歸去。余素主張吾國學子不宜速歸，宜多求高等學問。蓋吾輩去國萬里，所志不在溫飽，而在淑世。淑世之學，不厭深也。矧今茲滄海橫流，卽歸亦何補？不如暫留修業，繼學之爲愈也。故余誠羨有周之歸，未嘗不惜其去，故詩意及之。詩云：

與君同去國，歸去尙無時。故國頻侵夢，新知未有涯。豺狼能肉食，燕雀自醅嬉。河梁倍惆悵，日暮子何之？

二九 記曆（六月一日）

羅馬初分年爲十月，共得三百〇四日。至Julius時乃增二月，共十二月。月如吾國陰曆，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大小相遞，年共三百五十四日，後增一日，共三百五十五日。（奇數吉也。）然日周天之數爲三百六十五日有零，（零五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故須增閏月（Intercalary）而年行之。月或二十一日，或二十三日相遞焉，於是四年共得一四六五日。平均每年得三百六十六日零四分之一，則較周天之數多一日也。於是定每十六年後之八

年原定有四閏月者，改爲三閏，以補其差。

其後日久弊生，謬誤百出，至西柴始大定曆，從陽曆而廢月曆，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年一閏，閏年增一日。時羅馬七百〇八年，即耶穌前四十六年也。（改曆之年增至四百四十五日。）

西柴（Julius Caesar）分月之法，奇數之月（一、三、五、七、九、十一）月得三十一日，偶月皆三十日。惟二月廿九日，閏年三十日。羅馬人頌西柴之功，以其名 Julius 名第七月，今英名 July 者是也。

後至 Augustus 時，羅馬人媚之，以其名名第八月。惟八月僅三十日，較 July 少一日，小人諂諛，遂移二月之第二十九日增於八月，於是七、八、九三月皆有三十一日。又以爲不便，遂改九月十一月爲三十日，而十月十二月改爲三十一日。西柴之法至易計算，遭此竄改，遂成今日難記之法，小人可恨也。

西柴曆（Julian）雖便，然亦有一弊，蓋周天之數爲三六五，日五時零（見上），實未

足四分之一之數，故每百二十八年必有一日之誤。故西柴曆初定時，春分節（Equinox）在三月二十五日，至紀元一五八二年乃在三月十一日。教皇Gregory XIII欲正此失，乃於其年減去十日。又以太陽年（Solar Year）與陽曆之年之差約為每四百年與三日之比，故葛雷鄂令百數之年（紀元千年，千九百年之類）皆不得閏；惟百數之年，其百數以上之位可以四除盡者，乃有閏日。此法凡年數可以四除盡者皆為閏年。其百數之年如一六〇〇，二〇〇〇，其百數以上諸位（年數除去兩〇）可以四除之者有閏；又如一七〇〇，一八〇〇，一九〇〇，皆無閏也。蓋四百年而九十七閏。依此法每年平均得三百六十五日五時四十九分十二秒，與太陽年差僅二十六秒，蓋須三千三百二十三年始有一日之差。（摘譯大英百科全書）

三〇 春秋為全世界紀年最古之書（六月二日）

全世界紀年之書之最古而又最可信者，宜莫如春秋（七二二——四八一B.C.）竹書紀年次之。史記之本紀是紀年體，後世仍之，至司馬溫公始以紀年體作通鑑。通鑑與春秋

及竹書紀年其體例同也。

三一 大英百科全書誤解吾國紀元（六月二日）

頃見大英百科全書云吾國以帝王即位之年紀元，始自耶紀元前一六三年，此誤也。前一六三年爲漢文帝後元元年，蓋爲帝王改元之始，而非紀元之始也。春秋竹書皆以君主紀年。尚書虞書歷紀在位之年，惟不知其時係以帝王紀元否。商書伊訓「惟元祀」，太甲中「惟三祀」，皆以帝王紀年之證。周書泰誓上「惟十有三年」，傳序皆以爲周以文王受命紀元也。（參觀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句下注。）余以爲此乃武王即位之年耳。洪範「惟十有三祀」疑同此例。此後紀年之體忽不復見，惟畢命「惟十有二年」再一見耳。

三二 題室中讀書圖分寄禹臣近仁冬秀（六月六日）

叔永爲吾攝一室中讀書圖。圖成極愜余意，已以一幀寄吾母矣。今復印得六紙，爲友人搜去三紙，餘三紙以寄冬秀近仁禹臣各一，圖背各附一絕：

故里二爲別，垂楊七度青。異鄉書滿架，中有舊傳經。（寄禹臣師）



室中讀書圖

廿載忘年友，猶應念阿咸。奈何歸雁返，不見故人緘？（寄近仁叔）

萬里遠行役，軒車屢後期。傳神入圖畫，憑汝寄相思。（寄冬秀）

圖上架上書，歷歷可數。有經籍十餘冊，以放大鏡觀之，書名猶隱約可辨，故有『猶有舊傳經』之句。

近仁爲余叔輩，爲少時老友，里中文學嘗首推近仁，亦能詩。余在上海時，近仁集山谷句，成數詩見懷。

冬秀長於余數月，與余訂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軒車之期，終未能踐。冬秀時往來吾家，爲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閭之思，因以少慰。古詩十九首云，『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蘭蕙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吾每誦此詩，未嘗不自責也。

三三 得家中照片題詩（六月六日）

去年得家中照片，吾母與冬秀皆在焉。有詩云：

民國三年六月

出門何所望，緩緩來郵車；馬馴解人意，遂巡息路隅。郵人逐戶走，歌嘯心自如。客子久凝竚，迎問『書有無？』郵人授我書，厚與尋常殊。開函喜欲舞，全家在畫圖。中圖坐吾母，貌戚意不舒；悠悠六年別，未老已微癯。夢寐所繫思，何以慰倚侶？對茲一長嘆，悔絕溫郎裾。圖左立冬秀，樸素真吾婦。軒車來何遲，勞君相待久。十載遠行役，遂令此意負。歸來會有期，與君老畦畝。築室楊林橋，背山開戶牖。闔園可十丈，種菜亦種韭。我當授君讀，君爲我具酒。何須趙女瑟，勿用秦人缶。此中有真趣，可以壽吾母。

三四 圖畫週報中余之照片（六月六日）

本週一圖畫週報 (Leslie's Illustrated Weekly Newspaper, June 4, 1914) 載余照片。此報銷行至百萬以上，各地舊相識讀此，爭馳書相問。

三五 我國之『家族的個人主義』（六月七日）

吾常語美洲人士，以爲吾國家族制度，子婦有養親之責，父母衰老，有所倚依，此法遠勝此邦個人主義之。但以養成自助之能力，而對於家庭不負養贍之責也；至今思之，吾國之家

族制，實亦有大害，以其養成一種依賴性也。吾國家庭，父母視子婦如一種養老存款（Old age pension），以爲子婦必須養親，此一種依賴性也。子婦視父母遺產爲固有，此又一依賴性也。甚至兄弟相倚依，以爲兄弟有相助之責。再甚至一族一黨，三親六戚，無不相倚依。一人成佛，一族飛昇，一子成名，六親聚噉之，如蟻之附骨，不以爲恥而以爲當然，此何等奴性！真亡國之根也！夫子婦之養親，孝也，父母責子婦以必養，則依賴之習成矣；西方人之稍有獨立思想者，不屑爲也。吾見有此邦人，年五六十歲，猶自食其力，雖有子婦能贍養之，亦不欲受也，恥受養於人也。父母尙爾，而況親族乎？雜誌記教皇 Pius 第十世（今之教皇）之二妹居於教皇宮之側，居屋甚卑隘，出門皆不戴帽，與貧女無別，皆不識字。夫身爲教皇之尊，而其妹猶食貧如此。今教皇有老姊，嘗病，教皇躬侍其病。報記其姊弟恩愛，殊令人興起，則其人非寡恩者也。蓋西方人自立之心，故不欲因人熱耳。讀之有感，記之。

吾國陋俗，一子得官，追封數世，此與世襲爵位同一無理也。吾頃與許怡蓀書，亦申此意。又言吾國之家族制，實亦一種個人主義。西人之個人主義以個人爲單位，吾國之個人主義

則以家族爲單位，其實一也。吾國之家庭對於社會，儼若一敵國然，曰揚名也，曰顯親也，曰光前裕後也，皆自私自利之說也；顧其所私利者，爲一家而非一己耳。西方之個人主義，猶養成一種獨立之人格，自助之能力，若吾國『家族的個人主義』，則私利於外，依賴於內，吾未見其善於彼也。

頃見辜鴻生所作中國民族之精神一論，引梁敦彥事，謂梁之欲做官戴紅頂子者，欲以悅其老母之心耳。（*The Chinese Rev. vol. I, No. 1, p. 28.*）此則毛義捧檄而喜之意。毛義不惜自下其人格以博其母之一歡，是也；然懸顯親爲鵠，則非也，則私利也。

三六 第一次訪女生宿舍（六月八日）

吾之去婦人之社會也，爲日久矣。吾母爲婦人中之豪傑，二十二歲而寡，爲後母。吾三兄皆長矣，吾母以一人撐拒艱難，其困苦有非筆墨所能盡者。而吾母治家有法，內外交稱爲賢母。吾母雖愛余，而督責甚嚴，有過失未嘗寬假。每日黎明，吾母即令起坐，每爲余道吾父行實，勉以毋忝所生。吾少時稍有所異於羣兒，未嘗非吾母所賜也。吾諸姊中惟大姊最賢而多才，

吾母時諮詢以家事。大姊亦愛余。丁未，余歸省，往見大姊，每談輒至夜分。吾外祖母亦極愛余。吾母兩妹皆敏而能，視余如子。余少時不與諸兒伍，師友中惟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導之功爲最。此外則惟上所述諸婦人（吾母、吾外祖母、諸姨、大姊）陶冶之功耳。吾久處婦人社會，故十三歲出門乃怯，惟如婦人女子，見人輒面紅耳赤，一揖而外不敢出一言，有問則答一、二言而已。吾入澄衷學堂以後，始稍稍得朋友之樂。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結會演說，是爲投身社會之始。及入中國公學，同學多老成人，來自川陝粵桂諸省，其經歷思想都已成熟，余於世故人情所有經驗皆得於是。前此少時所受婦人之影響，至是脫除幾盡。蓋余甲辰去家，至今年甲寅，十年之中，未嘗與賢婦人交際。即在此邦，所識亦多中年以上之婦人，吾但以長者目之耳。於青年女子之社會，乃幾褻足不敢入焉。其結果遂令余成一社會中人，深於世故，思想頗銳，而未嘗不用權術，天真未全漓，而無高尚純潔之思想，亦無靈敏之感情。吾十年之進境，蓋全偏於智識（Intellect）一方面，而於感情（Emotions）一方面幾全行忘却，清夜自思，幾成一冷血之世故中人，其不爲全用權數之奸雄者，幸也，然而危矣！念懸崖

勒馬，猶未爲晚，擬今後當注重吾感情一方面之發達。吾在此邦，處男女共同教育之校，宜利用此時機，與有教育之女子交際，得其陶冶之益，減吾孤冷之性，庶吾未全漓之天真，猶有古井作波之一日。吾自顧但有機警之才，而無溫和之氣，更無論溫柔兒女之情矣。此實一大病，不可不藥。吾其求和緩於此邦之青年有教育之女子乎！

吾在此四年，所識大學女生無算，而終不往訪之。吾四年未嘗入 Sage College（女子宿舍）訪女友，時以自誇，至今思之，但足以自悔耳。今夜始往訪一女子，擬來年常爲之。記此以敘所懷，初非以自文飾也。

吾前和叔永詩云：「何必麻姑爲搔背，應有洪厓笑拍肩。」猶是自誇之意。蓋吾雖不深交女子，而同學中交遊極廣，故頗沾沾自喜也。附誌于此，亦以自嘲也。

朋友中如南非 J. C. Faure，如鄭萊君，皆曾以此相勸。梅觀莊月前致書，亦言女子陶冶之勢力。余答觀莊書，尙戲之，規以莫墮情障。觀莊以爲莊語，頗以爲忤。今觀莊將東來，當以此記示之，不知觀莊其謂之何？

三七 思家（六月九日）

吾日來歸思時縈懷緒，以日日看人歸去，遂惹吾思家之懷耳。吾去家十年餘矣。丁未一歸，亦僅作三月之留。庚戌去國，亦未能歸別吾母，耿耿至今。辛亥以來，家中百事不如意，大哥漢店被北兵所燬，隻身脫去。二哥亦百不得志，奔走四方。兩兄皆有家累甚重，而皆苦貧。吾諸姪皆穎悟可造，以貧故，不能得完全之教育，可惜也。余偶一念之，輒自恨吾何苦遠去宗國？吾對於諸兄卽不能相助，此諸兒皆他日人才，吾有教育之責，何可旁貸也！且吾母所生僅余一人（吾諸兄諸姊皆前母所出），十年倚閭之懷，何忍恣然置之？吾母雖屢書囑安心向學，勿以家事分心，然此是吾母愛子之心，爲人子者何可遂忍心害理，久留國外，置慈母於不顧耶？以上諸念，日來往來胸中。春深矣，故園桃李，一一入夢。王仲宣曰：『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愛思之可任？』吾愛何可任耶？

三八 遊英菲兒瀑泉山三十八韻（六月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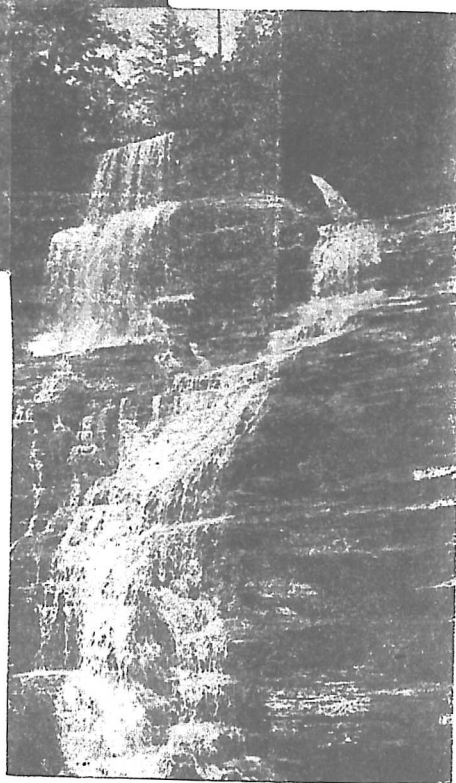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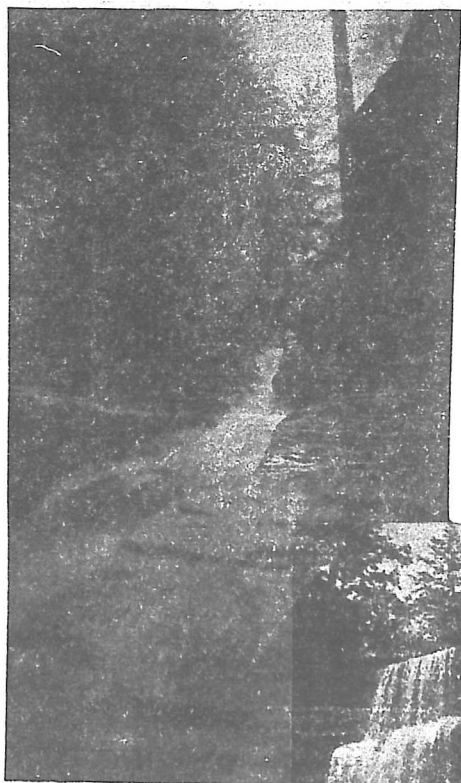
十一日與 Frans E. Geldenhüys, Fred Millen, Gertrude Mosier, A. Frances

Jansen 同遊 Enfield Falls 極樂往返共十五英里有餘，蓋合吾國里五十左右。同行者
翺余作詩，未能應之。既歸之明日，乃追寫勝遊，成三十八韻，紀實而已，不能佳也。

遊英菲兒瀑泉山三十八韻

春深百卉發，羈人思故園。良友知我懷，約我遊名山。清晨集伴侶，朝曦在林端。並步
出郊坰，炊煙上小村。遙山凝新綠，眼底真無垠。官道一時盡，覓徑窮辛艱。綠溪入深
壑，巖竦不可捫。道狹草木長，新葉吐奇芬。鳥歌破深寂，鼯鼠下窺人。轉石堆作梁，將
扶度潺湲。危岩不容趾，籐根巨可攀。徑險境愈幽，彷彿非人間。探奇及日午，驚濤震
耳喧。尋聲下前澗，飛瀑當我前。舉頭帽欲墮，了不見其顛。奔流十數折，折折成珠簾。
澎湃激崖石，飛沫作霧翻。兩旁峯入雲，逶迤相迴環。譬之絕代姿，左右圍羣鬢。又如
葉護花，掩映成奇觀。對此不能去，且復傍水餐。渴來接流飲，冰冽清肺肝。坐久忘積
暑，更上窮水源。山石饜可削，履穿欲到跟。落松覆徑滑，躡步不敢奔。上有壁立崖，下
有急流湍。『一墜那得取，』杜陵無戲言。攀援幸及頂，俯視卑羣巒。天風吹我襟，長

英
菲
兒
瀑
泉



嘯百憂寬。歸途向山春，稍稍近人煙。板橋通急澗，石磴鑿山根。從容出林麓，歸來日未曛。茲遊不可忘，中有至理存。佳境每深藏，不與淺人看。勿惜幾兩屐，何畏山神慳？

要知尋山樂，不在花鳥妍。冠蓋看山者，皮相何足論？作詩敘勝遊，持此謝嬋娟。

叔永謂末段命意頗似王介甫遊褒禪山記。檢讀之，果然。介甫記：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意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余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

久不作如許長詩矣。此詩雖不佳，然尙不失真。嘗謂寫景詩最忌失真。老杜石龕詩『熊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猊又啼。』正犯此病。又忌做作。退之南山詩非無名句，其病在於欲用盡險韻，讀者但覺退之意在用韻，不在寫景也。

三九 記本校畢業式（六月十七日）

民國三年六月

余雖於去年夏季作完所需之功課，惟以大學定例，須入學期之居留，故至今年二月始得學位，今年夏季始與六月卒業者同行畢業式。畢業式甚繁，約略記之。

六月十四日，星期，禮拜堂有『畢業講演』（Baccalaureate Sermon）講演之牧師爲紐約 The Rev. William Pierson Merrill, D. D. 題爲“*So speak ye, and so do, as men that are to be judged by a law of liberty*”（James II : 12）略言今人推翻一切權勢，無復有所宗仰，惟凡人處權力之下易也，而處自由之下實難，前此種種之束縛，政治法律宗教各有其用，今一一掃地以盡，吾人將何以易之乎？其言甚痛切。

十五日往觀大學象戲會（Cornell Masque）演英大劇家 Bernard Shaw 之諷世劇“*You Never Can Tell*”

十六日謂之『畢業班之日』，畢業生及其戚友會於山坡草地上，行畢業日演藝。是夜白特生夫人延余餐於其家。以予客處，無家人在此觀予畢業，故夫人相招以慰吾寂寥，其厚意可感也。

十七日爲畢業日，英名 Commencement，譯言肇始也。夫畢業也而名之曰肇始者，

意以爲學業之終而入世建業之始，其義可思也。是日畢業可九百人，皆禮服，各以學科分列成雙行。禮服玄色，方冠。冠有旒，旒色以學科而異，如文藝院生白旒，農院黃旒，律院紫旒是也。鐘十一下，整隊行，校董前行，校長院長次之，教長教員又次之，學生則文藝院生居先列，而工科生爲最後。畢業場在山坡草地上，設帳爲壇。壇上坐校董以次至教員。壇前設座數千，中爲畢業生，外爲觀者，蓋到者不下三千人。坐定，樂隊奏樂。有牧師率衆祈禱。校長頒給學位，畢業生起立，旒垂左額；既得學位，則以手移旒於右額。復坐，又奏樂。樂終，校長致畢業訓詞。校長休曼先生（Jacob Gould Schurman）本演說大家，此日所演尤動人，略言諸生學成用世，有數事不可少：

一、健全之身體，二、專一之精神，三、科學之智識，四、實地之經驗。

其結語尤精警動人。語時諸生皆起立。其言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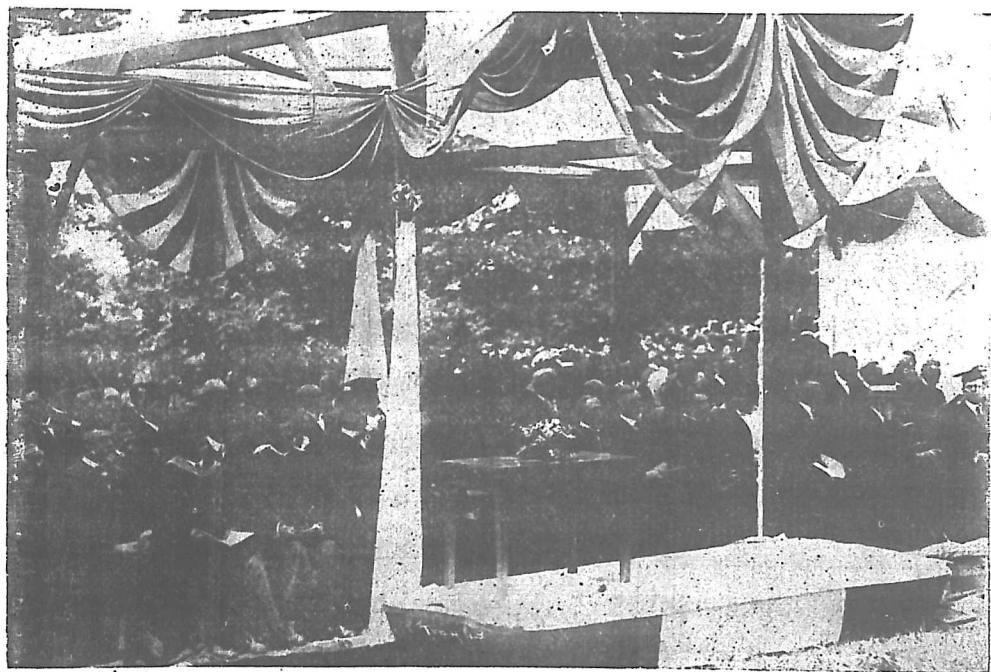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graduating classes: If what I have been saying

is correct—and I think it is—I may draw a conclusion of great encouragement for every one of you. The life you are about to enter is indeed a race; but it is a race in which not merely one, but every one, may win the prize. For each of you is called on to serve the community; and if, like the members of the crew or team, you each play your part well, you will have won the only prize that is open to you. If the life of men were a mere struggle for each one to get his head above everybody else, then of course the only victor would be the financial magnate, the political potentate, or the gourmand or insatiate sensualist. But if life really means faithful service in and for the community—as religion and reflection agree in declaring—then all honest work, all loyal effort, brings its own rew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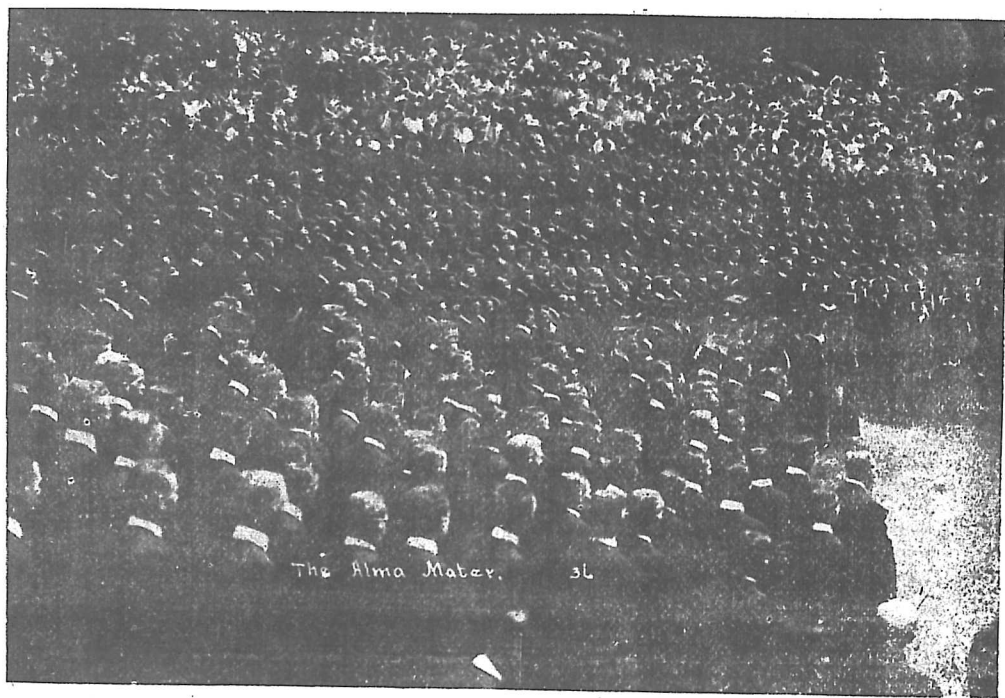
‘Act well your part, ’

There all the honor l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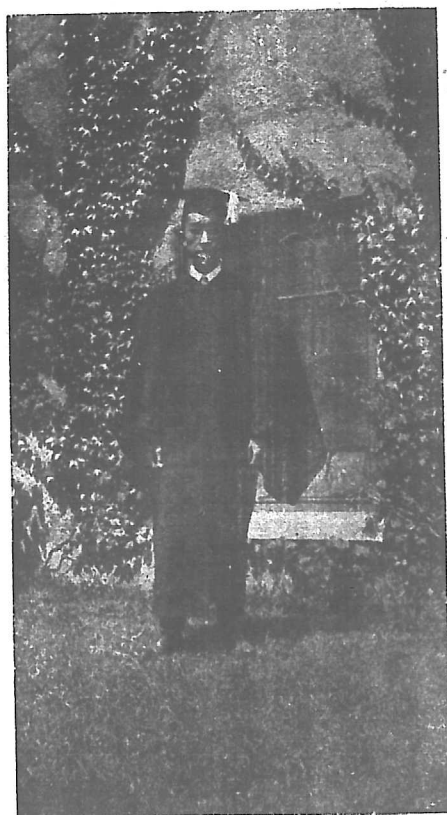
‘If life is a game, it is a rivalry in generous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of which we are all members. College graduates because of their superior education should be able to render better service than others. The public has a right to expect it of us. My dearest hope, my most earnest prayer, for each and all of you is that you may rise to the height of your opportunities and win the noblest prize open to human beings—the crown of high character, of intellectual attainment, and of loyal service to your day and generation.’



影 攝 日 業 畢



影攝時歌之『校母』唱



影攝服禮業畢衣者著

演說既畢，全體合唱『母校』之歌。有哽咽不成聲者。蓋諸生居此四年，一旦休業，臨此莊肅之會，聞贈別之辭，唱『母校』之歌，正自有難堪者在，蓋人情也。

四〇 觀西方婚禮（六月廿日）

十八夜有 Miss Pauline Howa 與 Herbert N. Putnam 在本城一教堂中行婚禮。此邦婚禮，或於男女父母家中行之，或於牧師家中行之，或於里正（Justice of the Peace）家中行之。其在教堂中行之者，大率皆富家，儀式最繁麗。吾友維廉斯女士知余未嘗見西方婚禮，女士爲新婦之友，故得請於新婦之父，許余與觀盛禮，歸而記之於下：

禮成於教堂之中，來賓先入（後時爲失儀）。婚嫁之家之近親骨肉坐近禮壇，其疏遠之賓友雜坐後列之座。堂中電燈輝煌，禮壇之上，供蕉葉無數，雜花麗焉。僮者四人，皆新夫婦之戚友。賓入門，僮者以臂授女賓，女賓把其臂就坐，男賓隨之。

鐘八下，樂隊奏新婚之樂。禮堂之側門大開。僮者四人（男子）按節徐步而入。次女僮四人（Bridemaids）衣輕藍羅衣，各執紅蕙薇花，細步按節前導。又次爲榮譽女僮（Maids

of honor) 亦衣輕藍露背之衣，捧紅薔薇一束。又次爲執環童子 (Ring bearer) 約四五歲，白衣金髮，持大珈拉花 (Calla Lily) 中藏婚約之指環焉。又次爲新婦，衣白羅之衣，長裾拂地，可丈餘，上罩輕絲之網。新婦手持百合之花球，倚其父臂上。父衣大禮服，扶新婦緩步而入。

其時，禮壇上之小門亦開，牧師喬治君與新郎同出，立壇下。與偕者爲『好人』 (The best man)。好人者，新郎之相也。偕者與女嬪分立壇左右。新婦既至，牧師致禱詞畢，問新郎曰：『汝某某願娶此婦人某某爲妻耶？』答曰：『諾。』又問新婦曰：『汝某某願嫁此男子某某爲夫耶？』答曰：『諾。』又問：『授此婦人者誰耶？』新婦之父應曰：『余某某爲女子某某之父，實授吾女。』即以女手授新郎。童子以約婚之指環進，牧師以環加女指。已，令新郎誓曰：『余某某今娶此女爲妻，誓愛之 (to love and to cherish) 吉凶不渝，貧富不易，之死靡他。』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for richer and for poorer; till death doth us part) 牧師誦其辭，新郎一一背誦之。又令新婦誓之，其辭略同上。白特生夫人告

我曩時『愛之養之』之下，在男則有『保護之』，在女則有『服從之』（"to protect"；"to obey"）今平權之風盛行，明達識時務之牧師皆刪去此三字，不復用矣。誓畢，牧師祈天降福於新婚夫婦暨其家人。（凡禱，告事曰禱〔Prayer〕，求福曰祈〔Benediction〕）樂隊再奏樂。新郎以臂授婦。婦挽之而退，『好人』扶榮譽女嬪，偕者各扶女嬪同退。偕者及門而返，復扶新夫婦之近親女賓一一退出，男賓隨之。至親盡出，來賓始羣起出門各散。其近親則隨新夫婦歸女家赴筵。筵畢，繼以跳舞。跳舞未終，新夫婦與辭，以汽車同載至湖上新居。

四一 科學社之發起（六月廿九日）

此間同學趙元任、周仁、胡達、秉志、章元善、過探先、金邦正、楊銓、任鴻雋等，一日聚談於一室，有倡議發刊一月報，名之曰『科學』，以『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爲宗旨』，其用心至可嘉許。此發起諸君如趙君之數學、物理、心理，胡君之物理、數學，秉金、過三君之農學，皆有所成就。美留學界之大病在於無有國文雜誌，不能出所學以餉國人，得此可救其失也，不可不記之。

科學社招股章程

(一)定名 本社定名科學社 (Science Society)

(二)宗旨 本社發起科學 (Science) 月刊，以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爲宗旨。

(三)資本 本社暫時以美金四百元爲資本。

(四)股份 本社發行股份票四十份，每份美金十元；其二十份由發起人擔任，餘二十份發售。

(五)交股法 購一股者限三期交清，以一月爲一期，第一期五元，第二期三元，第三期二元。購二股者限五期交清，第一期六元，第二三期各四元，第四五期各三元。每股東以三股爲限。購三股者，其二股依上述二股例交付，餘一股照單股法辦理。凡股東入股轉股，均須先經本社認可。

(六)權利 股東有享受贏餘及選舉被選舉權。

(七)總事務所 本社總事務所暫設美國綺色佳城。

(八)期限 營業期限無定。

(九)通信處 美國過探先。

四二 黃監督不准學生暑期上課（六月廿九日）

黃監督（鼎）忽發通告與各大學，言賠款學生，非絕對必要時，不得習夏課。昨本校注冊司鈔此通告數份，令張掛世界學生會會所。下午，余偶入校，見注冊司門上窗上皆黏此示。夜遇教長班斯先生，亦以此爲問，以爲聞所未聞。此真可笑之舉動！夫學生之不樂荒嬉而欲以暇時習夏課，政府正宜獎勵之，乃從而禁止之，不亦駭人聽聞之甚者乎？

四三 奧太子飛的難死於暗殺（六月卅日）

廿八日奧太子飛的難與其妻行經巴士尼亞省（Bosnia）之都城，爲一塞維亞學生所鎗殺。巴省本屬塞，奧人吞併爲縣，塞人銜之，今之暗殺，蓋報復之一端也。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相傳與之縣巴士尼亞也（一九〇八）由飛的難之建議，故其食報亦最烈。與皇嘉色夫（Francis Joseph）在位六十餘年，年八十四矣。其一生所受慘變，亦不知凡幾。一八五三年，一匈人刺之，未死。一八六七年，其兄麥克齊米倫（Maximilian 墨斯哥皇帝）為革命軍所殺。後數年，其在瑞士為一意人所刺殺。十年前，其嫡子（皇僅有此子）與所歡同出獵，為人所刺，同死野外。今太子為皇之姪，又死於暗殺，可謂慘矣。

（按）上所云『巴省本屬塞』者誤也，參觀卷五第三六則。

四四 余之書癖（六月卅日）

偶過舊書肆，以金一角得 H. A. Taine's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又以九角八分得 Gibbon'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二書皆世界名著也。書上有舊主人題字 "J. Lord Cunnell, Reading, Penna." 其吉本羅馬史上有『五月十六日一八八二年』字，三十餘年矣。書乃以賤價入吾手，記之以誌吾治桑之慨。吾有書癖，每見佳書，輒徘徊不忍去，囊中雖無一文，亦必借貸以市之，記之以自嘲。

四五 積財不善用，如高臥積薪之上（六月卅日）

與某君言舊日官僚結怨已深，今日宜有以自贖，曩所積財，宜有以善用之，以利民淑世。因舉二事：一興學校，一開報館，皆是好事，有力者不可不爲。若徒擁多金，譬之高臥積薪之上，旦夕可焚，不可久也。

四六 提倡禁嫖（六月卅日）

又念及狎邪（嫖）一事，此邦上流人士視爲大惡，方競思善策禁遏之，雖不能絕，而中上社會皆知以此爲大惡（Vice）。其犯此者，社會爭不之齒，亦無敢公然爲之者。余謂卽此一端，此邦道德，高出吾國遠矣。吾國人士從不知以狎邪爲大惡。其上焉者，視之爲風流雅事，著之詩歌小說，輕薄文士，至發行報章（小報），專爲妓女作記室登告白。其下焉者，視之爲應酬不可免之事，以爲逢場作戲，無傷道德。妓院女閭，遂成宴客之場，議政之所。夫知此爲大惡，知犯此爲大恥，則他日終有絕跡之一日也；若上下爭爲之，而毫不以爲惡，不以爲恥，則真不可爲矣。何也？以此種道德之觀念已斲喪淨盡，羞惡之心無由發生故也。今日急務，在於一種

新道德，須先造成一種新輿論，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爲人類大恥，令人人皆知女子墮落爲天下最可憐之事，令人人皆知賣良爲娼爲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爲人道大惡，爲社會大罪，則吾數千年文教之國，猶有自贖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時，亦嘗叫局吃酒，彼時亦不知恥也。今誓不復爲，并誓提倡禁嫖之論，以自懺悔，以自贖罪，記此以記吾悔。

四七 綺色佳城公民會議第二次旁聽記（七月二日）

七月一夜，與巴西蘇柴君（A. C. P. Souza）至本市民會議（Common Council）旁聽。（參看卷三第四四則。）是日所議爲「特許電車公司及鐵道公司於市內加築路線」一案。事關全市利害，議會亦不敢決，乃令市民各得以所見陳說於會議，名之曰「公聽」（Public Hearing）。此爲公聽之第二次，以旁聽人衆，議廳不能容，乃移至本州法庭開會。

此案如下：本市電車公司請市政會許其於舊有之路線一律改爲雙軌，向之由愛丹街入大學之線改經大學街。又 Central N. Y. Southern R. R. 鐵道公司（此公司

今將電車公司收買，故二家實一家也。）請將由 Auburn 至 Ithaca 之路線接成一氣，由麥多街入城，向例不許以貨車過市，今請得用貨車 (Freight) 過市，惟用電力不用汽力耳。又請得於本市立車站，與電車線路相接。

右爲此案大略。本市議會以爲此兩公司當有以報償此特別權利，乃令於每日七時以前，下午五時以後，發行賤價車票，以便工人。又要求種種條件，以利市人。公司亦允之。

市中人士大概皆贊成此舉，以其便交通也。反對者爲麥多街居民及附近置產之人。反對之說紛然，皆不足取。其最強者，以爲市議會在法律上無權可將麥多街之築路權送與此兩公司，以麥多街本由居民所造也。有社會黨首領二三人亦反對此舉，以爲市議會不當以利權讓與資本案。其一人創議以路成之後，每第三車之車值由政府收之，衆莫不大笑。反對黨延律師代表。兩公司則由電車公司經理維廉氏代表。氏逐一辯論，井然有條，律師不能難也。

吾友 Mr. E. A. George 亦起立演說，以爲商業交易須二人皆得益，若僅一人得

利，其業必不能久。今此兩公司雖皆志在營利，然本市宜利用之以興商務，便交通，不當阻難之。公司有餘利，乃能改良車務。若公司不能自存，吾人又安能責以改良整頓也？

此次辨論極有趣，到者約百餘人。此種會覘國者不可不到也。

四八 統一讀音法（七月四日）

偶與陝西張亦農（耘）閒談及讀音之差別，亦農舉「成」「陳」二字，余知其屬二韻而不能別也，亦農以陝音讀之，果有別。余因檢字典，知「成」時征切，「陳」澄神切，「成」爲邪紐，「陳」爲澄紐，則陝音亦未爲得也。滬音讀「成」爲時征切爲得之，而讀「陳」如「成」亦誤也。由是旁及他字如下：

因

音陰

無別而異韻

親 侵

關

藍

男南

難

鷹 嬰

盈 螢

青

清

音韻之不講也久矣。吾輩少時各從鄉土之音，及壯，讀書但求通其意而已，音讀遂不復注意，今雖知其弊，而先入爲主，不易改變。甚矣，此事之爲今日先務也。頃見教育部全國讀音統一會報告，所採字母，與予前年往北田車中所作大略相同（見北田日記）。此種字母之用，在於字典上用字母注明音讀，如『歌』韻之字，其母音（Vowel）爲『阿』（O）注反切

時，可依下法：

歌 ㄉ 古阿切

珂 ㄎ 可阿切

莪 ㄝ 我阿切

多 ㄉ 都阿切

佗 ㄏ 它阿切

駝

那 ㄋ 奈阿切

波 ㄅ 巴阿切

頗 ㄆ 叵阿切

摩 ㄇ 毛阿切

佳 ㄉ 之阿切

蹉 Ts 此阿切

莎 S 史阿切

訶 G (Dutch) Ch(G) 乎阿切

何 H 胡阿切

阿 O 此爲母音

羅 L 來阿切

張亦巽言陝音讀司如英文之 Ts, 則心紐之字是 Ts 音也。來紐之字有二音：一爲來，是 Ts 音；一爲崇，是 Ts 音。見紐之字亦有二音：剛爲古，G 音，柔爲基，是 Ts 音。日紐之字是任音，如法文之 r, 讀如 N r。今以此法寫音紐全圖如下：

(剛) (柔)

見 古 G 基 J

溪 可 K 去 Ch)

	舌上				舌頭				牙	
(幫	娘	澄	徹	知	泥	定	透	端	疑	那
比	娘	洽	池	知	奈	駝	佗	多	我	
B	NY	F ^s l		Dz ^l	N	F ^l		D	Ng	Dj

何別

重唇音

明	並	滂
毛	部	皮
M		P

輕唇音

微	奉	敷	非
無微	扶奉房	孚敷芳	夫非方
Y	F	F P f	F

齒頭

邪	心	從	清	精
詩	死思	自	慈	贊
Ss	Ss		Ts²	Dz²

民國三年七月

半齒		喉				正齒				
日	未	喻	影	匣	曉	禪	審	狀	穿	照
如	來	此為母音而略異有矣(ㄨ)之音焉		胡	呼	時	尸	齟	鷗	支
	L		此為母音	Ch(G.)	H	s	s		Tsʰ	Dzʰ
	紫			奚	喜					
	R			Ch(G.)	虛					
					Sh					

右表除『影』『喻』二字外其他三十四字皆子音也。尚有數音終不能知何以差別，

當求深於此學者教之。

等韻切音表影紐之音皆爲母音，以倚，阿，窠，奚，翁，哀，烏，於，剡，淵，音，恩，汪，謳，憂，奧，皆母音也。吾所擬統一音讀之法，要而言之，略如下文：

(一)定三十九字爲子音 (Consonants) 如我所擬古可我多之類。

(二)定若干字爲母音 (Vowels)

凡切音表中之影紐之音皆爲母音。母音在他國文字則有三種：一爲簡單母音，如 a. e. i. o. u 一爲集合母音，如 ao. au. ou. ea. ai. oi. ow. 之類。一爲鼻官母音，如法文 an. on. in. un. 之類。吾合此三類同謂之母音，故母音之數當在四五十左右。

倚，阿，烏，於，屬第一類。

喻紐之母音屬第二類。

恩，翁，淵，音，汪，屬第三類。

(三)子音母音是爲字母。

字母之音讀，由教育部審定，全國遵行。

(四)字典所注音讀，概用切音。切音概用字母。以母爲標，以子爲箭。以箭射標，即得字音。例如下：

(舊法)

冰 逼陵切

烝 煮仍切

諸仍切

凝 魚凝切

疑陵切

公 古紅切

沾紅切

(新法)

比(子)磨(母)切

贊磨切

我磨切

古翁切

空 苦功切

苦紅切

濼 莫紅切

謨蓬切

孤 古乎切

攻乎切

枯 苦胡切

空胡切

模 莫胡切

高 古勞切

居勞切

尻 丘刀切

可翁切

毛翁切

古烏切

可烏切

毛烏切

古廳(𡇗)切

可燒切

民國三年七月

上舉十一字，舊法用二十三字，吾法只用九字足矣。

(五) 其與母音同音之字，概用母音注之，如『汚』音『烏』之類。

四九 讀愛茂生劄記（七月五日）

前夜在 Rev. C. W. Heizer 處讀美國思想家愛茂生（Emerson）劄記（一八三六——三八年份）數十頁。此公爲此邦文學鉅子，哲理泰斗，今其劄記已出五冊。其書甚繁。即如此冊所記僅三年之事，而已有四五百頁之多。其記或一日記數千言，或僅一語而已，有時數日不作一字。其所記，敘事極略而少，多說理名言，有時爲讀書隨手所節鈔。書中名言中有讀論語手鈔數則，蓋 Marshman 所譯本也（吾在藏書樓見殘本），所錄爲『毋友不如己者』、『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子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五則，其四則皆有深意。『人焉廋哉』二句則非連上三句讀不可，今獨取二句，幾於斷章取義矣。（譯本“How can a man remain concealed?”）愛氏所記多樂天之

語，其畢生所持，以爲天地之間，隨在皆有真理，一邱一壑，一花一鳥，皆有天理存焉。

五〇 舊約驚斯傳與法國米耐名畫（七月五日）

讀舊約驚斯傳

（The Book of Ruth）如讀近世短篇小說。今人罕讀舊約，坐令幾許瑰寶埋沒不顯，真可惜也。

此傳中記寡婦驚斯隨穫者後，拾田中遺秉。主者卜氏慈，令穫者故遺麥穗，俾驚斯拾之。驚斯夜歸，打所拾穗，得麥一升。摩斯之法曰：『凡穫，勿盡穫爾田隅，毋盡收爾遺穗……遺之以畀貧苦及異方遠來之人。』（Leviticus, 19）又曰：『穫時，有遺秉，勿拾也，以畀旅人孤寡，帝乃福汝所作。凡摘橄欖，勿再摘也，以畀羈旅孤寡。凡收葡萄，其有遺果，勿拾也，以畀羈旅孤寡。』（Deuteronomy, 24）此種風尚，藹然仁慈，古代猶太人之文明，猶可想見。大田之詩曰：『彼有不穫稗，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東西古風之相印證如是。（稗，雜禾也；穧，禾之舖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

記此則後，因憶法國畫家米耐（Jean Francois Millet 1814—1875）有名畫曰

『拾穗圖』(The Gleaners)寫貧婦掇拾遺穗，圖之上方隱約見穫者車載所穫歸去也。適有此圖印本，因附黏於此。米耐所畫多貧民之生活，田舍之風景，自成一宗派，曰『穡爾派』(Genre)。米耐所作『拾穗圖』之外，尚有『播種圖』(The Sower)、『開鐘野禱圖』(Angelus)皆有聲於世界。其播種圖寫農夫手撒穀種，奔奔有神。其『開鐘野禱圖』(舊教之國教堂日祈禱三次，晨，午，薄暮。教堂鳴鐘，開鐘聲者皆禱，禱時默誦禱文，其首句云：“Angelus Domini nuntiavit Mariae……”故名“Angelus”)寫農家夫婦力作田間，忽聞遠鐘，皆輟作默禱。斜陽返照草上，暮色旼然，一片莊嚴虔誠之氣，盎然紙上，令觀者如聞鐘聲如聽禱詞也。連類記此則，遂娓娓不休，可笑。

吾近所作劄記，頗多以圖畫襯寫之，印證之，於吾國劄記中蓋此爲創見云。

五一 劄記(七月五日)

英文亦有日記劄記之別，逐日記曰 Diary，或曰 Journal。劄記曰 Memoir。述往事

曰 Reminiscences。自傳曰 Autobiography。



圖 穗 拾



圖 種 播



開鐘野禱圖

五二 路易巴頓 騎士情形 (七月五日)

“But pardon, gentles all,
The flat unraised spirits that have dared
On this unworthy scaffold to bring forth
So great an object: can this cockpit hold
The vasty fields of France? or may we cram
Within this wooden O* the very casques
That did affright the air at Asincourt?
O, pardon! since a crooked figure may
Attest in little place a million;
And let us, ciphers to this great accompt,
On your imaginary forces work,
Suppose, within the girdle of these walls
Are now confined two mighty monarchies,
Whose high upreared and abutting fronts

The perilous narrow ocean parts asunder:
Piece out our imperfections with your thoughts;
Into a thousand parts divide one man,
And make imaginary puissance;
Think, when we talk of horses, that you see them
Printing their proud hoofs i' the receiving earth;
For 'tis your thoughts that now must deck our kings,
Carry them here and there; jumping o'er times,
Turning the accomplishment of many years
Into an hour-gla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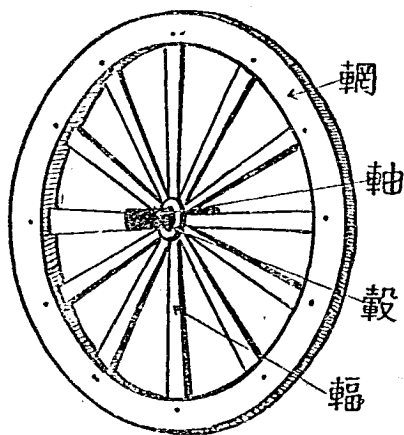
—Shakespeare: Prologue to Henry V.

* Within this Wooden O 此劇初在 The Globe 園開演，園爲圓形，故有

『木園』之語。

右錄英國詩聖莎氏亨利第五世劇本引子，讀之可想見伊里莎伯后朝之戲台上布景，蓋與吾國舊日戲台相似耳。

五三 讀老子「三十輻共一轂」(七月七日)



輞 貫車輪以持輪而旋轉者。

輞 周輪之外者。

輻 輪中直木，上湊於轂，下入於輞。

轂 輻所湊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老子十一章)此章王輔嗣注不甚明曉。陸德明音義『當(丁浪反)無有車(音居)』則以當字作抵字解，而『當其無有車之用』作

一氣讀，言抵其無車時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曉。吾以爲『當（平聲）其無（一讀）有車之用（句）』謂輻湊於轂而成車，而用車之時，每一輻皆成轂之一部分，即皆成車之一部分，用車者但知是車，不復知有單獨之輻矣，故當其無輻之時，乃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句）當其無（讀）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後，已無復有埴，埴即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後，戶牖但爲室之一部分，不復成一之一之戶牖矣。譬之積民而成國，國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國之民，已非復前此自由獨立無所統轄之個人矣。故國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財產以捍禦之，知有國不復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無身，乃始有國。（此爲近世黑格爾〔Hegelian〕一派之社會說國家說，所以救十八世紀之極端個人主義也。）此說似較明顯，故記之。

王荊公有老子論（臨川集六十八卷）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辯，可資參證。（四年七月廿三日記。）

* 此說穿鑿可笑，此『無』即空處也。吾當時在校中受黑格爾派影響甚大，故有此說。

77 28

47/20

卷三

藏輝室劄記

胡适著

序

藏暉室劄記卷五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七月七日至八月十日——在康南耳大學

一 自毅篇（七月七日）

叔永有弟季彭居杭州。會宋遜初被刺，政府不能自解，則以兵力脅服南中諸省，季彭憂憤不已，遂發狂。一夜潛出，投葛洪井死。叔永掇季彭生時所寄書，作春令風雨集。既成，并係以詩，有『何堪更發舊書讀，腸斷春令風雨聲』（原註：因亡弟最後寄諸兄詩有『原上春令風雨聲』之句）之句，以示予，且索和詩以題其集，久未能應，今日偶有暇晷，成一篇，凡長短五章，錄之：

叔永至性人，能作至性語。春令風雨聲，令我淚如雨。

我不識賢季，焉能和君詩？頗有傷心語，試爲君陳之。

民國三年七月

二八七



144826

叔世多哀音，危國罕生望。此爲恆人言，非吾輩所尙。奈何賢哲人，平素志高抗，一朝少挫折，神氣遽沮喪？下士自放棄，朱樓醉春釀。上士羞獨醒，一死謝諸妄。三閭逮賢季，苦志都可諒。其愚亦莫及，感此意慘愴。

我聞古人言，『艱難惟一死。』我獨不謂然，此欺人語耳。義士有程嬰，偷生存趙祀。夷吾忍囚檻，功業炳前史。丈夫志奇偉，艱鉅安足齒？盤根與錯節，所以見奇士。處世如臨陣，無勇非孝子。雖三北何傷？一戰待雪恥。殺身豈不易？所志不止此。生材必有用，何忍付蟲蠹？枯楊會生稊，河清或可俟。但令一息存，此志未容已。

〔春秋誅賢者，吾以此作歌。茹鯁久欲吐，未敢避譴訶。〕

此詩全篇作極自然之語，自謂頗能達意。吾國詩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說理之作極少。求一樸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況華茨活（Wordsworth）與貴推（Goethe）卜朗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樂觀主義入詩，以責自殺者。全篇爲說理之作，雖不能佳，然塗徑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進境耳。

吾名此詩曰『自殺篇』

吾分此篇作五章：首二章章四句，三章十六句，四章廿四句，末章四句，似較作一氣讀，眉目較清，段落較明。首二章爲楔子，三四爲全篇命意所在，末章以自解作結也。

吾近來作詩，頗能不依人蹊徑，亦不專學一家，命意固無從摹倣，卽字句形式亦不爲古人成法所拘，蓋胸襟魄力，較前闊大，頗能獨立矣。

二 愛迪生拜蜜蜂做老師（七月八日）

愛迪生（Thomas Edison）近來拜了一隻蜜蜂作老師。他觀察了那蜜蜂的活動，有這樣的報告：

『如果我們能有一件東西可以每秒鐘扇動空氣二百次，我們就能造出一隻真正的飛機，能造出一隻比空氣重的大飛機。這蜂的身體比他的兩翅重七千倍。只要能做到這一點，就行了，就行了！這蜂的兩翅扇動空氣每秒鐘三百次。』

右一則見 Outlook 雜誌。

三 勉冬秀（七月八日）

作一書寄冬秀，勉以多讀書識字。前吾母書來，言冬秀已不纏足，故此書勸以在家鄉提倡放足，爲一鄉除此惡俗。

四 時事畫四十五幅（七月十二日）

偶檢舊篋，得年來所藏各報之『諷刺畫』（諷刺之名殊不當，以其不專事諷刺也），卽『時事畫』（Cartoon），展玩數四，不忍棄去，擇其佳者附載於是冊，而弁以序曰：

西國報章多有『時事畫』一欄，聘名手主之。其所畫或諷刺時政，或褒貶人物，幾於不着一字而利如鋒霜，爽如哀梨，能令人喜，亦能令人歎息，其爲畫也，蓋自成一種美術。歐美二洲以此藝著者無數，而其真能獨樹一幟自成宗派者，則亦復寥寥無幾。蓋其爲畫也，亦猶爲文然，貴以神勝，以意勝者次之；其但紀事實，炫技巧，供讀者一笑而已者，不足尙也。歐陸諸國之名作，吾所見殊少，不敢妄爲月旦。今所選多英兩國之作，於美得駱賓生（Boardman Robinson）及漫諾（Minor）。

家，於英得『彭箕』報（Punch）之作者，皆爲此道上乘，故首列此三家。其稍遜者及大陸南美諸邦之作者，亦擇尤附焉。抑吾之爲此集，初不徒以自娛也，誠以此藝之在吾國，乃未有作者，區區之懷，將以之紹介於國人，俾後之作者有所觀感取法焉，亦采風問俗者所有責也。

第一集 駱賓生氏

（1）前年 Titanic 舟與冰山相觸，沉於大西洋，死者無數，駱氏作此圖哀之。寫鄉間老父母翻看報紙，尋其兒女存亡消息，題爲『單上無名』用意最深刻動人。此何啻一篇萬言哀辭，真絕作也！

（2）勞動工人籲天圖，爲英國煤礦工人罷工者作。

（3）刺英國暴烈派之女權黨，屢用暴烈方法，自毀其運動。

（4）一九一二之大選舉，白來恩問：『喂，省長先生，我們民主黨總統不得連任的政綱怎麼樣了？』

威爾遜說：『啊！你瞧，天氣真清朗呀！』

(5) 同上題。圖左角日曆爲『十一月二日』。雖大選舉只有兩天了。威爾遜還在躊躇說：『讓我想想看。對於進口稅的問題，什麼態度最穩妥呢？』

駱氏爲共和黨機關報 New York Tribune 作畫，故反對威爾遜，然其言何婉而雅也！

(6) 選舉之結果，民主黨全勝，共和黨大敗，駱氏於揭曉之晨作此畫，寫『申叔（Uncle Sam，代表美國）早起看報，微笑道：『啊！也罷！我想，四個年頭我還受得了，』此種風趣又可見西洋政爭之態度非東方政客所能夢見。

(7) 英儒勃來思（著民主政治者）爲英使美，美人敬愛之。氏以老辭職，將去美，駱氏爲作此。

(8) 巴爾幹風雲之結果。『快要開談判了。』

(9) 紐約省長色爾叟在演說台上大聲說：『我色爾叟不伏侍別的老板，只有色爾叟』

自己』他的身後站着紐約民主黨的後台老板（Boss）茂肥用指頭點他道：『你的獨奏唱完了，就上樓來。』此稍近於虐謹矣。然何其妙也！（參看卷三第一四則。）

（10）紐約工廠有童稚工人，晨四時即動工，夜深始出者。駱氏爲作此。右所載十圖皆駱氏所作。

第二集 漫諾氏

（11）爲罷工之鑛工作也。（參觀〔2〕圖。）

（12）中國人之新神像：爲中國革命作圖爲一中國人手持自由之神，審視把玩。此圖出各國爭轉載之，漫氏之名遂大著。

（13）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參看卷三第一四則。）虎視者爲茂肥（Murphy）伏地者紐約省長 Sulzer 也。

（14）威爾遜宣言不用金圓外交政策。

第三集 彭箕報之時事畫（英倫）

民國三年七月

(15) 武裝和平(一)

(16) 巴爾幹戰後之風雲再起矣。

(17) 突厥人乘巴爾幹諸國互鬥，復得亞得里亞堡，列強雖惡之，而無如何也。

(18) 『少年突厥黨』之失敗。突之武人黨不能逞志於意大利，乃逞志於『少年黨』，故刺之。

(19) 威爾遜之墨西哥政策。不羈之馬，困人苦矣。

(20) 武裝和平(二)

第四集 英倫他種報章之時事畫

(21) 死神之大捷。(泊馬報)

(22) 紙上之和平。(星報)

(23) 武裝和平(三)

第五集 大陸諸國之時事畫

(24) 德國社會黨之大捷。一九一二年，社會黨員在下議院得大多數，其人大半多工人貧民也。一人問：『你在卑田院裏嗎？』一人答：『不是的；我在國會裏。』

(25) 中國之自由神。（參觀第〔12〕圖。）此圖疑本於漫氏之作，何其相似也！

(26) 德皇與羅斯福，兩人皆持帝國主義者也。

(27) 意突之戰。馬太博二章曰：『耶穌生時，有東方高士遠來造耶路撒冷，言曰：猶太人之王何在耶？吾曹在東方見其星矣，今遠來瞻拜之。耶穌所生地名貝司倫（Bethlehem），諸高士循星所指，得其處。入門，見媚利抱耶穌，則皆伏地膜拜頂禮，解囊獻黃金名香為禮，歡忭而去。』此圖即用此事以諷耶穌教徒之不重人道而逞兵於回教之國也。圖中寫意人攻擊特利波里正急，空中一彈飛起，其下回教徒見之，相謂曰：此豈貝司倫之星也？

(28) 德人眼中之羅斯福塔虎選舉決鬥。

(29) 小狗吠巨靈。德之社會黨首領貝爾新死，世界爭稱頌其人，獨守舊黨之郵報詆之。

(30) 羅斯福塔虎之決鬥。

(31) 世界共和國歡迎新中國之圖。此圖亦極有名，世界爭載之。

(32) 突厥之運命。問卜者曰：『不久可以有和平了嗎？』卜者答：『我只見一個「三」，

但看不準是三天，三月，三年，或是三百年。』

(33) 俄人對突厥之同情。

(34) 補月圖。新月爲突之國徽，即金甌之意。

(35) 一年外交之失敗（一九一二）。

(36) 墨西哥人之自負。

第六集 第二流之美國時事畫

(37) 此亦弔“Titanic”舟之慘劫也。

(38) 同題，參觀第一圖。“Titanic”爲海行第一大舟，自負爲不沉。

(39) 羅斯福之趨時。此爲一九一二年大選時期時事畫之最佳者。羅斯福組織進步

(1)



READING THE DEATH LIST OF THE TITANIC

A somber and haunting portrayal of the grief-stricken. Mr. Robinson calls this drawing "Not Mentioned."

(2)



THE MAN WITH THE PICK

A figure suggested to Boardman Robinson by the recent English coal-miners' strike

(3)



THE BACKHAND BLOW

(Militancy injuring woman suffrage more than the objects of its violence) From the *Tribune* (New York)

(4)



MR. BRYAN—Now, Governor, how about that single term?

GOVERNOR WILSON—Ah! Have you noticed what beautiful weather we're having?

(5)



"Let me see.
What is the
safest attitude
on the tariff for
my final sheech?"

(6)

THE OPTIMIST.



Ah, well! I guess I can stand it for four years.

(7)



Frankman
Uncle Sam, to James Bryce—I shall be sorry to say goodby.

(8)



ABOUT TIME TO RESORT TO CONVERSATION.



SULZER—Sulzer will have no boss but Sulzer!
MURPHY—When you finish your solo, Bill, just step upstairs.

(10)





(11)

PROTEST
—Minor in *St. Louis Post-Dispatch*

(12)



CAN IT BE THAT THE STATUE OF LIBERTY HAS BE-
COME THE CHINAMAN'S NEW JOSS!
From the *Post-Dispatch* (St. Louis)

(13)



Copyrighted, 1913, by the Press Publishing Company

"TAMMANY'S ENEMIES HAVE TO BE HONEST!"

—Minor in the *New York Evening World*.

(15)



PEACEFUL PROVOCATION

GERMANY (challenging): "At all costs I shall defend this lady."

BRITAIN (calmly): "Same here—and a bit more."

PEACE: "Well, let's hope they won't quarrel, or there'll be an end of me."

—London *Punch*

(14)



"AIN'T I ALWAYS HAD THE USE OF THE ARMY AND NAV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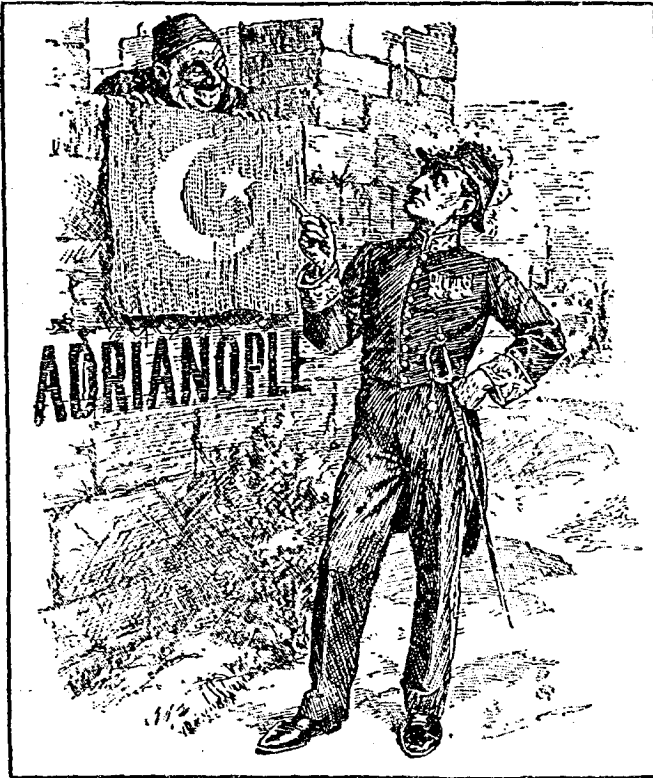
—Minor in 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



"FATHER TO THE THOUGHT."

EUROPA (complacently)—"Well, so the war is practically over?"
TURKEY (still more complacently, having read reports of dissensions among the Allies)—"My felicitations, madam. Everything seems to point to the outbreak of a sanguinary peace."

—Punch (London).



A QUESTION OF DETAIL.

SIR EDWARD GREY—"You'll have to go, you know The Concert feels very strongly about that."

TURKEY—"And who's going to turn me out?"

SIR EDWARD GREY—"Curious you should ask me that; it's the one point we haven't decided yet. Have you any preference in the matter?"

—Punch (London).

(18)



A DOMESTIC TRIUMPH.

MILITARY PARTY (celebrating victory over Young Turk party)—
"Ahl If this were only Italy!" —Punch (London).



(19)

THE BRONCHO-BUSTER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I wonder what I
do next."

From *Punch* (London)

(20)



THE BLESSINGS OF PEACE

HANS AND JACQUES (Germany and France): "And
hear there's more to come!"

From *Punch* (London)

(21)



"STILL LEADING!"

—*Pall Mall Gazette* (London).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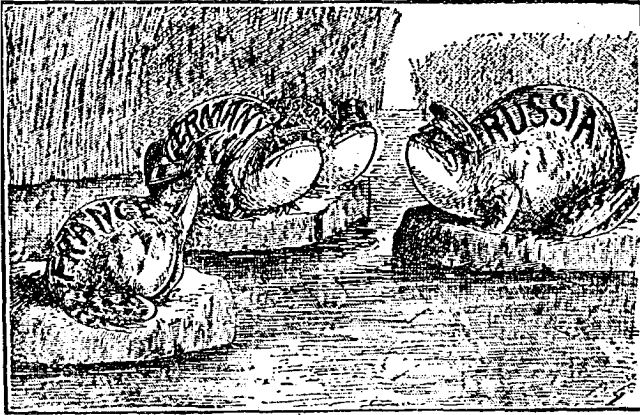
CAN'T YOU SEE WE'RE BUSY?

PEACE (to the Powers)—"Won't you come in and help me?"

THE POWERS—"Sorry, ma'am, but there's a dog-fight round the corner in Balkan Street."

—*Star* (London).

(23)



A COMPETITION IN INFLATION.
Which will be the first to burst?
—*Westminster Gazette* (London).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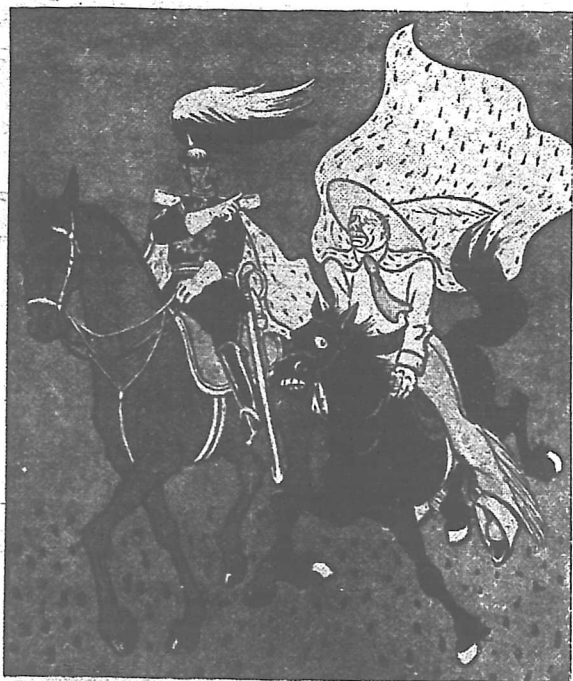
"Are you in the poorhouse?"
"No; I'm in the Reichstag."
—*Kladderatsch* (Berlin).

(25)



THE CHINESE GODDESS OF LIBERTY.

—*Kladderatsch* (Ber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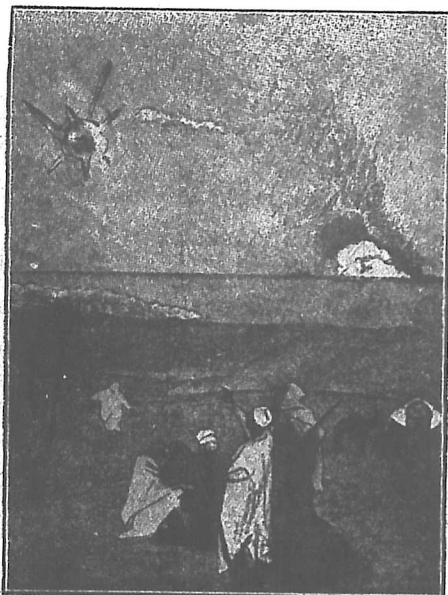


WOULD NEVER DO.

KAISER—"No, Teddy, the imperial throne would not suit you. No talking allowed there, you know."

—*Simplicissimus* (Muni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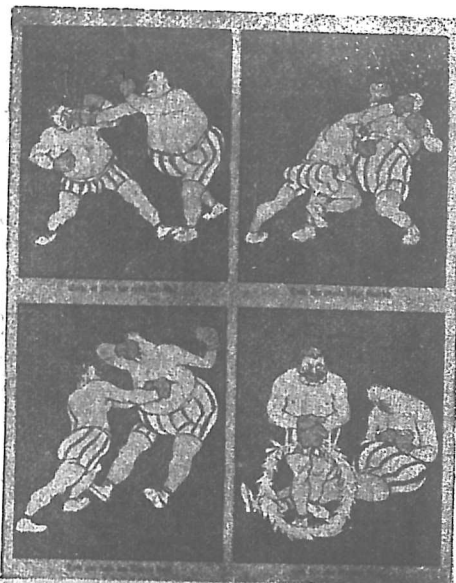
(27)



THE SHELL OVER TRIPOLI

Mohammedan (as the bombardment reaches its height): "Can that be the star of Bethlehem?"
—Munich *Simplicissimus*

(28)



A "FOUR-ROUND" FIGHT

This four-paneled cartoon also views the primary contest for the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as a prizefight, showing the blows given back and forth, ending in a victory for Roosevelt.
From *Der Wahre Jacob* (Stuttg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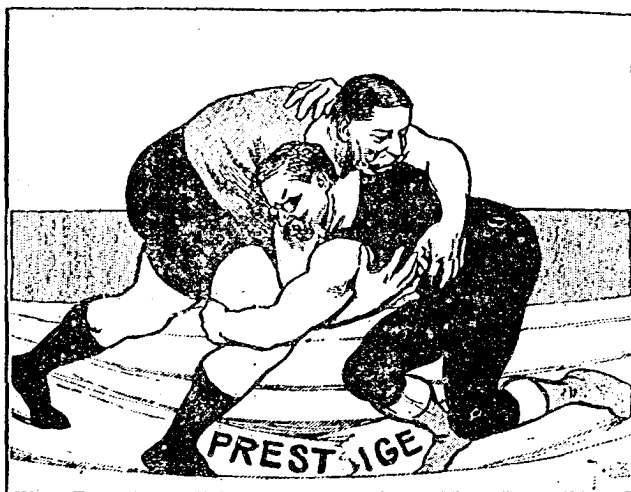


THE GREAT AND THE SMALL.

The Conservative Berlin *Post* is the only organ that has assailed the memory of Bebel.

—*Wahre Jacob* (Stuttgart).

(30)



THEIR PRESTIGE IS BREAKING DOWN

—Amsterdamer.

(31)



THE LATEST ARRIVAL.

"Welcome, welcome, little man!"

—Amsterdamer

(32)



THE TURK'S HOROSCOPE.

"And are we to have peace soon?"

"I see a 3 in the chart of destiny, but whether it means, dear sir, three days, three weeks, three months, three years, or three centuries, I can not tell."

—*Jeune Ture* (Constantinople).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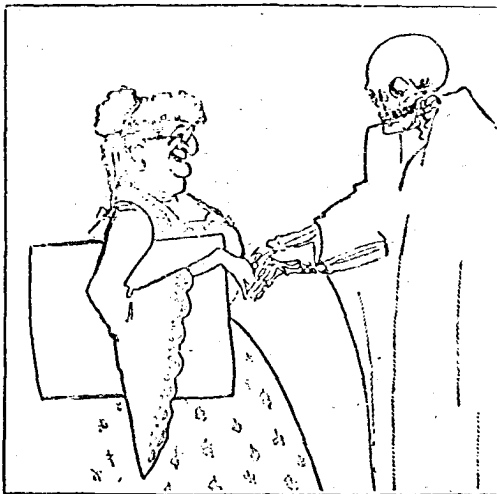
RUSSIA'S TENDER SYMPATHY FOR THE TURK

(A news item) reports Russia's policy to be to put its strong arms under Turkey and support her. This is *Kikeriki's* (Vienna) notion of the "support".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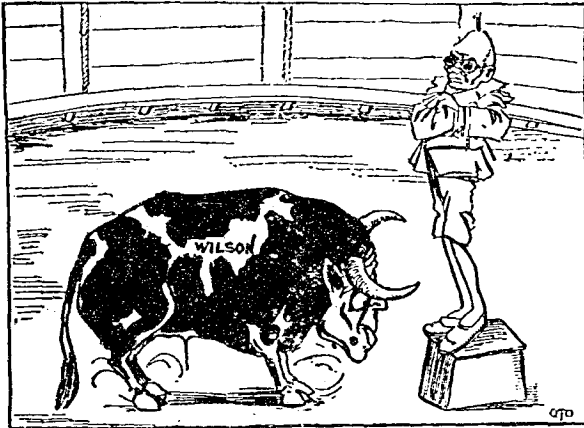
PATCHING UP THE CRESCENT
(Sultan Mehmed V trying to repair the breaches in his polyglot empire)—From *Kikeriki* (Vienna).



(35)

THE SUCCESS OF DIPLOMACY IN 1912.
DEATH—"Thank you, Madame Diplomacy, for your kind assistance. This year you have shown yourself my best ally."
—*Pasquino* (Turin).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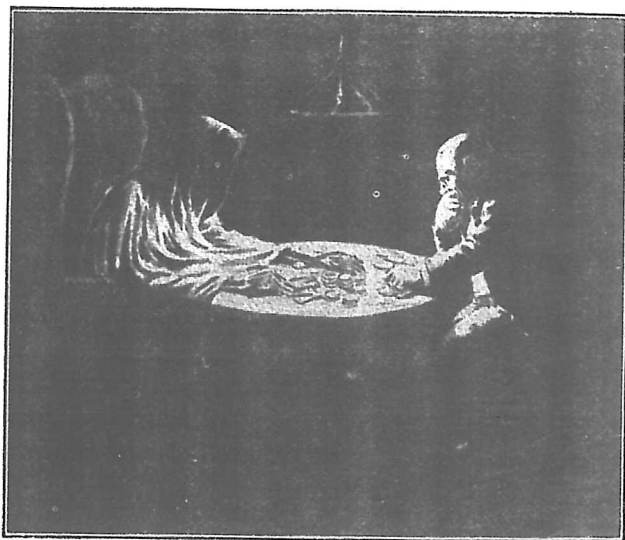
"HUERTA, SERENE AND UNAFRAID, IN SPITE OF THE THREATENING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A MEXICAN VIEW-POINT
From *El Hijo del Ahuizote* (Mexico City)



(37)

REACHING FOR HIS PREY
—Macauley in *New York World*

(38)



THE STEAMSHIP-OWNER GAMBLER WITH DEATH,

But Death held the car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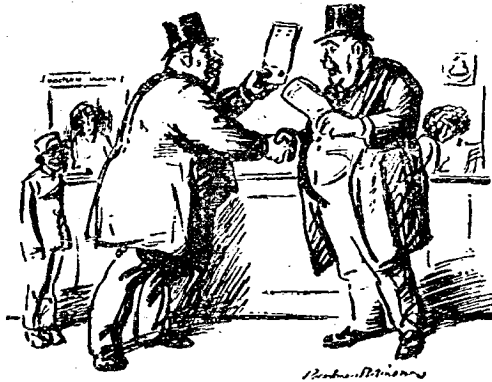
—Barclay in the *Baltimore Sun*.



WHAT'S YOURS?

—Mayer in N. Y. Times

(40)



"TEL. AND TEL."

BOTH: Goodby, old pal. Have a copy of the Sherman Law?

From the Tribune (New York)

(41)



PAY-DAY.

--Minor in 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



TIME'S APPEAL TO THE GOD OF WAR
(Sir John Tenniel's last cartoon in *Punch*, January 2, 1901)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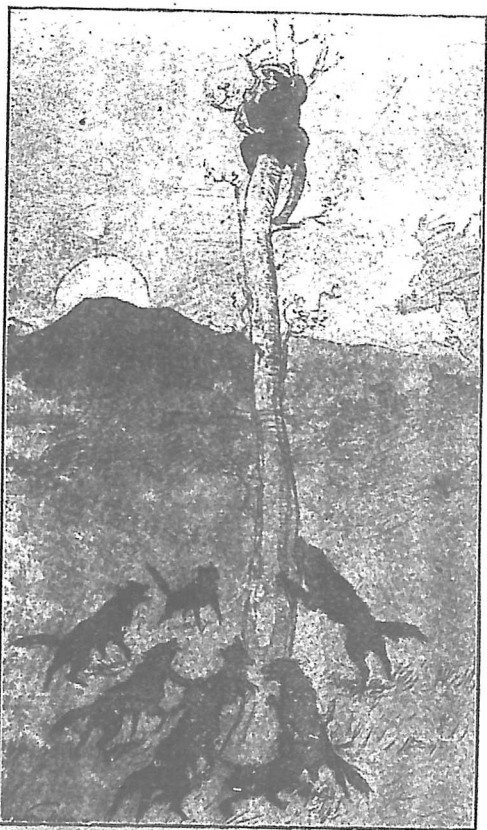
VILLA AS A DEVOTEE OF "THE DOCTRINE"
From *Punch* (London)

(44)



GOOD NEWS.

ITALIAN GENERAL—"Congratulations, comrades! The newspapers of Rome tell me that you have won a great victory here in Tripoli."
—*Rire* (Paris).



THE OPTIMIST: "By Jove! the view certainly is glorious."

—Harper's.

黨網中包羅一切最時髦之主張，此圖畫一個冰淇淋店的櫃台，後面是各種菓汁瓶，寫着『勞工權利』、『罷免法官』、『女子參政』（中間）『統治托辣斯』、『創制權與複決權』、『社會主義』、『保護天然富源』（左）、『複議法庭判決』、『委員制之市政』、『人口問題』（右），真是『應有盡有』了，羅氏問櫃台外的顧客道：『您要什麼？』

右時事畫冊九，皆生平所見之最佳者。七月十一日適之記。

今日審視昨夜所棄之時事畫，覺不無滄海遺珠之憾，遂增入若干，成績集。

(40) 駱賓生氏作。美國近年頗主解散大托辣斯或嚴取締之。有許多托辣斯已自行解散。此記貝爾及西盟兩電業公司自行解散一案也。

(41) 『臣門如市』。此邦大托辣斯往往以金錢收買官吏議員爲之作走狗。此指美孚公司也。漫諾氏作。

(42) 英人 Sir John Tenniel 作。此君爲彭筭作畫凡五十年，去年始死，年九十四。此爲此君最後之作。作於廿世紀開幕之第二日，祝新世紀（手中嬰孩）之和平也。車上武士

爲戰神，老人爲時神（Time）手抱二十世紀，其旁立和平之神也。

（43）『們羅主義』之受禍者。墨之亂，美人不許歐人干涉，而美人私助微耶之黨，輸入軍械。此圖寫微耶、花們羅之墓，所以誌謝也。

（44）意突之戰，消息隔絕，兩國報章各自言大捷，皆閉門造新聞者也。（法國笑報）

（45）『樂觀者』。此圖似嘲似譽，極有風致，不知何氏所作。

右所集時事畫四十五幅，計美人所作者二十幅，英十一，德六，荷二，奧二，意法墨各一。十日適之又記。

五 美國亦有求雨之舉（七月十二日）

天地之大，何奇不有。歐美科學之發達，可謂登峯造極矣；科學知識之普及，可謂家喻戶曉矣；而猶有求雨之舉。吾去年聞西美某省長出令，令省中各教堂同日祈禱求雨，今又見之。甚矣，習俗之入人深而迷信之不易破除也！吾國政府乃至下令乞耶教徒爲吾國祈福。祈福求雨，更有何別？然祈禱爲教宗重要儀節之一。耶回信徒日日祈禱，吾每禮拜日見此邦人士

祈禱乃不以爲異，而獨異求雨，彼求雨者與彼禮拜堂中濟濟士女之低首祈禱者，容有上下牀之別乎？吾是以不禁自笑吾陋也。

六 美國駐希臘公使義憤棄官（七月十二日）

巴爾幹兩次血戰之後，歐洲列強出而干涉，割阿爾奔尼亞之地，立爲獨立國，令衛得王（Wild）王之衛得庸暗，國人內亂。美國駐希臘公使 George Fred Williams 特至其國訪查，見其政府之暗黑，人民之受壓制，教派之紛爭，慨然大憤，卽爲文告天下，棄官去，誓將助阿之新黨，推翻現有之政府。此種義憤之舉，在今日殊不可多得，故記之。

七 錄舊約以斯拉一節（七月十二日）

舊約以斯拉（Ezra）書第十章第四節：

“Arise; for this matter belongeth unto thee: we also will be with thee: be of good courage, and do it.”（起來！這是你自己應該辦的事，我們也都贊助你。鼓起勇氣去幹！）

八 威爾遜與羅斯福演說之大旨（七月十二日）

下所記威爾遜與羅斯福二氏本月演說之大旨，寥寥二言，實今日言自由政治者之大樞紐，不可不察。威爾遜氏所持以爲政府之職在於破除自由之阻力，令國民人人皆得自由生活，此威爾遜所謂『新自由』者是也。羅氏則欲以政府爲國民之監督，維持左右之，如保赤子。二者之中，吾從威氏。

Which Shall It Be?

Mr. Roosevelt, at Pittsburgh: We must supervise and direct the affairs of the people.

Mr. Wilson, at Philadelphia: We must establish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people will be free to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

July 1914

九 威爾遜（七月十二日）

威氏不獨爲政治家，實今日一大文豪，亦一大理想家也。其人能以哲學理想爲政治之根本，雖身入政界，而事事持正，尊重人道，以爲「理想」與「實行」初非二事，故人多以爲迂。其實威氏之爲偉人，正在此處，正在其能不隨流俗爲轉移耳。威氏之外交政策，自表面觀之，似着着失敗；然以吾所見，則威氏之政策實於世界外交史上開一新紀元。卽如其對華政策，巴拿馬運河稅則修正案，哥羅比亞新條約，皆是人道主義，他日史家當能證吾言耳。

七月四日（獨立節）威氏在斐城演說，其言句句精警，語語肝膽照人，其論外交一段，尤其痛快明爽。其得力所在，全在一「恕」字，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八字。其言曰：「獨立者，非爲吾人私囊中物已也，將以與天下共之。」又曰：「若吾人以國中不敢行之事施諸他國，則吾亦不屑對吾美之國旗矣。」（此與吾前寄此間報館論「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之說同意，參觀卷四第一五則。）又曰：「天下之國，有甯吃虧而不欲失信者，乃天下最可尊崇之國也。」又曰：「愛國不在得衆人之歡心，真愛國者認清是非，但向是的一而做去，不顧人言，雖犧牲一身而不悔。」又曰：「人能自省其督効忠祖國而又未嘗賣其良

心者，死有餘樂矣。」凡此皆可作格言讀，故節錄之。

一〇 哀希臘歌譯稿（七月十三日）

寫所譯裴倫哀希臘歌，不能作序，因作『譯餘臆墨』數則弁之。其一則論譯詩擇體之難，略曰：『譯詩者，命意已爲原文所限，若更限於體裁，則動輒掣肘，決不能得憫心之作也。』此意乃閱歷所得，譯詩者不可不理會。

寫此本成，叔永爲作序，復附君武曼殊兩家譯本以寄怡蓀，令印行之。怡蓀方在籌款爲學費，故卽以此冊贈之。舊稿所得，雖未必能多，然故人力所能及，僅有此耳。

一一 乘橋歸來圖（七月十四日）

左附時事畫真神來之筆。吾前所選乃遺之，甚矣知人擇賢之難也。

墨西哥久爲世界患，美政府持不干涉主義，至辱及國徽，忍無可忍，始令水兵在 Vera Cruz 登岸，據其城，以絕衛爾泰（今總統）軍械來路。是役美兵死者數人，其屍歸葬國家軍人墓地（在美京）。此圖當名之曰『乘橋歸來』圖。海濱老人，美國也。（報章所畫老人



THE HOME COMING
From the Sun (New York)

圖來歸栢乘

名中叔者皆指美國中叔英文 Uncle Sam 隱 U. S. 二字也。)手捧花圈，遙望海中載尸之歸舟，老人垂首，哀戚之容，淒然動人。

(註)花圈飄帶上所書“Greater love hath no man”見新約約翰福音第十五篇十三節，全文爲“Greater love hath no man than this, that a man lay down his life for his friends.”(舊譯爲『人爲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二 記興趣 (Interest) (七月十六日)

今日讀外觀報有 H. Addington Bruce 論“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nterested” (The Outlook, July 18, 1914) 一文，極喜之，節其大要如下：

人生能有所成就，其所建樹，對於一己及社會皆有真價值者，果何以致此耶？無他，以其對於所擇專業具深摯之興趣，故專心肆力以爲之耳。

弗蘭克林幼時，父令習造燭，非所喜也；後令習印書，亦非所喜也；惟以印書之肆易

得書，得書乃大喜，日夜竊讀之。十六歲卽不喜肉葷，欲節費買書也。復學作文，極勤苦，文乃大進，年未三十而名聞遠近。及其死也，歐美兩洲交稱之，以爲聖人。達爾文少時不樂讀書，家人以爲愚鈍，日惟喜開行田野中打槍，逐狗，殺鼠。父愛之，令入格拉司科大學習醫，數月卽棄去。又令入康橋大學習經典，既至，適韓思洛（Hans-Low）主講天然學，達爾文往聽講，韓令日入深林中採花草捉蟲鳥爲標本，達大喜，過望，習動植物學極勤，……他日遂發明『天演進化』之說，爲世界開新紀元。穆利（Mozart）父爲宮中樂師，穆襁褓中習聞樂器，輒大喜，又時以細手按拍，父奇之，未三歲卽教之樂器，所教輒能爲之，四歲已能奏鋼絲琴（Harpischord）五歲已能自作曲，六歲習提琴（Viola），驚倒國中名手，……其後遂成世界音樂鉅子。

此三子之能有所建樹成不朽之業者，皆以其所擇業爲性所酷嗜，興趣所在，故專一以赴之，其成功宜也。成功之要道無他，濃摯之興趣，輔之以堅忍之工夫而已耳。

然堅忍之工夫，施之於性之所近，生平所酷嗜，則既不勉強，收效尤易而大。

拿破崙喜戰陣，雖在劇場樂部，其心中所籌畫皆調兵之布置也。穆利自三歲即習音樂，於世界鉅子之作無所不讀，一日，與友人爲桌球戲（Billiard），口中吟啞不絕，戲終，自言已成一譜，即其最著名之“Zaubertote”之第一節也。

是故爲父母者，宜視其子女興趣所在，以爲擇業之指南，又宜於子女幼時，隨其趨向所在，培植其興趣，否則削足適履，不惟無成，且爲世界社會失一有用之才，滋可惜也。

一三 利用光陰（七月十七日）

有人贈我莎士比名劇亨利第五，全書三百八十餘頁，用薄紙印之，故全書僅廣寸有半，長二寸，厚不及半寸（英度），取攜最便，因以置衣囊中，平日不讀之，惟於廁上及電車中讀之，約一月而讀畢，此亦利用廢棄光陰之一法也。

一四 讀書會（七月十八日）

發起一會曰讀書會，會員每週最少須讀英文文學書一部，每週之末日相聚討論一次。

會員不多，其名如下：

任鴻雋 梅光迪 張耘 郭蔭棠 胡適

余第一週所讀二書：

Hawthorne: "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

Hauptmann: "Before Dawn".

一五 讀東方未明（七月十八日）

上所舉第二書乃現世德國文學泰斗赫僕特滿（Gerhart Hauptmann）最初所著社會劇。赫氏前年得諾貝爾獎金，推爲世界文學鉅子。（諾貝爾獎金詳見下記。）此劇東方未明，意在戒飲酒也。德國人嗜飲，流毒極烈，赫氏故諍之。全書極動人，寫田野富人家庭之醒解，栩栩欲活，劇中主人 Loth and Helen 尤有生氣。此書可與伊卜生社會劇相伯仲，較白里而（Brieux）所作殆勝之。

一六 歐洲幾個『問題劇』鉅子（七月十八日）

自伊卜生（Ibsen）以來，歐洲戲劇鉅子多重社會劇，又名『問題劇』（Problem Play），以其每劇意在討論今日社會重要之問題也。業此最著者，在昔有伊卜生（挪威人），今死矣，今日名手在德為赫氏，在英為蕭伯納氏（Bernard Shaw），在法為白里而氏。

一七 諾貝爾獎金（七月十八日）

上所記『諾貝爾獎金』（The Nobel Prizes）瑞典發明家諾貝爾（A.B. Nobel 1833-1896發明炸藥者）所創，以鼓勵世界男女之為人類造福者也。諾貝爾死於一八九六年，遺囑將遺產九百萬金（美金）存貯生息，歲所得息，分爲五份，立爲五種獎金：

- （一）世界最重要之物理新發明；
- （二）世界最重要之化學新發明；
- （三）世界最重要之醫學或生理學新發明；
- （四）世界所公認之文學著作，足以表示理想主義的趨向者，（Idealistic tendency）

(五)最有功於世界平和者。

第一次給獎在一九〇一年。每獎約值金四萬，賸以金牌，於每年十二月十日給之（此爲諾氏歿日）。其物理化學二獎，由瑞典國家科學院判定發給。其醫學獎由司托和（瑞都）醫學會審定。其文學獎由瑞典通儒院裁決。其和平獎則由挪威議會定之也。

美前總統羅斯福得一九〇六年份和平獎。文學獎則

一九〇三 Björnsterne Björnson（挪威戲劇家，伊卜生之友）

一九〇七 Rudyard Kipling（英詩人）

一九〇八 Rudolph Eucken（德國哲學家）

一九一〇 Maurice Maeterlinck（比利時詩人及戲劇家）

一九一〇 Gerhart Hauptmann

一九一三 Rabindranath Tagore（印度詩人）

去年印度詩人泰戈爾（Tagore）得此獎金，世界震驚。

一八 讀織工（七月十八日）

今日又讀一劇，亦赫氏著，曰織工（The Weavers）爲赫氏最著之作，寫貧富之不均，中寫織工之貧況，真足令人淚下。書凡五齣：第一齣，織工繳所織布時受主者種種苛刻虐待，令人髮指。第二齣寫一織工家中妻女窮餓之狀。妻女日夜織而所得不足供衣食，至不能得芋（芋最賤也。）兒啼索食，母織無燭，有犬來投不去，遂殺以爲食。種種慘狀，令人淚下。第三齣寫反動之動機。獸窮則反噬，固也。第四齣織工叛矣。叛之原因，以主者減工值，工人哀懇之。主者曰：『不能得芋，何不食草？』（此有『何不食肉糜』風味。）工人遂叛，圍主者之家，主者狼狽脫去，遂毀其宅。讀之令人大快。第五齣寫一老織工信天安命，雖窮餓猶日夕祈禱，以爲今生苦，死後有極樂園，人但安命可矣。此爲過去時代之工人代表，今之工黨決不作如此想也。此老之子婦，獨不甘束手忍受，及工人叛，婦持杵從之。其子猶豫未去，聞門外兵士放鎗擊工人之聲，始大怒，持刃奔出從之。老工人猶喃喃坐織門外，鎗彈穿戶入，中此老，仆機上死。俄頃，其幼孫奔入，謹呼工黨大捷矣。幕遂下。此一幕寫新舊二時代之工人心理，兩兩對映，耐人

尋味，令人有今昔之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舊時代之心理也。『人實爲之，天何與焉？』但問人事，安問天意？『貧富之不均，人實爲之，人亦可除之。』此新時代之心理也。今工人知集羣力之可以制資本家死命也，故有同盟罷工之舉，豈得已哉！誰實迫之而使至於此耶！

此劇大類 Mrs. Gaskell's "Mary Barton" 布局命意，大抵相類，二書皆不朽之作也。

一九 戒紙烟（七月十八日）

吾年來志力之薄弱極矣，即戒紙烟一事，屢戒屢復爲之，真是懦夫無志之爲！吾去國以來，雖滴酒不入口，然紙烟之惡影響仍不少。赫氏之書曰：

"I am absolutely determined to transmit undiminished to my pos-

terity this heritage which is mine" (Before Dawn, Act I. P. 52)

記此爲座右之銘。自今日始，決不再吸紙烟或菸斗之類。今日之言，墨在紙上，不可漫滅。

吾不得自欺。

二〇 『遺傳』說（七月十八日）

上所引赫氏之言，可譯爲『吾今誓欲將吾所受於先人者，絲毫無虧損，留與吾之子孫。』此說今人謂之『種性遺傳』（Heredit^y）其實即中國古哲人『全受全歸』之說加之，以科學的根據而已耳。

二一 讀懶裘（七月二十日）

讀赫氏一劇，名懶裘，爲諧劇，寫一極狡獪之賊婆及一極糊塗之巡檢，窮形盡致，大似水滸傳。

二二 印度無族姓之制（七月二十日）

與印度人某君談，其人告我，印度無有族姓之制，其人但有名無姓氏也。其繼承之次，如父名約翰·約瑟·馬太，則其子名約瑟·馬太·李卻，李卻爲新名，其前二名則父名也；其孫則名李卻·腓力·查爾斯；其曾孫則名腓力·查爾斯·維廉，以此類推云。

二三 瑪志尼語（七月）

“National life and International life should be two manifestations of the same principle, the love of good”.——Mazzini.（國家的生活與國際的生活，應爲同一原理之兩個表現：其原理爲何？好善是已。）

Bolton King 瑪志尼傳頁三〇二引。

二四 兩處演說（七月廿三日）

廿二夜世界學生會開夏季歡迎會，到者約四百人。余爲是夜主要演說者，演題爲『大同主義』。今日本市晚報稱許甚至。

余不幸于此二十四時之內，乃須作二篇演說。昨夜九時說『大同』，十一時客散盡，始讀參考書至夜半一時始睡。今日八時起，讀書至兩時，始將演說題“The Immigrant in American Life”寫成大綱，不及逐節寫出。三時至婦人節制會（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會所演說。婦人節制會者，此邦婦人本不飲酒，此會以提倡禁絕沾

酒釀酒之業爲宗旨，各城皆有分會。此間分會會員有八百人之多，然大半皆附名而已。今日以大雨故，到者尤寥寥。

二五 錄怡蓀來書（七月廿四日）

「足下去歲來書，謂一身常羈數事，奔走外務，不識近來已能讀書否？想足下在留亦不過兩年，宜多讀書，且于學位亦宜留意圖之。蓋發心造因，期挽末劫，不得不于足下望之也。」
怡蓀，七月一日書。

二六 撥特勞『吾鄰』之界說（七月廿四日）

英國國教大師撥特勞主教（Bishop Joseph Butler 1692-1752）嘗下『吾鄰』之界說曰：

Our neighbor is "that part of the universe, that part of mankind, that part of our country, which comes under our immediate notice, acquaintance and influence, and with which we have to do."

民國三年七月

三三三

在當日視之，此界說似甚狹。蓋十八世紀之初葉，吾人直接視聽之下，交遊所及，勢力所被，能
有幾人？若在今日，則世界人類何莫非在吾人直接視聽之下乎？一彈轟於奧之一城，全世界
皆聞之。一言發於英之議會，全世界亦皆聞之。即如今日巴黎之謀殺案大審判，其法庭上一
言一動，天下人皆得讀之，如身在其地也。（指巴黎 Madame Caillaux 案。）若以檢氏
『吾鄰』之界說施諸今日，則全世界皆吾鄰耳，世界大同之日不遠矣。

二七 師友匡正（七月廿六日）

吾前記“*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一語（參看卷四第一五
則卷五第九則）以爲其意謂『但論國界，不辯是非』也。二十二夜演說『大同』引此言
以爲狹義愛國心之代表。演說後，有某夫人語余，謂彼讀此語，但以爲『無論吾國爲是耶非
耶，吾終不忍不愛之耳』，初非謂『吾國所行卽有非理，吾亦以爲是』也。此意已足匡余之
不逮。今日遇 Prof. M. W. Sampson，亦前夜在座者，偶語及此，先生亦謂此言可左右
其義，不易折衷，然其本意謂『父母之邦，雖有不義，不忍終棄』。先生舉一例爲證：『譬之兄

弟同出，弟醉辱人於道，受辱者拔劍報之，其兄當衛醉弟耶？抑置之於不顧耶？抑助受辱者毆其弟耶？其人誠知其弟之非，而骨肉之義不得不護之，寧俟其酒醒乃責其罪耳。當前世紀之中葉，歐人相率棄國來美，入籍爲美國人，其去國之原因，大率以專制政府壓制爲多，然其悻悻然去之者，未必皆是也。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狹義而沒其廣義。幸師友匡正之耳。

二八 「是」與「非」（七月廿六日）

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仁人之言也。故孔子去魯，遲遲其行，曰：「去父母之國之道也。」其作春秋，多爲魯諱，則失之私矣。然其心可諒也。吾亦未嘗無私，吾所謂「執筆報國」之說，何嘗不時爲宗國諱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勝愛國之心否，則另是一問題。吾國與外國開釁以來，大小若干戰矣，吾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恆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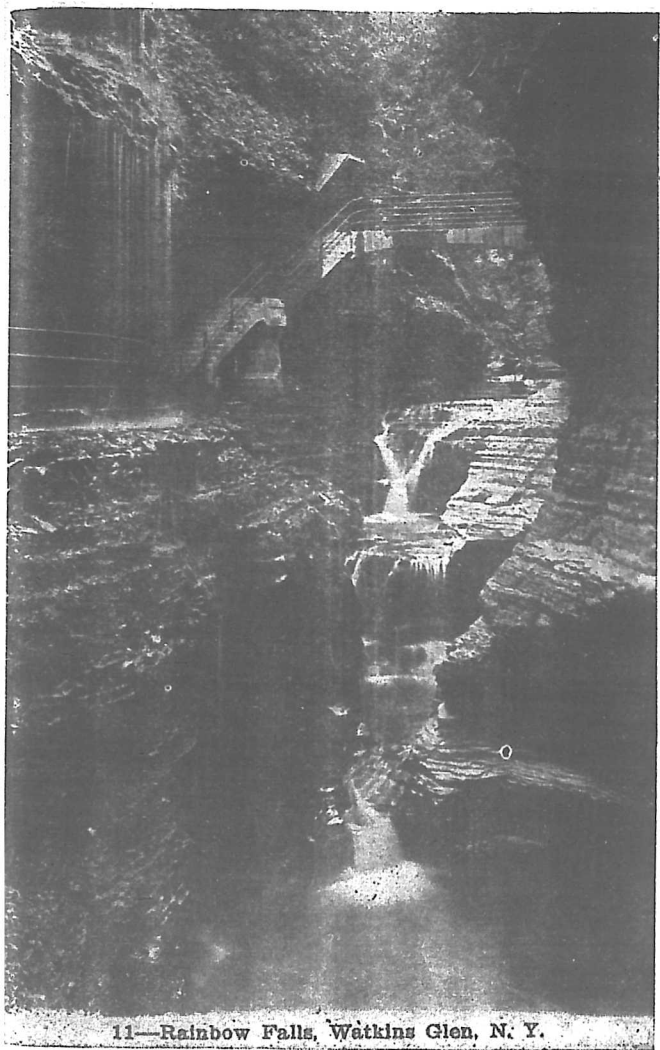
二九 遊活鏗谷記（七月廿八日）

廿五日往遊活鏗谷（Watkins Glen, N.Y.）此地真天地之奇境也。吾筆劣，不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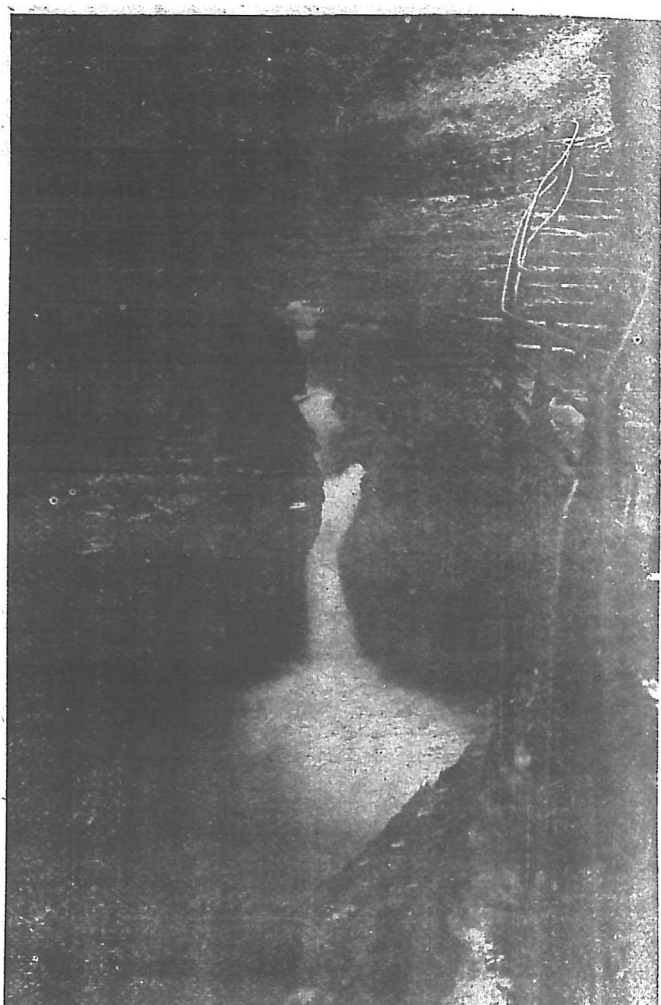
形容之，因附圖數幅以見一斑而已。此地今由紐約省收爲公園，依山開徑，跨壑通梁，其險處皆護以鐵欄，故自山脚至顛，毫無攀援之艱，亦無顛躓之虞，視前游英菲兒山探險之奇之樂，迥乎不侔矣。然『佳境每深藏，不與淺人看。勿惜幾兩屐，何畏山神慳？要知尋山樂，不在花鳥妍。』其缺憾所在，在於不均。天下能有幾許人不惜尋山之屐，不畏攀援之艱耶？今國家爲整徑築橋，坐令天險化爲坦途，婦孺叟孩皆可享登臨之樂，遊觀之美，不亦均乎！此中亦有至理存焉。英菲兒山任天而治者也，探險者各以其才力之強弱，定所入之淺深及所見之多寡，惟其傑出能堅忍不拔者，乃能登峯造極，盡收其地之奇勝；而其弱不能深入或半途而止者，均王介甫所謂『不得極夫遊之樂』者也。其登峯造極者，所謂英雄偉人也；敵國之富人，百勝之名將，功名蓋世之豪傑，立德立言之聖賢，均此類也。其畏而不敢入者，凡民也。入而不能深者，失敗之英雄也。所謂優勝劣敗，天行之治是也。活鏗之山則不然，蓋人治也，人擇也（*Artificial Selection*）。以人事奪天行之酷（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吾所謂天行之酷也。）人之智慧材力不能均也，天也，而人力可以均之。均之者何也？除其艱險，減其障礙，俾曩之惟



CAVERN TUNNEL,
WATKINS GLEN, N. Y.



11—Rainbow Falls, Watkins Glen, N. 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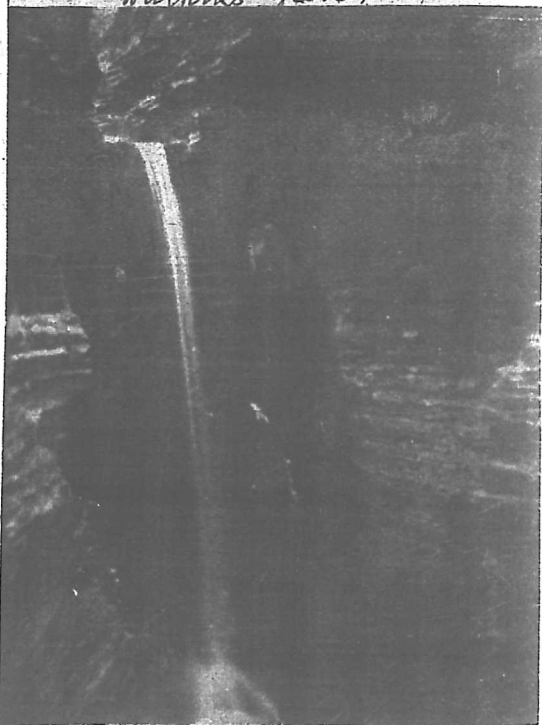
16—Sylvan Gorge and Rapids, Watkins Glen, N. 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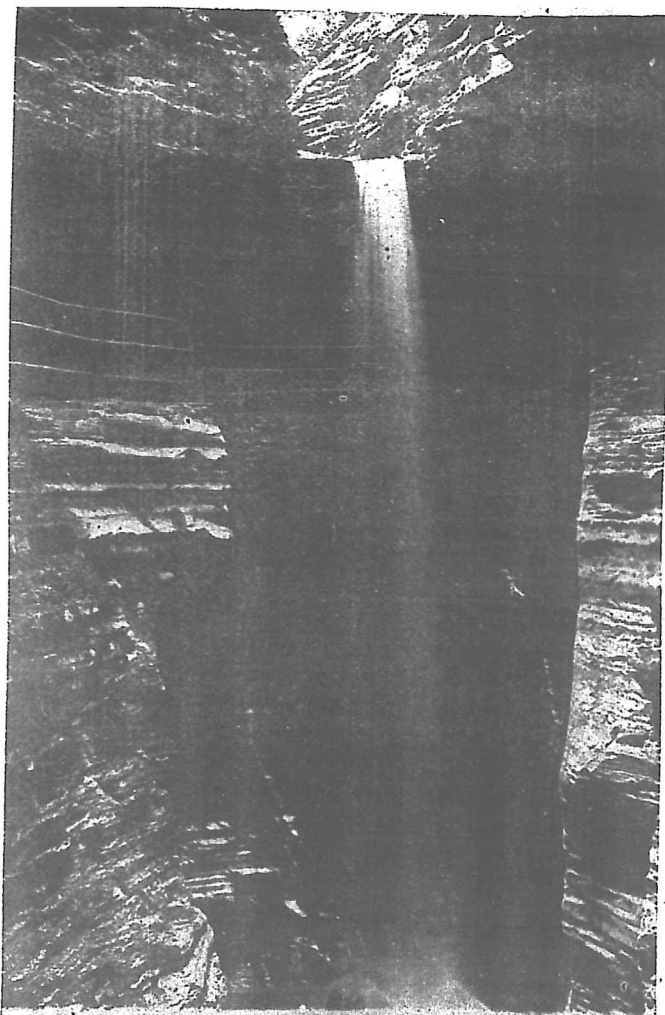
PLUTO FALLS,
WATKINS GLEN, N. Y.

7705

Cavern Cascade
Watkins Glen, N.Y.



(By K. C. Tsang, July, 1914)



50—Cavern Cascade and Gorge, Watkins Glen, N. Y.



甲 *Sul. Hu.* Charles Leo Mearns

汪鏗谷之遊，同行者二百二十二人，吾與梅息君偕行，叔永爲攝影於谷口(甲)，又在一瀑泉側攝一影，吾與梅息君坐泉下(乙)，末一圖則余與叔永合影也(丙)。



6



聖且智乃可至者，今則匹夫匹婦皆可至焉；義之所謂殊勳上賞以待不世出之英雄者，今則人人皆可躋及焉。以人事之仁，補天行之不仁，不亦休乎！不亦仁乎！

三〇 赫僕特滿所著劇之長處（七月廿九日）

聞英文教長散蒲生（M. W. Sampson）講赫僕特滿所著劇之長處。其論懶裘與放火記（The Conflagration）也。曰：『此二劇相爲始末。前劇之主人 Mrs. Wolff 今再嫁爲 Mrs. Tietz 老矣，雖賊智猶存，而堅忍不逮，奸雄末路，令人歎息。赫氏長處在於無有一定之結構經營，無有堅強之布局，讀者但覺一片模糊世界，一片糊塗社會，一一逼真，無一毫文人矯揉造作之痕也。』此種劇不以布局勝。劇之不以布局勝，自赫氏始也。

其論織工也，曰：『此劇有二大異點：（一）全劇不特無有主人，乃無一特異之脚色。讀懶裘及放火記者，雖十年之後，必不能忘劇中之賊婆、伍姐及巡檢衛而汗（Wehrhahn），猶讀漢姆勒特（Hamlet，蕭士璧名劇）者之不忘劇中之王子也。此劇織工則不然，讀者心目中但有織工之受虐，資本家之不仁，勞動家之貧餓，怨毒入人之深，獨不見一特異動人之

人物，（此言確也。吾讀此纔數日耳，而已不能舉書中之人物，但未忘書中之事實耳。）蓋此書所志不在狀人，而在狀一種困苦無告之人羣，其中本無有出類拔萃之人物也。（二）劇中主人卽是一羣無告之織工，其人皆如無頭之蛇，喪家之犬，東衝西突，莫知所屆。讀者但覺其可憐可哀，獨不知其人所欲究屬何物，此其與他劇大異之處也。讀西柴者，知卜魯佗所欲何事，亦知高西厄司所欲何事。讀瀚肉記（Merchant of Venice）者，知休洛克所欲何事。讀漢姆勒特者，知丹王子所欲何事。獨讀此劇者但見一片模糊血淚，但聞幾許怨聲，但見俄鄉，但見衆鬪，但見搶劫，但見格鬪，但見一股怨毒之氣隨地爆發，不可遏抑。然試問彼聚衆之工人所要求者何事，所志在何事，則讀者瞠不能答也。蓋此劇所寫爲一般愚貧之工人，其識不足以知其所欲何事，其言尤不足以自白其所志何在也。」此種體近人頗用之，俄國大劇家契可夫（Tchekoff）尤工此。

三二 標點符號釋例（七月廿九日）

我所作日記割記，向無體例，擬自今以後，凡吾作文所用句讀符號，須有一定體例。因作

釋例曰：

- (一) 凡人名旁加單直（——），如契可夫、蕭士璧之類。
- (二) 凡地名國名旁加雙直（= =），如倫敦、瑞典之類。
- (三) 凡書名報名上下加矩（∟ ），如「放火記」、「殺狗記」。
- (四) 凡引用他人言語，或書中語句，於所引語之前後加矩，如「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五) 如所引語中又有引語焉，則於引語中之引語前後加雙矩（『 』）以別之，如子聞之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莊子」曰，「『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

如引語之引語中又有引語焉，則加三矩（『 』）以別之，如曰，「臣聞之胡乾曰，『王坐於堂上……王問曰，『牛何之』對曰，『將以覺鐘』』」（四）

民國三年七月

年二月，張子高以書問引語符號，似不敷用，因改正此則。

(六) 句讀符號。

(甲) 句用○ 「馬氏文通」曰：「凡有起詞語詞，而辭意已全者曰句，未全者曰讀。」

(乙) 讀用△

(丙) 頓用、 「凡句讀中字而少長，而辭意應少住者曰頓。」

(例) 「封禪書」云「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

(丁) 加圈點之文，句用◎，讀頓同上。

(例) 「韓非子」云「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七) 譯外國音例 有音之字正寫，無音而有聲之字偏寫。

(例) Hamlet 漢姆勒特 漢勒有音而姆特無音也

Plato 柏拉圖

Socrates 梭格累底司

Hauptmann 赫僕特滿

(八) 註用雙括弧 (()) 或偏半格寫。

三二 法律之弊 (七月卅日)

讀瑞典戲劇鉅子施吞堡 (Strindberg) 短劇名線索者 (The Link) 論法律之弊，發人深省。伊卜生亦切齒法律之弊，以為不近人情，其所著玩物 (A Doll's House) 或譯娜拉 (中娜拉與奸人克洛司達一席話，皆論此題也。

三三 讀夢劇 (七月卅一日)

又讀劇名夢劇 (The Dream Play) 全無結構，但以無數夢景連綴成文，極恣肆詭奇之妙。

民國三年七月

三二一

三四 往聽維廉斯歌曲（七月卅一日）

卅一夜往聽此邦有名歌者曰 van Williams 歌曲於裴立院，聽者二千數百人。余生平未聞大家歌喉，此爲第一次，歎賞不已。維廉斯君凡歌十二曲，聽者鼓舞不已；又歌六曲，歌喉始終不衰。其所歌，余以“The Sorrows of Death”及“If with All Your Hearts”（Elijah）爲最動人，皆 Mendelssohn 所譜曲也。余不解音樂，但喜聽之耳。此君佳處，在能體會詞意，喜怒哀樂，皆能一一傳出。蓋惟歌者自具情感，始能感人，若徒能作中耳之音，如留聲機器，何足貴也。同行者梁女士，梁士詒之女公子。

三五 解兒司誤讀漢文（八月二日）

偶讀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報（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4, Part III, pp. 763-723）見彼邦所謂漢學名宿 Lionel Giles 者所作燉煌錄譯釋一文，附原稿影本十四頁。燉煌錄者，數年前燉煌石室發見古物之一也，所記燉煌地理古蹟，頗多附會妄誕之言，鈔筆尤俗陋，然字跡固極易辨認也。不意此君（解兒司）所釋譯，乃訛謬無

數。其最可笑者，如

古號鳴沙神沙。而祠焉。近南有甘泉。

又如

父母雖苦生離兒女。爲神所錄。歡然攜手。而沒神龍中。刺史張孝嵩下車。

蓋以『神龍』爲神龍之淵，而不知其爲中宗年號也。以上句絕皆照解氏本。又如

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木。陰森中有小堡。

譯『有寺古木』曰，"there is a monastery and a clump of old trees"。豈非大可笑乎？其尤荒謬者，原稿有『純』字，屯旁作『匕』，解氏注曰：『純字似有闕筆，蓋爲憲宗諱故也；又有『祝』字，爲昭宣帝諱，而無闕筆；故知此稿成於憲宗昭宣之間也。』其實純字並無闕筆。且稿中闕筆之字甚多，如『昌』作『𠂔』，『害』作『𠂔』，『鳥』作『烏』，『蓋』手不學不識字之過耳。類此之謬處尙多。彼邦號稱漢學名宿者尙爾爾，真可浩歎！余撫拾諸誤，爲作文正之，以寄此報。

三六 記歐洲大戰禍（八月五日）

（一）空前之大戰

自有生民以來所未有之大戰禍，今忽突起於歐陸！拿破崙之戰雖波及全歐，然其時在百年以前，戰具無今日之備也。七月廿六日，奧國與塞維亞宣戰，塞都 Belgrade 在奧境上，遂棄之而走。明日，奧兵攻之，戰事遂開。俄爲塞同種之國，出而調停，無效，遂動員（Mobilization）。德爲奧與國，嚴詞詰問俄動員之原因，責令解嚴，俄人不聽，俄德戰端遂起。俄爲法聯邦，法又德之世仇也，德人度法人必助俄，遂先侵法。法人不得已，遂於前日宣戰。德法接壤，比國居其間，德人強欲假道於比以侵法，比人拒焉。德人脅以兵力，比乃告急於英。英久仇視德，而又爲法俄比之友邦，故爲比責德。德人不服，遂於昨日宣戰。英人亦於昨夜宣戰。於是歐洲之大戰起矣。奧德爲一組，英俄法塞爲一組。塞之聯邦門的尼革羅及希臘當繼起助塞，而德奧之同盟國意大利乃首先宣告中立，不與開戰役。

（二）塞奧交惡之始末

當拿破崙全盛之時，歐之東南角僅有奧帝國及突厥帝國而已。今之所謂巴爾幹半島全屬突厥。（突厥人 Ottoman 於一三五三年侵歐，漸佔巴爾幹半島。）而其時突厥之猷已衰，境內之基督教徒不甘屈服於回教勢力之下，於是各部有倡獨立之師者。塞人獨立於一八一七，希人繼之（一八二一—一八二九），得俄英法之助亦獨立。克里米之戰（The Crimean War, 1853-1856）既息，魯馬尼亞（Roumania）乘機獨立，即今之魯國也（一八五九）。

一八七五年，塞國西境上之突厥兩省曰巴士尼亞及黑此哥維納（Bosnia and Herzegovina）亦叛突，意在歸併於塞也；褒而加里亞人（Bulgaria）繼叛，皆乞援於俄。時突人大殺叛者，慘無人道，俄人藉詞伐突，大敗之。而西歐諸國忌俄人之得勢於東歐，於是俾士麥召諸國會於柏林，是為『柏林會議』。德法與俄英意突等國皆與焉，俾氏主壇坫。此會之結果：（一）塞門魯皆為獨立國。（二）巴士尼亞及黑此哥維納二省向之本願為塞屬者，今乃由此會決令由奧代治，而遙認突之『蘇丹』為上國。（三）褒而加里亞得一基督教政府，惟

仍認突爲主國。

巴黑兩省之歸奧代治也，塞人大恥之。俄人爲塞侵突，而不得相當之酬報，故銜奧德亦甚。奧人代治巴黑兩省，理其財政，與其實業，凡二十年。至一九〇八年，Von Aehrenthal 爲奧外相，遂併巴黑爲奧縣。此舉也，全歐震動，突人欲戰。塞人以奧人絕其併二省之望也，亦索賠償。英俄法助之，責奧之背柏林之約也。奧以賄和突，而拒塞之要求。全歐戰雲幾開矣。明年三月，德皇告俄柴，謂「塞奧之事果肇戰端，則德必以全力助奧。」時俄人新敗於日，英法亦不欲戰，事遂寢。奧人安享二省之利矣。然六年後之戰禍實基於此。

(三) 飛的難之暗殺案（參看卷四第四三則）

六月廿八日（一九一四），奧皇嗣飛的難（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與其妻行經巴省都城沙拉也勿（Sarajevo）爲一塞國學生所鎗殺。奧政府疑此舉由塞政府主使。且近來塞人排奧之風極盛，國中有所謂「排奧會」及「全塞維亞會」（Pan-Serbian）者，塞政府中人亦有贊助之者，奧人大恨之。且巴爾幹戰後，塞人驟爲強國，尤爲奧所

忌。七月廿三日，奧政府下「哀的米敦書」於塞政府，要求五事：

(甲) 塞政府須在政府公報上承認國中排奧之舉之非，並須道歉於奧國。

(乙) 塞政府須以此意宣告陸軍兵士。

(丙) 解散排奧之結會。

(丁) 禁止國中報紙提倡排奧之議。

(戊) 奧政府可遣一般官吏入塞境內自由調查沙拉也勿之暗殺案，塞政府不得干預。

此書限廿四時內答覆。塞政府答書允前四事，惟(戊)款有傷國體，不能允許，擬以陳於海牙平和會，俟其平判。奧政府以爲塞人所答不能滿意，遂宣戰。

(四) 三國同盟 (Triple Alliance)

「三國同盟」者，德奧意也。歐洲均勢之局，此三國爲一組；而英法俄所謂「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者爲一組。兩組互相猜忌，互相牽掣，均勢之局始成。

普法之戰後（一八七〇），俾士麥志在孤法，不令與他國聯結。俾氏初志欲聯俄奧；一八七二，三國皇帝會於柏林，未締約，但約有事協商耳。一八七五，法人增兵備，毛奇議攻法。法人乞助於俄，俄柴英后皆以書致德皇，遂不果戰。俾氏恨俄人之干涉也，其後柏林會議，俾氏主壇，袒奧而疏俄（見上）。俄人恥之，遂調兵集境上示威。俾氏親至奧京，與奧訂約而歸（一八七九），是為『雙同盟』，約同拒俄。

意奧世仇也。而意法以非問題適有隙，幾開戰，德奧許以外援，意遂加入三國同盟（一八八二）。意加入同盟後，不得不增地中海上之海軍軍備，故數十年來，意之海軍負擔驟增。然前年意之攻特里波利（Tripoli）也，奧德皆坐視，令意得自由進取，意所得益，惟有此耳。三國同盟之約，大旨謂如一國為俄國所攻，則餘二國同助之；如一國為他國（俄國之外）所攻，則餘二國守中立。

（五）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

俾士麥能使法國孤立二十年，及俾氏倒（一八九〇），而歐洲政局大變矣。

俄德本姻親（亞歷山大二世爲維廉之姪），而德人之樹於歐洲，俄實忌之。一八七五年，俄柴之阻德之伐法也，以此故也。此後俄法交日密。法富時以贊助俄。俄畏虛無黨，法政府承其意旨，爲捕之於巴黎，以交驩俄。兩國海軍相過從，國人歡迎之若狂（托爾斯泰會記之）。一八九一年，盟約成。一八九六，俄新柴如法。明年，法總統 *Jaffé*。如俄報聘，席上始宣告兩國之同盟焉。

一九〇三年，英前王如法，法總統 *Loubet* 如英報聘。明年，英法協約成，法以埃及讓英，英亦以摩洛哥讓法。英本與德睦，及南非之戰，德人始疾視英。邇來德人刻意經營海軍，尤爲英人所忌，故英德疏而英轉親法矣。

英俄既皆爲法之友邦，故一九〇六年法德以摩洛哥事會議於 *Algeiras*，英俄皆陰助法。意雖聯德，近亦與法睦，故亦助法。法在摩洛哥佔勝利，而英俄交誼亦益親。一九〇七年，英俄協約成，（一）劃分兩國在波斯之勢力圈。（二）英人得握阿富汗之外交權。（三）兩國在西藏各不相犯。

於是英法俄三國之間各以協約相結，而『三國協約』之勢成。其後英俄法復與日睦而協約之三國勢尤強矣。意自一八九六年以後與法漸睦。一九〇一年，法宣言法不侵犯意之經營特里波利，意亦不干涉法之經營摩洛哥。一九〇三年，意王如法。明年，法總統報聘，意法交益親，德奧之勢益孤矣。

(六) 結論

戰事之結果，孰勝孰負，雖不可逆料，然就大局論之，有數事可預言也。

(一) 歐洲均勢之局必大變。奧國國內人種至雜，戰後或有分裂之虞。德孤立無助，今特鋌而走險，即勝，亦未必能持久；若敗，則均勢之局全翻，意將爲英法之黨，而他日俄得志東歐，必復招西歐列強之忌。異日均勢新局，其在東西歐之對峙乎？

(二) 戰後，歐人將憬然於攻守同盟之害。即如今之『三協約』、『三同盟』，皆相疾視甚深，名爲要約以保和平，實則暗釀今日之戰禍耳。他日之盟約必趨向二途：(一) 相約以重大交涉付之公裁 (Arbitration 或曰仲裁)。(二) 相約同減兵費。

(三)戰後，和平之說必佔優勝。今之主和平者，如社會黨，如弭兵派（Pacifists）皆居少數，不能有爲。主增兵備者，皆以「武裝和平」爲詞，謂增兵所以弭兵也。今何如矣？武裝和平之效果如是如是，主減兵費者有詞矣。

(四)戰後，歐陸民黨必佔優勝。德奧之社會黨工黨必將勃起，或竟能取貴族政體而代之。俄之革命黨或亦將勃興。拿破崙大敗之後，見諸國爭恢復專制政體，力壓民權，歎曰：「百年之後，歐洲或全爲哥薩克，或全爲共和民主耳。」今百年之運將屆，高雪加怪傑之言或將驗乎？今歐之民氣受摧殘甚至，以一二私人之外交政策，以條約中一二言之關係，遂累及全歐數百萬之生靈，驅而納諸死地，可歎也！

(五)此役或竟波及亞洲，當其衝者，波斯與吾中國耳。吾國即宣告中立，而無兵力，何足以守之不觀乎比國乎？

三七 客來爾之愛國說（八月九日）

頃見客來爾（Carlyle）之愛國說，乃與吾平日所持相契合，錄之：

民國三年八月

We hope there is a patriotism founded on something better than prejudice; that our country may be dear to us, without injury to our philosophy; that in loving and justly prizing all other lands, we may prize justly, and yet love before all others, our own stern Mother-land, and the venerable structure of social and moral life, which Mind has through long ages been building up for us there.

Carlyle—"Essay on Burns"

三八 讀海姐傳（八月九日）

昨日讀伊卜生名劇海姐傳（Hedda Gabler）極喜之。此書非問題劇也，但寫生耳。海姐爲世界文學中第一女賊，其可畏之手段，較之蕭氏之麥克伯妃（Lady Macbeth）但有過之無不及也。

三九 叔永吾鏗谷游記（八月十日）

窪特陁谷遊記

任叔永

去綺色佳城六十里許，有窪特陁谷者，東美山水之最奇者也。每歲之夏，康乃耳大學地質學教者輒率其夏課學生往遊，爲探討地質之行，而攬勝者亦與焉。余夏休無事，得隨諸學者後，爲選勝遊。七月廿五日晨，以火車往，行三時許，始達。至則倚樹食裹糧，若爲午餐。餐既入谷。

谷口有山當之，鑿石爲門，穿洞得橋。橋跨兩山間，長纜及丈。山溪深狹，蜿蜒若虬蛇，而高下起伏無尋尺平，水行其中，往往急落爲瀑。瀑下穿石爲潭，深黝不可測。兩旁石交錯，層紋齒齒然，若大貝出水而曝其甲。瀑甚多，而狀殊不一，短者若斷練，錯雜置石罅，長者若懸巨帛于巖畔。時或巨石突斜，泉水平瀉而下，續續如貫珠。蹊徑出其中，遠望行人，又若美人往來危樓複道中，珠簾半垂而未捲也。沿山腰爲徑，鐵

民國三年八月

柱闌之石絕，則繼以木梯；梯不可及，則支石爲橋，度他山爲徑。徑愈險，改道愈頻，則爲橋愈多。故有時一目而見兩橋，橫跨峯巔，仰望前遊，飄飄然若飛仙臨於太虛。谷之深約共五里，而數武外輒不測前方所有。有洞三，橋十許，梯數百步。

余等往返乃費三小時。同來者分四隊，各有教者率之，余皆不隨，願謂同行，吾欲觀天然美耳，安問所謂地質與時代哉！既返，欲記其勝，又恍惚不可得，唯出遊時所攝影，陳而觀之，尙往往若有遇也。

四〇 誰氏之書（八月十日）

今日有人投書本市日報，論愛國與是非，其人不署名，乃引孔子之言以申吾說（參看卷四第一五則，卷五第九則，第二八則）所引乃「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篇）一語也。

四一 答某夫人問傳道（八月十日）

有某夫人問余對於耶教徒在中國傳道一舉，意見何若。答曰：「吾前此頗反對此舉，以

爲「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英文所謂 Proselyting 者是也。年來頗覺傳道之士，正亦未可厚非。彼等自信其所信，又以爲其所信足以濟人淑世也，故必欲與世人共之，欲令人人皆信其所信，其用心良可敬也。新約之馬太書有云：「未有燃燭而以斛覆之者也，皆欲插之梁上，令室中之人畢受其光耳。且令汝之光照耀人前，俾人人皆知汝之事業，而尊榮汝在天之父（上帝也）。」（馬太五篇十五十六節）此傳道之旨也。願傳道之士，未必人人皆知此義耳。」某夫人極以爲然。

藏暉室劄記卷六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八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五日——在薩爾瓦大學

一 悉爾演說歐戰原因（八月十一日）

昨夜聽本校古代史學教長悉爾先生講演歐洲戰禍之原因。悉爾先生頗爲德皇開脫戒首之罪。以奧之政策初不受柏林政府指使，但恣其所欲爲，及禍端既開，德人騎虎難下，不得不爲奧後援德人所可恃之與國，僅有奧耳，若棄奧，則真孤立矣。

二 蔣生論歐戰影響（八月十一日）

本校經濟學教長蔣生先生（A. S. Johnson）前日在紐約時報作論，言歐洲戰禍之影響，以爲美國航海商業必將大受其利。惟無論如何，全世界所受損失甚大，不易補救，美人雖暫得漁人之利，所得不償全世界之失也。

民國三年八月

三三七

三 讀君武先生詩稿（八月十一日）

在杏佛處得見君武先生所刊詩稿，讀之如見故人。最愛其借謝無量遊揚州一詩云：

風雲欲捲人才盡，時勢不許江山開。濤聲寂寞明月沒，我自揚州弔古還。

其七古以措離別及賀高劍公新婚爲最。七律斷句如「只須拜熱爲先祖，直到成冰是善終」

（寄生強）「欲以一身撼天下，須於平地起波瀾」（京都）稍可誦。七絕頗多佳者。五古

以慈母馬浮爲最。五律以自上海至瑪賽途中得詩十首及別桂林四首爲最。最愛其澎湖

羣山現天際，人說是澎湖。感愴乘桴意，模糊屬國圖。綠波迎去艦，紅日照前途。數點

漁舟影，微茫忽有無。

又西貢：

十里河邊路，亭亭鳳尾蕉。綠陰覆城郭，紅日熟田苗。王氣消南越，人心去阮朝。樓船

相接處，三色大旗飄。

其新嘉坡詩有「側身頻北望，轉舵便西游」一「頻」字，一「便」字，皆予所最愛。其別中

國公學學生云，「羣賢各自勉，容易水成冰，合力救亡國，發心造遠因」二十字，得中國公學之精神。其譯詩三十八首，乃殊少佳作，惟貴推之米麗容歌可誦耳。

四 刺殺奧皇嗣之刺客（八月十一日）

巴士尼亞與黑西哥維納兩省約有居民百八十萬，中惟七十五萬為塞維亞人，奉希臘正教。餘四十五萬為克洛愛興人（Croatsans）奉羅馬舊教。餘六十萬奉回教。刺殺奧皇嗣之刺客名 Gabre Princip，為巴省之塞族，年僅十八歲。（據 Stephen Prozovic，on "More Clouds in the Balkans", Everybody's Magazine, August, 1914）

五 記奧匈人種（八月十二日）

奧	Germans	—	9,171,614	35%
	Slavs	—	15,690,000	61%
	Latins	—	958,000	4%
		Total	26,107,304	(1900)

向	Germans — 2,135,000
	Magyars — 8,742,000
	Slavs — 8,030,000
Total 19,254,559 (1900)	

六 本校夏課學生人數（八月十三日）

總數 一，四三六 其中有

本校學生 五一一

大學畢業生 二六三

作教員者 六〇二

此邦大學之夏課，真是一種最有益之事業，此表示此間夏課學生人數，其學校教員來學者之多，可思也。

七 送許肇南歸國（八月十四日）

許肇南（先甲）遠道來訪，連日傾談極歡。肇南將歸國，作詩送之：

秋風八月送殘暑，天末忽逢故人許。烹茶斗室集吾侶，高談奕奕忘夜午。評論人物屈指數，爽利似聽蕉上雨。明辨如聞老吏語，君家汝南今再覩。慷慨爲我道出處，『不爲良相爲良賈。願得黃金堆作隴，逼交天下之才譖。』（肇南昨書黃伯芹冊子上云，『願得黃金三百萬，交盡天下美人名士。』）自言『國危在貧窶，衣食不足士氣沮。室惟四壁塵生釜，餓莩未可任艱鉅。能令通國無空庾，自有深夜不閉戶。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國之主。』君每言一國命脈在中等社會。責人無已亦無取，宜崇令德慎所樹。願集志力相夾輔，誓爲宗國去陳腐。（今夜同人有一『社會改良會』之議，君倡之，和之者任叔永、梅覲莊、陳晉侯、楊杏佛、胡明復、胡適之也。）譬如築室先下礎，綱領既具百目舉。我聞君言如飲醕，投袂欲起爲君舞。君歸且先建旗鼓，他日歸來隸君部。

八 祖先節（八月十五日）

民國三年八月

羅馬人有「祖先節」(Parentalia)二月十三日至廿一日，與吾國之清明節相似。

九 青島歸誰(八月十六日)

日本似欲戰。昨日相大隈有宣言矣。日如合英攻德，德人必失青島。青島又歸誰氏耶？吾所料，日人或以歸中國而索償金焉。此說人皆以爲夢想。

一〇 赴芻勿演說(八月十六日)

去此十五英里有村曰芻勿(Overby)。村中教堂牧師吉不生君(Gibson)延余往彼教堂中演說，所演爲「中國之婦人」。吉君又延余爲彼經課班演說。余令班中人質問所欲知而一一答之。吉君以汽車迎余，早行湖上，湖面風靜，水光如鏡，朝日在天，空氣清潔無倫，風景極佳。

一一 一個模範家庭(八月十六日)

友人羅賓生(Fred Robinson)之妻兄金君(F. King)邀余餐其家。金君有子女各三人，兩女老而不字，其已婚之子女皆居附近村中，時時歸省父母。今日星期，兩老女皆

在，其一子率其妻及兩孫女歸省，雖君及其妻亦在，天倫之樂盎然，令人生妬。余謂吾國子婦與父母同居以養父母，與西方子婦婚後遠出另起家庭，不復問父母，兩者皆極端也。過猶不及也。吾國之弊，在於姑婦妯娌之不能相安，又在於養成倚賴性（參看卷四第三、五則）西方之弊（美國尤甚），在於疏棄父母，皆非也。執中之法，在於子婦婚後，即與父母析居而不遠去，時相往來，如金君之家，是其例也。如是則家庭之齟齬不易生，而子婦與父母皆保存其自立之性，且親子之間亦不致疏棄矣。

古人夫婦相敬如賓，傳爲美談。夫婦之間，尙以相敬爲難爲美；一家之中，父母之於子，舅姑之於婦，及姑嫂妯娌之間，皆宜以「相敬如賓」爲尙，明矣。家人婦子同居一家，「敬」字最難；不敬，則口角是非生焉矣。析居析產，所以重個人之人格也，俾不得以太親近而生狎慢之心焉。而不遠去，又不欲其過疏也，俾時得定省父母，以慰其遲暮之懷，有疾病死亡，又可相助也。

一一一 還我青島，日非無利（八月十七日）

民國三年八月

三四三

昨記吾所料日人將以青島歸中國。今晨讀報，知日政府昨夜以「哀的米敦書」致德政府，要求二事，其第二事即令德政府以膠州租借地全境交與日政府，以爲他日交還中國之計。吾所料中矣。但不知日政府之能踐言否，又不知其所欲交換之條件如何耳。

吾之爲「日本還我青島」之想也，初非無據而言。他日世界之競爭，當在黃白兩種。黃種今惟日本能自立耳。然日人孤立，安能持久？中國者，日之屏蔽也。藩籬之撤，日之所患，今日之政治家如大隈已有親華之趨向（參看大隈第三次東方平和論，見東方雜誌）。然日人侵略之野心，早爲世界所側視，中美之人尤疑之。日人果欲消除中國疑忌之心及世界嫉妬之心，決非空言所能爲力。何則？歷史之往事（如中日之役）早深入人心矣。青島之地，本非日有，日人得之，適足以招英人之忌。而又不甘以之讓英法。何則？英法之厚，日之薄也。若爲吾華取還青島，則有數利焉：（一）可以交驩中國；（二）可以自告於世界，示其無略地之野心；（三）可以釋英人之忌。吾所見如此，此吾政治上之樂觀也，吾何恤人之笑吾痴妄也？

一三 日英盟約（八月十七日）

“Agreement of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Japan.

“Signed at London, July 13, 1911.

“Preamble:

“The government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having in view the important change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situation since the conclusion of the Anglo-Japanese agreement of the 12th of August, 1905, and believing that a revision of that agreement responding to such changes would contribute to general stability and repose, have agreed upon the following stipulations to replace the agreement above mentioned, such stipulations having the same object as the said agreement, namely:

“(a) The consolid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general peace in the regions of Eastern Asia and India.

“(b)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all powers in China by insuring the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the principle of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all nations in China.

“(c) The maintenance of the territorial rights of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in the regions of Eastern Asia and India, and the defense of their special interests in the said regions.

Article I.

“It is agreed that whenever, in the opinion of either Great Britain or Japan, any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referred to in the preamble of this agreement are in jeopardy, the two governments will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fully and frankly and will consider in common, the measures which should be taken to safeguard those menaced rights or interests.

Article II.

“If by reason of unprovoked attack or aggressive action, whenever arising, on the part of any Power or Powers, either high contracting party should be involved in war in defense of its territorial

rights or special interests mentioned in the preamble of this agreement, the other high contracting party will at once come to assistance of its ally and will conduct the war in common and make peace in mutual agreement with it.

Article III.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agree that neither of them will, without consulting the other, enter into separate arrangements with another Power to the prejudice of the objects described in the preamble of this agreement.

Article IV.

“Should either high contracting party conclude a treaty of general arbitration with a third power, it is agreed that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entail upon such contracting party an obligation to go to war with the power with whom such treaty of arbitration is in force.

Article V.

“The condition under which armed assistance shall be afforded by either power to the other in the circumstances mentioned in the present agreement and the means by which such assistance is to be made available will be arranged by the naval and military authorities of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who will from time to time consult one another fully and freely upon all questions of mutual interest.

Article VI.

“The present agreement shall come into effect immediately after the date of its signature, and remain in force for ten years from that date.

“In case neither of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should have notified twelve months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said ten years the intention of terminating it, it shall remain binding until the expiration of one year from the day on which either of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have denounced it. But, if when the date fixed for its expiration arrives, either ally is actually engaged in war, the alliance shall ipso facto continue until peace is concluded.

Signed,

"E. GRE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TAKAKI KATO,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The foregoing is the latest, revised text and the one at present in operation.

上載爲日英盟約（一九一一年修正）之全稿。其第二條卽所謂攻守同盟之約也。其第四條甚可玩味，所謂『仲裁』之約之功用，卽此可見一斑。

一四 聖安廟記（八月二十日）

白特生夫人爲余道旅行所見，其所述聖安廟尤有趣，故記之。

民國三年八月

聖安 (St. Anne) 者，傳說爲約瑟之妻，媚利之母，而耶穌之外大母也。廟在加拿大，去匿北 (Quebec) 約七海里，相傳有法國不列田省舟子航海入聖洛倫司河，遭大風，不列田人爲羅馬舊教，父老相傳，以爲聖安遺骸實葬其地，故崇事聖安甚虔。一舟人在患難中，則相率禱聖安，許風靜，卽於舟登陸處爲立廟。已而風果靜，遂伐木祠焉。是爲廟之始。

相傳十七世紀有田夫某患病，時聖安新廟方在建造，某扶病往運石，病霍然愈。自是以後，廟之神效大著。四方之人爭知聖安能愈疾也，乃不遠千萬里而來，廟中香火之盛，爲美洲第一。

聖安治病之神效，昭然最著者，莫如廟中之『拐杖堆』。拐杖堆者，病人之殘廢者，扶杖而來，一禱而愈，則舍杖而去，廟中積之盈萬。自特生夫人示我，以此堆之圖，茫然如蝟背。又有巨篋一，藏各項目鏡，則患目疾者所遺也。廟中有一室，壁中遍懸還願之供獻，金環，銀鐙，雲石之像，珠翠之花，布壁上皆滿。

廟中相傳有聖安指骨一節，自法國齋來者，以寶匣貯之。信徒瞻仰膜拜，以口親匣上玻

璃不已。白特生夫人親見之，言有役人立匣旁，每一人吻匣後，役人輒以巾拭之，然其穢污猶可想也。

廟旁有泉水名聖安泉，二三十年前忽有人謂此水可已病，遂大著。今來廟中者，輒買泉水一瓶歸，或以自瘳，或以貽戚友之病。白特生夫人亦攜一瓶歸，以贈其庖人，庖人蓋信羅馬舊教者也。

自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三年十月，一年之中，來遊此地者，凡二十四萬〇七百卅四人。其中專誠來禱者，凡十萬〇三千七百餘人。

一五 裴厄司十世死矣（八月二十日）

教皇裴厄司十世（Pius X）今晨死矣。

一六 讀老子（二）（八月廿一日）

——記韓非解老喻者之章次——

老子一書，注之最早者，莫如韓非矣。其所引老子原文之先後，頗不與今本道德經同。不

知非著書時，初不循原書次第乎？抑其所據本果爲古本，而吾人今日所見乃爲後人所顛倒更置者乎？蓋未嘗無探討之價值也。故錄非所引老子次第於是，而以阿刺伯數字示今本章句之次第。其字句亦頗有與今傳各本稍有異同，皆可供參考。

(甲) 解老篇

(38)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攘臂而仍之。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薄也。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去彼取此。

(58) 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59) 治人事天莫如畜。夫謂畜，是以蚤服。蚤服，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

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謂長久。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60) 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

聖人亦不傷民。兩不相傷。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46)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禍莫大於可欲。禍莫大

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利。

(?) 道理之者也。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14) 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1) 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50)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

十有三。(傅弈校本，下「之」字作「亦」) (善攝生者) 陸行不遇兇虎，

入軍不備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無死地焉。

(67) 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慈於戰則勝，以守

則固。天生以慈衛之。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53) 大道。貌施。徑大。朝甚除。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

謂盜竽矣。

(54) 不拔。不脫。祭祀不絕。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餘。修之鄉

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乙) 喻老篇

喻老者，設譬以明之。上篇惟詹何一則爲喻之體。

(46)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

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知足之爲足矣。

(54) 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絕。

(26)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36) 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弱勝強。

(63) 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 聖人蚤從事焉。

(64) 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

(52)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71) 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64) 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47) 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爲而成。

(41)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33) 自見之謂明，自勝之謂強。

(27)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一七 神滅論與神不滅論（八月廿四日）

范縝神滅論：（續范雲從兄齊武帝時爲尚書殿中郎，竟陵王子良開西邸，二范皆預焉。）
形卽是神，神卽是形。

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以上見沈約難神滅論。）

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

神在哉？（見資治通鑑第一百卅六卷。）

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

歛而生者，歛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

生者之形骸，變而爲死者之骨骸。（以上見沈論。）

此論今存者僅如是耳。（不知齊梁書有本傳載此論不）通鑑曰

此論出，朝野諛譁，難之終不能屈。太原王琰著論譏續曰：「嗚呼！王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以杜續後對。續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論，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續大笑曰：「使續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耶！」

史言「此論出，朝野諛譁」其辯之者當甚衆，惜不能畢讀之矣。沈休文集有形神論，神不滅論，難范續神滅論；梁武帝至有勅答臣下神滅論一敕，則此文之聳動一時可想。今錄此諸文如下：

梁武帝敕答臣下神滅論

……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爲言。祭義云：「惟孝子爲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齋，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祭非所祭，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聞。

適按今禮連無「三日齊」之文，惟祭義云：「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沈約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己，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之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適按此論以思念與形體之別爲主。凡起一念時，此念可超出形體之外，直可無此七尺之軀矣。此念卽神也。

沈約神不滅論：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匹。其愚者則不辨菽麥，

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概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羣方緇曠，情性曖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本原，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昆蟲天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修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生既可天，則壽可無天。既無矣，則生不可極。神妙形巖，較然有辨，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甯獨異？養形至可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較，豈無其人？

適按此論，蓋用論理學家所謂「類推法」(Inference by Analogy)也。含生之類，等級千萬，自昆蟲至人，自蟪蛄至彭祖，自下愚至大聖，既有其短，豈得無長？既有其長，豈得無無極乎？此已爲類推之法。蓋以下推上，以短推長也。又以形推神，形既可養，神甯獨異？形可不滅，神亦可不滅矣。此又一類推法也。類推之法，甚不可恃。其所比較之二物，如形之與神，或不同性，

易陷入謬誤之境也。

沈約難范縝神滅論

……刀則唯刃獨利，非刃則不名利。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神之與形，豈可妄合耶？

又昔日之刀，今鑄爲劍，劍利卽是刀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爲甲，後生爲丙，夫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劍之爲刀，刀之爲劍，又何異哉？

適按此先假定輪迴之說以爲前提也。而輪迴之說之確否，尙是疑問。

又一刀之質，分爲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半之身，而剖之爲兩，則飲斲之生卽謝，任重之爲不分，又何可以刀之與利譬形之與神耶？

適按此論是也。刀是無機之物，人身是有機之體，本不可並論，亦是『類推法』之謬。吾十一二歲時讀通鑑，見范縝此譬，以爲精闢無倫，遂持無鬼之論，以此爲中堅。十七歲爲競業旬報

作無鬼語，亦首揭此則。年來稍讀書治科學，始知其論理亦有疵，而不知沈氏在當時已見及此也。

……若謂刀背亦有利，刀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爲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若以此譬爲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

總按以上論刀利之譬。

若形卽是神，神卽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合如一也。……

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骸。』生之形骸既化爲骨骸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隨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卽是骨骸，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骸，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卽是三世，安謂其滅哉？

(附記) 范縝神滅論見梁書卷四十八范縝本傳——廿三年五月記。

一八 叔永送肇南斷句 (八月廿四日)

叔永杏佛俱有送肇南詩。叔永有「亂世尊先覺，乘時有壯懷」之句。

一九 日德宣戰 (八月廿四日)

昨日日本與德國宣戰矣。

二〇 歐戰之罪魁禍首 (八月廿四日)

昨日紐約時報刊行英國外部關於歐洲大戰之來往函電一百五十九件，讀之一字不肯放過，其興味之濃，遠勝市上新小說也。此種文件，皆確實可靠。據吾所觀，則奧爲禍首，德陰助之以怒俄。奧無德援，決不敢侮俄也，則德罪尤大耳。英外相葛雷 (Sir Edward Grey) 始終堅持和平之議，而德袖手不爲之援。及八月之初，奧已有俯就羈勒之意，而德人已與俄法宣戰矣。

二一 征人臨別圖 (八月廿五日)



圖 別 臨 人 征

英國水兵出征，自火車窗上與其女親吻爲別之圖，見二十三日紐約時報。此圖大可抵得一篇『征人別賦』。

一二二 都德短篇小說（八月廿五日）

昨夜譯法國都德 (Daudet) 著短篇小說柏林之圍 (Le Siège de Berlin) 寄與甲寅。此君之最後一課 (La Dernière Classe) 余已譯之，改名割地，載大共和。此兩篇皆記普法戰事（一八七〇——一八七一）。

一二三 裴頠崇有論（八月廿六日）

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陰陽特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等皆愛重之。

故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廢職弛業。頠作此論，以釋其蔽。（通鑑八十三卷十六頁）。

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蓋有飾爲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陳空無之美……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

實之賢。……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爲已分，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修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假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撻也。由是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二四 范縝因果論（八月廿六日）

竟陵王謂縝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澗之中。墮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澗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人生如樹花同發，大有平等之意。墜茵落糞，付之偶然，未嘗無憤忿不平之心。左太冲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踞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不平之意更顯著。惜持此說者太少，又無盧梭之健筆以傳之，不爾者，法蘭西之大革命早見於晉宋之間矣。

此亦是因果也。風即是因，拂籬即是墜茵之因，關籬即是落溷之因。『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因果分明矣。

二五 哲學系統（八月廿六日）

（一）萬有論（Metaphysics）論萬有之實際，凡自然界之現象，物境心境之關係，皆隸此門。

（甲）萬有實際論（Ontology）

何者謂之物理之現象？

何者謂之心境之現象？

心境物境之關係爲何？

（一）雙方說（Dualism）

民國三年八月

(9) 主一說 (Monism)

(子) 唯物派 (Materialism)

(丑) 唯心派 (Idealism or Spiritualism)

(2) 宇宙原始論 (Cosmology and Theology)

萬物何從生耶?

開物成務，誰則主之?

(1) 分子說 (Atomism)

(2) 神道說 (Monism)

(子) 神力主宰說 (Theism)

(丑) 神道周行說 (Pantheism)

(1) 知識論 (Epistemology)

(甲) 何謂知識?

(子)物觀 (Realism)

(丑)心觀 (Idealism)

(乙)知識何由生耶？

(子)實驗派 (Empiricism)

(丑)理想派 (Rationalism)

(三)行爲論 (倫理學) (Ethics)

(甲)是非之別以何爲據？

(子)效果說 (功用說) (Teleological)

(1)樂利派 (Hedonism or Utilitarianism)

(2)全德派 (Perfectionism or Energism)

(丑)良知論 (Intuitionist)

譯名之不易，匪言可喻。右所採名詞，皆暫定耳，他日又不知須經幾許更易也。

二六 近仁來詩（八月廿九日）

近仁有苦熱懷適之美國詩：

幽居恆寡歡，俯仰生感慨。矧當暑氣蒸，逼人多煩痺。驕陽苦煎熬，斗室泥湫隘。頭腦冬烘譏，身世夏畦憊。東來雲似墨，蜿蜒天外掛。佇盼甘澍傾，庶變清涼界。火龍俄吸去，暹虐方未快。烈燄勢倍張，燎毛而炙背。既無冰山倚，詎復洪爐耐？不知重洋外，故人作何態？頗聞談瀛者，炎涼正相背。入夏始萌甲，衆峯同罨髮。安得附飛艇，載我美洲內？把臂快良覿，披襟灑積塊。悅目更怡情，靈府一以溉。海陸既重深，寒暑亦更代。興來發奇想，茲事寧有屆？揮汗起長謠，涼意生肝肺。

二七 棄父行（八月廿九日）

余幼時初學爲詩，頗學香山。十六歲聞自里中來者，道族人某家事，深有所感，爲作棄父行。棄置日久，不復記憶。昨得近仁書，言此人之父已死，因追憶舊作，勉強完成，錄之於此：

棄父行（丁未作）

『富易交，貴易妻，』不開富貴父子雖。商人三十初生子，提攜鞠養恩無比。兒生七歲始受書，十載功成作秀士。明年爲兒娶佳婦，五年添孫不知數。阿翁對此增煩憂，白頭萬里經商去。秀才設帳還授徒，脩脯不足贍妻孥。秀才新婦出名門，阿母憐如掌上珍。掌上珍，今失所，婿不自立母酸楚。檢點奩中五百金，珍重攜將與息女。夫婿得此愁顏開，睥睨親屬如塵埃。持金重息貸鄰里，三年子財如母財。爾時阿翁時不利，經營慘淡終顛躓。關河真令鬢毛摧，歲月頻催齒牙墜。窮愁潦倒重歸來，歸來子婦相嫌猜。私謂『阿翁老不死，窮年坐食胡爲哉！』阿翁衰老思梁肉，買肉歸來子婦哭。『自古男兒貴自立，阿翁恃子寧非辱！』翁聞斯言勃然怒，畢世劬勞徒自誤。從今識得養兒樂，出門老死他鄉去。（此下原有『吁嗟乎！慈烏尙有反哺恩，不如禽獸胡爲人！』三句今刪。）

二八 亞北特之自敘（八月卅一日）

偶讀亞北特（Lyman Abbott）外觀報之總主筆，爲此邦有名講道大師）之自敘

(Reminiscence) 中有其父 (父名雅各亞北特 [Jacob About] 亦文人著書甚多) 訓子之名言數則，今記其二：

(一) 父嘗言，凡宗教門戶之爭，其什九皆字句之爭耳。吾意以爲其所餘什一，亦字句之爭也。

此言是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是無父也。』兼愛與仁心仁政有何分別？『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此皆兼愛之說也，孟子皆推崇之，而獨攻墨子之兼愛，何也？

(二) 父曰：『來曼 (亞君名) 吾意決矣，欲多財。』子曰：『多財易言而難致也。』父曰：『否，否，此大易事。』子曰：『如之何則可？』父曰：『常令出少於入而已矣。如我歸自歐洲，在伯脫里登岸時，囊中僅有十分錢，吾寧步行而歸，不欲以六分錢僱汽車歸也。』子曰：『請以「俟得財之後乃可用之，毋用之於得之之先也」之一言以益之何如？』

二九 俄之仁政（九月二日）

相識中有俄國人 F. Volkoff，暑假歸國未返，今戰事起，疑其已入伍執戈矣。昨見其母，詢之，答云：「只是不知消息。然吾決其必未投軍也。」余問：「何以知之？」答云：「俄法，凡寡婦獨子，可免軍役。吾乃寡婦，僅有此一子，故知其不從軍也。」不圖此仁政乃見之俄國。

三〇 波士頓遊記（九月十三日）

九月二日出遊。余本擬不赴今年學生年會，惟曾與美人金君（Robert W. King）約偕遊波士頓，若逕往波士頓而不赴年會，於理殊未當，故決留年會二日，會終始往波城。

下午五時三十分離綺色佳。時大雨新霽，車行湖之東岸，日落湖之西山，黑雲蔽之，久之見日。雲受日光，皆作赤色。日下而雲益紅，已而朱霞滿天，湖水返映之，亦皆成赤色。風景之佳，真令人歎絕。在瓦盆換車，至西雷寇換坐夜車，至翌晨七時至春田，換車至北漢登，又換車至安謀司，即年會所在地也。

三日爲年會之第六日。赴議事會，余被選爲明年學生英文月報主筆之一。先是余決計明年不再與外事，故同學欲余出爲明年學生會東部會長，余堅拒之。此次不早赴會，其中一原因，即欲避此等外務耳。不意前日月報總主筆鄺君忽以電詢，欲余爲主筆之一，任國內新聞事。余深思之，念月報關係重大，而余亦可借此實習英文，故以電允之。再爲馮婦，思之可笑。到會者凡百十八人。而女子得二十四人，爲歷年所未有。舊相識中如鄭萊胡宣明張彭春魏文彬宋子文皆在，餘亦多舊交。

康南耳諸同學此次赴會處處都出人頭地，運動會則康校同人得百分之六十九分，他校皆瞠乎其後，中文演說則杏佛第一，題爲科學與中國，遊戲則康校同人所演諧劇掛號信（趙元任編）得最上賞。

十年前有中國學生若干人會於安謀司城斐林先生（Henry D. Fearing）之家，始發起中國留美學生會。第一二次年會皆在斐林先生之家。今年爲十年紀念，故重至此地。先生老矣（八十三歲），而愛中國人之心尤盛。每年學生年會雖遠，先生必往赴之，十年如

一日。昨日爲十年慶典，學生會以銀杯一贈先生爲紀念。

下午與胡宣明君閑步談極暢。與鄭萊君談極暢。二君皆留美學界之傑也。吾常謂：「凡人不通其祖國語言文字者，必不知愛其國，必不能免鄙俗之氣。」此二種成見，自吾友二君以來，皆除消盡矣。二君皆不深通漢文，而英文皆極深。其人皆恂恂有儒者氣象，又皆摯愛祖國。二君皆有遠識，非如留學界淺人，但顧目前，不慮久遠也。宣明習醫，明年畢業，志在公共衛生行政。鄭君習政治，已畢業哈佛大學，今專治財政。

廣東前教育司鍾君榮光亦在此。鍾君自第二次革命後出亡，今留此邦，擬明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習教育。鍾君志士也，與余談，甚相得。其言曰：「吾曹一輩人（指今日與君年事相若者）今力求破壞，豈得已哉？吾國今日之現象，譬之大廈將傾，今之政府，但知以彩紙補東補西，愈補而愈危，他日傾覆，全家都有壓死之虞。吾輩欲乘此未覆之時，將此屋全行拆毀，以爲重造新屋之計，豈得已哉？惟吾一輩人，但能拆毀此屋，而重造之責，則在君等一輩少年人。君等不宜以國事分心，且努力向學，爲他日造新屋之計。若君等亦隨吾一輩人之潮流而飄

流，則再造之責，將誰賴哉？」其言甚懇切。鍾君甚許我所著非留學篇，謂「教育不可無方針。君之方針，在造人格。吾之方針，在造文明。然吾所謂文明，固非捨人格而別覓文明，文明即在人格之中，吾二人固無異點也。」

夜爲年會年筵，極歡。

*

*

*

四日晨赴習文藝科學生同業會（Voc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Students）。鄭君萊主席。先議明年本部同業會辦法。衆推舉余爲明年東部總會長，力辭不獲，允之，又添一重担子矣。胡君宣明讀一文，論「國家衛生行政之必要及其辦法之大概」，極動人。其辦法尤井井有條。

麻省工業大學周厚坤君新發明一中文打字機，鄭君請其來會講演。其法以最常用之字（約五千）鑄於圓筒上，依部首及畫數排好。機上有銅版，可上下左右推行，覓得所需之字，則銅版可推至字上。版上安紙，紙上有墨帶。另有小椎，一擊則字印紙上矣。其法甚新，惟覓

字頗費時。然西文字長短不一，長者須按十餘次始得一字，今惟覓字費時，既得字，則一按已足矣。吾國學生有狂妄者，乃至倡廢漢文而用英文，或用簡字之議。其說曰：『漢文不適打字機，故不便也。』夫打字機爲文字而造，非文字爲打字機而造者也。以不能作打字機之故，而遂欲廢文字，其愚真出齷齪適屨者之上千萬倍矣。又況吾國文字未必不適於打字機乎？

宣明告我：有祁暄者，居紐約，官費爲政府所撤，貧困中苦思爲漢文造一打字機。其用意在於分析漢字爲不可更析之字母（如『一』『口』『子』之類）約百餘字爲字紐，仿西文打字機之法，以此種字紐鑄模而拼合打印；『女』『子』爲『好』，『糸』『糸』爲『言』，『金』爲『鑾』之類。此意固佳，惟大不易。其難處在於吾國之字形每字各佔一方。『一』字所佔地與『鑾』等。一字各分子又無定位，『鑾』字中之『言』字，與『信』『言』『讀』『誓』『獄』『嶽』之『言』字，所佔地位，無一同者，則機上至少須有七種『言』字之模矣。不知祁君何以救此缺陷也？

夜在會之女子開一歡迎會，極歡。女子中有數人尤個個不凡，如廖李（美步）、江諸女

士，皆其尤者也。

夜已臥矣，鄭君來訪，乃起坐與談，至夜半一時許始別。所談爲家庭、婚姻、女子之位置、感情與智識，多妻諸事，鄭君自述其逸事，甚動人。

五日，年會終矣。去安謀同赴波士頓。道中遊唐山（Mt. Tom）登唐山之樓，可望見數十里外村市。樓上有大望遠鏡十餘具，分設四圍窗上，自鏡中望之，可見諸村中屋舍人物，一如在目前。此地去安謀司不下二十里，而鏡中可見安謀司學校之體育院，及作年會會場之禮拜堂。又樓之東可望東漢登城中工廠上大鐘，其長針正指十一點五十五分。樓上又有各種游戲之具，有凸凹鏡無數，對凸鏡則形短如侏儒，對凹鏡則身長逾丈。樓上有題名冊，姓氏籍貫之外，游人可隨意題字。余因書其上曰：

危樓可望山遠近，幻鏡能令公短長。我登斯樓欲歎絕，唐山唐山真無雙。

車中念昨日受二人過分褒許，一爲鄭君，稱余爲留美學界中之最有學者氣象者，一

爲鄙君，稱余爲知國內情形最悉者。此二贊語皆非也。過當之譽，其害過於失實之毀，余宜自勵以求能消受此譽也，否則真盜虛聲矣。

至春田 (Springfield) 入一中國飯館午餐，久不嘗祖國風味矣。

至波士頓，天已晚，以車至康橋 (Cambridge) 賃屋已，回波士頓。至上海樓晚餐，遇中國學生無數。

六日，星期晨，至耶教醫術派教堂 (The First Church of Christ Scientist) 瞻

禮。耶教醫術派者，晚近新興教派之一，創之者爲哀的夫人 (Mrs. Mary Baker Eddy)。其術以爲世界萬境，都由心造，病痛苦孽，亦原於心，但能誠心信仰，百病自除，故病者不服藥餌，但令洗心信仰。其術亦間有驗者，信者頗衆，今其徒遍國中。哀的夫人坐致巨貲，死後遺費造此教堂，宏麗莊嚴，其大可容五千餘人。是日來禮拜者不下四千五百人也。此教堂與衆特異者有三事焉：

(一) 星期日禮拜無有講演 (Preaching) 其所有講演，惟擇新約或舊約數篇，與哀的夫人所著書科學與健康數節，參錯宣讀而已。其所宣讀，每日皆有一定章節，山波士頓總會選定，刊布各地分會，故今日此間所讀，與綺色佳「耶醫」教堂所讀，絲毫不異也。此種辦法，以選讀代講演，有大病焉：曰，不能感人，不能深入人心也。以留聲機器爲之，何以異是？奚必僕僕來教堂中聽人宣讀也？

(二) 講壇上有男女牧師各一人互相助，其男牧師讀經文畢，則其女牧師接讀哀的夫人書。男女平權之說，今乃見於教宗禮拜之堂，返觀保羅所謂「女子不冠，不得入禮拜之堂」之說，而後知古今之相去遠矣。此蓋有二因：一以創此宗派者爲一婦人；二則此派創於十九世紀之末葉，平權之說已深入人心矣。

(三) 教堂中每禮拜日所講題，大率多與他宗派異。其題旨，既不論教宗信條 (Dogmas) 亦不注重人生倫理。即以七八九三月中十三次論題觀之：

(1) God (上帝)

(2) Sacrament (聖餐)

(3) Life (生命)

- | | | |
|-------------------|--------------------|-----------------|
| (4) Truth (真理) | (5) Love (愛) | (6) Spirit (神) |
| (7) Soul (靈魂) | (8) Mind (心) | (9) Jesus (耶穌) |
| (10) Man (人) | (11) Substance (物) | (12) Matter (質) |
| (13) Reality (實際) | | |

其所論者大抵皆談玄說理，乃哲學之範圍，而非宗教之範圍也。頗怪此宗派爲耶氏各派中之最近迷信者。其以信仰治病，與道家之符籙治病何異？而此派之哲學，乃近極端之唯心派，其理玄妙，非凡愚所能洞曉。吾國道教亦最迷信，乃以老子爲教祖，以道德經爲教典，其理玄妙，尤非凡愚所能洞曉。余據此二事觀之，疑迷信之教宗，與玄奧之哲理，二者之間，當有無形之關係。其關係爲何？曰，反比例是也。宗教迷信愈深，則其所傳會之哲學愈玄妙。彼昌明之耶教，皆無有奧妙難解之哲理爲之根據也。（此僅余一時臆說，不知當否）

歸途至波士頓公家藏書館。館成於一八九五年，建築費二百三十六萬金。館長二百二十七尺，廣二百二十五尺。建築式爲意大利『復興』時代之式，質直而厚重。館中藏書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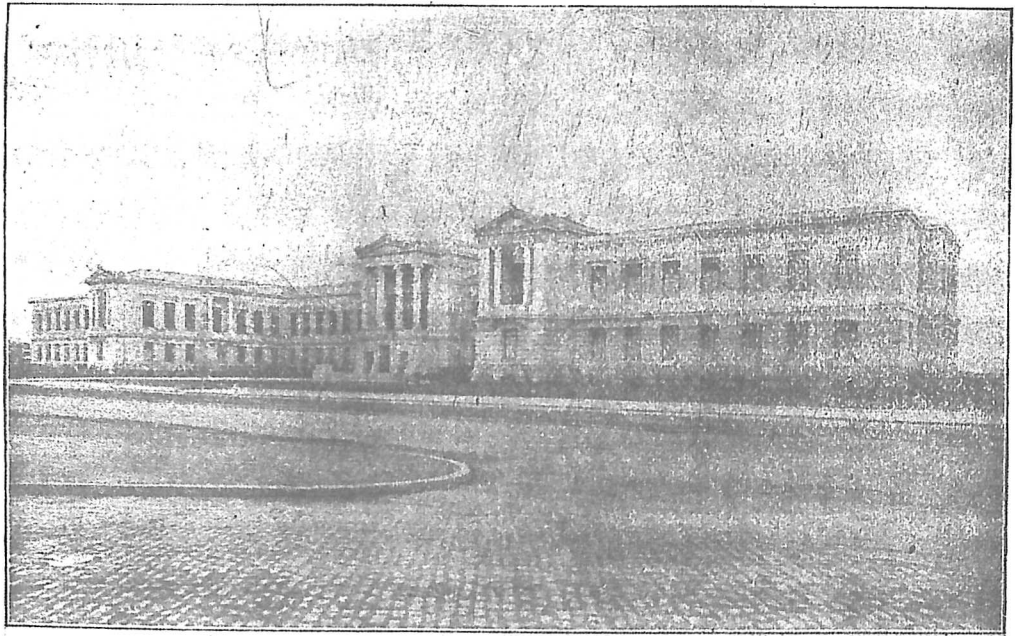
餘萬冊，任人觀覽，不取資。館中牆上圖畫皆出名手，其尤著者爲薩經（John Sargent）謝范賚（Puis de Chavannes）之筆。

出圖書館，至上海樓午餐，後至公園小憩。公園甚大，園中雀鴿盈千，馴順不畏人。余與同行者市花生果去壳投之，雀鴿皆羣集爭食。鴿大而行緩，雀小而目利飛捷，往往羣鴿紛爭時，一雀伺隙飛下攫食去。同行張君智以果徐引之，羣鴿皆隨之行，至余等坐處，君坐而餉之，羣鴿蹀躞其前，狀若甚得。君置食掌上，羣鴿亦就掌上取之，不畏也。已而君與之戲，以兩指堅持花生，羣鴿屢啄不能攫去，憤其受欺也，則一怒羣飛去。余後以食投之則下，置掌中則終不下矣。余謂張君鴿爲子所欺，今不復下矣。張君不信，以爲余不善誘致之，乃親餉之，亦然。余爲思列子『狎鷗』之章。

游美術館（Art Museum）此館全由私人募集而成。建築之費，至二百九十萬金。館分八部：曰埃及部，希臘羅馬部，歐洲部，中國日本部，油畫部，印本部，（印本者〔Prints〕）原本不可得，但得其印本，亦有極精者，（鑄像部，（鑄像者〔Casts〕）不能得雕刻物之真



堂教派術醫教耶



NEW BOSTON ART MUSEUM.

館 術 美 頓 士 波

蹟，但鑄模以土范之，與原物無異。藏書部其油畫部頗多真蹟。其近代各畫尤多佳者。中國部范寬一畫，及宋徽宗繡絲圖真蹟（幅甚長）真不可易得之寶物。其日本部尤多佳作。東方鐘鼎，甚多佳品。其古鏡部尤多工緻之品。

是夜晚餐後，復至藏書館，欲觀其所藏中國書籍。館中人導余登樓，觀其中國架上書，乃大失所望。所藏書既少，而尤鮮佳者。三國演義今古奇觀大紅袍等書皆在焉。

七日以車遊康可（Concord）下車即見第一禮拜堂，愛麥生（Emerson）講道之所也。循大路行至愛麥生所居屋，門外長松無數，久無居人，守者遠出，遊人不能入觀。聞內有愛氏書室，藏愛氏生平所讀書，惜不能入觀之。

去此屋約半里許，爲女文豪阿爾格特夫人（Louisa May Alcott）之舊居。阿夫人著書甚富，其所著小說小婦人（The Little Women）尤風行一世。夫人家貧，自此書出，家頓豐。夫人之夫阿君（A. Bronson Alcott）亦學者。屋後數百步有板屋，爲阿君所立『哲

學校，『余亦往觀之。夫人著書之屋，遊人可入觀覽。余等周覽屋中諸室，凡夫人生時之牀几箱籠，一一保存。西人崇拜文人之篤，不減其崇拜英雄之心也。』依卡萊兒〔Carlyle〕之說，文人亦英雄之一種。〕孰謂西人不好古乎？

去阿氏屋不遠爲霍桑舊屋，名道旁廬（The Wayside）亦不能入觀。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者，亦此邦文人，著小說甚富。余前讀其七領之屋（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見卷五第一四則）其書大抵皆恢奇聳人。

自霍氏屋歸，至康可市之來特店（Wright's Tavern）午餐。此店創於一七四七年，距今百六十年矣。美國獨立軍興時，康可市長誓師於此，華盛頓亦嘗駐此。

飯後至睡鄉叢塚（The Sleepy Hollow，美文豪歐文〔Irving〕有睡鄉記，此名本此。）先覓得霍桑墓，鐵闌高數尺圍之，闌上青籐未朱，蔽此長臥之文人。去此不數武，即得阿爾格特氏塚，短塌題名而已，不封不樹，樸素如其生時之居。愛麥生墳去此稍遠。墳上有怪石，高四尺許。石上有銅碑，刻生死年月（愛氏生於一八〇三年五月廿五日，卒於一八八二年

四月廿七日。石後大樹挺生，亭亭高入雲際。此樹此石，大肖此老生平。墓側爲其妻之墓，亦有石碑誌之。文人索虜（Thoreau）之墓亦在此，逼覓不可得。

愛麥生爲此邦最大思想家，其哲學大旨，以爲天地萬物，皆備於我，善惡皆由我起，苟自得於中，何求於外物？人但求自知足矣。天（上帝）卽在人人心中，何待外求？愛氏最重卡萊兒，兩人終生最相敬愛，兩人之思想魄力都有相似處。近人范戴克（Henry van Dyke）曰：『愛麥生是一慈祥之卡萊兒，終生居日光之中；卡萊兒是一肅殺之愛麥生，行疾雷驟雨之中。』是也。愛麥生思力大近東方（印度）哲學。猶憶其大梵天一詩，鑄辭命意，都不類歐美詩人。今錄其一三兩章於此：

Brahma

(1) If the red slayer think he slays,
Or if the slain think he is slain,
They knew not well the subtle ways
I keep, and pass, and turn again.

民國三年九月

(3) They reckon ill who leave me out;

When me they fly, I am the wings;

I am the doubter and the doubt,

And I the hymn the Brahmin sings.

以散文譯之曰：

(1) 殺人者自謂能死人，

見殺者自謂死於人，

兩者皆未深知吾所運用周行之大道者也。(吾，天自謂也，下同。)

老子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

不傷其手者矣。』

(3) 棄我者，其爲計拙也。

背我而高飛者，不知我即其高飛之翼也。

疑我者，不知疑亦我也，疑我者亦我也。

其歌頌我者，不知其歌亦我也。

去睡鄉至康可村外之橋。此橋之兩岸爲獨立時戰場。康可於獨立之役極有關係，不可不詳記之。

自一七六三年以後，英國政府對於美洲各屬地頗持帝國統制政策。駐防之兵既增，費用益大，帝國政府不能支，乃求之於各屬地，於是有印花稅之令（一七六五）。各屬地羣起抵拒，政府無法徵收，明年遂罷此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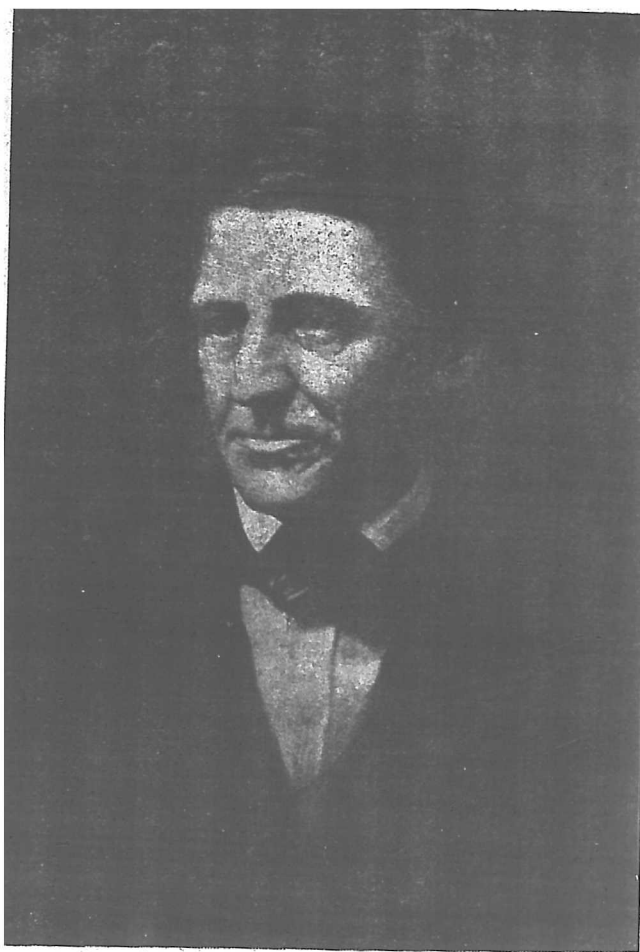
一七六七年又有『湯生稅案』（Townsend Acts）各屬地抗之尤力，至相約不用英貨，至有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波士頓港焚燒茶葉三百四十箱之舉，民氣之激昂甚矣！

一七七四年，英議院決議閉波士頓之港，廢民選之議會，而以委任者代之。又令麻省（Massachusetts）官吏得遞解政事犯出境受鞫。此令既下，民氣大憤，於是麻省有獨立省議會之召。其召也，實始於康可，故議會會於是（一七七四年十月）。麻省議會倡議召集各

屬地大會議，是爲第一大陸議會，後遂爲獨立聯邦之中央政府。

麻省都督爲蓋箕大將，偵知民黨軍械火藥多藏於康可，康可又爲獨立省議會所在，民黨領袖多聚於是，遂於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派兵往搜毀康可所藏軍火，卽於道上收捕民黨人物亞丹（Samuel Adams）漢客（John Hancock）二人，時皆客立克信墩村牧師克拉克（Jonas Clarke）之家。適波士頓城中有黨人偵知官兵已出發，急令騎士畢維爾（Paul Revere）飛馳告急（美國詩人郎菲羅有畢維爾夜馳歌）。累至立克信墩警告居民，令急爲備，復令人分道趣康可告警。英兵至立克信墩，民黨已集多人，英兵叱令解散，不聽，遂戰。是爲立克信墩之戰（四月十九日），美獨立之役之第一戰也。

英兵驅散民黨後，進至康可，搜獲所存軍火，將退出，民軍隔籬轟擊之，遂復戰。時民黨『片刻隊』（Minute Men）者，其人相約有事則片刻之間可以應召，故名）已集五百人，官軍大敗，是爲康可之戰（同日）。戰地今則淺草如茵，長槐夾道，河水（康可河）迂回，有小橋接兩岸。橋東爲表忠之碑，橋西爲『片刻隊』銅像，上刻愛麥生 康可歌四句曰：



愛 麥 生 像



像銅隊刻片

小橋跨晚潮，春風翻新旆。羣奮此倡義，一擊驚世界。

余與同行之三君余洛伯（Robert W. King）張智羅口口同坐草地上小憩，金君爲美國人，對此尤多感喟，與余言，自其少時受書，讀美國建國之史，即想像康可與立克信墩之役，數百人之義勇，遂致造成今日燦爛之美洲合衆國，今日始得身游其地，相度當日英人入村之路，及村人拒敵之地，十餘年之心願償矣。余以爲爾時英國政府關於美洲民氣之盛，其達識之士如褒克（Edmund Burke）如皮特（Cathart）欲力爲挽救，而當局者喬治第三及那思（North）皆不之聽，其分裂之勢已不可終日，雖無康可及立克信墩之闢，獨立之師，終有起時。薪已具矣，油已添矣，待火而然。康可與立克信墩幸而爲然薪之火，若謂獨立之役遂起於是，不可也。正如吾國之大革命終有起日，武昌幸而爲中國之立克信墩耳，而遂謂革命起於武昌，則非探本之論也。

斜日西墜，余等始以車歸，道中經立克信墩，下車往遊。首至克拉克之故居，卽民黨領袖阿丹漢客所居者。室中懸諸領袖之像，繼至立克信墩戰場，今爲公園。有戰死者表忠之碑。

(建於一七七九年)碑上藤葉縈繞護之，極有風致。碑銘頗長，爲克那克氏之筆，其辭激昂，動人大可窺見其時人士之思，故錄之如下：

Sacred to Liberty and the Rights of Mankind!!!

To th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of America

Sealed and Defended with the Blood of her Sons.

This Monument is erected

By the inhabitants of Lexington,

under the patronage and at the expense of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To the Memory of their Fellow Citizens,

Ensign Robert Munroe and Messrs. Jonas Parker,

Samuel Hadley, Jonathan Harrington, Jr.,

Isaac Muzzy, Caleb Harrington and John Brown

of Lexington, and Asahel Porter of Woburn,

Who fell on this Field, the First Victims to the

Sword of British Tyranny and Oppression,

on the morning of the ever memorable

Nineteenth of April An. Dom. 1775,

The Die was Cast!!!

The Blood of these Martyrs .

In the cause of God and their Country

was the Cement of the Union of these States, then
Colonies, and gave the spring to the Spirit, Firmness
and Resolution of their Fellow Citizens.

They rose as one Man to revenge their Brethren's
Blood, and at the Point of the Sword, to Assert and
Defend their native Rights.

They nobly dar'd to be free!!

The Contest was long, bloody and affecting.
Righteous Heaven approved the solemn appeal,

Victory crowned their arms; and

The Peace, Liber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their Glorious Reward.

又有巨石相傳爲此間『片刻隊』所立處，上刻隊長泊克諭衆之詞曰：『立爾所，不見擊，勿發槍。然彼等苟欲戰者，則請自此始。』又有泊克隊長之銅像。泊克於第一戰受傷，數月後即死。是役死者僅九人而已，然皆獨立之戰最先死之國殤也。

遊歸，復以車歸康橋。是夜與金君閒談甚久。余主張兩事：一曰無後，一曰遺產不傳子孫。
[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吾國家族制度以嗣續爲中堅，其流弊之大者有六：

(一)望嗣續之心切，故不以多妻爲非。男子四十無後可以娶妾，人不以爲非，即其妻亦不以爲忤。故嗣續爲多妻之正當理由。其弊一。(其以多妻爲縱欲之計者，其非人道尤不足論，士夫亦有知非之者矣。)

(二)父母欲早抱孫，故多早婚。其弊二。

(三) 惟其以無後爲憂也，故子孫以多爲貴，故生產無節。其弊三。

(四) 其所望者不欲得女而欲得男，故女子之地位益卑。其弊四。

(五) 父母之望子也，以爲養老計也，故諺曰：『生兒防老。』及其既得子矣，既成人矣，父母自視老矣，可以息肩矣，可以坐而待養矣。故吾國中人以上之家，人至五十歲，即無志世事，西方人勤勞之時代，平均至六十五歲始已。吾國人則五十歲已退休，其爲社會之損失，何可勝算？其弊五。

(六) 父母養子而待養於子，養成一種牢不可拔之倚賴性。其弊六。（參看卷四第三五則及本卷第一一則。）

遺產之制何以宜去也：

(一) 財產權起於勞力。甲以勞力而致富，甲之富其所自致也，其享受之宜也。甲之子孫未嘗致此富也，不當享受之也。

(二) 富人之子孫無功而受鉅產，非惟無益而又害之。疏廣曰：『子孫賢而多財，則

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一言盡之矣。有用之青年爲多財所累，終身廢棄者，

吾見亦多矣。

吾所持『無後』之說，非欲人人不育子女也，如是則世界人類絕矣。吾欲人人知後之不足重，而無後之不足愛。倍根曰：

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絕無大成就矣）。蓋妻子者，大事業之障礙也，不可以爲大惡，亦不足以爲大善矣。天下最大事功爲公衆而作者，必皆出於不婚或無子之人，其人雖不婚無後，然實已以社會爲妻爲子矣。（見婚娶與獨處論）

又曰：

吾人行見最偉大之事功皆出於無子之人耳。其人雖不能以形體傳後，然其心思

精神則已傳矣。故惟無後者，乃最能傳後者也。（見父子論）

此是何種魄力，何種見地！吾國今日正須此種思想爲振贖發聾之計耳。吾嘗疑吾國二千年來，無論文學，哲學，科學，政治，皆無有出類拔萃之人物，其中最大原因，得毋爲『不孝有三，無

後爲大」一言歟此不無研究之價值也。

八日遊哈佛大學，哈佛校舍六十所，較康南耳爲完備矣，而天然山水之美，則遠不及之。

遊博物院。院爲博物學者厄格洗（Agassiz）父子所經營。其動植礦物，皆依其產生之地爲分別陳列，搜羅至富。院中最著名者爲玻璃所作花卉標本。其花卉之鬚瓣，枝葉，色澤大小，一一如生。花小者全株，大者唯見一枝。其外又有放大之雄雌花蕊，有大至數百倍者，所以便學者觀覽也。此項標本凡數百種。其最佳者，爲花與飛蟲之關係一項。蓋花有不能自接合孕育者，多賴蜂蝶之類沾染雄蕊之粉，播之雌蕊之子宮。花形有大小，狀有凸凹單複，故其傳播之道亦不一，院中皆一一製爲標本。其蜂蝶之屬，亦皆以玻璃爲之。此項花卉爲德國植物學者白訥須加（Rudolph Blaschka）所造。世界能知其製作之法者，惟白訥氏及其子二人而已。

出此後至福葛美術院 (Fogg Art Museum) 亦大學之一部，觀其陳設造像及圖畫之層，亦有中國日本美術品。

次遊西密諦民族博物院 (Semetic Museum) 藏巴比倫阿西里亞希伯來諸古代民族之金石古物甚富。

一大學而有三大博物院，可謂豪矣！其他校舍多不納遊人（以在暑假中也），故不得徧遊。哈佛公共飯堂極大，可容千餘人。宿舍甚多，此康南耳所無也。哈佛無女子，女子另入 Radcliffe 院。其所習科目與男子同，惟不同校耳。哈佛創於二百餘年前（一六三六）規模初甚隘小，至伊麗鴉 (Eliot) 氏爲校長始極力推廣，事事求精求全。哈佛今日之爲世界最有名大學之一者，伊氏之賜也。

康橋一街上有老榆樹一株，二百年物也。華盛頓在此樹下受職爲美洲陸軍大元帥，今此樹名『華盛頓榆』以鐵欄圍之，此西方之召伯甘棠也。

下午出行，道逢金君一友，適與其友共駕汽車出游，因招余與金君共載，遊行佛蘭克林

公園，風景極佳。

夜往看戲。

*

*

*

九日晨，孫恆君（哈佛學生）來訪，與談甚久。孫君言中國今日不知自由平等之益，此救國金丹也。余以為病不在於無自由平等之說，乃在不知此諸字之真諦。又為言今人所持平等自由之說，已非復十八世紀學者所持之平等自由。向謂「人生而自由」（*L'homme est né libre*——Rousseau）果爾，則初生之嬰孩亦自由矣。又曰：「人生而平等」此尤大謬，人生有賢愚能否，有生而顛狂者，神經鈍廢者，有生具慧資者，又安得謂為平等也？今之所謂自由者，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為界；但不侵越此界，則個人得隨所欲為。然有時並此項自由亦不可得。如飲酒，未為侵犯他人之自由也，而今人皆知飲酒足以戕身；戕賊之身，對社會為失才，對子孫為弱種，故有倡禁酒之說者，不得以自由為口實也。今所謂平等之說者，非人生而平等也。人雖有智愚能不能，而其為人則一也。故處法律之下則平等。夫云法律

之下，則人爲而非天生明矣。天生羣動，天生萬民，等差萬千，其強弱相傾相食，天道也。老子曰：『天地不仁，』此之謂耳。人治則不然，以平等爲人類進化之鶴，而合羣力以赴之。法律之下，貧富無別，人治之力也。余又言今日西方政治學說之趨向，乃由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而趨干涉主義，由個人主義而趨社會主義。不觀乎取締『托辣斯』之政策乎？不觀乎取締婚姻之律令乎？（今之所謂傳種改良法〔Eugenic Laws〕禁顛狂及有遺傳病者相婚娶，又令婚嫁者須得醫士證明其無惡疾。）不觀乎禁酒之令乎？（此邦行禁酒令之省甚多。）不觀乎遺產稅乎？蓋西方今日已漸見十八世紀學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義）之弊，今方力求補救，奈何吾人猶拾人唾餘，而不深思明辨之也？

連日英法聯軍大勝，德軍稍却，巴黎之圍，或不見諸實事矣。英國詩人如赫低（Thomas Hardy）那伊思（Alfred Noyes）吉勃林（Rudyard Kipling）自戰事之興，皆有詩勵其國人，頃見那伊思詩三章，甚工，錄之如下：

THE UNITED FRONT

By Alfred Noyes

[The Kaiser, in his reply to Belgium, has definitely placed it on record for all future ages that the destiny of Germany depends absolutely upon his right to violate guarantees, tear up treaties, and dishonor his own word. He himself has now definitely stated it in language which does not admit of any other interpretation; and the duty of nations that respect law, honor, and righteousness is now quite clear.]

I

民國三年九月

第 九 号

Thus only should it have come, if come it must;

Not with a riot of flags or a mob-born cry,

But with a noble faith, a conscience high

And pure and proud as heaven, wherein we trust,

We who have fought for peace, have dared the thrust

Of calumny for peace, and watched her die,

Her scutcheons rent from sky to outraged sky

By felon hands, and trampled into the dust.

We fought for peace, and we have seen the law

Canceled, not once, nor twice, by felon hands,

But shattered, again, again, and yet again.

We fought for peace. Now, in God's name we draw

The sword, not with a riot of flags and bands;

But silence, and a mustering of men.

II

They challenge Truth. An Empire makes reply.

One faith, one flag, one honor, and one might.

From sea to sea, from height to war-worn height,

The old word rings out—to conquer, or to die.

And we shall conquer. Tho their eagles fly

Through heaven, around this ancient isle unite

Powers that were never vanquished in the fight,

The unconquerable Powers that can not lie.

But they who challenge Truth, Law, Justice, all

The bases on which God and man stand sure

Throughout all ages, fools!—they thought us torn

So far with discord that the blow might fall

Unanswered; and, while all those Powers endure
This is our answer: Unity and Scorn.

III

We trust not in the multitude of a host,
Nations that greatly builded, greatly stand.
In those dark hours, the Splendor of a Hand
Has moved behind the darkness, till that coast
Where hate and faction seemed to triumph most
Reveals itself—a buckler and a brand,
Our rough-hewn work, shining o'er sea and land,
But shaped to nobler ends than man could boast.

It is God's answer. Tho, for many a year,

This land forgot the faith that made her great,
Now, as her fleets cast off the North Sea foam,
Casting aside all faction and all fear,
Thrice-armed in all the majesty of her fate,
Britain remembers, and her sword strikes home.

吉勃林之詩亦不劣，但不如那氏之詩矣。

BY RUDYARD KIPLING

For all we have and are—
For all our children's fate,
Stand up and meet the war—
The Hun is at the gate.

Our world has passed away.
In wantonness o'erthrown;
There's nothing left to-day

But steel and fire and stone.

Though all we knew depart,

The old commandments stand;

In courage keep your heart,

In strength lift up your hand.

Once more we hear the word

That sickened earth of old,

No law except the sword,

Unsheathed and uncontrolled.

Once more it knits mankind,

Once more the nations go

To meet and break and bind

A crazed and driven foe.

Comfort, content, delight,
The ages' slow-bought gain--
They shrivelled in a night,
Only ourselves remain.

To face the naked days
In silent fortitude
Through perils and dismays
Renewed and re-renewed.

Though all we made depart,
The old commandments stand:
In patience keep your heart,
In strength lift up your hand.

No easy hopes or lies

Shall bring us to our goal,

But iron sacrifice.

Of body, will and sou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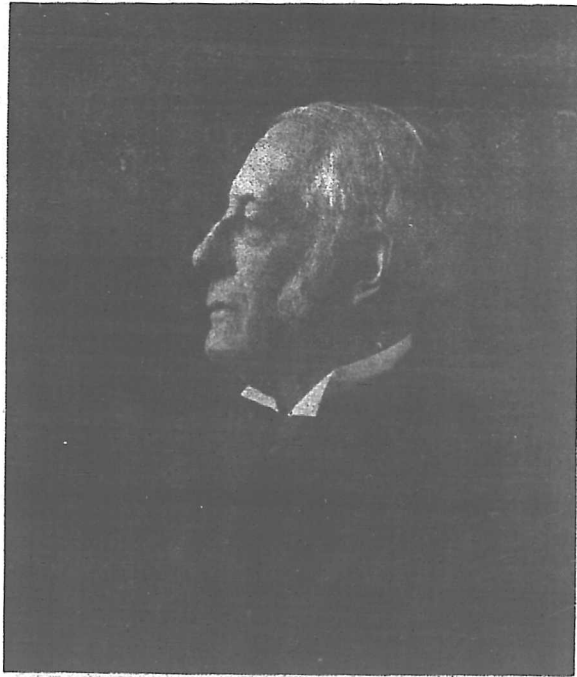
There's but one task for all—

For each one life or give.

Who stands if Freedom f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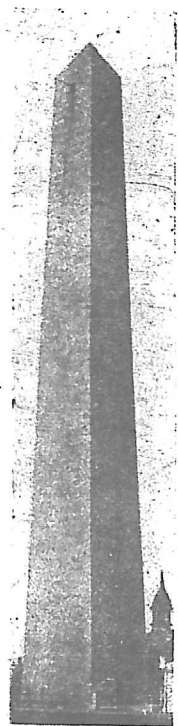
Who dies if England live?

下午遊班克山 (Bunker hill) 亦獨立之役血戰最劇之戰場也。自康可之戰後，義師響應，蓋箕大將坐守波士頓，民軍駐康橋，自康橋至班克山四里之間，皆有民軍遙相接應。後英國援師大至，蓋箕欲先奪附近諸山以臨民軍。民軍偵知之，遂先發，於六月十六日夜據班克山。明日蓋箕遣兵三千人來攻，鎗炮皆精，又皆爲久練之師。民軍僅千餘人，又以終夜奔



CHARLES WILLIAM ELIOT

伊麗鶉像



塔念紀

走，皆疲憊不堪，然氣不爲屈，主將令曰：『毋發槍，俟敵人行近，可見目中白珠時始發。』故發無不中者，英軍再却再上，爲第三次攻擊。民軍力竭彈盡，乃棄山走。是役也，英軍死傷千〇五十四人，民軍死傷者四百二十人耳。大將華倫（General Joseph Warren）死之。是役民軍雖終失敗，然以半數臨時召集之衆，當二倍久練之師，猶能再却敵師，其足以鼓舞人心，何待言矣！一八四三年美國規矩會（Masons）之一部募款建紀念塔於山上，塔旁爲華倫大將之銅像。塔高二百二十一英尺，全用花崗爲之，中有石梯，螺旋至顛，凡二百九十四級，始及塔顛。塔上可望見數十里外風景，甚壯觀，南望則波士頓全市都在眼中，東望可見海港。

下塔往遊海軍造船廠，屬海軍部。廠長半里，有屋舍大小二百所，廠中可造兵艦商船。今鴨口所泊大戰艦，乃爲阿根廷民主國所代造，爲世界第一大戰艦。余等登二艦遊覽。其一名老憲法，爲舊式戰艦，造於一百十七年前。船身甚大，木製，四周皆安巨砲。其時尙未用蒸汽，以帆行駛。此艦之歷史甚有味，不可不記之。此艦嘗參與英美之戰，一八三〇年，有建議以此艦老朽不合時用，欲摧毀之，海軍部已下令矣。時美國名士何模士（Oliver Wendell Hol-

(mes) 纔二十歲，居哈佛大學法律院，聞毀艦之令，大憤，投詩於報館，痛論之。其詩出，全國轉錄之，人心皆憤憤不平，責政府之不當，海軍部不得已收回前命。此船得不毀至於今日，皆出何氏一詩之賜也。詩人之功效，乃至於此，其詩大旨，以爲此艦嘗爲國立功，戰死英雄之血斑斑船面，『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不如沉之海底，釘其旆於橋上，以此艦贈之波濤之神。贈之雷電，贈之颶風，不較摧毀之之爲愈乎。其詩名“Old Ironsides”，錄其卒章曰：

Oh, better that her shattered bulk

Should sink beneath the wave;

Her thunders shook the mighty deep,

And there should be her grave;

Nail to the mast her holy flag,

Set every threadbare sail,

And give her to the Gods of storms,

The lightning and the gale!

何模士亦此邦奇士，其人亦名醫，亦發明家，亦教師，亦詩人，亦滑稽，著書甚富，生於一八〇九

年，卒於一八九四年，今其子（與父同名）爲美國大理院法官。其一艦爲二等巡洋艦，船身之大，機械之多而精，架砲之新而利，較之一百十七年前之老憲法迥不侔矣。

是夜訪皖人李錫之、殷源之二君，皆麻省工校學生，庚戌同去國者也，傾談甚快。

十日，上午作書閱報，下午以汽船出波士頓港。四年未海行矣，今日見海水，如見故人。至巴斯（Bass Point）以車行。車道在土岬上，岬甚隘，車中左右望，皆海水也，大似自舊金山至褒克來（Berkeley，加省大學所在）電車中所見風景。至累維爾海濱，此地爲夏日遊人麋集之所，爲不夜之城，游玩之地無數，然皆俗不可耐，蓋與紐約之空來島同等耳。海濱夏日多浴者，今日天大寒，僅見一男子自水中出，去岸稍遠，有二女子游泳水中而已。岸上可望見巴斯，殘日穿雲隙下照，風景不弱。

十一日，金君往梅省（Maine）之樸蘭（Portland）余欲早歸，不能偕往，遂與爲別。

余三至圖書館，得見法人 M. Bazin Aindé 所譯元人雜劇四本：

(一) 憐梅香 鄭德輝 (光祖) 著

(二) 合汗衫 張國賓著

(三) 貨郎旦 無名氏著

(四) 寶娥冤 關漢卿著

此諸劇皆據元曲選譯。拔殘 (王國維譯名) 所譯元曲凡十餘種，惜不及盡見之。譯元曲者，拔殘之外，尚有 Du Halde 譯趙氏孤兒 (一七六三) Stanislas Julien 譯甚多；英人 Sir John Francis Davis 亦譯老生兒漢宮秋二曲。元人著劇之多，真令人歎服。關漢卿著六十種，高文秀三十二種，何讓西人乎？元曲之前無古人，有以哉！

是日突厥政府宣言：凡自第十世紀以來至於今日，突厥與外國所訂條約，讓與列強在突厥境內得有領事裁判權 (Extra-territorial Rights) 自十月一日為始，皆作為無效。嗟夫！吾讀之，吾不禁面紅耳熱，為吾國愧也！嗟乎！孰謂突厥無人，少年突厥黨得政後，即屢

與列強商改條約，欲收回領事裁判權。列強不允，謂須俟新政府果能保持治安，維持法律，然後圖此未晚也。今突厥乘歐洲之戰禍，遽而出此霹靂手段，不復與列強爲無效之談判矣。

麻省工校曾君昭權有廿四史一部。前聞其捐入波城公家圖書館，三次覓之不獲，今始知其在工校藏書室。下午因往覓之，其書堆積室隅，無人顧問，捐入之後，余爲第一人。惠然來訪者也。審視其書，亦不完全。僅有十史，余所欲見之南北史乃不在此，悵悵而返。

在飯館遇袁君，余告以覓書事。袁君言：「此間有中華閱書室，乃友人張子高朱起塾諸人所設，頗有書籍，盍往觀之？」遂同往。室設西醫陳君之家，書殊寥寥，報亦僅數種耳。中殊無佳書，惟日知錄版佳，偶一翻閱，便盡數卷。又有章譚合鈔，取其太炎文鈔讀之，中有諸子學略說，多謬妄臆說，不似經師之語，何也？」

下午訪程明壽徐書徐佩璜徐名材，遇周百朋，夜訪朱起塾，遇賀懋慶周象賢羅惠僑胡博淵周厚坤諸君。

夜以睡車歸，綺色佳。

民國三年九月

補記

在赫定登街上有此邦有名宗教家白路克司 (Phillips Brooks 1835-1893) 鐵像。此君講經最能動人，爲名牧師。

波士頓與紐約皆有空中車道，街上車道，及地下車道三種，似波城之地下車道較紐約爲佳也。

三一 再論無後 (九月十四日)

前記倍根論「無後」語，因憶左傳叔孫豹答范宣子語，記之：

(襄二十四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命，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皆所謂無後之後也。釋迦孔子老子耶穌皆不賴子孫傳後。華盛頓無子，而美人尊爲國父，則舉國皆其子孫也。李白杜甫裴倫鄧耐生，其著作皆足傳後。有後無後，何所損益乎？

三三 朝鮮文字母（九月十五日）

聲母

ㅁ ㄷ ㅌ ㄴ ㄱ
m rh d n g
ㄹ
l

韻母

ㅏ ㅓ ㅗ ㅛ ㅜ
a u o ɔ a

拼音例

ㅁ ㅓ ㅗ ㅛ ㅜ
go giu go gia ga

吾友韓人金鉉九君言，「朝鮮本有此種文字，其原甚古，至漢文入，此語遂衰，至五百年前始有人恢復之，今普及全國，惟中上社會猶用漢文漢語耳。」此種字母源出何語耶？吾國古代未有象形文字之先，曾有字母否？如有之，尚可考求否？如無之，則倉頡以前，吾國用何種語言耶？天皇作「干支」，其名皆似一種拼音之字，彼所用是何語耶？附干支之名：

闕逢（甲） 旃蒙（乙） 柔兆（丙） 疆圉（丁） 著雍（戊）
屠維（己） 上章（庚） 重光（辛） 玄默（壬） 昭陽（癸）

右十干

困敦（子） 赤奮若（丑） 攝提格（寅） 單闕（卯）
執徐（辰） 大荒落（巳） 敦牂（午） 協洽（未）
涓灘（申） 作噩（酉） 閏茂（戌） 大淵獻（亥）

右十二支

此種名如何傳至後世耶？記之者何所本耶？

藏暉室劄記卷七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九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一日——在康南耳大學

一 傳記文學（九月廿三日）

昨與人談東西文體之異。至傳記一門，而其差異益不可掩。余以爲吾國之傳記，惟以傳其人之人格（Character）而西方之傳記，則不獨傳此人格已也，又傳此人格進化之歷史（The development of a character）東方傳記之體例（大概）：

（一）其人生平事略。

（二）一二小節（Incidents），以寫其人品。（如項羽傳『垓下之圍』項王悲歌）
起舞一節。

西方傳記之體例：

民國三年九月

(一) 家世。

(二) 時勢。

(三) 教育 (少時閱歷)。

(四) 朋友。

(五) 一生之變遷。

(六) 著述 (文人) 事業 (政治家, 大將……)。

(七) 瑣事 (無數, 以詳爲貴)。

(八) 其人之影響。

布魯達克 (Plutarch) 之英雄傳, 稍類東方傳記。若近世如巴司威爾之約翰生傳, 洛楷之司各得傳, 穆勒之自傳, 斯賓塞之自傳, 皆東方所未有也。

東方無長篇自傳。余所知之自傳惟司馬遷之自敘, 王充之自紀, 籍, 江淹之自敘。中惟王充自紀篇最長, 凡四千五百字, 而議論居十之八, 以視弗蘭克林之自傳尙不可得, 無論三巨

冊之斯賓塞矣，東方短傳之佳處：

(一) 只此已足見其人人格之一斑。

(二) 節省讀者日力。

西方長傳之佳處：

(一) 可見其人格進退之次第，及其進退之動力。

(二) 瑣事多而詳，讀之者如親見其人，親聆其談論。

西方長傳之短處：

(一) 太繁；只可供專家之研究，而不可爲恆人之觀覽。人生能讀得幾部約翰生傳耶？

(二) 於生平瑣事取裁無節，或失之濫。

東方短傳之短處：

(一) 太略。所擇之小節數事或不足見其真。

(二)作傳太易。作者大抵率爾操觚，不深知所傳之人。史官一人須作傳數百，安得有佳傳？

(三)所據多本官書，不足徵信。

(四)傳記大抵靜而不動。何謂靜而不動？(靜 Static 動 Dynamic) 但寫其人爲誰某，而不寫其人之何以得成誰某是也。

吾國人自作年譜日記者頗多。年譜尤近西人之自傳矣。

二 遷居 (九月廿五日)

余居世界學生會三年餘矣，今年九月十九日始遷居橡街百二十號。新居長十三尺，廣九尺。室中一榻，二椅，一桌，一几，一鏡臺，二書架。二窗皆臨高士客狄那溪，水聲日夜不絕。前夜睡醒，聞之亦不知是溪聲是雨聲，口占云：

窗下山溪不住鳴，中宵到枕更分明。夢回午夜頻猜問，知是泉聲是雨聲？

溪兩岸多大樹，窗上所見清麗之柏，溫柔之柳，蒼古之橡。林隙中可見清溪，清淺見底，而上

下流皆爲急湍，故水聲奔騰，不似清淺之溪也。

自他所歸，見案上叔永留字云：「適來不遇，讀詩而去。」知是泉聲是雨聲，較「夜半飛泉作雨聲」如何？讀之，猛憶叔永所示曾械子詩：「爐烟消盡空堂寂，夜半飛泉作雨聲。」前夜口占此詩時，初未嘗念及械子之詩。然械子之詩遠勝余詩，儻早念及之，決無此二八字矣。

三 海外送歸人圖（九月廿五日追記）

海外送歸人圖，曾廣智君攝。歸者爲黃伯芹君。伯芹爲此間同學之佼佼者。其人有熱誠，肯任事，而明達事理。所習爲地學，去年得爲 *Sigma Xi* 會會員。留美之廣東學生每每自成一黨，不與他處人來往，最是惡習。伯芹獨不爾爾，故人多歸之。

四 木爾門教派（九月廿八日）

仲藩歸國，道中寄一片曰：「足下有暇，可研究耶教後聖派（*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the Latter Saints*）即俗所謂木爾門（*Mormon*）派，他日能告我以十九

世紀之文明而此派乃能勃興於是時者何也？此意甚有研究之價值，先記之。

五 耶穌之容忍精神（十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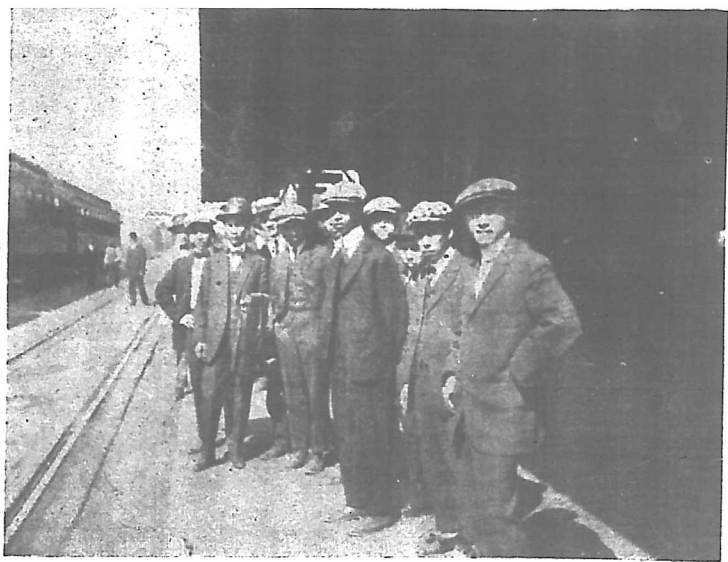
在大學禮拜堂聽講經，其人引新約一節，以示耶穌容忍異己之教之精神：

約翰曰：『夫子，頃者弟子見有以夫子之名而驅除邪鬼者，弟子嘗戒止之矣，以其不從弟子輩行也。』耶穌曰：『勿禁止之；凡不逆汝者，皆爲汝者也。』（馬可『爲汝』作『爲我』）（路加第九章四十九至五十節）

余謂此章不如下所引也：

耶穌取一幼孩置之衆中，持之臂上，而告衆曰：『凡以吾名納如此穉孩之一者，皆吾徒也。』（馬可第九章三十六至三十七節）

『人子』（耶穌也）既升遐，衆仙吏與俱，『人子』乃陟顯位，萬國羣集其前。『人子』乃辨判萬衆，若牧人之分其羊羣然，馴羊居右，野羊居左，主（耶穌）乃告其在右者曰：『來，汝天所福，襲爾天國。我嘗飢矣，汝則食我以肉。我嘗渴矣，汝則



海 外 送 歸 人 圖

飲我。我嘗淪落矣，汝實庇我。我嘗裸矣，汝則衣我。我嘗病矣，汝實問遺我。我嘗爲囚繫矣，汝實臨唁我。」對曰：「我主，吾輩何時見主飢而食之，渴而飲之乎？何時見主淪落而庇之，無衣而衣之乎？何時見主病或在囚拘而問遺之乎？」主曰：「我明告汝，汝惟嘗施之於吾民（孫子）之最無告者，汝實施之於吾身也。」（下半章記罰惡，意旨都同，今略。）（馬太第二十五章三十一至四十六節。）

此等處徵引經文，隨筆逐譯之，但求達意，不論工拙也。

六 錄新約文兩節（十月五日）

讀新約，有兩節大佳，素所未留意，何也？

（一）彼得就開口說：「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來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都爲主所悅納。」（使徒行傳第十章三十四至三十五節）

（二）鹽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他再鹹呢？你們裏頭應當有鹽，彼此和睦。

（馬可第九章五十節）

七 征人別婦圖（十月七日）

此法國征人與其婦接吻爲別之圖，欲作一詩題之，而心苦不能成文。杜工部兵車行但寫征人之苦，其時所謂戰事，皆開邊拓地，所謂「侵略政策」，詩人非之，是也。至於執戈以衛國，孔子猶亟許之；杜工部但寫戰之一面，而不及其可嘉許之一面，失之偏矣。杜詩後出塞之第一章寫從軍樂，而其詞曰：「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其志鄙矣。要而言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用之而有名，用之而得其道，則當嘉許之。用之而不得其道，好戰以逞，以陵弱欺寡，以攻城略地，則罪戾也。此圖但寫征人離別之慘，而其人自信以救國而戰，雖死無憾，此意不可沒也。」

國家思想惟列國對峙時乃有之。孔子之國家思想，乃春秋時代之產兒；正如今人之國家思想，乃今日戰國之產兒。老杜生盛唐之世，本無他國之可言，其無國家之觀念，不足責也。記中有過詞，誌之以自儆。（十月二十日）

八 悼鄭仲誠（十月八日）



Copyright by American Press Association, New York

FRENCH RESERVIST BIDDING HIS WIFE GOODBYE

圖 婦 別 人 征



影合誠仲鄭與者著

得鐵如書如下：

仲誠竟死矣！我雖不殺仲誠，仲誠竟由我而死！嗚呼，痛矣！

仲誠病肺且一年，今竟死矣，慘已！

仲誠，鄭璋也，湖陽人。吾甲辰入梅溪，與仲誠鐵如同室。吾去家以後，所得友以仲誠爲最早，於今年十年，遂成永訣。今年哭友，希古之外，又及仲誠，友生之誼，更何待言？尤可慟者，二君皆友生中不可多得之才，二十年樹人，未爲社會效力而驟死，慘已，慘已！

吾安得不爲社會哭乎？吾欲自問，又欲問國人曰：今之少年往往中道摧折，誰之罪歟？誰實致此歟？體幹之不強耶？遺傳種性之虧耶？個人健康之不修耶？市政衛生之不潔耶？個人之戕賊耶？社會之遺毒耶？政治外患之激刺耶？理想之不達，不能與惡俗戰，不能與失敗戰耶？嗚呼，誰之罪歟？此不無研究之價值也。

仲誠前年娶王女士，伉儷至篤；及病，人或有歸咎其早婚者，仲誠之婚實由鐵如紹介之，故鐵如書有『仲誠實由我而死』之語。

圖一乃仲誠與余同攝影，時在庚戌七月未去國之前數日也。圖二（刪）爲仲誠新婚後所寄合影，前年所攝也。

九 赴亥叟先生之喪（十月十九日追記）

友朋中又死一個矣！死者亥叟（C. W. Heizer）先生，（生於一八四九年，死於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三日，壽六十五歲）

亥叟爲本市一尊派（Unitarian）教堂牧師。其人最開闊大度，急公好義，大學中最有名之教師皆傾向之，學生中尤多愛戴之者，市民更無論矣。亥叟妻早死，遺一女，後再娶婦，爲富孀，不悅亥叟之慷慨豁達，遂離居。亥叟獨處十餘年矣，所得教堂俸給，輒以布施貧苦，有餘則以買書，室中架上多一月內新出版之書，藏書樓所未及有者也。

亥叟爲世界會會員，故與余相識，頗蒙器重，遂爲忘年之交。余今年五月卸世界會會長之職時，演說『世界和平』及『種族惡感』二問題，亥叟亦在座，席終，囑余以稿本與之。明日，亥叟令人鈔兩份，自留一本，而以一本歸余。

十餘日前，有兩黑種女子寄宿賽姬院（女子宿舍），同院白種女子不屑與同居，聯名上書大學校長，欲令此二黑女移出。校長爲調停之計，欲令二女移居樓下，別爲一室，不與白女同浴室，又指一室爲會客之所。此南方所謂『畛域政策』也（Segregation）。一女中一出貧家，力薄，以半工作供膳費，故無力與校中當道抗。其一出自富家，（父亦此校畢業生，曾留學牛津及德國亥得堡〔Heidelberg〕兩大學，歸國後爲哈佛大學教師者數年，）今遭此不公之取締，大憤，而莫知所爲；有人告以亥叟之慷慨好義，遂偕其母造謁求助。時亥叟已臥病，聞之一憤幾絕，適其友喬治（William R. George，喬治少年共和國之創始者——“Daddy” George）在側，扶之歸臥。亥叟乃乞喬治君邀余及金洛伯（Robert W. King）母子及大學有名教師須密先生同至其家。余等至時，二女皆在，因得悉茲事始末。余以亥叟知我最痛惡種族惡感，故招余與聞此事，遂自任爲二女作不平之鳴，卽作書與本校日報（Cornell Daily Sun）略云：

三年前，賽姬院女學生二百六十九人聯名上書校長，請拒絕黑色女子住院。校長

休曼先生宣言曰：『康南耳大學之門不拒來者，無種色，宗教，國際，階級，貧富之別也。』議遂定。今此言猶在耳，而此種惡感又起（以下敘事略）。余爲大同主義之信徒，以人道之名爲不平之鳴，乞垂聽之。

余親持書至報館，主者不在，乃留書而歸。是夜日報主筆客來鷗（William Kleitz）君以電話告余，謂此事關係大學名譽，不敢遽揭載之，因招余明日晚餐其家，以便面談。余次日往見之，謂之曰：『吾志不在張大學之惡，乃欲得公道耳；倘不須登報，而可達吾目的，則吾書可毀也。』余因告客君，令往謁校長，告以有人投書言此事，若校長肯主持公道，則吾願收回吾所投書。客君以爲然。明日以電話告余，謂校長已允主持公道，雖全院白色女子盡行移出，亦所不恤。余謂客君，此言大滿吾意，吾書不登可也。此事遂定，黑女得不遷，其白色女子亦無移出者。吾本不欲記此事，今亥叟既死，余不得不記之，不獨可見亥叟之重余，又可見亥叟好義任俠，爲貧困無告者所依歸也。（參看卷一四月十日記）

亥叟以十六日殯於一尊會教堂，余往臨之。赴喪者數百人，教堂座次皆滿，立者無數。棺

停講壇之前，繁花覆之。棺蓋作兩截，自胸以下已闔，胸以上猶可見也。有牧師二人主喪，其一人致禱詞已，略述死者生平。樂師奏琴，衆合歌亥叟生平最愛誦之頌歌。歌歇，其一牧師讀詩篇（Psalms）第九十一章。已而，大學前校長白博士（Andrew D. White）起立演說，與亥叟十餘年之交誼及博士器重之之深。博士爲此邦偉人，年八十四矣。須密先生亦演說，述死者一生行誼。演說畢，衆合禱，祝死者安息。禱已，牧師命衆排列成行，自東側繞至棺前一望死者顏色，然後自西側出。其非亥叟至交近親者，一訣散去。留者尙無數。樂人奏至哀慘之樂。相者闔棺，扶棺徐徐出堂。衆賓中多嗚咽下淚，有哭不可仰者。莊生曰：「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靳言而言，不靳哭而哭者。」其是之謂歟？棺車先發。送葬者以天大雨，皆以車行。塚地臨凱約嘉湖，氣象極雄渾。曠已成，棺至，相者以機維繫之，令棺懸穴上，與土平。牧師讀葬詞，率衆祈禱。禱已，相者縱棺，令徐徐落穴中。衆賓皆散去，余獨與一友留墓上，視葬者釘包棺之槨（以木爲之，較棺略大）已，乃步行而歸。此余第一次赴西方葬禮也。

一〇 家書屢爲人偷拆（十月二十日）

民國三年十月

吾母第十二號家書言吾近所寄書屢爲人拆視，四五次矣。此必不良政府畏民黨，乃出此卑污之手段偷閱人家書，真可惡也。

一一 韋蓮司女士之狂狷（十月二十日）

星期六日與韋蓮司女士（Edith Clifford Williams）出游，循湖濱行，風日絕佳。道盡，乃折而東，行數里至厄特娜村（Etta）始折回，經林家村（Forest Home）而歸。天雨數日，今日始晴明，落葉遮徑，落日在山，涼風拂人，秋意深矣。是日共行三小時之久，以且行且談，故不覺日之晚也。

女士爲大學地質學教授韋蓮司（H. S. Williams）之次女，在紐約習美術；其人極能思想，讀書甚多，高潔幾近狂狷，雖生富家而不事服飾；一日自剪其髮，僅留二三寸許，其母與姊腹非之而無如何也，其狂如此。余戲謂之曰：『昔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有言，今人鮮敢爲狂狷之行，此真今世之隱患也。』（吾所謂狂狷乃英文之Eccentricity）狂乃美德，非病也。』女士謂，『若有意爲狂，其狂亦不足取。』余亦謂然。余等回至女士之家。

已六時，即在彼晚餐。晚餐後圍爐坐談，至九時始歸。

一二 惜別（十月二十日）

巴西友人蘇柴（Antonio C. P. Souza）君將歸國，來告別，執手淒然不成聲。昔非法雷（J. C. Faure）君歸國，余真爲下淚。友朋之誼，數年相愛之情深矣，一旦爲別，別後天各一方，皆知後會無日，宜別之難也。

一三 羅斯福演說（十月廿二日）

今日得聞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演說，年來積願，於今始償。羅氏爲此邦一大怪傑，其人之是非功過，頗不易論定。其崇拜之者，尊之如神；其毀之者，乃致詆爲僞君子（Hypocrite）謂爲貪位喜功，前年有人至欲賊殺之。此邦黨見其深，雖蓋棺或猶未有定論耳。羅氏演說聲音，殊不及白來恩（Bryan）有時其聲尖銳如女子叫聲，然思力明爽，懇切動人，又能莊能諧，能令人喜，能令人怒也。今日所說本省（紐約）政事，不足記，惟其言多警語，如云，今人皆喜誦古人名言法語，而不肯以施諸日用社會政治之常行，但資糟粕而遺精

神，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亦何益矣！其言曰：

若我至波士頓爲文學之演說，則波士市人士傾室來聽，以其波士頓之風流鼓舞我，而贊揚我。若我引愛麥生之言，謂國家精神所在，在於漁人、樵子、農夫、市販，則波士人必鼓掌歡呼。然我苟告之曰，愛麥生時之漁樵耕販，卽今日之鑛工、路工、婦工、孺工，今日之國家宜顧卹此種工人之人權，則波士人士將冷笑曰：『不圖羅斯福亦爲時俗所壞，非復吾輩中人矣。』是波士人士但欲我高談詩文，而不欲我以詩中真義譯爲人生日用之主義也。

羅氏又言：

政黨若失其造黨時之精神之主義，則毀之可也。今人之所以不肯去共和民主二黨者，以爲此其祖若父之黨，不宜背之。然吾亦有孫矣，若五六十年後，進步黨（羅氏所創）淪爲敗類政客之傀儡，而吾之孫子徒以此爲其祖父手造之黨，乃不忍毀壞而重興之者，則吾墓中之骨真將轉側矣。

是日來聽講者約有千人。

一四 紐約美術院中之中國名畫（十月廿四日）

韋蓮司女士歸自紐約，以在紐約美術院所見中國名畫相告，謂最喜馬遠『山水』一幅。此幅余所未見，他日當往訪之。紐約美術院藏中國名畫九十幅，中多唐宋名品。余在彼時，心所注者，在摩根所藏之秦西真蹟二十九幅，故不及細觀他室，亦不知此中乃有吾國瑰寶在也。今承女士贈以院中中國名畫目錄一冊，內如唐裴寬『秋郊散牧圖』，宋夏珪『山水』（疑是仿本），元趙子昂『相馬圖』及『宋神宗賜范文正畫像』（上有熙寧元年勅，乃偽作也），范仲淹死於仁宗皇祐四年（一〇五二），熙寧元年（一〇六八）在十六年後了。疑此像亦是偽品。十九年二月廿五日記，皆甚佳。又有東晉顧虎頭（長康）『山水』一幅，當是偽作。

一五 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十月廿六日）

吾友訥司密斯博士（George W. Nasmyth）自波士頓來，訥君爲此邦持和平主義

者之一鉅子，嘗周遊歐洲諸國，隨在演說，創設大同學生會，今爲『世界和平基金』(World Peace Foundation)董事之一。今以父病奔回綺城，今日下午枉顧余室，談國家主義及世界主義之沿革甚久。訥氏素推崇英人安吉爾(Norman Angell)安氏之書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以爲列強之侵略政策毫無實在利益，但有損害耳，不惟損人，實乃損己。蓋今日之世界爲航路電線所聯絡，譬之血脈，一管破而全身皆受其影響。英卽敗德，不能無損其本國財政也。德之敗英法亦然。能知斯義，自無戰禍矣。其書頗風行一世，謂之安吉爾主義(Angellism)。余以爲此一面之辭耳。公等徒見其金錢生計之一方面，而不知此乃末事，而非根本之計也。今之英人，法人，德人豈爲金錢而戰耶？爲『國家』而戰耳。惟其爲國家而戰也，故男輸生命，婦女輸金錢，奩飾以供軍需。生命尙非所恤，何況金錢？故欲以生計之說弭兵者，愚也。

今之大患，在於一種狹義的國家主義，以爲我之國須陵駕他人之國，我之種須陵駕他人之種。德意志國歌有曰：『德意志，德意志，臨御萬方(über alles)』凡可以達此自

私自利之目的者，雖滅人之國，殲人之種，非所恤也。凡國中人與人之間之所謂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愛，和平者，至國與國交際，則一律置之腦後，以爲國與國之間強權即公理耳，所謂『國際大法』四字，卽弱肉強食是也。（德大將卑恩赫低〔Bernhardi〕著書力主此說，其言甚辯。）此真今日之大患。吾輩醉心大同主義者不可不自根本上着手。根本者何？一種世界的國家主義是也。愛國是大好事，惟當知國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團體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謂『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

強權主義（The Philosophy of Force）主之最力者爲德人尼采（Nietzsche）達爾文之天演學說，以『競存』爲進化公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其說已含一最危險之分子。猶幸英國倫理派素重樂利主義（Utilitarianism）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爲道德之鵠，其學說入人甚深。故達爾文著人類進化（The Descent of Man）追溯人生道德觀念之由來，以爲起於慈憫之情。雖以斯賓塞之個人主義，本競爭生存優勝劣敗之說，以爲其倫

理學說之中堅，終不敢倡爲極端之強權主義。其說以『公道』(Justice)爲道德之公理。而其所謂公道之律曰：

人人皆得恣所欲爲，惟必不可侵犯他人同等之自由。

卽『我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爲界』是也。則猶有所限制也。至於尼采則大異矣。其說亦以競爭生存爲本，而其言曰：

人生之目的不獨在於生存，而在於得權力(The Will to Power)而超人。人類之目的在於造成一種超人社會(Superman)。超人者，強人也。其弱者皆在淘汰之列，殲除之，摧夷之，毋使有嚙類。世界者，強有力者之世界也。今之所謂道德、法律、慈悲、和平，皆所以扞衛弱者，不令爲強者所摧夷，皆人道之大賊也。耶穌教以慈愛爲本，力衛弱者，以與強者爲敵，故耶穌教乃人類大患。耶穌教一日不去，此超人社會一日不可得也。慈悲也，法律也，耶穌教，道德也，皆弱無力者之護符也，皆奴隸之道德也，皆人道之蝨賊也，皆當斬除淨盡者也。

自尼采之說出，而世界乃有無道德之倫理學說。尼氏爲近代文豪，其筆力雄健無敵。以無敵之筆鋒，發駭世之危言，宜其傾倒一世——然其遺毒乃不勝言矣。文人之筆可畏也！

納博士新自歐洲歸，當戰禍之開，博士適居英倫，與安吉爾之徒日夜謀所以沮英人之加入戰事，皆無效。比利時既破，博士冒險至歐陸訪察戰國實情，故博士知戰事甚詳。博士謂余曰：

吾此次在大陸所見，令我益嘆武力之無用。吾向不信任托爾斯泰及耶穌教匱克派（Quakers）所持不抵抗主義（Nonresistance）即老氏所謂『不爭』是也。）今始稍信其說之過人也。不觀乎盧森堡以不抵抗而全，比利時以抗拒而殘破乎？比利時之破也，魯問（Louvain）之城以抗拒受屠，而路塞爾（Brussels）之城獨全。卜城之美國公使匱克派，力勸卜城市長馬克斯（M. Max）勿抗德師，市長從之，與德師約法而後降，今比之名城獨卜路塞爾歸然獨存耳。不爭不抗之惠蓋如此！

博士之言如此。老子聞之，必曰是也。耶穌釋迦聞之，亦必曰是也。老子之言曰：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又曰：

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夫唯不爭，故無尤。

又曰：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耶穌之言曰：

人則告汝矣，曰：抉而目者而亦抉其目，拔汝齒者汝亦拔其齒。我則詔汝曰：毋報怨也。人有披而右頰者，以左頰就之；人有詎汝而奪汝裳者，以汝衣并與之；人有強汝行一里者，且與行二里焉。

此二聖之言也。今之人則不然。其言曰：弱肉強食，曰強權卽公理，曰競爭者，天演之公理也，曰

世界者，強有力者之世界也。此亦一是非也，彼亦一是非也，古今人之間果就是而孰非耶？

（附記）今夜遇休曼校長之子 Jacob G. Schurman, jr. 其人當比利時被侵時適在卜路塞爾，親見魯問之殘破及卜路塞爾之獲全，因詢以訥博士告我之言是否確實。休曼君言卜城之獲全，實出美公使 Brand Whitlock 之力。其時市長 M. Max 有本市民兵二萬，鎗二萬支，已決以兵力拒數倍之德師。賴美使力勸以抗拒之無益，乃降。余詢以美使是否屬賈克派，休曼君答云：『此則非所知也。』（十一月十三日）

一六 『一致』之義（十月廿六日）

前與韋蓮司女士談，女士問：『人生倫理繁複難盡，有一言以蔽之者乎？』余答曰：『此不易言。無已，其惟「一致」乎（Consistency）』一致者，言與行一致（言顯行，行顯言）。今與昔一致，（今與昔一致者，非必以昔所是爲是，昔所非爲非也。昔所見爲是，故是之；今吾識進矣，乃以昔所是爲非，則非之。其所是非異也，而其以吾所認定爲是非者，而是非之則一也，則

亦一致也。對人與對己一致是也。女士以爲然。今日與納博士談，博士問：「天然科學以歸納論理爲術，今治倫理，小之至於個人，大之至於國際，亦有一以貫之術乎？」余答曰：「其唯一致乎？一致者，不獨個人之言行一致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不欲施諸吾同國同種之人者，亦勿施諸異國異種之人也。此孔子所謂「恕」也，耶氏所謂「金律」也，康德（Kant）所謂「無條件之命令」也，康德之言曰：「凡作一事，須令此事之理由，可成天下人之公法。」〔“Always act so that thou canst will the maxim of thy act to become a universal law of all rational beings.”——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此卽中庸所謂「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也。斯賓塞所謂「公道之律」也（見上則），彌爾所謂「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爲界」也。皆吾所謂一致也。一致之義大矣哉！

一七 讀葛令倫理學發凡與我之印證（十月廿七日）

頃讀葛令（T. H. Green）倫理學發凡中之一篇論「公益範圍之推廣」（pp.

237—253) 其立論與我年來所持一一昭合，其文亦清暢可誦。吾月前在倫理學會演說『人羣之推廣』(The Extension of the Group)略言『自一家而至一族一鄉，自一鄉而至一邑一國，今人至於國而止，不知國之外更有人類，更有世界，稍進一步，即躋大同之域。至國界而止，是自畫也。』今讀葛氏書，深喜古人先獲我心，故誌之。吾前年在西雷寇大學大同會演說『大同主義』之真諦，以康德『常把人看作一個目的，切勿看作一種用具』(Always treat humanity as an end, never as a means. 此語最不易譯)之語作結，葛氏亦然。

一八 周詒春君過美之演說 (十月三十日)

清華學堂校長周詒春君過此，此間同學開會歡迎之。周君演說略曰：『諸君畢業，可歸即亟歸，勿久留此，須知中國需才急也。』此言乃與余平日所持『毋欲速，宜久留習高等學問，學不厭深之意均反。周君又言留美歸國學生之大病：『一曰自高聲價，』是也；『二曰不切實用』(Fall short of real practicality)其所舉不切實用之例，如『不知運動』

場規則，不知踢球場廣袤，不知議事秩序，似近於細碎。

一九 李鴻章自傳（十月三十日）

哲學教師漢蒙先生今夜應哲學會之請，來會談話，摘讀美國新出版之李鴻章自傳（Memirs of Li Hung-Chang）此書所記李氏日記，乃大不類中人口吻，疑出僞託也。他日當覓此書細研究之，如果出僞託，當揭其奸。（數日後，余借得此書讀之，果皆僞作也。因作書評呈漢蒙先生，請其寄與印行此書之書店。）

二〇 演說之道（十月三十日）

演說的規則：（一）先要知道『演說術』（Oratory）已不合時宜了；（二）先把你說的話一一想好；（三）把事實陳述完了，就坐下來；（四）不要插入不相干的笑話；（五）不要管手勢聲音等等；（六）個個字要清楚；（七）演說之前不要吃太飽，最好喝杯茶，或小睡；（八）小有成功，不可自滿；當時時更求進步。

此一則見雜誌，記演說之道，甚合吾平日所閱歷，附記於此。

二一 近世不婚之偉人（十一月二日）

吾嘗倡『無後』說，今錄近世不婚之偉人如下：

哲學家 笛卡兒 (Descartes)

巴斯卡爾 (Pascal)

斯平娜莎 (Spinoza)

康德 (Kant)

霍布士 (Hobbes)

陸克 (Locke)

斯賓塞 (H. Spencer)

科學家 奈端 (Newton)

計學家 亞丹斯密 (Adam Smith)

文學家 福爾特兒 (Voltaire)

民國三年十一月

政治家

別特

(Wm. Pitt)

加富爾

(Cavour)

史學家

吉朋

(Gibbon)

三二 『容忍遷就』與『各行其是』(十一月三日)

韋蓮司女士語余曰：『若吾人所持見解與家人父母所持見解扞格不入，則吾人當容忍遷就以求相安乎？抑將各行其是，雖至於決裂破壞而弗恤乎？』此問題乃人生第一重要問題，非一言所能盡，余細思之，可得二種解決：

余東方人也，則先言東方人之見解。昔毛義有母在，受徵辟，捧檄而喜，其喜也，爲母故也。母卒，即棄官去。義本不欲仕，乃爲母屈耳。此東方人之見解也。吾名之曰『爲人的容忍』(Prudistic Toleration)。推此意也，則父母所信仰(宗教之類)，子女雖不以爲然，而有時或不忍拂愛之著之意，則容忍遷就，甘心爲愛我者屈可也。父母老矣，一旦遽失其所信仰，如失其所依歸，其痛苦何可勝算？人至暮年，不易改其見解，不如吾輩少年人之可以新信仰易舊

信仰也。其容忍也，出於體恤愛我者之心理，故曰『爲人的容忍。』

次請言西方近世之說，其說曰：『凡百責任，以對一己之責任爲最先。對一己不可不誠。吾所謂是，則是之，則篤信而力行之，不可爲人屈。真理一而已，不容調護遷就，何可爲他人之故而強信所不信，強行所不欲行乎？』此『不容忍』之說也。其所根據，亦並非自私之心，實亦爲人者也。蓋人類進化，全賴個人之自盡。思想之進化，則有獨立思想者之功也。政治之進化，則維新革命者之功也。若人人爲他人之故而自遏其思想言行之獨立自由，則人類萬無進化之日矣。（彌爾之羣己權界論倡此說最力，伊卜生之名劇玩物之家亦寫此意也。）

吾於家庭之事，則從東方人，於社會國家政治之見解，則從西方人。

二三 印度『月中兔影』之神話（十一月三日）

韋女士與余行月光中，因告余以印度神話『月中兔影』其言甚豔，記之：

當婆羅門打達王時，佛降生爲兔，居林中有三友：一猿，一鹿，一獼，皆具智慧。兔屢教

三獸布施守齋期。一日逢齋期，四獸各出覓食。猿得橡果，鹿得肉，獼得魚。兔自思：

『若有人問我乞食，吾所食惟草耳，何以應之？』轉念『果有乞食者，當捨吾身與之。』

奇事將現於下界，則天上帝座驟暖。天帝（*Indra*）下視見兔，思試其誠否，乃化爲沙門，先乞食於三獸。三獸各施所得，沙門皆却之，乃乞食於兔。兔自喜捨身有緣，乃告之曰：『沙門，吾今日所布施不同往日。汝且拾柴生火，然後告我。』沙門以生炭作火，火然乃告兔。兔大歡喜，欣然躡身入火中。

火乃不灼其身，兔駭問。沙門乃告之曰：『我非沙門，乃天帝來試汝道行耳。今汝果誠心，汝之行，宜令天下人知之，永永無忘。』

帝乃拔一山，擲之，以其汁作墨，圖兔形於月中。此月中兔影所由來也。

（注）*Sakra* 一名 *Indra*，印度最尊之神。

二四 理想貴有統系（十一月四日）

吾近來所以不憚煩而瑣瑣記吾所持見解者，蓋有故焉。吾人平日讀書雖多，思想雖雜，

而不能有有統系的理想。不能有明白了當之理想。夫理想無統系又不能透澈。則此理想未可謂爲我所有也。有三道焉。可使一理想真成吾所自有。

一曰談話。友朋問答辯論。可使吾向所模糊了解者。今皆成明澈之言論。蓋談話非明白透澈不爲功也。

二曰演說。演說者。廣義的談話也。得一題。先集資料。次條理之。次融會貫通之。次以明白易曉之言抒達之。經此一番陶冶。此題真成吾所有矣。

三曰著作。作文與演說同功。但此更耐久耳。

卽如吾所持『大同主義』(Cosmopolitanism or Internationalism)皆經十餘次演說而來。始成一有統系的主義。今演說之日漸少。故有所觸。輒記之此冊。(上所記甚零星細碎。然勝不記遠矣。)不獨可以示他日之我。又可助此諸見解。令真成我所自有之理想也。

二五 吾國『月中玉兔』之神話(十一月五日)

吾國古代亦有『月中玉兔』之神話。今約略記之。

西王母授后羿（此羿乃帝堯之臣。『十日並出，堯命射之，應手而沒。』）不死之藥，羿妻姮娥竊之而逃，奔月中化而爲蟾蜍。張平子（衡 78—139 A. D.）靈憲有此說。

淮南子精神訓亦曰：『日中有踰鳥，月中有蟾蜍。』爾雅註：『蟾蜍似蝦蟆，居陸地。』

抱朴子曰：『蟾蜍壽三千歲者，頭上有角，頰下有丹書八字。』

後漢書天文志：『嫦娥竊羿不死藥，奔月中，及之，化爲蟾蜍。』

兔 陸佃云：『明月之精，視月而生。』曲禮：『兔曰明視。』

張華博物志：『兔望月而孕。』

王充論衡：『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故曰兔吐也。）

道教神話，謂『玉兔居月中爲月神搗藥。』

適按：以兔易蟾蜍，疑由於印度神話之影響，觀下記以娑羅樹易桂樹，印度思想之影響更顯矣。

桂 (Cassia tree, Cinnamon) 唐人已有謂桂生月中者。七修類稿以爲內

典之娑羅樹 (The sai tree, shorea robusta) 卽月中桂，玉兔居其下，爲月神禱藥。

酉陽雜俎：『仙人吳剛受謫，居月中，令砍桂樹，斧下創卽合。』

月老 唐韋固道經宋城，見老人坐月中檢書，怪而問之。老人言：『此書乃人間婚

姻簿，』懷中出赤繩示固曰：『吾以此繩繫人間夫婦之足，雖生離睽隔，終當會合。』

固因問己婚姻。老人曰：『汝婦乃彼肆賣菜嫗之女也。』固翌日往訪之，見老嫗抱

二歲女孩，殊陋。固令人刺之，中其眉而逝。後十四年，固娶婦，好女子也。婚後察之，眉

心有創痕，詰之，乃十四年前宋城賣菜嫗女也。

連類記此以自遣。少時不喜神話，今以社會學之眼光觀之，凡神話皆足以見當時社會心理風俗，不可忽也。

二六 法人剛多賽與英人毛萊之名言（十一月六日）

羅曼羅蘭

“It is not enough to do good, one must do it in a good way. No doubt we should destroy all errors, but as it is impossible to destroy them all in an instant, we should imitate a prudent architect who, when obliged to destroy a building, and knowing how its parts are united together, sets about its demolition in such a way as to prevent its fall from being dangerous.”

——de Condorcet

羅曼羅蘭

“Now however great the pain inflicted by the avowal of unbelief, it seems to the present writer that one relationship in life and one only justifies us in being silent where otherwise it would be right to speak. This relationship is that between child and parents.”

——John Morley: On Compromise p. 128.

韋蓮司女士昨寄書引此二則印證吾言，其言甚透澈，故載於此。

讀 Morley 書，見原文，續錄一段：

“This, of course, only where the son or daughter feels a tender and genuine attachment to the parent. Where the parent has not earned this attachment, has been selfish, indifferent, or cruel, the title to the special kind of forbearance can hardly exist. In an ordinary way, however, a parent has a claim on us which no other person in the world can have, and a man's self-respect ought scarcely to be injured if he finds himself shrinking from playing the apostle to his own father or mother.

——John Morley: *On Compromise*

二七 西人所著之中國詞典（十一月六日）

在叢書樓見 Wm. F. Meyers' "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 (London: Trübner and Co;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一書乃中國詞典也。其

民國三年十一月

四四九

書甚佳，考證詳悉，非率爾操觚者之比也。此書出版於一八七四年，距今適四十年，而書之複葉未割，蓋四十年無人問津，至余爲第一人耳。作者有知，得無有知己不易得之歎乎？

二八 梵文內典名字（十一月六日）

此書所載內典名字，附以梵文，甚有用，附載一二：

三乘 (Triyāna)

聲聞 (Śrāvaka) 聽者

圓覺 (Pratyeka Buddha) 有完全智慧者

菩薩 (Bōdhisattva) 與智慧爲一者

三界 (Trāilōkyā)

欲界 (Kāmadhātu)

色界 (Rūpadhātu) 色卽色相 (Form)

無色界 (Arūpadhātu)

三歸 (Trisharana) 卽三寶 (Triratna)

歸依佛 (Buddha)

歸依法 (Dharma)

歸依僧 (Sangha)

三藏 (Tripitaka 譯經也)

修多羅 (The Sūtras) (經)

毗尼 (The Vināya) (律)

阿毗曇 (The Abhidharma) (論)

五戒 (Pancha Vêramani)

殺生 偷盜 淫 綺語 飲酒

五根 (Pancha Indrya)

五蘊 (Pancha Skandha) 蘊者有之所以爲有也。

民國三年十一月

四五

色 (Rūpa) 行 (Karma) 受 (Vedará) 識 (Vidyāna)
想 (Sandhyā)

以受譯 Védará (Perception) 甚佳。色不如相 (Form) 也。

六塵 (Bahya Ayatana)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Dharma) 者何辨別是已。

六入 (六愛) (Ohadāyatana)

目 耳 鼻 舌 身 意

六識 (Vidyāna) 同上

六波羅蜜 (Paramitas) 波羅蜜者達彼岸之道也亦曰六度。

(一)行善 (二)修行(守戒) (三)忍耐 (四)勇猛 (五)靜念 (六)智慧

(般若) (Pradjña)

六道(六趣) (Gāti) (Paths of existence)

(一)天 (Dēva) (二)人 (Manuḥya) (三)修羅 (Asura) (Titanic
demons) (四)餓鬼 (Prēta) (五)畜生 (Tṛisan) (六)地獄
(Naraka)

六通 (Abhidhyāna)

(一)天眼通(可見一切) (二)天耳通(可聞一切)

(三)身如意通(遊行無罣礙) (四)他心通(可知曉他人之思慮)

(五)宿命通(能知往古) (六)漏盡通(能曉古今未來)

二九 所謂愛國協約(十一月六日)

讀紐約時報見汪精衛蔡子民章行嚴三君與孫中山約勿起三次革命，乃與袁政府爲和平協商，名之曰『愛國協約』。袁克定助之。政府已解黨禁，赦南中諸省之二次革命諸首領。果爾，則祖國政局可以和平了結，真莫大之福，吾翹企祝諸公之成功矣！

今日之事但有二途，政府不許愛共和之志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國家，而奪其言論出版

之自由，絕其生路，逐之國門之外，則舍激烈手段外別無他道。黨禁一日不開，國民自由一日不復，政府手段一日不改，則革命終不能免。政府今日翻然而悟，猶未爲晚，否則政府自取敗亡耳。

張亦農來書，謂聞之黃克強，云前所傳汪蔡諸人調停平和協商事，皆屬子虛。政府實無意和平了解，民黨亦無意含糊了事也。果爾，則吾之樂觀又成虛望矣。（十一月十一日記）

三〇 讀十字架之真諦後寄著者書（十一月七日）

吾在安謀司赴東美學學生會時遇美國人節克生君（Henry E. Jackson）與談甚相得。其人著書甚多，頃承以所著十字架之真諦見寄，囑余讀後告以所見，因作此書寄之。余向不留函稿，此書以可以見余宗教思想之一斑，故節錄之。

“..... You have more than once referred to the death of Socrates in contrast to the death of Jesus. Frankly speaking, the

death of Socrates as described by Plato often appeals to me more strongly than the death of Jesus which I find in the four Gospels. It seems to me that one must first have the *Christian point of view* in mind in order to be able to say that what Jesus did during the crucifixion was greater and nobler than what Socrates did at his death.....Shall I say that you have unjustly though unconsciously belittled the death of Socrates?

“Again, you say: ‘The way Jesus acted showed Him to be the Son of God, and because He was the Son of God, He acted as He did.’ It seems to me that here you are unconsciously reasoning in a circle. You assume the Christian assumption that Jesus *was* the Son of God. For to me who have no such presupposition in mind, the behavior of Jesus during his crucifixion does *not* prove that He was God’s Son, any more than the death of Socrates or the death of Stephen (Acts 6.) proves Socrates or Stephen to be the Son of God. “In a sense I am a Unitarian, although I have never labeled

my religion. I have greater admiration and love for Jesus if he were a man, than if he were the Son of God. It would not be remarkable at all for the Son of God to act as Jesus did act. But it *was* and will always be remarkable that a *man* should have acted as Jesus did.

“In short, you have ‘succeeded in freeing the truth in Jesus’ death from provincial, theological theories’ (to quote your own words) *all except one*, namely, the theory that Jesus was the Son of God. And that theory needs proof too.”

三一 備作宗教史參考之兩篇呈文（十一月十日）

下附『張勳請復張真人位號呈』及『內務部議復呈』以其可備作宗教史者之參考也，故載之。張呈固無理，而內務部復呈曰：「『天師』『真人』諸名號本爲教中信徒特立之稱。……信教自由，載在約法，人民願沿舊稱，在所不禁，斷無由國家頒給封號印信之理。』果爾，則尊孔典禮，『衍聖』封號，又何以自解蓋遁辭耳！

長江巡閱使張勳，以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爰呈請大總統請復真人張元旭位號，以正道宗，略謂：

共和以後，信教自由，載諸約法，而民信益昭。惟孔子起自衰周，釋氏來從西域，而道教則濫觴於崆峒，探源於黃老，實我國最古之教，所當特與保存者也。但其爲教，派別甚繁，左道旁門，多違正軌，尤非嚴加崇黜，不足以葆其真而端民趣。

查今世之談道教者，莫不以『正一』爲正宗。而『正一』則始於漢張道陵。史稱道陵生於建武十年，幼通道德經，地理，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奧。旋得道於鶴鳴山，有神君授以正一祕籙，三清衆經及劍印衣冠諸法器。飛昇之日，以其祕籙劍印授其長子衡，並誡之曰：『領此文驅邪誅妖，佐國安民，世世一子紹吾之位。』後其子孫世襲『真人』位號，居於江西貴溪縣之龍虎山，閱二千年，至今真人張元旭蓋已六十有二代矣。按其教旨，雖與馮水之言未能吻合無間，不足推爲道教初祖，而

與洙泗儒宗相提並論。然相沿已久，爲一部分人民之所信仰，捍災禦患，未嘗不稍著靈奇。閱世數十，尙無失德，堪以稱爲玄門正鶴，而非三茅別派所能同日而語者也。且其家法相承，世存道號，歷朝遞興，莫不因而封之，如『法師』『天師』『諸名位』。清室則以列諸三品實官，與儕朝請，並頒給銅印一顆，以資信守，幾與曲阜孔門同其隆重，而爲海內閱閱世家之第二。

不謂民國肇興未久，前江西都督李烈鈞竟行呈請撤銷，並其前清所賜香租歲額千餘金一概停給。嗣者李逆叛跡已昭，經該屬士紳屢請規復，均以格於前案，未以上聞。而人民信仰日墜，道教一流，幾於並此而失其宗。伏思信教自由，雖載諸約法，然未明定範圍。近日異教龐興，如黃天白蓮之類，時有所聞，莫不獨標一幟，自附道流。使非明定標準，示以皈依，何以正人心而維古教？加以尊孔已奉明文，藏佛仍存舊制，姑無論三教夙號同源，道教未能偏廢，卽以山川古跡而言，亦應在保存之列。況『真人』本屬法微，非同爵秩，揆其性質，迥與私諡無殊，並不糜費國家俸給，似

無妨仍准復其舊稱。至香租既經歸公，可否給還，則應下諸所司，另行核議。勳本翰人，居近道山，深知其蘊，憫道教之凌夷，懼世風之邪恣，用敢援據約法，代爲之請。伏乞大總統鈞鑒，訓示施行。（奉批交內務部核議具覆。）

（二）

長江巡閱使張勳日前請復真人張元旭位號一案，茲由內務部遵令核議，分別呈請大總統略謂：

核閱原呈，內稱「信教自由，載諸約法。道教爲吾國最古之教，所當特予保存。」真人「本屬法徵，非同爵秩，似無妨仍准復其舊稱。」又稱「前清所賜香租歲額千餘金，一概停給，可否給還，應下諸所司，另行核議。」各等語。查自來道家託源黃老，竊維黃老之學，簡約精純，雖與儒家分途，而其要同歸於致用。故漢承秦敝，頗以無爲爲治。司馬遷敍六家要旨，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又曰：「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爲當

世所重有如此者。自後燕齊之士好談神仙，一變而爲服食煥養，再變而爲符錄科教，習其術者古人以爲方士。此道家之末流，殊不可與黃老同科也。

『正一』之教始於張道陵，實符錄所自起，世世子孫，傳其劍印。蓋唯玄風不暢，而後教宗乃立，上溯崆峒，轉違其本。至於『天師』『真人』諸名號，本爲教中信徒特立之稱，如元魏寇謙之、唐葉法善、宋林靈素、元邱處機、祁志誠等皆有此號。譬彼釋氏，則云『尊者』『禪師』『律諸耶教』，亦有『牧師』『神甫』。信教自由，載在約法，人民願沿舊稱，在所不禁，斷無由國家頒給封號印信之理。卽前國務院所取銷者，專指前朝所頒印信品秩而言，並已據張元旭呈，自願遵照命令取銷廢撤，可無庸議。

若張氏原有財產，自應按照法律保護，疊經本部一再咨行前江西都督飭屬遵奉在案。香租一項，查前張元旭呈稱『雍正間發帑修葺上清宮，復以修造餘資置香租田於貴弋兩縣。嗣慮虧欠國庫，將香租田請縣飭書收租易銀。除納丁漕外，餘銀

三百六十兩，按季發給，自咸同間兵燹，觀院頹敗，田畝遺失甚多，惟香租在官，仍由書經收抵納丁漕等語。此項租田所獲，果於國賦無違，餘銀自應作為張氏私產，循例發給。惟原呈內所稱田畝遭兵遺失，是否統指此項香租田在內？又稱每年餘銀三百六十兩，與該巡閱使呈稱歲額千餘金亦屬不符。擬由部咨行江西巡按使飭貴弋兩縣查明辦理，庶於宗教信仰之自由，人民財產之保護，兩無違背。伏乞大總統訓示施行。

當奉批令：准如所擬辦理。至張氏原有財產，自應依照法律一體保護。即由該部轉行江西巡按使查明辦理，並行咨長江巡閱使查照。

三三 專精與博學（十一月十日）

與趙元任君同訪哲學教師阿爾培（Alfred）先生，談至夜深始歸。先生為言其生平所喜哲學之外，尚有寫真攝影及顯微鏡之考察二事，因出其所攝海陸山谷風景若干冊，又以其所寶顯微鏡見示。其夫人亦工寫真，兼精琴樂。因歎西方學者興趣之博，真吾人靚國

者所不可不留意也。卽如此校中教員，有電學工程師高拉彼托夫（Karapetoff, V.）先生，爲此邦有名電學技師，而其人最工音樂，能弄諸樂器，爲此間名手。又有工程師脫內勿（Trevor）先生，亦以音樂著。又如算學教師薛爾勿曼（L. L. Silverman）、侯威次（Hurwitz）皆以音樂著名者也。又如計學教師約翰生（A. S. Johnson）乃工埃及希伯來希臘諸古文，又擅文學；去年以其計學教授之餘暇著小說一部頗風行。又如哲學教師狄萊（Frank Thilly）吾去夏見之，審其手中所讀書，乃意大利文之小說也。凡此諸人，略舉卽是。至如史學教員哀爾（G. L. Burr）古代語學教員須密（N. Schmidt）之博極諸學，尤不待言矣。近人洛威爾（Lowell 哈佛校長）之言曰：『教育之目的，在於使人知一物之物，與夫物物之一物也。』（Every thing of something, and something of every thing）一物之物物者，專門也，精也。物物之一物者，旁及也，博也。若終身守一物，雖有所成，譬之能行之書廚，無有生趣矣。今吾國學者多蹈此弊，其習工程者，機械之外，幾於一物不知，此大害也。吾屢以爲言，然一二人之言安能收效，是在有心人之同力爲之，庶可挽救此偏枯之

弊耳。

三三 拒虎進狼（十一月十一日）

青島於四日前（七日）降日。青島一破，東亞兵禍不日可息矣。惟日人已佔膠濟鐵路全線，上日竟佔濟南。拒虎而進狼，山東問題殊不易解決也。

三四 西人骨肉之愛（十一月十三日）

孰謂西人家庭骨肉間之相愛不如東方耶？吾一日之間而得可記者數事焉：

（一）有名氏子（Diets）者，其妻爲人所殺。氏子蹤跡得殺者，手斃之，以故得監禁終身之罪。（美國西部之人多輕俠好武而犯禁，殺人報仇，常事也。）其子名納司倪（名）氏子（姓）（Leslie Diets）竭力營救，不獲請，乃於前年起徒步周行全國，遍謁各省之官吏、議員、名人、報館記者，乞其聯名爲其父請總統恩赦。（美國總統有赦罪之權。）昨日行至紐約城，其請赦書已得十萬餘人之簽名，皆其二年來徒步請求而得者也。今聞其人將由紐約步行至華盛頓呈遞此請赦之書。此人之孝行

何讓緹縈，何讓儒林外史之郭孝子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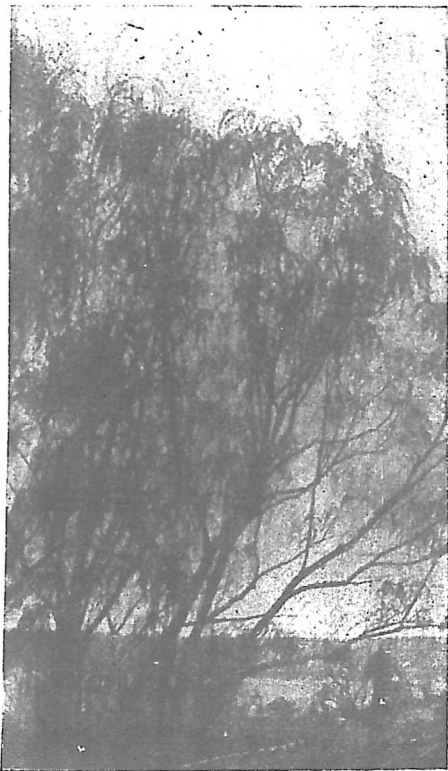
(二) 昨夜有男女學生數人在此間比比湖南岸石崖上爲『辟克匿克』(Picnic)之會，有女學生失足墮崖下入湖，其弟 Paul L. Schwarzbach 急蹣入湖中救之，用力過猛，頭觸水底之崖石，遂沈死。其姊爲同行者所救，得生。

(三) 今晨電報局以電話遞一電報致同居之傅內叟君，余爲代收之。其電報云：『二星期不得汝信，母大焦急，汝無恙耶？速以電覆！』發信者，傅之弟也。余手錄此電，心中乃思吾母不已。慈母愛子之心，東海西海，其揆一也。

右所記三則，皆一日間之事：一爲子之孝父，一則弟之愛姊，一則母之愛兒。(第二則稍異，以救人乃人人之天責也。)孰謂西人家庭骨肉之相愛不如東人耶？

三五 秋柳(十一月十三日)

韋蓮司女士以其紐約居室窗上所見，攝影數紙見贈。以其擇景深得畫意，不類凡手；又以其風景之幽勝，不類塵囂蔽天之紐約也，故附於此。(選印二幅)



秋
柳

此間殊不多見垂柳，平日所見，大都粗枝肥葉，無飄灑搖曳之致。一日與女士過大學街，見垂柳一株，迎風而舞，爲徘徊其下者久之。

此諸圖皆垂柳也。余一日語女士吾國古代有『折柳贈別』之俗，故詩人詠柳恆有別意，女士今將去此適紐約，故以垂柳圖爲別云。

戊申在上海時，秋日適野，見萬木皆有衰意，獨垂柳迎風而舞，意態自如，念此豈老氏所謂能以弱存者乎？因賦二十八字云：

已見蕭颺萬木摧，尙餘垂柳拂人來。憑君漫說柔條弱，也向西風舞一回。

女士告我，此諸圖皆秋日所攝，其一乃雪中之柳也（此幅今刪）。因念舊作，附記於此。（說苑記常縱（一作商容）將死，老子往問焉。常縱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舌存乎？』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縱曰：『嘻，是已。』）（老子『不爭』之說附見本卷第一五則。）女士謂余曰：『日本之犯中國之中立也，中國政府不之抗拒，自外人觀之，似失國體。然

果令中國政府以兵力拒之，如此利時所爲，其得失損益雖不可逆料，然較之不抗拒之所損失，當更大千百倍，則可斷言也。余因以訥博士之語（見本卷第一五則）告之，並告以吾秋柳之詩，女士亦以爲此中大有真理。

三六 讀英譯本漢宮秋（十一月十四日）

讀英人大衛氏（Sir John Francis Davis）所譯元劇漢宮秋。此書原本余未之見，乃先讀譯本，真所謂隔靴搔癢者也。此劇是完全哀劇。卽以譯本論，其布局殊得劇家神意。

三七 記『辟克匿克』（十一月十五日）

『辟克匿克』者，英文爲“Picnic”，源出法文“Pique nique”，初爲一種宴會，赴會者各攜食品以餉衆賓，今此名已失原意。今此邦之『辟克匿克』乃一種野外旅行，同行者各攜飲食，擇僻地炊爨，同享之，食已，積薪焚之，同行者擁火圍坐，談笑歌唱，至夜深始歸。

余第一次赴此種會在二年前，吾友紀能女士（Elizabeth Genung）延余及男女友朋數人會於紫蘭島。

第二次爲李德女士 (M. C. Little) 所招，會於比比湖畔。

第三次爲哲學會常年『辟克匿克』會於六里溪叢林中。時在九月，月明無纖雲。食已，擁火爲哲學會選舉職員之會，書記就火光中讀會中記事錄，議事選舉，皆以口傳。

昨夜爲第四次會，會於叢林中。同行男女各七人，皆詹太人，以余素無種族界限，故見招。同行者有建築教師康恩先生及其夫人（夫人爲吾友Robert Plant之姊），吾友貝勞君 (Baker) 兄妹，布奇渥女士 (Boochever) 姊妹，愛鳩敦君 (Edgerton W. F.) 等。既至，則堆石作竈，拾枝爲薪，燒水作咖啡，別積薪作火爲炙肉之竈。余等削樹枝爲箸，夾生肉就火上炙之，既熟，乃以麵包二片裹而食之。時水已沸，余助貝勞二君作咖啡，傳飲之，輔以餅糗蘋果。食已，皆席地圍火而坐。同行有能歌者放聲而歌，餘人曼聲和之。余不能歌，爲誦詩二章。康恩先生留巴黎習美術甚久，能爲法國之歌。歌歇則談話爲樂，或相謔，或述故事，至夜八時霜露已重乃歸。

『辟克匿克』爲此邦通行之俗，不獨學生樂爲之，卽市民居人亦時時爲之。西方少年

男女同出，如『辟克匿克』之類，每延一中年已婚嫁之婦人同行，以避嫌疑，謂之曰『挾保娘』（Chaperon）西俗之美者也。

三八 袁氏尊孔令（十一月十六日）

中國數千年來，立國根本，在於道德。凡國家政治，家庭倫紀，社會風俗，無一非先聖學說發皇流衍。是以國有治亂，運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與天無極。經明於漢，祀定於唐，俎豆馨香，爲萬世師表，國紀民彝，賴以不墜。隋唐以後，科舉取士，人習空言，不求實踐，濡染醞釀，道德寢衰。近自國體變更，無識之徒，誤解平等自由，踰越範圍，蕩然無守，綱常淪敗，人欲橫流，幾成爲土匪禽獸之國。幸天心厭亂，大難削平，而鑿舍鞠爲荆榛，鼓鐘委於草莽，使數千年崇拜孔子之心理，缺而弗修，其何以固道德藩籬而維持不敝？本大總統躬行重任，早作夜思，以爲政體雖取革新，而禮俗要當保守。環球各國，各有所以立國之精神，兼諸先民，蒸爲特性。中國服膺聖道，自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本於修身。語其小者，不過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皆日用倫

常所莫能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語其大者，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苟有心血氣之倫，胥在範圍曲成之內。故尊崇至聖，出於億兆景仰之誠，絕非提倡宗教可比。前經政治會議議決祀孔典禮，業已公布施行。九月二十八日爲舊歷秋仲上丁，本大總統謹率百官舉行祀孔典禮，各地方孔廟由各該長官主祀，用以表示人民，俾知國家以道德爲重，羣相興感，潛移默化，治進大同，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

此袁氏尊孔之令也。此令有大誤之處七事，如言吾國政俗「無一非先聖學說發皇流衍」，不知孔子之前之文教，孔子之後之學說（老佛揚墨）皆有關於吾國政俗者也。其謬一。今日之「綱常淪斃，人欲橫流」非一朝一夕之故，豈可盡以歸咎於國體變更以後二三年中自由平等之流禍乎？其謬二。「政體雖取革新，禮俗要當保守。」禮俗獨不當革新耶？（此言大足代表今日之守舊派。）其謬三。一面說立國精神，忽作結語曰「故尊崇至聖」云云，不合論理。其謬四。明是提倡宗教，而必爲之辭曰絕非提倡宗教。其謬五。「孔子之道，亘古常新，

與天無極，『滿口大言，毫無歷史觀念。』與天無極，尤不通。其謬六。『位天地，育萬物，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苟有生知血氣之倫，皆在範圍曲成之內，』一片空言，全無意義，口頭禪言，可笑可歎。其謬七。嗟夫！此國家法令也，擲筆一嘆！

三九 劉仲端病歿（十一月十六日）

得國中消息，知劉仲端（壽宜之從兄，葆良先生之子，曾在此畢業）得熱病死於上海，知交中又死一個，一歎！

四〇 讀“David Harum”（十一月十六日）

昨夜讀一小說“David Harum”，by Edward Noyes Westcott（1899, Appleton, N. Y.）寫此邦風土人物甚生動，深喜之。久不讀長篇小說矣，以其費時也。哲學教員客雷敦（J. E. Creighton）之夫人稱此書於余，且以此冊相假，故以暇時讀之。

四一 世界大同之障礙（十一月十七日）

一日，與本市監理會派教堂牧師 John A. Macintosh 先生談，余爲言今日世界物

質上已成一家，航路，電線，鐵道，無綫電，海底電，皆團結全世界之利器也，而終不能致『大同』之治者，徒以精神上未能統一耳，徒以狹義之國家主義及種族成見爲之眈眈耳。先生亦以爲然，因引保羅書中言相發明：

但屬靈的不在先，屬血氣的在先，以後纔有屬靈的。（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四十六節）

四二 讀墨子（十一月廿二日）

連日讀墨子，頗有所得。昨日以一日夜之力作一文論墨子之哲學，分四章：

（一）墨子傳及墨學小史 （二）實利主義 （三）兼愛說 （四）非攻說

共寫三十頁，手不停書，鐵筆爲禿。今夜在哲學會讀之，頗受歡迎。墨子之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六篇含有無數精義，尙未能細心研究，他日當繼續爲之。

四三 擇耦之道（十一月廿二日）

夜過同居之法學助教卜葛特先生處小坐，談及婚姻問題，先生曾聽余演說中國婚姻

制度而善之。先生亦以爲西國婚制擇耦殊非易事，費時，費力，費財，而『意中人』(The ideal woman)終不可遽得，久之終不得不勉強遷就(Compromise)而求其次也。先生謂此邦女子智識程度殊不甚高，卽以大學女生而論，其真能有高尚智識，談辯時能啓發心思者，真不可多得。若以『智識平等』爲求耦之準則，則吾人終身鏢居無疑矣。實則擇婦之道，除智識外，尙有多數問題，如身體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惡，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獨重智識一方面也。智識上之伴侶，不可得之家庭，猶可得之於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對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見此間人士家庭，其真能夫婦智識相匹者，雖大學名教師中亦不可多得。友輩中擇耦，恆不喜其所謂『博士派』(Ph. D. Type)之女子，以其學問太多也。此則未免矯枉過直。其『博士派』之女子，大抵年皆稍長，然亦未嘗不可爲良妻賢母耳。

四四 大同主義之先哲名言(十一月廿五日)

Aristipus said that a wise man's Country was the world—Diogenes

Laertius, Aristipus, xiii

Diogenes, when asked from what country he came, replied, "I am a citizen of the world."——쉬디

Socrates said he was not an Athenian or a Greek, but a citizen of the world.——Plutarch, On Banishment.

My country is the world, and my religion is to do good.——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 chap. V.

My country is the world; my countrymen are mankind.——Wm Lloyd Garrison (1805-1879), Prospectus of the Public Liberator. (1830)

四四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之語 (十一月廿五日)

吾國所記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一語 譯 Stephen Decatur (一七

七九—一八二〇) 之語 其全文如下

“Our country! In her intercourse with foreign nations may she always be in the right; but our country, right or wrong.”——Toast given at Norfolk, Apr. 1816.

此與下一則同意。

(1) "Be England what she will,

With all her faults she is my country still."

——Charles Churchill (1731-1764) "The Farewell."

(2) "England, with all thy faults I love thee still,

My country!"

——Wm. Cowper (1731-1800) "The Task" II.

四六 猶太文豪 Asher Ginzberg (十一月廿五日)

吾友薛爾勿曼 (L. L. Silverman) 博士以猶太文豪 Asher Ginzberg ("Ahad Ha-Am" [one of the people]) 所著文相假 ("Selected Essays":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12)。此君博學能文，愛其種人最切，著書甚富。其人通英德法諸國文，而誓不以他種文字著作，其書皆希伯來文也。貧甚而不欲以賣文爲活，居倫敦賣花生果爲生，人不知其爲名聞天下之名士也，蓋有其先哲斯平娜莎

(Spinoza, 亦猶太人)之遺風,二十世紀奇士之一也。此集乃其種人由希伯來文譯爲英文者。其文都佳,尤愛其“Two Masters”一篇。

四七 譯詩經木瓜詩一章(十二月三日)

偶思及木瓜之詩,檢英人 C. Francis Romilly Allen 所譯觀之,殊未愜心,因譯之如下:

投我以木桃,

報之以瓊瑤;

匪報也,

永以爲好也。

Peaches were the gifts which to me you made,

And I gave you back a piece of jade——

Not to compensate

Your kindnesses, my friend,

But to celebrate

Our friendship which shall never end.

四八 墨茨博士（十二月六日）

吾友德國墨茨博士（John Mez）爲德國學生界倡大同和平主義者之鉅子。去年秋，世界學生同盟會（“Corda Fratres”，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udents）此會倡於意大利，始於戊戌，其勢力所及至於歐美三洲。今此邦之世界學生會總會（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乃此同盟會之一部，而各大學之世界學生會（Cosmopolitan Club）又爲此總會之一部。開第八次大會於綺色佳，墨茨被舉爲同盟會會長。歐洲戰事之起，博士在比利時，不欲犧牲其主義，而從軍，遂間關走荷蘭，由荷至美。今自紐約來遊，相見甚歡。博士乃理想家（Idealist）能執其所謂爲「是」者，不爲流俗所移。今天下大患，在於理想家之寥寥，今見博士，如聞鳳鳴，如聞空谷之足音，喜何可言！博士之不從軍，非不

愛國也，其愛國之心不如其愛主義之心之切也，其愛德國也，不如其愛人道之篤也。此其所
以爲理想家歟？

四九 毛萊子爵（十二月六日）

韋蓮司女士以英人毛萊（John Morley）之姑息論（On Compromise 1874）相假，
讀之不忍釋手，至晨二時半始畢。手鈔數節（參觀本卷第二六則。）

“It is essential to the self-respect of every one with the least love of truth, that he should be free to express his opinions on every occasion where silence would be taken for an assent which he does not really give. Still more unquestionably, he should be free from any obligation to forewear himself either directly, as by false professions or by implication, as when he attends services, public or private, which are to him the symbol of superstition and were spiritual phantasmagoria. The vindication of this simple right of living one's life honestly can hardly demand any heroic virtue. A

little of the straightforwardness which men are accustomed to call mainly is the only quality that is needed."

——Morley: On Compromise. p. 141.

There is no advantage nor honest delight in influence if it is only to be exerted in the sphere of secondary objects, and at the cost of the objects which ought to be foremost in the eyes of serious people. In truth the men who have done most for the world have taken very little heed of influence. They have sought light, and left their influence to fare as it may list."

——*ibid.* pp. 150-151.

"And what is this smile of the world, to win which we are hidden to sacrifice our moral manhood; this frown of the world, whose terrors are more awful than the withering up of truth and the slow going out of light within the souls of us? Consider the triviality of

life and conversation and purpose in the bulk of those whose approval is held out for our prize and the mark of our calling. Let us measure the empire over them of prejudice unadulterated by a single element of rationality, and let us weigh the huge burden of custom, unrelieved by a single leavening particle of fresh thought. Then how pitiful a thing seems the approval or disapproval of these creatures of the conventions of the hour, as one figures the merciless vastness of the universe of matter sweeping us headlong thru viewless space; as one hears the wail of misery that is for ever ascending to the deaf gods; as one counts the little tale of the years that separate us from eternal silence. In the light of these things a man should surely dare to live his life with little heed of the common speech upon him or his life, only caring that his days may be full of reality, and his conversation of truth-speaking and wholeness."

——*ibid.* pp. 151-152.

“After us, the deluge”, is not any worse than ‘After us, the millennium.’ Those who make no sacrifice to avert the deluge, and those who make none to hasten the millennium, are on the same moral level.”

“A principle, if it be sound, represents one of the larger expediencies. To abandon that for the sake of some seeming expediency of the hour, is to sacrifice the greater good for the less. Nothing is so sure to impoverish an epoch, to deprive conduct of nobleness, and character of elevation.”

——*ibid.* p. 203.

毛萊今爲子爵，乃英國文章泰斗。其人亦理想家，生平持世界和平主義。此次戰事之起，英政府主戰，毛萊居內閣不能止之，遂與工黨閣員 John Burn 同時引退，蓋能不以祿位而犧牲其主義者也。

五〇 節錄威爾遜訓詞（十二月九日）

美總統威爾遜氏昨蒞國會行開會禮讀訓詞，中有一節論國防，駁今日浮囂之徒主張
增軍備之說，甚中肯綮，錄其一小節：

We are at peace with all the world. No one who speaks counsel based on fact or drawn from a just and candid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ies can say that there is reason to fear that from any quarter our independence or the integrity of our territory is threatened. Dread of the power of any other nation we are incapable of. We are not jealous of rivalry in the fields of commerce or of any other peaceful achievement. We mean to live our lives as we will; but we mean also to let live. We are, indeed, a true friend to all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because we threaten none, covet the possessions of none, desire the overthrow of none. Our friendship can be accepted and is accepted without reservation, because it is offered in a spirit and for a purpose which no one need ever question or suspect. Therein lies our greatness. We are the champions of peace and of concord. And we should be very jealous of this distinction which we have

sought to earn. Just now we should be particularly jealous of it, because it is our dearest present hope that this character and reputation may presently, in God's providence, bring us an opportunity such as has seldom been vouchsafed any nation, the opportunity to counsel and obtain peace in the world and reconciliation and a healing settlement of many a matter that has cooled and interrupted the friendship of nations. This is the time above all others when we should wish and resolve to keep our strength by self-possession, our influence by preserving our ancient principles of action.

威氏亦今日不可多得之理想家也。其所持政治思想，可謂爲西方文明最高之產兒。其人欲以道德爲內政，以道德爲外交，吾所謂「一致」者是也。其訓詞之結語尤有精采，錄之如下：

I close, as I began, by reminding you of the great tasks and duties of peace which challenge our best powers and invite us to build what will last, the tasks to which we can address ourselves

now and at all times with freehearted zest and with all the finest gifts of constructive wisdom we possess. To develop our life and our resources; to supply our own people,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s their need arises, from the abundant plenty of our fields and our marts of trade; to enrich the commerce of our own States and of the world with the products of our mines, our farms, and our factories, with the creations of our thought and the fruits of our character,——this is what will hold our attention and our enthusiasm steadily, now and in the years to come, as we strive to show in our life as a nation what liberty and the inspirations of an emancipated spirit may do for man and for societies, for individuals, for states, and for mankind.

使世界各國之爲政者皆若威爾遜然則此空前之惡戰決不致出現於二十世紀之中也。

美國今得威氏爲主輔以白來恩 (Wm. J. Bryan) 亦今日之理想家，故得逍遙局

外，不與聞戰事。若羅斯福在白宮，則國事未可知矣。

五一 歌德之鎮靜工夫（十二月九日）

德國文豪歌德（Goethe，馬君武譯貴推）自言，『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動心目，則罷勉致力於一種絕不關係此事之學問以收吾心。』故當拿破崙戰氛最惡之時，歌德日從事於研究中國文物。又其所著厄塞（Eisen，劇名）之『尾聲』（Epilogue）一齣，乃作於勃西之戰之日（見『年譜』一八九頁。）

此意大可玩味。怡蓀嘗致書謂『以鞠躬盡瘁之諸葛武侯乃獨能於漢末大亂之時高臥南陽者，誠知愛莫能助，不如存養待時而動也。』亦卽此意。

吾友韋蓮司女士素習畫，自歐洲戰事之起，感憤不已，無意學畫，貽書紐約紅十字會，自效爲軍中看護婦，得報書，以女士非有經練之看護婦而却其請。女士益感慨憤懣。余以歌德之言告之，以爲人生効力世界，宜分功易事，作一不朽之歌，不朽之畫，何一非獻世之事？豈必執戈沙場，報勞病院，然後爲貢獻社會乎？女士以爲然，今復理舊業矣。

吾友匈加利人駱特（Hermann Roth）自戰事之起，憤美洲輿論之偏袒『協約之國』（英法俄也）每斤斤與人爭論，爲德奧辯護，嘵嘵不休，心志既專，至不能用心學業，感其愛國之誠，而憐其焦思之苦，至於顛頽其形神也。今日遇諸途，亦爲言歌德之言。駱特君請嘗試之，不知其有效否也？

五二 再與節克生君書稿（十一月十一日）

“You ask me, ‘If there is not in the life of Jesus something more note worthy than in the death of Socrates, how are we to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the death of Jesus occupies a place so much larger in the thought of the world than the death of Socrates?’ ‘In the thought of the world?’ It may be true that in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world, the death of Jesus may occupy an important place. But i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the world, the death of Socrates surely occupies an equally important——perhaps more important——place as the death of Jesus. The death of Jesus founded a religion: the death of Socrates founded a philosophy.”

This philosophy has ha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upo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 and in the modern time upon our own world. The ideal of the modern world is no longer the Christian ideal of self-abnegation, but the Greek ideal of self-development; no longer the Christian ideal of Faith, but the Socratic ideal of Truth——Truth for which Socrates died!.....

“I admit that *to the Christians* the death of Jesus does mean a great deal more than the death of Socrates. But why? Because, it seems to me, centuries of powerful *tradition* have made it so..... The difference is due to the traditional training of the believer. It is something purely *subjective*, and has no *objective validity*.”

“You say (in chap. on ‘The Heroism of Jesus’ in ‘Great pictures as Moral Teachers’—by H. E. Jackson), ‘With Socrates it was merely the question of his own death. With Jesus it was the problem of sin and its forgiveness.’ That is not true. Socrates’ Problem was not merely his own death.”

"Socrates died for Truth; he sought Truth and found death. He offended the respectable people by calling their conduct and morality into question, by believing that 'a life unexamined is not worth living.' He was persecuted in the same manner and for the same offence as Jesus was persecuted. Before his death, his friends offered to help him to escape. This he refused. By his death he gave an example to his teaching that 'not life, but a good life, is to be valued;' not death, but unrighteousness and lawlessness, is to be avoided."

"Had the Greek people been as religious as the Jews, had Crito, Phaedo, and Plato been as simpléminded as the fishermen of Galilee, had the Socratic teachings emphasized a little more on the supernatural than they did,——Socraticism would have been a religion, and Socrates would have been a God."

"I do not deny the heroism of Jesus, but I can not belittle the heroism of Socrates."

藏暉室劄記卷八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十二月十二日至四年（一九一五）二月十四日——在康南耳大學

一 論充足的國防（十二月十二日）

ADEQUATE DEFENSE.

Just as Congress assembles an apparently well organized and financed movement starts to create a scare about national defenses. Although there are presented no arguments not thoroughly refuted by the European war, the backers of this movement evidently hope to cause a panic and thus get the appropriations they desire. One may well question the sincerity and patriotism of those who resort to such methods. At present they deny wanting big armaments but only ask enough for "adequate defense". What is adequate defense? In case of war no defense is adequate that is not stronger than the

民國三年十二月

四八九

opposing force, and inadequate defense, these panic creators tell us, is as good as none. So to have "adequate defense" we must create an armament more powerful than any possible combination of foes could bring against us. And that would only be a beginning; for our potential foes might suspect that we were planning to attack them, just as we suspect them of planning to attack us. They would attempt to outstrip us in building armaments. Our jingo alarmists would call attention to this, create another scare and urge further appropriations. Such a race would be ruinous. To stop it either one side would have to voluntarily retire, and thus make its peaceful intentions clear, or it would have to find some pretext to attack the other when conditions for victory would seem most favorable. Europe's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latter alternative is the most likely to be selected. Preparations for war only lead to war. The only adequate defense does not consist in armaments, but in just dealings with the people of all nations.

S. D.

此一則見“*The Public*”十七卷八百七十一期，其言深可玩味。

卽以吾國言之，今人皆知國防之不可緩。然何謂國防乎？海陸軍與日本並駕，可以謂之國防乎？未可也。以日乃英之同盟國也。海陸軍與日英合力之海陸軍相等，足矣乎？未也。以日英又法俄之與國也。故今日而言國防，真非易事，惟淺人無識之徒，始昌言增軍備之爲今日惟一之急務耳。

增軍備，非根本之計也；根本之計，在於增進世界各國之人道主義。

今世界之大患爲何？曰：非人道之主義是已，強權主義是已。弱肉強食，禽獸之道，非人道也。以禽獸之道爲人道，故成今日之世界。『武裝和平』者，所謂『以暴制暴』之法也。以火治火，火乃益然；以暴制暴，暴何能已？

救世之道無他，以人道易獸道而已矣，以公理易強權而已矣。

推強權之說，於是，有以『強』爲國之的者矣。德國國歌之詞曰：

德意志兮，德意志兮，陵駕萬邦。（*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今夫天下惟有一國可『陵駕萬邦』耳，而各國皆欲之，則不至於爭不止，此托爾斯泰所以謂爲至愚也。

今之持強權之說者，以爲此天演公理也。不知『天擇』之上尙有『人擇』。天地不仁，故弱爲強食。而人擇則不然。人也者，可以勝天者也。吾人養老而濟弱，扶創而治疾，不以其爲老弱殘疾而淘汰之也。此人之仁也。或問墨子：『君子不鬪，信乎？』曰：『然。』曰：『狗彘猶鬪，而況於人乎？』墨子曰：『傷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同於狗彘。』今之以弱肉強食之道施諸人類社會國家者，皆墨子所謂『行則同於狗彘』者也。

今之欲以增兵備救中國之亡者，其心未嘗不可嘉也，獨其愚不可及耳。試問二十年内中國能有足以敵日俄英法之海陸軍否？必不能也。卽令能矣，而日俄英法之必繼長增高，無有已時，則吾國之步趨其後亦無有已時，而戰禍終不可免也。世界之和平終不可必也。吾故曰此非根本之計也。

根本之計奈何？興吾教育，開吾地藏，進吾文明，治吾內政：此對內之道也。對外則力持人

道主義，以個人名義兼以國家名義力斥西方強權主義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一面極力提倡和平之說，與美國合力鼓吹國際道德。國際道德進化，則世界始可謂真進化，而吾國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

難者曰：此迂遠之談，不切實用也。則將應之曰：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若以三年之期爲迂遠，則惟有坐視其死耳。吾誠以三年之艾爲獨一無二之起死聖藥也，則今日其求之之時矣，不可緩矣。

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義也，此吾所以自附於此邦之『和平派』也，此吾所以不懼煩而日夕爲人道主義之研究也。吾豈好爲迂遠之談哉？吾不得已也。

二 金仲藩來書（十二月十三日）

金仲藩有書來云：

國勢危殆，民情渾沌，仍無異我五年前未去國之時……我國情去共和資格遠甚，遠甚，百人中不可得一人識書字，千人中不能得一人可與道常識，百萬人中不必

得一人可與言外情，達治理。衆愚如此，吾誠不知與誰言共和也！卽真得共和矣，亦數十人之共和，而非民國之共和也……

中央政治，近以外勢逼迫，稍有清明氣象。內國公債十六兆元滿額，亦爲人民稍有信任政府之心之徵……

三 海外之家人骨肉（十二月十四日）

得白特生夫人電話，邀星期日四夜晚餐其家，以有他會辭之，乃改星期五夜。旣而思之，星期日四夜乃十二月十七日，爲余生日，白特生夫人作此筵爲余作生日耳。遠客海外，久忘歲月，乃蒙友朋眷念及此，解我客思，慰我寥寂，此誼何可忘也。思及此，幾爲感激淚下。白特生夫婦視我真如家人骨肉，我亦以骨肉視之。

四 讀戲劇七種（十二月二十日）

連日讀赫僕特滿（Haupmann）兩劇：

（一）韓謝兒（Fuhrmann Henschel）

(一) 彭玫瑰 (Rose Bernd)

又讀梅脫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梅氏爲比利時文學泰斗，爲世界大文豪之一) 四劇：

(一) Alladine and Palomides

(二) The Intruder

(三) Interior

(四) Death of Tintagiles

又讀泰戈爾 (Tagore, 印度詩人) 一劇：

The Post Office

三人皆世界文學鉅子也。

五 世界會十週紀念詩以祝之(十二月廿二日)

此間世界學生會 (Cornell Cosmopolitan Club) 余去年爲其會長) 成立十年矣

民國三年十二月

四九五

(二九〇四——一九一五)今將於正月九、十、十二日行十週祝典。一夜不寐，作詩以祝之：

A SONNET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CORNELL COSMOPOLITAN CLUB.

“Let here begin a Brotherhood of Man,
Wherein the West shall freely meet the East,
And man greet man as man—greatest as least.
To know and love each other is our plan”.

So thought our Founders: so our work began.
This is no place to solely dance and feast!
No! It expects us all to be the yeast
To leaven this our world and lead the van!

“What have you done in these ten years?” you say.

Little: 'tis no single grain that salts the sea.

But we have faith that come it will—that day—

When what are dreams now dreams no more shall be,

And to this tune the Muses shall all play:

“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

詩成以示相知數人及英文文學教員羅利先生 (C. S. Northrup) 乞其削改，皆無大去取。今晨以示文學教長散僕生先生 (M. W. Sampson) 先生爲言第七句之“Yeast”與第八句之“Leaven”意既複沓，字亦雅俗懸殊，不宜並立。余極以爲是惟“—east”韻不易得，故歸而易之以“—est”韻。末二節亦稍有變易，似較勝矣。

“Let here begin a Brotherhood of Man,

Wherein the East shall freely meet the West,

And man greet man as man—blest or oppress.

To know and love each other is our plan."

So spoke our Founders: so our work began.

'Tis no mere place for us to feast and jest!

No! It prepares us for the knightly quest

To leaven this our world and lead the van!

Little we did, and ten years passed away:

No single grain it is that salts the sea,

But we have faith that come it will—that day—

When these our dreams no longer dreams shall be,

And ev'ry people on the earth shall say:

"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

此體名『桑納』體 (Sonnet) 英文之『律詩』也。『律』也者，爲體裁所限制之謂也。

此體之限制有數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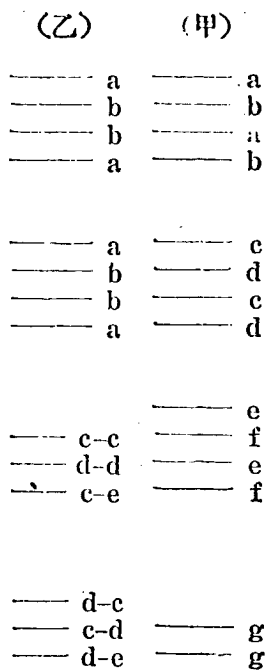
(一) 共十四行；

(二) 行十音五『尺』；(尺者〔Foot〕詩中音節之單位。吾國之『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爲一尺，仄仄爲一尺，此七音凡三尺有半，其第四尺不完也。)

(三) 每『尺』爲『平仄』調 (Iambic) 如：

(卜 — (卜 — (卜 — (卜 — (卜 —

(四) 十四行分段法有兩種：



吾所用者爲(乙)式(寅)調也。吾此詩爲第三次用此體，前二次皆用(甲)式，以其用韻少稍易爲也。

廿四日去水牛城，車中念及前詩，復以書與散僕生先生商榷。先生來書以爲第二稿所用 *west* 韻不如 *east* 韻之佳，第三句尤不如前稿，因言何不用 *Priest* 韻，遂成下稿。其第六七句乃先生所爲也。

“Let here begin a Brotherhood of Man,
Wherein the West shall freely meet the East,
And man greet man as man——greatest as least,
To know and love each other is our plan.”

So spoke our Founders; so our work began:
We made no place for pleasant dance and feast,
But each man of us vowed to serve as priest
In Mankind's holy war and lead the van.

What have we done in ten years passed away?
Little, perhaps; no *one* grain salts the sea.
But we have faith that come it will—that Day—

When these our dreams no longer dreams shall be,
And every nation on the earth shall say:

“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

六 浩馬斯詩（民國四年一月一日）

車中無事，復作一詩，用前體，題爲浩馬斯。馬斯者（Mars）古代神話所謂戰鬥之神也。此詩蓋感歐洲戰禍而作：

TO MARS

“*Morturi te salutamus*”.

Supreme lord, we who are about to die

Salute thee! Come have we all at thy call
To lay down strength and soul and all in all
Without a murmuring, nor knowing why!

And thou serenely watchest from on high
Man slaughter Man and Culture tottering fall!
And lo! the wounded—men all!—cry and crawl
And upward meet thy smiles with their last sigh!

O know thou what these dying eyes behold:
There have arisen two Giants new, more strong
Than they* that made thee captive once of old.

These, Love and Law, shall right all human wrong,
And reign o'er mankind as one common fold,
And thou, great god, shalt be dethroned ere long.

*The Aloadae (Otus and Ephialtes)

詩前所引拉丁文譯言『垂死之臣敬禮陛下。』古代羅馬帝無道，築鬪獸之場，令勇士與猛獸鬪，縱觀爲樂。勇士入場，舉戈遙禮皇帝，高呼“*Moriturus te salutamus*”，一語，至今千載之下讀之，猶令人髮指也。第十一句所指，亦用神話故實。相傳馬斯嘗爲二巨人 *Otus and Ephialtes* (又名the Aloadae [*Alo'ia-de*]) 所擒，囚之銅瓶之中，十有三月始得脫去。

七 世界學生總會年會雜記 (一月四日追記)

耶誕節有節假十三日，余被舉爲此間世界學生會代表赴第八次總會年會 (The Eighth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s.) 於哥倫布城 (Columbus, Ohio) 道出水牛城，友人傅乃明 (E. G. Fleming) 來迎余於車站，因往午餐。餐後周遊城市，返至一旅館，坐談此邦風俗，打桌球 (Billiard) 一盤始別。

余以車至尼格拉飛瀑城 (Niagara Falls) 訪卜郎博士夫婦 (Dr. Mortimer J.

Brown) 博士夫婦曾至中國教授二年，與友人金仲藩張彭春諸君相知甚深，今居飛瀑城，屢以書招余至其家小住，皆以故不能往，今以道出其地，故往訪之，小住一日夜。

博士夫婦極相得，無有子女，夫婦共持家同艱苦，其相敬愛之深，真非筆墨所能寫，此真西方極樂之家庭也。夫人躬自滌洗，卜君憐之，竭其心思為構一滌洗機器以節其勞。夫人指謂余曰：『此吾夫今年贈余之聖誕節禮也。』卜君問夫人：『何以贈我？』夫人笑指几上紙裹之包而不言。卜君啓視，乃打字機上之轉輪也。卜君公事室中之打字機輪用久，筒上平面為字粒所損，突兀不平，卜君一日偶言之，夫人默誌之，一日竊入其室，鈔其打字機之號數及其轉筒長短而去，乃購此筒以贈其夫。竈下所用桌頗低，而夫人頗長，卜君憐之，即親操斧斤為桌足增長一尺。此種瑣屑細故，皆足見其家庭憐愛同甘苦之情，所謂『相敬如賓』，『舉案齊眉』，『為婦畫眉』者，又何足道也？又何足道也？

卜君習化學，今為此間一工廠中司實驗事。然其人思想頗隘，談吐純是一種實利主義。吾昔聞人言實利主義之弊將趨於見小利而忘遠慮，安目前而忘未來，能保守而不利進取，

初不信之，今聞卜君言其廠中主者某君之言曰：『更好的乃是好的之仇也』(The better is an enemy of the good)乃不禁爽然自失。此真實利主義之極端矣。卜夫人較其夫稍高抗。然夫婦相敬愛，初不以意見之同異而差也。

吾所見美國家庭多矣，此君夫婦及白特生夫婦爲一種夫婦獨居無子女之家庭。在西雷寇 (Syracuse) 所見達克君 (John B. Tuck) 之家庭又是一種，與康福 (Prof. W. W. Comford) 先生家相似，其家子女盈膝，皆聰穎可喜。韋蓮司女士之家父母皆老，兒子皆長大抱孫矣，女亦成人，而子女皆東西遠去，此又一種家庭也。至於亥斯先生 (Prof. Alfred Hayes) (法律)，康斯道克先生 (Prof. J. H. Comstock) (昆蟲生物學)，克雷登先生 (Prof. J. E. Creighton) (哲)，阿爾培先生 (Prof. E. Albee) (哲) 諸家夫婦皆博學相敬愛，子女有無，初不關心，則又一種家庭也。

在卜君家過耶誕節，與卜君同遊尼格拉飛瀑，過橋至加拿大境，回望亞美利加瀑，瀑飛成霧，漫天蔽日 (此四字乃真境)，氣象奇絕，此余第一次過加拿大境，又在冬日，所見瀑景。

迥異三年前夏日在橋南所見矣。余攜有攝影器，因撮六影，後皆不可印，以霧太深，日光太淡故也。

自哥崙布城歸時，火車中遇一人名 C. E. Butcher 者，談次偶及余攝影失敗事，其人慨然出其所自攝之飛瀑影片相示，擇其佳者相贈。其諸圖雖非冬景，然聊勝於無，且其人之慷慨不可忘也。第一圖爲加拿大境所見之屋爲 Chilton Hotel，去年美墨交涉事起，南美 A. B. C. 三國出而調和，三國代表會於此屋磋商和議條件。第二圖爲飛瀑正影。第三圖爲飛瀑上流之急湍。（圖模糊不能製版，今刪。）

二十五夜與卜郎夫婦別，以車往哥崙布赴會，廿六晨至哥城。

二十六夜赴歡迎會。倭省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校長湯生博士（Dr.

Wm. Oxley Thompson）哥崙布市長高卜（Mayor George J. Karb）及大學世界會會長福葛爾（R. R. Vogel）致歡迎詞。赴會代表中意大利諾大學教授俄利物（Prof. F. E. Oliver）及余致答詞。余演說題爲“At the Parting of the Way”大旨言

今日世界文明之基礎所以不堅牢者，以其礎石非人道也，乃獸道也。今日世界如道行之人至歧路之口，不知向左向右，而又不能不決擇將循舊徑而行獸道乎？抑將改途易轍而行人道也？世界如此，吾輩之世界會亦復如是，吾輩將前進耶？抑退縮耶？

吾此篇大旨在於挑戰。蓋總會（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s）中年來頗分兩派：一派主張前進，以為凡和平之說及種種學生團體，皆宜屬於世界學生同盟會（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des Etudiants）而總會亦宜協助主張世界和平之諸團體以輔其進行。其一派則主張狹義的政策，以為吾輩學生團體不宜干預政治問題。世界和平者，政治問題也。主張和平主義者如納博士（George W. Nasmyth）及洛克納（Louis P. Lochner）皆遭此派疑忌，以為此二君皆為和平團體所備役，驅使吾輩以為之用，故當深絕之也。前派康南耳世界會主之後派意大利諾（Illinois）世界會主之故，吾針對俄利物教授下『哀的米敦書』也。余之演說在是夕五人中為最佳。次日湯生校長之夫人告余曰：『昨

夜君演說後，本校法律院長內特先生謂余曰：“With all due respects to your husband, Mr. Suh Hu made the best speech of the evening.”』記之以自娛。

倭省大學世界會中有女會員甚衆，其人皆姝麗大方，爲會中效力甚勤。廿六夜諸女會員開歡迎會，以音樂歌舞娛賓；二十七夜又開音樂會（Concert）以娛賓；爲年會增進興趣不少。

此次年會所延外來演說家皆一時名彥，其言多足令人興起，其尤著者：

(一) Dr. Washington Gladden (傳道家、著作家) on “Planetary Politics” 中言今世國際交涉之無道德，以爲對內對外乃有兩種道德，兩種標準。其所用名詞『雙料的标准』(Double Standard) 與余前所用恰同。余前用此名詞以爲獨出心裁，不知他人亦有用之者，幾欲自誇『智者所見略同』矣。

(二) Prof. Joseph A. Leighton on “Culture and Ethics” 論國際道德多與余所持相合。此君爲倭省大學哲學學教長，其演說詞極痛切明快。

民國四年一月

五〇九

(11) President Charles Wm. Dabney of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on "True Patriotism" 其持論亦多與余所持相合。

此三人皆一時名宿，而其論國際道德及愛國主義，乃足與余晚近所持見解相發明，相印證，此大足鼓勵末學如余者矣。

年會議事會始於廿八日，終於廿九日，二日而已。余爲議案股員長（Committee on Resolutions），爲最重要之股員。二十八夜手寫議案至三時始就寢，七時即起，睡三小時餘耳。明日召本股股員會集，余竭力將所有議案一一通過。十時許議事會開會，余爲第一人報告，所有議案二十條，除三四條誌謝議案外，皆總會中年來最重要問題之久懸不決者也。余報告自十時許至下午五時半始畢，蓋除食時外凡六小時。每提一案，反對派輒起駁擊。幸進行派居大多數，余所提議案皆一一通過。八年懸案，一朝豁然，俾全會皆知總會多數意向所在，不致爲一、二少數反對黨所把持，此本屆年會之大捷也。

二十九夜倭省大學設筵宴與會代表，余席後亦有演說，題爲 "Toast to the Ninth

Convention”

三十日哥崙布商會以汽車招諸代表周遊全市，游覽 Geoffrey 工廠及第一銀行。旁午商會設席 Virginia Hotel，本市商人到者甚衆。席後演說，余亦與焉。題爲 “The Influence of the U. S. A. in China”。余至席上始知此題，略一構思，即以睡美人喻中國，中論中美關係，以鄧耐生詩作結，首尾完具，儼然佳文，幾欲自許爲『席後演說之專門家矣』一笑。

席後商會書記 H. S. Warwick 君以其車載余及訥博士墨茨博士俄物利博士周遊城外風景。此城有居民二十五萬，城市繁盛。城外多富人之居，華麗雅潔，雖在冬日冰雪之中亦饒風致，儻在春夏，其風景必大佳無疑也。

會事既終，三十夜以車歸，三十一日抵綺色佳。余在哥崙布時，與總會會長 H. M. Udo-vitch 同榻五日，其人爲俄羅斯猶太人，亦世界會佳話也。

八 善於施財之富翁（一月六日）

民國四年一月

偶見報載此一則，以其甚有趣，故錄之。

郁太省的一個富人能君（J. J. Nunn）有一天，在國會參議院旁聽樓上旁聽，看見一個童役（Page）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留心訪察，詢知其人年十四，名Clyde Barley，能君即資送他到康南耳大學，供他四年用費。據參議員某君說，能君資助在康南耳大學畢業者已近五十人，都是他旅行全國時隨時留意所得。此人奇處不在好施財，乃在其隨地留意人才而助之。

九 裴立先生對余前二詩之指正（一月七日追記）

夜往見前農學院院長裴立先生（Liberty Hyde Bailey）。先生爲此邦農學泰斗，著書真足等身，有暇則爲詩歌，亦極可誦。余以所作二詩乞正。先生以第一詩爲佳作；第二詩末六句太弱，謂命意甚佳，可改作；用他體較易發揮，『桑納』體太拘，不適用也。

一〇 記世界會十年祝典（一月十八日追記）

世界會十年祝典於正月九日，十日，十一日，十三日舉行。

第一日 夜開歡迎會，訥博士演說『世界大同國』(The World-state) 余演說『世界會之目的。』

第二日 午有『舊會員午餐』夜有『圍爐小集』(Fireside Party) 余爲主席，舊會員多人演說，極歡。

第三日 夜有『列國大宴』(International Banquet) 由各國會員自備餐肴。席後演說有休曼校長，麻省候選總督麥加君 (Samuel W. McCall) 須密教長 (Prof. Nathaniel Schmidt) 墨茨博士 (Dr. John Mez) 諸人，皆極佳。休曼校長尤佳。

此次祝典，余爲幹事長，故頗忙碌。

一一 再遊波士頓記 (一月廿七日追記)

波士頓有卜朗吟會 (Boston Browning Society) 會中執行部書記施保定夫人 (Mrs. Ada Spaulding) 爲哈佛大學吳康君之友。夫人邀吳康君至會中演說“Confu-

cian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Browning”。吳君謙辭之已而思及余，因力荐余任此役。夫人以書致余，余初不敢遽諾，既思此會代表波士頓文物之英，不可坐失此機會，遂諾之。以數日之力寫演說稿成，正月十八夜以火車離綺色佳，十九晨至波城，此余第二次來此也。往訪訥博士夫婦於康橋。

午往訪鄭萊君，遇孫學悟君；同出門，遇吳康君。余與吳康君初未相見，執手甚歡。同餐於哈佛飯廳，室極大，可容千人，此康南耳所無也。席上遇宋子文、張福運、竺可楨、孫恆、趙文銳、陳長蘅、賀林慶諸君。

下午三時至 Hotel Vendome 爲卜朗吟會會場。到者約百人，皆中年以上人，有甚老者。余演說約四十五分鐘，頗受歡迎。繼余演說者爲一英國婦人，皈依印度梵丹教者（Vedanta）演說“Vedanta and Browning”。以余私見言之，余此次演稿，遠勝余去年得卜朗吟獎賞之論文也。

吳康君宴余於紅龍樓，同席者七人，極歡。

夜宿卜朗吟會執行部長陸次君 (Rev. Mr. Harry Lutz) 之家，陸君夫婦相待極殷，見其二子焉。

二十日晨至哈佛重遊大學美術館 (Fogg Art Museum)。

訪米得先生 (Edwin M. Mead) 於世界和平會所 (World Peace Foundation)。
此君爲此間名宿，著書甚富，爲和平主義一健將。訪張子高於青年會，不遇。

至康橋赴世界會 (哈佛) 午餐，納博士墨茨及南非巴士曼君 (Bosman) 等皆在座。

下午與鄭萊君往遊波城美術院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訪其中國畫部主者，承令一日本人指示余等。其人名富田幸次郎，極殷勤，指導甚周。至所見宋徽宗 搗練圖，馬遠 三幅，夏圭 二幅，其一大幅夏圭畫尤佳。富田君語余，『以館地太隘，故僅此數幅陳列於外。尙有多幅深藏內室，不輕示人，以時太晚，不能相示。如君等明日能來，當一一相示。』余

本擬明晨去紐約，以此機不可坐失，遂決意明日再來，與約後會而去。

是夜澄衷同學竺君可楨宴余於紅龍樓，同席者七人，張子高後至，暢談極歡。昨夜之集已爲難繼，今夜傾談尤快，余與鄭君來話最多，餘人不如余二人之滔滔不休也。是夜所談最重要之問題如下：

(一) 設國立大學以救今日國中學者無求高等學問之地之失。此意余於所著非留學篇中論之極詳（見留美學生年報第三年）。

(二) 立公共藏書樓博物院之類。

(三) 設立學會。

(四) 輿論家（“Journalist” or “Publicist”）之重要。吾與鄭君各抒所謂「意中之輿論家」。吾二人意見相合之處甚多，大旨如下：

輿論家：

(1) 須能文，須有能抒意又能動人之筆力。

(2) 須深知吾國史事時勢。

(3) 須深知世界史事時勢。至少須知何處可以得此種知識，須能用參考書。

(4) 須具遠識。

(5) 須具公心，不以私見奪真理。

(6) 須具決心毅力，不爲利害所移。

鄭君談及俄文豪屠格涅夫 (Turgenev) 所著小說 "Virgin Soil" 之佳。其中主人乃一遠識志士，不爲意氣所移，不爲利害所奪，不以小利而忘遠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君獨超然塵表，不欲以一石當狂瀾，則擇安流而游焉。非趨易而避難也，明知隻手挽狂瀾之無益也。志在淑世固是，而何以淑世之道亦不可不加之意。此君志在淑世，又能不尙奇好異，獨經營於貧民工人之間，爲他人所不能爲，所不屑爲，甘心作一無名之英雄，死而不悔，獨行其是者也。此書吾所未讀，當讀之。

*

*

*

二十一日晨往美術院訪富田幸次郎，與同至藏畫之室。此院共有中日古畫五千幅，誠哉其爲世界最大『集』也。（英文 Collection 余譯之爲『集』，初欲譯爲『藏』，以其不確，故改用『集』）是日所觀宋元明名畫甚多，以日力有限，故僅擇其『尤物』（Masterpieces）五六十幅觀之。今記其尤佳者如下：

（一）董北苑『平林霽色圖』 鄭蘇戡題字『北苑真筆』 董其昌跋。 王煙客（時敏）跋。 端陶齋（方）跋。此畫爲一滿人所藏，字樸孫，號三虞堂主人，不知其姓名，以英文音譯之，乃勤信也。此畫饒有逸氣，爲南派神品。

（二）阮文達藏『宋元拾翠』冊頁。此集皆小品冊頁。其尤佳者：

（1）顧德謙『文姬歸漢圖』

（2）胡瓌畫『番馬』

（3）范寬一畫

（4）夏圭『山水』

(5) 班恕齋《惟志》一幅

(6) 王振鵬《龍舟》

此集尚有宋繡花鳥一幅，其線色已剝落，然猶可供史家之研究也。

(三) 宋陳所翁《容》畫《瀑龍圖》大幅 此畫大奇，筆力健絕，惜有損壞之處，爲俗手所補，減色不少。

(四) 趙子昂畫《相馬圖》

(五) 管夫人《墨竹》 有夫人之姊姚管道果題跋。

(六) 王振鵬《朋梅，永嘉人》《仿李龍眠白描》一幅 有錢大昕題字。另有他跋無數。此畫大似龍眠，向定爲龍眠之筆；錢大昕始見樹幹題《振鵬》二字，細如蠅頭，乃定爲王振鵬之筆。

(七) 仇實父《寅》《騎士圖》

(八) 《犬圖》《無名》 大佳。

民國四年一月

五一九

(九)『蜻蜓圖』(無名) 花卉蟲物皆佳。

(十)『觀瀑圖』(無名) 疑明以後之物。

(十一)『錢舜(元人)』『花卉』

(十二)『馬遠(?)』『觀音』

(十三)『釋迦』(無名) 著色極深而新，元人物也。

(十四)學吳道子畫三幅：

(1)天官紫微大帝

(2)地官清翠大帝

(3)水官洞陰大帝

皆工筆也，學畫者可於此見古人作畫之工。(此三幅初疑爲道子真筆，院中賞鑒家以爲宋人仿本耳。)

(十五)陸信中『十六羅漢圖』十六幅 著色甚有趣，惜太板不生動耳。

(十六)『五百羅漢圖』一百幅之十 此百幅爲宋人趙其昌林定國所作，在日本某寺，凡百幅，每幅五羅漢。此院得十幅，餘仍在日本。著色極佳，畫筆亦工緻而饒生致，遠勝上記之十六幅矣。此畫與上記之十六幅皆足代表所謂『佛氏美術』，甚足供研究也。

此外不可復記矣。

既出藏室，復至昨日所過之室重觀所已見之畫。其宋徽宗一畫，有題籤爲『摹張萱搗練圖』。此幅真是人間奇物，不厭百回觀也。

富田君知余不可久留，僅邀余觀日本畫一幅『平治物語繪卷』，寫戰鬪之景，人物生動無匹。(爲慶恩時代名筆，不著畫家姓氏。)

與富田君別，謝其相待之殷，並與約如今年夏間有暇，當重來作十日之留。

院中藏畫，多出日人岡倉覺三購買收藏之力。此君乃東方美術賞鑒大家，二年前死矣。著書有 "The Ideals of the East" (Okakura Kakuzo; 2nd ed. London, Mur-

Ray)

下午三時去波士頓，夜九時至紐約。以電話與韋達司女士及其他友人約相見時。

*

*

*

二十一日至紐約美術院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韋達司女士亦至，導余流覽院中『尤物』女士最喜一北魏造像之佛頭，其慈祥之氣，出塵之神，一一可見。女士言，『久對此像，能令人投地膜拜。』此像之側，尙有一羅漢之頭，笑容可掬，亦非凡品。院中有中國畫一集，皆福開森氏所藏，今日乃不可見，以新得 Benjamin Altman Collection 方在陳列，佔地甚多，不得隙地也。

午後一時至女士寓午餐，遇 John Ward Young 君夫婦，皆韋達司家之友也。

下午四時許以火車至紐約附近一鎮名 Upper Montclair, N. J. 訪友人節克生君 (Rev. Mr. Henry E. Jackson) 爲 the Christian Union Congregational Church of Upper Montclair 之牧師) 於其家。此君即前與余論耶穌之死及蘇格拉底之死之

異同者也。此次聞余來紐約，堅邀過其家爲一宿之留，不得已，諾焉。既至，見其夫人及一子（Robert）一女（Ruth），蒙相待甚殷。夜與此君談宗教問題甚久，此君亦不滿意於此邦之宗教團體（Organized Christianity）以爲專事虛文，不求實際。今之所謂宗教家，但知赴教堂作禮拜，而於耶穌所傳真理則皆視爲具文。此君之家庭極圓滿安樂。節君告我曰：『吾婦之於我，亦夫婦，亦朋友，亦伴侶。』此婚姻之上乘也。是夜宿其家。

*

*

*

二十三日晨以車歸紐約，往訪嚴敬齋（莊）及王君復（夏）於哥倫比亞大學。聞鄧孟頌亦在此，訪之於其室，相見甚歡。敬齋告我，此間有多人反對余之非留學籍，賴同志如王鑑易鼎新諸君爲余辯護甚力。余因謂敬齋曰：『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對，惟畏作不關痛癢之文字，人閱之與未閱之前同一無影響，則真覆瓿之文字矣。今日作文字，須言之有物，至少亦須值得一駁，愈駁則真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駁耳。』

與敬齋君復同餐於中西樓。聞黃克強已去費城。不能一訪之，甚恨。

下午訪韋蓮司女士於其寓，縱談極歡。女士室臨赫貞河，是日大霧，對岸景物掩映霧中，風景極佳。以電話招張彭春君會於此間。五時許與女士同往餐於中西樓。余告女士以近來已決心主張不爭主義（Non-Resistance）（參觀本卷第一則），決心投身世界和平諸團體，作求三年之艾之計。女士大悅，以爲此余輓近第一大捷，且勉余力持此志勿懈。余去夏與女士談及此問題時，余猶持兩端，即十一月中在 *Syracuse* 演說 “The Great Wa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n Oriental” 時，猶以國防爲不可緩，十一月十二日所記，乃最後之決心。女士知吾思想之變遷甚審，今聞余最後之決心，乃適如其所期望，故大悅也。女士見地之高，誠非尋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見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識力，魄力，熱誠於一身者惟一人耳。（參觀卷七第一六則及第三五則）

是夜宿哥倫比亞大學宿舍，與王嚴鄧三君夜話。鄧君當第二次革命前爲上海中華民報主任，忤政府，爲政府所控，受讞於上海租界法庭，罰禁西牢，作苦工六月，另罰鍰五百元。是夜鄧君自述獄中生活甚動人。

友朋中嘗受囹圄之苦者多矣，若張亦農（耘）辛亥自西安南下，有所謀，途中爲西川廳所拘，解至南陽道，居獄中月餘，幾罹死刑，幸民兵破南陽始得脫。去夏亦農爲余道之，竟夕始已。

二十四日以車歸。車中讀紐約時報，見有日本人 F. Iyenaga 博士所作文論“Japan's Position in the World War”，道遠東外交史甚詳。其論中國中立問題尤明目張膽，肆無忌憚。其言雖狂妄，然皆屬實情。在今日強權世界，此等妄言，都成確論，世衰之爲日久矣，我所謂拔本探原之計，豈得已哉！豈得已哉！

AS TO CHINESE NEUTRALITY.

In undertaking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beyond the war zone prescribed by China, some charge Japan with the violation of China's neutrality. Yes, Japan did violate the neutrality of China in exactly the same sense as England and France would violate the neutral-

ity of Belgium by making it the scen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ir effort to drive out the Germans from that much-harassed country. Before Japan landed her troops at Lungkow the Germans in Kiao-Chau had been taking military measures in the Shantung Province far beyond the zone within which China asked Germany and Japan to limit their operations. It would, then, have been suicidal for Japan to confine her military action within the so-called war zone. Others again impute to Japan the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should she retain Kiao-Chau after the war. I cannot agree with such a construction. Of course, we cannot foretell what final agreement will be mad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bout Kiao-Chau. This much, however, is certain: If the Allies finally win, Japan will have proper claims to make for the blood and treasure expended for the capture of Kiao-Chau and in running the great risk of having for her foe a power so formidable as Germany. Even should Japan decide to retain Kiao-Chau, it would not be a viola-

tion of China's integrity, for Kiao-Chau was not a part of China; its complete sovereignty, at least for ninety-nine years, rested in Germany.

(附記)歸鑄色佳後三日，君復寄示此論，欲余一一斥駁，余復書曰：『此日人不打自招之供狀，不須駁也。』

車中又讀一文，論『不爭主義之道德』，則如鞞鼓解穢，令人起舞。

ETHICS OF NON-RESISTANCE

SIR: In an editorial entitled "Security for Neutrals," in The New Republic, the argument was advanced that the violation of Belgium proves the necessity of arma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we would preserve our national interests. "A world in which a Belgium could be violated was a world in which national inoffensiveness offered no security against attack and in which a pacifist democratic ideal would have to fight for its life." If an ideal must fight for its life,

may I suggest that a gun is an ineffective weapon for it? If your gun kills your opponent, naturally he can't be a strong supporter of your ideal. If your gun wounds him, naturally he won't be a strong supporter of your ideal. If you get shot by his gun—by the rules of warfare he will shoot you only if you are trying to shoot him—your ideal loses the only supporter it has. If Belgium and England and France had determined to uphold an ideal, such as democratic anti-militarism, and to persuade Germans to accept their ideal, they were idiotic to go about killing some of the Germans they wished to convert, and getting thousands of their own men—supporters of their ideal—into slaughter-trenches. It is an acknowledgment of lack of faith in the efficacy of an ideal to urge that it must have guns in order to live. If an ideal is worth anything at all it will make its own persuasive appeal to the minds of men, and any gun-protected ideal is likely not to be an ideal at all, but only gun-protected selfishness.

It was criminal for Belgians to shoot German peasants. It was criminal for German peasants to shoot Belgian factory-hands. On one side it was criminal self-preservation, the Germans fighting for their homes with the fear that if they did not march through Belgium, the French would, and on the other side it was criminal self-preservation, the Belgians fighting for their homes. What more am I saying than that war is hideously wrong? I am saying that war for self-preservation is hideously wrong, that self-preservation at the cost of war is criminal.

Would I kill a stranger in order to prevent his killing a neighbor? If there were no other way to prevent him—yes—or else I would be guilty of permitting murder. France is the cultural neighbor of Belgium—Germany compared with France is the stranger. Was Belgium therefore justified in trying to prevent Germany from crushing France? By no means, because by resisting Germany, Belgium made it possible for England and France to crush Germany.

If my neighbor was bent on murdering the stranger, should I kill the stranger? No, for then I should be abetting murder. Belgium was aiding her neighbor France to murder German soldiers. The only argument that can be offered for Belgium is that she acted in self-defense, but I maintain that the setting up of self-defense above all consideration of others is criminal, for it logically leads in the end to murder.

The editorial to which I have referred maintained that if Belgium had refused to fight she would have been cowardly. Does the Editor of The New Republic hold that the Socialists who vowed a year ago that they would refuse to fight, and who quickly joined the ranks when war was declared—does he hold that these men would have been more cowardly than they were if they had stood out against mobilization? Surely one cannot call the Socialists cowards because they did not refuse to fight, and with the same lips say that the Belgians would have been cowards if they had refused to

fight. I believe that the man who kills another in self-preservation is a coward. He is a coward because he is so much afraid to lose his property or life that he is actually willing to commit murder. Am I a coward when I declare before God and my conscience that I would refuse to enlist even though there were conscri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create an army to resist foreign invasion? If I were a Quaker, there are precedents from Civil War times under which I could legally escape service at the front. But I am not a Quaker. I would probably have to suffer imprisonment or execution for treason. Some of my friends who will read this present statement may despise me. Other young men may sneer at me. Yet I say I would never willingly kill a man to save my own life. Now, do you think me a coward?

I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believe that self-preservation is their highest duty, let them put their trust in armament as the only "security for neutrals." If they ever come to believe

what the Greatest Man taught—a doctrine his Church has been denying—they will see that war even in self-defense, like all war, is murder, is criminal and cowardly.

New York City.

Frederick J. Pohl.

此君真今日不可多得之人，當覓其住址與結交焉。

車中忽起一念如下：

中國之大患在於日本。

日本數勝而驕，又貪中國之土地利權。

日本知我內情最熟，知我無力與抗。

日本欲乘此歐洲大戰之時收漁人之利。

日本欲行們羅主義於亞東。

總之，日本志在中國，中國存亡係於其手。日本者，完全歐化之國也，其信強權主義

甚篤。何則？日本以強權建國，又以強權霸者也。

吾之所謂人道主義之說，進行之次宜以日本爲起點，所謂擒賊先擒王者也。

且吾以輿論家自任者也，在今日爲記者，不可不深知日本之文明風俗國力人心。據上兩理由，吾不可不知日本之文字語言，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以能以日本文著書演說爲期。吾國學子往往藐視日本，不屑深求其國之文明，尤不屑講求溝通兩國誠意之道，皆大誤也。

吾其爲東瀛三島之“Missionary”乎？抑爲其“Pilgrim”乎？抑合二者於一身歟？吾終往矣！

夜六時至綺色佳。此次旅行畢凡六日。

二 羅斯福昔日之言（一月廿八日記）

“This nation's foreign policy is based upon the theory that right must be done between nations precisely as between individuals.”

..... we have behaved, and are behaving, toward other nations as in private life an honorable man would behave toward his fellows."

——Theodore Roosevelt: Message to Congress, Dec. 8, 1908

"Justice and fair dealing among nations rest on principles identical with those which control justice and fair dealing among the individuals of which nations are composed, with the vital exception that each nation must do its own part in international police work."

——T. Roosevelt: The Ossawatimie Address, August, 1910.

不圖羅斯福亦能作此言。

一三 英日在遠東之地位（一月二十九日）

讀“Everybody”雜誌，有倫敦每日電報遠東訪員 Gardner L. Harding 論情

島一文。其論英國之地位，尤足發人深省。中引八月二十二日公論西報之言曰：

The position now is that Japan (in besieging Tsing Tao) has practically forced the hand of Great Britain. It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British, if not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Far East.

又引字林西報

It is not easy to believe that Japan acted in the final stage with the full consent of England. It seems impossible.

公論西報屢言日英協約之非計曰

England has suffered a severer blow in this disgraceful episode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Far East during the past 100 years.

一四 C. W. 論男女交際之禮 (二月三日)

C. W. 來書摘錄其精華如下。此君思想不凡，真能超然塵表者也。

“My habit, as you well know, is to consider what is right for

the highest type of human being..... The only "propriety" between those persons of the highest type—that is those who have had their eyes opened to the beauty of a still higher human development, and souls stimulated to the constant effort of realizing it—is propriety of thought. It is quite simple, isn't it? The things worthy of either of two people to be thought of at all, can worthily be thought of together.

When one thinks alon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hich one faces squarely and then casts away as unfit, and if one does this as promptly before speaking, surely there can be no impropriety. And in the association (or friendship) of man and woman, surely this all holds good, if the truth of sex attraction is clearly understood and valued for just so much as it is good for, and if, when it consciously appears not of use, it is consciously put away by wilful turning of the attention to the higher side of that friendship. And because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is effort being called into action,

should all the richnes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whose real life after all is spiritual and not physical, be blocked by a "sense of propriety"? Surely some of the closest and most stimulating interaction of thought comes between two persons—no more. It is true between two women, and I feel sure it is so between two men, and it is true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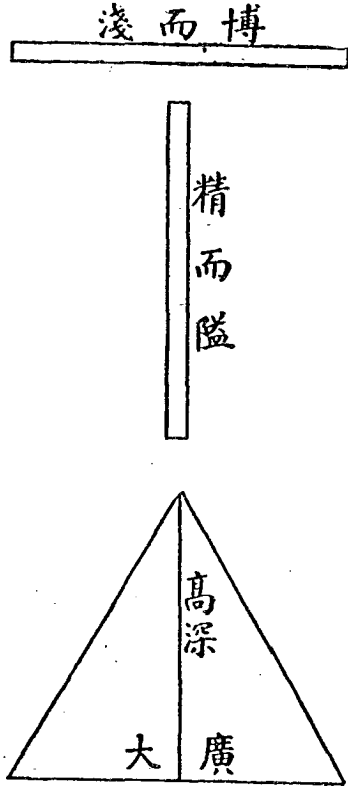
右論男女交際之『禮』可謂卓識。此論即在所謂最自由放任之美國亦足駭人聽聞。蓋此邦號稱自由耳，其社會風尚宗教禮俗，則守舊之習極深，其故家大族尤甚。C. W. 女子中之有革命眼光者也。其家庭中之守舊空氣，C. W. 對之如在囹圄，其遠去紐約，終歲僅數歸，未嘗不爲此故。此君蓋可謂爲“divine discontent”者也。又曰：

“Education——Choice——then Vital Activity——is not this the way a people should develop?”

此見道之言也。

一五 爲學要能廣大又能高深（二月三日）

學問之道兩面（面者，算學之 dimension）而已：一曰廣大（博），一曰高深（精），兩者須相輔而行。務精者每失之隘，務博者每失之淺，其失一也。余失之淺者也。不可不以高深矯正之。



一六 加籐演說遠東問題（二月四日）

前記英日在此次遠東戰禍之地位（本卷第一三則）頃讀日本外相加藤在議院演說之詞（九月五日）有大足與前所記相發明者，節錄之：

“Therefore in as much as she is asked by her Ally for assistance at the time when the commerce in Eastern Asia is subjected to constant menace, Japan, which regards that alliance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her foreign policy, cannot but comply with such request and do her part. Besides, in the opin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possession by Germany, whose interests are opposed to those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of a base of her powerful activities in one corner of the Far East is not only a serious obstacle to the maintenance of permanent peace of Eastern Asia, but is also in conflict with the more immediate interests of our own Empire.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resolved to comply with the British request and if necessary in doing so to open hostilities against Germany and after the Imperial sanction was obtained, they communicated this resolu-

tion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ull and frank exchange of views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followed and it was finally agreed between them to take such actions as may be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general interest contemplated by the Agreement of Alliance."

一七 本校學生的文學團體（二月四日）

本校有學生團體無數，有所謂文學會者（Literary Societies）則能文者雅集談文之所，每週會時，或讀會員所自著作，或讀古今人名著，繼以討論，侑以飲食，蓋遠勝入市看影戲，至荷蘭店喝酒多矣。去年有巨帙小版會（Tom and Tablet）推余爲會員，今有草稿會（The Manuscript Club）於上週舉余爲會員。連類記之，亦學生生活之一斑。

一八 李鴻章自傳果出僞託（二月四日）

前記余疑此邦出版之李鴻章自傳（"Memoirs of Li Hung Chang", Edited by Wm. Francis Mannix.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13.）爲出於僞託（參看卷七第一九則）後久不能得此書，遂亦置之。今得讀此書，得鐵證無數，

一一記之，爲作一文揭其奸僞，送一雜誌登之，自以爲生平一大快事。

一九 矛盾（二月六日）

THE DIFFERENCE.

For The Public

He won some twenty medals—he
Had killed some twenty score,
And just for this they knighted him,
And honored him some more.

And this man killed but one (a flash
Of anger o'er a card),
And so at sunrise he was hanged
High in the prison yard.

And thus the wonder grows—why one

Should die at rise of Sun,

And why such difference should be

Twixt many killed, and one!

Joseph Dane Mil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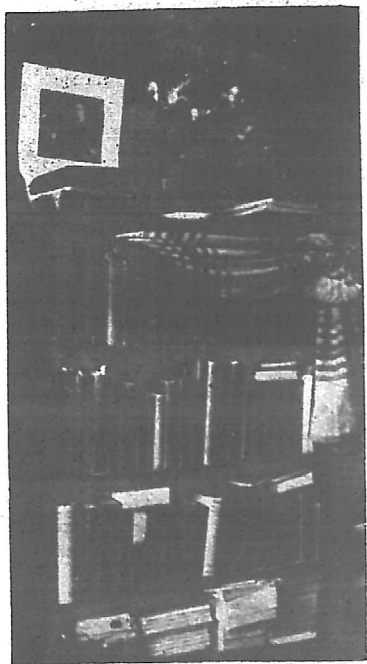
此卽墨子非攻篇之大旨，此卽吾所謂『不一致』不一致者，自相矛盾之謂也。墨子曰：『此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耶穌曰：『嗟汝妄人，汝捉殺蚊蚋而吞驢。』（Ye blind guides, which strain at a gnat, and swallow a camel.——Matt. 23:24.）卽此意也。世人營營，吾其奈之何哉！

二〇 戰時新婦（二月六日）

二月份世紀雜誌（The Century）載有短劇一篇，名戰時新婦（“War Brides” by Marion Craig Westworth）甚足動人，戰後文學界之佳作也。

二一 室中攝影兩幀（二月六日）

室
中
攝
影



吾喜攝影而不能工，以不能多費時日於此也。近得二影，皆室中所攝，頗不惡：

一爲室中書架之圖。架上『薛克萊曼』花 (Cyclamen) 一盆，乃元旦日某所贈物。今花將殘萎，故及其未落，爲作此圖。架上小影，乃故人亥叟遺像也。

一爲哈佛世界會午餐之圖。余在康橋時，哈佛支會職員招余餐於哈佛大餐室之別室，席終，納博士以余所攜攝影器爲攝此影。此影光影得宜，大有畫意，可謂佳作，不獨爲四海兄弟一時勝集之紀念已也。

二二 記新聞兩則 (二月六日)

今日 (二月六日) 報載兩事，可記也：

一爲美國海軍費案之通過。全案共需美金一四一，一八九，七八六元。

一爲卡匿奇 (Andrew Carnegie) 及洛克非老 (Rockefeller, J. D. Sr.) 二人同日受美政府所委實業界關係調查部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之質問。二人皆世界鉅富，施財如土。積年以來，卡氏共散財三二四，六五七，三九九元，洛氏共

散財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可謂豪矣。受質問之時，卡氏意氣自如，莊諧雜出，傾倒一堂。其論積財，有足觀者，記其最精警一語如下：

“The day is not far distant,” said Mr. Carnegie, “when the man who dies leaving behind him millions of available wealth, which were free for him to administer during life, will pass away unwept, unhonored, and unsung, no matter to what use he leaves the dross which he cannot take with him. Of such as these the public verdict will then be: ‘The man who dies thus rich dies disgraced.’”

洛氏則奄奄無生氣，體弱故也。洛氏吾未之見，卡氏去年在此演說，吾嘗見之，其人短小精靈，望之不似陶朱之流也。

二三 裴倫論文字之力量（二月）

But words are things, and a small drop of ink,
Falling like dew upon a thought, produces

That which makes thousands, perhaps millions, think.

Byron—Don Juan, Canto III, St. 88.

二四 與普耳君一段文字因緣（二月）

前記自紐約歸，車中讀一文論『不爭之道德』（本卷第一一則，五二七頁）歸後作長書投之作者普耳君（Frederick J. Poh）表吾之同意。其人得之甚感吾意，今日答一長書，遂訂交焉。

吾書之大旨如下（錄原書一節）

“What the world needs to-day, it seems to me, is a complete dethronement of the undue supremacy of the Self. The morality of our age is too much self-centered. The idea of self-preservation has scarcely ever been challenged, and consequently many expediences have been done in the name of self-preservation, nay, many crimes have been committed in its name! To remedy this inveterate evil,

we must extend our present conception of *meum* to its widest horizon possible. We must overthrow the superstition that self-preservation is the highest duty. We must take the attitude of non-resistance, not as the expedient attitude, but as the *right* attitude, not out of necessity, but at our own volition. The salvation of the world, I believe, must be sought in some such long forgotten truths as this".....
(Feb. 2)

羅曼羅蘭函

Your letter of appreciation of my communication to the *New Republic* gave me the greatest pleasure. More than that it gave me encouragement when I was sorely in need of it. The certainty that there was at least one reader with sufficient clarity of vision to see the truth made me believe that there were others also. I thank you most sincerely for writing what you did.

I found only two sympathizers before I sent the communication,

and since it appeared, even members of my family have told me that they were sorry to have me put myself on record as believing such nonsense. I have an article of some length which I have been vainly trying to have published, and I had almost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it was no longer worth while trying to place it when your letter came and gave me new enthusiasm.

“The war fever sweeps men so easily!..... There is need for men to carry on a fight not for pro-German or anti-German sympathy but for anti-war sentiment. Deeper than that, it is anti-use-of-physical-force, that needs advocacy, or——what you pointed out as the heart of the whole matter——anti-self-preservation. The Belgian Poet Maeterlinck says that ‘self-preservation is the profoundest of all our instincts’. Surely he thought very superficially.——Of course we may agree with him that self-preservation is the profoundest *instinct*, but many men have in all ages found many claims more insistent than that of self-preservation. Self-preservation is not the

profoundest *motive* of human action. Men will die for duty, honor, love, etc, even for revenge. The individual must be willing to sacrifice life for duty and honor. Must not the state also? Do not claims of duty and honor and the ideal of the Brotherhood of States appeal to governments as well as to individuals? They do, but their appeal has either not been recognized or the way to answer their appeal has not been followed. The idea of self-preservation must be challenged!

"In your letter you say 'We must take the attitude of non-resistance, not as the expedient attitude, but as the *right* attitude'. I have carried out this thought in my article which I have called 'Effective Resistance to War'. I do not believe in 'non-resistance'. At least I don't like the term. It's flabby and weak. I like better the term, 'Effective Resistance'. Resistance by means of *physical* force is the least effective means of resistance. Ordinarily the world thinks that a man who uses some form of force other than physical

with which to resist, is merely a non-resister. Most of the world thinks only with material or physical conceptions. Spiritual resistance, the resistance of forgiving one's enemies, of 'turning the other cheek', etc, is the most positive and effective kind of resistance."

二五 本趙耳寄贈飛瀑冬景影片（二月九日）

前所記自哥崙布歸時，火車中遇一人，贈余以所攝尼格拉飛瀑影片。今日得一函，啓視之，則飛瀑冬景也。其諸圖皆佳。吾與此君真萍水之交，乃蒙相念如此，可感也。

二六 西方學者勇於改過（二月十一日）

去年八月二日，余讀英人 Leonel Giles 所譯嫩煌錄，爲摘其謬誤，作一校勘記寄之。至今數月，未得一字之答覆。今日英國郵來，乃得英國國家亞洲學會（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書記寄贈所刊余所作文單行本若干份。譯者已自認其誤，另譯嫩煌錄一本，亦刊於亞洲學會雜誌內（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an. 1915）則西人勇於改過，不肯飾非，亦足取也。（參看卷五第三五則）

二七 詩貴有真（二月十一日）

張子高（準）索觀劄記。閱後寄長書，頗多過譽之詞；然亦有名語，如「足下」葉香清不厭」之句，非置身林壑，而又能體驗物趣者，絕不能道出。詩貴有真，而真必由於體驗。若埋首牖下，盜襲前人語句以爲高，烏有當耶？坡公有句云：「長江繞廊知魚美，修竹滿園覺笋香。」淺人讀之，必謂笋何必香，更何論乎足下所賞玩之葉香也耶？「乘農山」（志）亦謂吾「葉香」一語甚真，淺人不覺耳。子高謂吾詩文足當「雅潔」二字，殊未必然。吾詩清順達意而已，文則尤不能工。六七年不作着意文字矣，烏能求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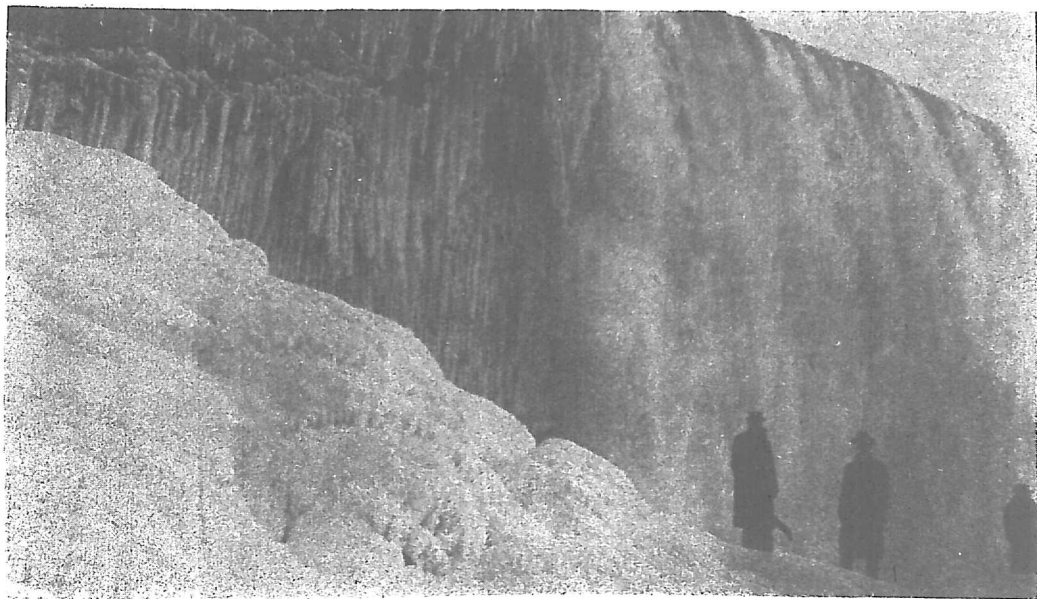
二八 三句轉韻體詩（二月十一日）

子高又鈔寄元結中興頌一篇，並東坡次韻和山谷畫馬試院中作一首，皆三句轉韻體詩也。（參看卷三第四〇則及卷四第二七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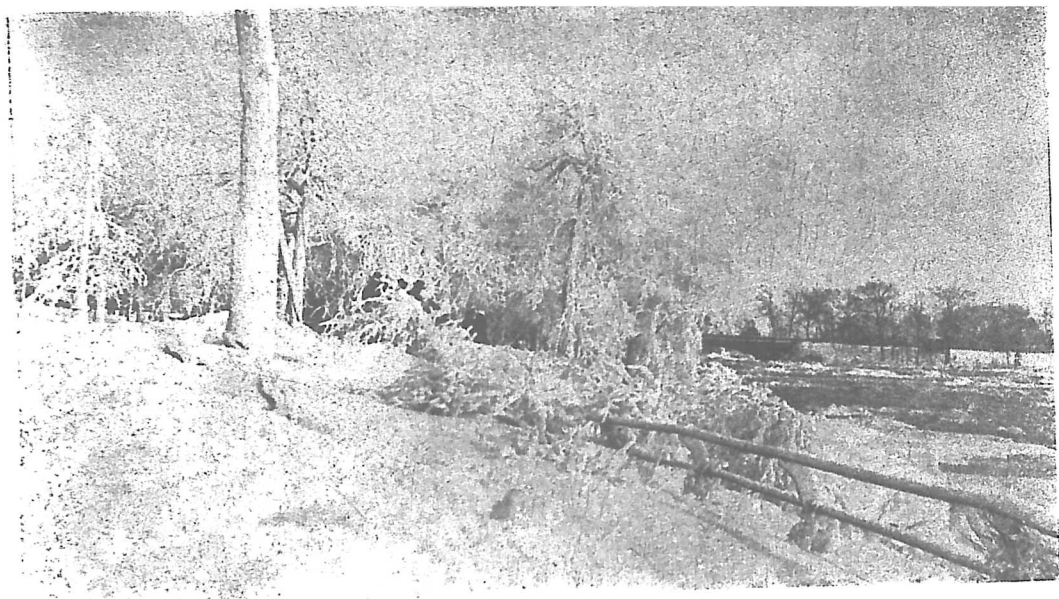
大唐中興頌

元結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



尼 格 拉 飛 瀑 冬 景



尼 格 拉 飛 瀑 冬 景

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緊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我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涪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二九 羅素論戰爭（二月十二日）

“……In a word, it is the means of repelling hostile aggression which make hostile aggression disastrous and which generate the fear by which hostile nations come to think aggression justified.

“Between civilized nations, therefore, non-resistance would seem not only a distant religious ideal, but the course of practical wisdom. Only pride and fear stand in the way of its adoption. But the pride of military glory might be overcome by a nobler pride and the fear might be overcome by a clearer realization of the solidity and indestructibility of a modern civilized nation”.

Bertrand Russell 乃當代哲學鉅子，亦發此言，可見吾所持論初非夢想妄語也。

三〇 荒謬之論（二月十二日）

二月六日份之“The New Republic”有投函人自稱『支那一友』其書論遠東時局，以爲日本之在中國佔優勝，未始非中國之福。又言，『中國共和已完全失敗，中國人不適於自治，日本之干涉，可使中國有良政府，中國之福，列強之福……』讀之大不滿意，作一書駁之。（參看卷九第九則）

三一 紐約旅行記（二月十四日）

有持非兵主義 (Anti-militarism) 之美國限制兵備會 (American League to Limit Armaments) 欲得各大學學生之贊助，乃由紐約晚郵報 (The New York Evening Post) 記者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設筵招東美各校之持非兵主義者會於紐約之大學俱樂部 (University Club) 討論設立學校聯合抵制增兵問題。主者某君以書致本校巴恩斯先生 (Prof. F. A. Barnes) 屬令推一人代表康南耳大學。先生堅欲余往，不獲已，遂往。於是有第二次之紐約旅行。

十三晨至此，以電話告韋女士及普耳君約會時。

十一時普耳見訪，相見甚歡。此君為哥倫比亞大學畢業院生，專治英文學。

此君持『不爭』之說，而以為『不爭』二字殊未當，非不爭也，但不以兵力強權爭耳，欲名之曰『有效的抗爭』(Effective Resistance) 余亦以為『不爭』(Non-resistance) 二字固未當，惟普耳之名亦不滿余意，憶須密先生 (Prof. N. Schmidt) 名之曰『消極的抗爭』(Passive Resistance) 亦不愜心，余欲名之曰道義的抗拒 (Ethical Re-

sistance) 似較佳耳。普君以爲然。(後余以告韋女士，亦以爲然。) 吾與普君所談，大旨在不可持首尾兩端之說，如謂戰爲非義，則決不可謂戰有時而義。歐洲社會黨之失敗，在於強析戰禍爲兩種：侵略之戰爲不義，而自衛之戰爲義。及戰事之起，德之人皆以爲爲自衛而戰耳，法之人亦以爲如此，俄之人亦以爲如此，於是社會黨非攻之幟倒矣。

一時往訪韋女士於其居，女士爲具饌同餐。談二時許，與同出，循赫貞河濱行。是日天氣晴和，斜日未落，河濱一帶，爲紐約無上風景，行久之，幾忘身在紐約塵囂中矣。行一時許，復返至女士之居，坐談至六時半始別。

女士謂「普耳君投書中（余以普君原書示之）所論殺人以救人，其理頗未能僞人意。殺甲以救乙，是猶以甲之命爲救乙之具也，與康德所謂無條件的命令大背。」此言是也。墨子曰：「殺一人以利天下，非殺己以存天下是。」則進於是矣。

女士深信人類善根性之足以發爲善心，形諸善行，因引露俄之孤星淚 (Les Mises-
solon)，證大度不疑之足以感人。吾恆謂今人大忠，在終日居於疑懼憂恐之中。世安有愁城

愁城者，吾人心中疑懼之產兒也。若人人疑他人爲賊，爲奸宄，則世界真荆天棘地矣，安能一日居乎？此邦人有時頗能脫去此種疑懼根性，村僻之城市真能夜不閉戶（綺色佳是其一也。）其所以夜不閉戶者，不疑也。吾居是邦五年，未嘗一日鑰吾室門，亦未嘗失一物，不疑也。今日弭兵之說，人皆知其美而不敢行，知軍備之爲患而不敢廢之。卽如此邦人士，持和平之說者衆矣，而懼德之來侵，懼日之宣戰，於是日增兵備而巳；今歲之海軍費凡一四一〇〇〇〇〇元，陸軍費一〇三〇〇〇〇〇元，防禦費五〇〇〇〇〇元，皆『有備無患』一語之結果也。美之在今日，可以宣言減兵，自我作始，以爲他日世界弭兵之第一着手處。所患在『恐』之一字。英詩人克勞夫（Claude）之言曰：『就謂希望爲愚人乎？若恐懼則真妄人矣』（It hopes are dupes, fears are liars）此今日救世聖藥，惜無人敢嘗試之耳。女士蓋真能實行此道者。其待人也，開誠相示，傾心相信，未嘗疑人，人亦不敢疑也，未嘗輕人，人亦不敢輕之。其所交多貧苦之畫師，其母恆以爲懼，女士坦然處之，獨居紐約如故。與女士談論最有益，以其能啓發人之思想也。是日所談甚繁，不可勝記。

是夜至大學俱樂部赴限制兵備會晚餐，尾賴君（Mr. Villard）主席。會中書記吳得（Mr. L. Hollingsworth Wood）乃康福先生之友，與先生皆畢業於海勿浮大學（Harvard College）。此校乃耶教中之友朋會（Friends，又名廣克派——Quakers）所創。廣克派之信徒，皆主張不爭主義者也。主席尾賴君乃美國南北戰爭前主張放黑奴者。蓋利孫（William Lloyd Garrison）之外孫，蓋利孫亦倡不爭主義最力者也。二君之熱心於限制兵備也宜哉。

是夜東美各大學與會者如下：

Cornell
Harvard
Yale
Columbia
Pennsylvania
Princeton

New York University

席終決議組織一會，名之曰“Collegiate League to Abolish Militarism”，會名余所擬也。舉定之職員：

K. G. Karsten 爲會長

John T. Graves, jr. 爲書記

是夜議事至十二時許始散。

*

*

*

十四日，星期，至哥倫比亞大學訪友，遇張亦農、嚴敬齋、王君復、鄺煦、堃、楊錫仁、張仲述諸君。

午訪喀司登君 (Karsten) 於其室。此君曾得『羅茨津貼』 (Rhodes Scholarship) 資送至英國牛津大學肄業。其人讀書甚富，室中架上皆當代名著也。此君談論甚動人。美國大學學生之大多數皆不讀書，不能文，談吐鄙陋，而思想固隘，其真可與言者，殊寥寥不可多

民國四年二月

五五七

得。吾居康南耳可五年矣，大學中有賢豪，適未嘗不知之（或直接或間接），然何其寥寥也？哈佛與哥倫比亞似較勝，惟吾不深知之，故不敢率爾評論之耳。

下午訪張仲述。仲述喜劇曲文字，已著短劇數篇，近復著一劇，名曰外侮（*The Intruder*），影射時事而作也。結構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謂非佳作。吾讀劇甚多，而未嘗敢操觚自爲之，遂令祖生先我著鞭一笑。

與仲述同訪韋女士，談一時許，女士之兄嫂（*Mr. and Mrs. Roger Williams*）來訪。余前過紐約，卽擬往訪此君夫婦，以時日不給不果。昨夜女士以電話招其來會於此。此君甚精明，談論亦饒有丰采。其夫人，賢婦也。有子二人，皆活潑有神。

自女士所居與韋君同出，余往中西樓，赴亦農敬齋晚餐之約也。

在中西樓餐時，亦農敬齋忽起立招呼外來數客，其一人乃黃克強元帥也。亦農紹介余與相見。克強頗胖，微有髭，面色黧黑，語作湘音。余前次來此，頗思訪之，聞其南遊而止，今日不意之中遇之，不可謂非幸事。

餐後以車至車站。車停港外，須以渡船往。船甫離岸，風雨驟至，海上皆黑，微見高屋燈火，黯綴空際，余頗欲見「自由」之神像乃不可見。已而舟行將及車次，乃見衆光之上有一光，最明亦最高，同行者遙指謂余曰：「此「自由」也！」

此次旅行畢。

71 25
120000

76230

卷四

胡廷著

卷四

藏輝室劄記

藏暉室劄記卷十三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四月十八日至七月廿一日——

一 試譯林肯演說中的半句（四月十八日）

趙宣仲（元任）寄書問林肯『蓋梯司堡（Gettysburg）演說』中之“*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一語當如何譯法。此語梁任公嘗以爲不可逐譯。今姑試爲之：

此吾民所自有，所自操，所自爲之政府。

然殊未能得原語之神情也。又譯：

此主於民，出於民，而又爲民之政府。

則三段不同文法矣。不如用反身動詞（*Reflexive verb*）之爲佳也。

民國五年四月

八九五



144828

二 沁園春 誓詩（四月十八夜第四次改稿）

重寫定前所作詞，此第四次稿也。

沁園春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與詩誓之。看花飛葉落，無非乘化，西風殘照，正不須悲。無病而呻，壯夫所恥，何必與天爲笑啼？生斯世，要鞭笞天地，供我驅馳。文章貴有神思。到琢句雕辭意已卑。更文不師韓，詩休學杜，但求似我，何效人爲？語必由衷，言須有物，此意尋常當告誰？從今後，儻傍人門戶，不是男兒。

三 作文不講文法之害（四月十九日）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朱註引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邢昺疏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言行相副，是君子也。』

此兩說皆未能滿意。蓋原文本不明白。『其言』是誰之言？『之』又指何物？指『言』

耶抑指『行』耶？『從』字又無主詞，誰從之耶？依周說，則『言』從之也。依耶說，則『行』從之也。

此章可得以下諸說：

- (1)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言〕之。
- (2)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
- (3)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人〕從之。
- (4) 先行〔君子之〕言，而後從之。（此『行』字『從』字皆命令法。）

英文譯本：

Marshman 譯本：“He puts words into deeds first, and sorts what he says to the deeds”.

此又爲一說，略同周說（1）而稍異：

- (5)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願行而言〕。

民國五年四月

八九七

Legge 譯本：‘What he first says, as a result of experience, he afterwards follows up.’

華英四書：‘He acts before he speaks, and afterwards speaks according to his actions.’

作文不講文法之害如此。

此例甚多，不可勝舉。更舉一二：

- (1) 『學而時習之。』之『之』字何指？
- (2)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之『之』字又何指？
- (3) 『父母唯其疾之憂。』其疾』是誰的病？
- (4)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違的甚麼？

昨日有名 W. D. Gates 者演說，引『先行其言』一節，以示孔子與近世『致用主義』相同。其所引，蓋 Marshman 所譯。余以此章本無定論，未足爲據。偶有所感，連類記此。

四 論文字符號雜記四則（四月廿三夜）

（一）閩清林和民君（有任）讀余文字符號論（科學二年一號）移書謂『吾國無間接引語。』此亦不然。今試舉數例：

- (1) 孔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 (2)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 (3)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 (4)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以上在引號（『』）內之諸語，皆間接引語也。

（二）林君又言吾所用線號（例如胡適）有不便處。如書寫時，或排印時，一行已盡，而一名未完，勢不得不分作兩行，如

(甲)

……	亞里士
多德	

(乙)

……	魏
齊亡走趙	

民國五年四月

(丙)

齊交驩	……	魏
-----	----	---

(丁)

秦之辯	……	儀
-----	----	---

不知者，或誤以（甲）例亞里士多德爲二名，而（丁）例儀秦爲一名。此言甚是。吾意此後當於一名截斷分行之處加一短線，以示其爲一名。如下例：

(戊)

多德	……	亞里士	一
----	----	-----	---

(己)

齊亡	……	魏	一
走趙			

以（己）與（丙）比較而觀，則其相異之處可見矣。

（三）吾前作賞鑒號，採用舊時連圈之法，至今思之，似不甚妥。連圈有二病：

（1）易與斷句之圈相混；

（2）甚費力。

今擬以下諸說，而未能自決也。

(1) 廢賞鑿號而不用。

(2) 或與提要號(——)同用一種符號。

(3) 或用雙線法(——)。例如：

……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四) 上所記『間接引語』意有未盡，更記之。

(例一)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例二)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

此皆直接引語也。所用『客』字『君』字，皆對稱代名 (Second Person Pronoun) 用曰

本人譯名也。

(例三) 兒女……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

此間接稱引也。所用『我』字，是自稱代名 (First Person Pronoun)。若改『我』為

「客」則直接引語矣。

(例四) 林君寄余書曰：「君所作文字符號論有不妥處。」

此直接引語也。今易爲間接。

(例五) 林君寄余書，謂余所作文字符號論有不妥處。

此亦易對稱代名爲自稱代名也。

五 沁園春 誓詩（四月廿六日第五次改稿）

重寫定沁園春詞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與詩誓之。任花飛葉落，何關人事？爲嬌草，不爲卿。無病而呻，壯夫所恥，何必與天爲笑啼！吾狂甚，頗腸非易斷，淚不輕垂。文章貴有神思，到琢句雕辭，意已卑。要不師漢魏，不師唐宋，但求似我，何效人爲？語必由衷，言須有物，此意尋常當告誰？從今後，待剷除臭腐，還我神奇。

(附記) 此詞修改最多，前後約有十次。但後來回頭看看，還是原稿最好，所以

嘗試集裏用的是最初的原稿。廿三，五，七日。

六 讀蕭山來裕恂之漢文典（四月廿九日）

此書眼光甚狹，殊不足取。記其足供調查者數事：

字數

時代

字數

所據書

周 九，〇〇〇

籀文（說文序）

秦 九，三五三

小篆（重刻說文序）

漢 一〇，五一六

說文

魏 一八，一五〇

廣雅

晉 一二，八二四

字林

梁 二二，七七九

玉篇

唐 三六，一九四

廣韻

民國五年四月

宋 三四，三三五

通志六書略

明 三三，一七九

字彙

清 四二，一七四

康熙字典

文字學古書

(一) 體制

(甲) 小學

急就章 (漢史游)

凡將篇 (漢司馬相如)

太甲篇 (班固)

勸學 (蔡邕)

埤蒼 (魏張揖)

三蒼 (晉郭璞)

小學篇 (王羲之)

字指 (晉李彤)

漢隸字源 (宋婁機)

鐘鼎款識 (宋薛尚功) 俗書刊誤 (明焦竑)

(乙) 文字

說文解字

字林 (晉呂忱)

文字集略 (晉阮孝緒)

玉篇（梁顧野王）

正名（宋何承夫）

千祿字書（唐顏元孫）

五經文字（張參）

九經字樣（唐元度）

說文繫傳（南唐徐鉉）

佩觿（宋郭忠恕）

類篇（司馬光）

六書故（戴侗）

六書正譌（元周伯琦）

六書統（元楊恆）

說文長箋（明趙官光）

六書本義（趙撝謙）

說文解字注（段玉裁）

說文句讀（王筠）

說文通訓定聲（朱駿聲）

（二）音韻

（甲）音韻

字音（晉孫炎）

四聲切韻（齊周顒）

四聲譜（梁沈約）

切韻（隋陸法言）

唐韻（唐孫愐）

韻海鎔源（顏真卿）

廣切韻（李邕）

切韻指元論（僧鑑言）
三十六字母圖（僧守溫）

唐廣韻（張參）

切韻指掌圖（宋司馬光）
韻補（吳棫）

集韻(丁度)

九經韻補(楊伯岳)

五音集韻(金韓道昭)

古今韻會(元熊忠)

洪武正韻(明樂韶鳳)

古音四書(楊慎)

音學五書(顧炎武)

廣雅(顧氏校本)

(乙)音釋

經典釋文(唐陸德明) 經典集音(劉鎔)

音訣(郭逸)

羣經音辨(宋賈昌朝) 周秦刻石音釋(元吾邱衍)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劉鑑) 書文音義便考私編(明李登)

難字直音(李登)

毛詩古音考(陳第)

屈宋古音義(陳第)

石鼓文音釋(楊慎)

讀易韻考(明張獻翼)

詩音辨略(楊貞一)

(三)訓詁

(甲)古文

集古文(張楫)

古今官書(晉衛宏)

古文奇字(郭顯卿)

尚書古字 (唐李商隱) 古文略 (李商隱) 古文雜字 (宋郭忠恕)

汗簡 (郭忠恕) 古文字訓 (宋夏竦) 古文四聲 (夏竦)

金石遺文 (明豐道生) 擴古遺文 (李登) 奇字韻 (楊慎)

古文字考 (都兪) 石鼓文正誤 (陶滋)

(乙) 訓詁

爾雅 方言 (揚雄) 說文解字

小爾雅 (孔鮒) 釋名 (劉熙) 逸雅 (劉熙)

廣雅 (魏張揖) 爾雅注 (晉郭璞) 匡謬正俗 (唐顏師古)

爾雅注 (宋鄭樵) 爾雅疏 (邢昺) 埤雅 (陸佃)

爾雅翼 (羅願) 名苑 (司馬光) 駢雅 (明朱謀埠)

字詁 (黃生) 續方言 (清杭世駿) 別雅 (吳玉搢)

倉頡篇 (孫星衍) 彙雅 (明張萱) 方言據 (明魏澹)

方言類聚（明陳與郊）
經籍纂詁（清阮元）
助字辨略（劉洪）

經傳釋詞（王引之）
爾雅正義（邵晉涵）
爾雅義疏（郝懿行）

爾雅廣疏（周春）

七 古代文明易於毀滅之原因（四月三十日）

古代文明所以有毀滅之虞者，以其影響所被之疆域甚小，故一遭摧折，即絕滅無存。其有存者，幸也。今日之文明，則除地球毀滅外更無此虞矣。古代克里特（Crete）地中海東部一島國之文明至今始有人發現之。希臘之科學，吾國古代之科學，今皆成絕學，亦以此也。

偶與友人菲李格曼女士（Fr. Hegelman）談及此，遂誌之。菲女士治社會學，人類學甚精。

八 談活文學

適每謂吾國「活文學」僅有宋人語錄，元人雜劇院本，章回小說，及元以來之劇本，小說而已。吾輩有志文學者，當從此處下手。今記活文學之樣本數則於下：

(一) 詞

(1) 雲一縞，玉一梭，淡淡衫兒薄薄羅，輕絮雙黛螺。秋風多，雨如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何！（南唐李後主長相思）

(2) 獨倚胡床，庾公樓外峯千朵，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別乘一來，有唱終須和。還知麼？自從添箇，風月平分破。（蘇東坡點絳脣）

(3) 江水西頭隔煙樹，望不見江東路。思量只有夢來去，更不怕，江闌住。燈前寫了書無數，算沒個人傳與。直饒尋得雁分付，又還是，秋將暮。（黃庭堅望江東）

(4) 有得許多淚，更閒卻許多鴛被；枕頭兒放處都不是。——舊家時，怎生睡？更也沒書來，那堪被雁兒調戲，道無書卻有書中意。排幾個『人人』字！（辛稼軒尋芳草）

(5) 誰伴明窗獨坐？我和影兒兩個。燈盡欲眠時，影也把人拋躲。無那，無那！好箇悽惶的我！（向鏞〔子誦〕如夢令）

(6) 恨君不似江樓月：南北東西，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恨君卻似江樓月：暫

滿還虧，暫滿還虧，待得團圓是幾時？（呂本中采桑子）

(7) 洞房記得初相遇。便只合，長相聚。何期小會幽歡，變作別離情緒？况值闌珊春色暮，對滿眼亂花狂絮。直恐好春光，盡隨伊歸去。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

早知恁地難拚，悔不當初留住。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

攢眉千度。（柳耆卿畫夜樂）

(二) 曲

(1) 琵琶記 描容

（三仙橋）一從公婆死後，

要相逢，不能夠，

除非是夢裏暫時略聚首。

——五月十八日記——

若要描，描不就。

教我未寫先淚流。

寫，寫不出他苦心頭。

描，描不出他餓症候。

畫，畫不出他望孩兒的睜睜兩眸。

我只畫得他髮鬣颯。

和那衣衫敝垢。

我若畫做好容顏，

須不是趙五娘的姑舅。

(跋) 適憶少時曾見李笠翁(漁)所改此劇，似更勝原作，今不復記憶之矣。然此曲之爲琵琶記第一佳構，則早有定論，不容疑也。

(2) 孽海記 思凡

民國五年五月

(山坡羊) 小尼姑年方二八，

正青春，被師父削去了頭髮。

每日裏在佛殿上燒香換水，

見幾個子弟們遊戲在山門下。

他把眼兒瞧着咱，

咱把眼兒覷着他。

他與咱，咱共他，

兩下裏多牽掛。

冤家，

怎能彀成就了姻緣，

就死在閻王殿前，

由他把碓來碻，鋸來解，

把磨來揆，放在油鍋裏去炸。

由他！

則見那活人受罪，

那曾見死鬼帶枷？

由他！

火燒眉毛，且顧眼下。

火燒眉毛，且顧眼下。

（跋）此中亦大有妙理。司馬君實曰：『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磔燒

春磨，且無所施。』朱子小學取之。

（哭皇天）又只見那兩旁羅漢塑得來有些傻角。

一個兒抱膝舒懷。

民國五年五月

九一三

口兒裏念着我。

一個兒手托香腮，

心兒裏想着我。

一個兒眼倦開，

朦朧的覷着我。

惟有布袋雜漢笑呵呵。

他笑我時光挫，

光陰過，

有誰人，有誰人，

肯娶我這年老婆婆？

降龍的惱着我，

伏虎的恨着我，

那長眉大仙愁着我，
說我老來時有甚麼結果！

（風吹荷葉煞）把袈裟扯破，

埋了藏經，

棄了木魚，

丟了鏡鉢。

學不得羅刹女去降魔，

學不得南海水月觀音座。

夜深沉，獨自臥。

起來時，獨自坐。

有誰人孤悽似我？

民國五年五月

似這等，削髮緣何？

恨只恨說說的僧和俗。

那裏有天下園林樹木佛？

那裏有枝枝葉葉光明佛？

那裏有江湖兩岸流沙佛？

那裏有八萬四千彌陀佛？

從今去，

把鐘樓佛殿遠離却，

下山去尋一個年少哥哥。

憑他打我，罵我，說我，笑我，

一心不願成佛，

不念彌陀。

般若波羅。

(跋)末一段文妙，思想亦妙。

吾鈔此曲，非徒以其思想足取，亦以其暢快淋漓，自由如意，爲文學中有數文字耳。

卽以思想而論，此亦一種革命文字也。作者蓋有見於佛教僧尼之制之不近人情，故作此劇，以攻擊之。亦可謂『問題戲劇』(Problem Plays)之一也。

在西方文學中，如卜朗吟之“Fra Lippo Lipsi”，命意與此相似。然卜氏之作，穆然遠上，不可及矣。

(3) 長生殿 彈詞

(九轉貨郎兒) (六轉) 恰正好，喜孜孜，霓裳歌舞。

不提防，撲通通，漁陽戰鼓。

剗地裏，荒荒急急，紛紛亂亂，奏邊書。

送得個九重內心惶懼。

早則是驚驚恐恐，倉倉卒卒，

挨挨擠擠，搶搶攘攘，

出延秋西路。

攜着個嬌嬌滴滴貴妃同去。

又則見，密密匝匝的兵，

重重疊疊的卒，

鬧鬧炒炒，轟轟劃劃，四下喧呼。

生逼散，恩恩愛愛，疼疼熱熱，帝王夫婦。

霎時間，畫就一幅慘慘悽悽，絕代佳人絕命圖。（下闕）

——五月廿九日記——

九 『反』與『切』之別（五月十八日）

反切之別。常人每不能辨之。

韻會（康熙字典引）：「一音展轉相呼謂之反，亦作翻。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切謂一韻之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

康熙字典有切而無反。其卷首釋例曰：「斷韻分音爲之切，音聲相和爲之韻。能析諸字名派，所謂「論韻母之橫豎，辨九音之清濁，呼開合之正副，分四聲之平仄。」故名「字母切韻。」切字之法，如箭射標。切脚二字，上字爲標，下字爲箭。……中者便是。」

趙宣仲（元任）作文論 *Chinese Phonetics*（月報六卷七號）以例明之：

選（斯遠切） 蘇（斯掩切） 老（淪島切） 談（提蘭切）

其說甚明，故記之。

古人多不分反與切。胡三省注通鑑「倦，達員翻。」此實切也。又如：

復（扶又翻） 趨（七喻翻） 伎（渠綺翻）

皆宣仲所謂切也。

一〇 記『的』字之來源：『之』『者』『二』字之古音（五月廿五日）

吾嘗研究『的』字之文法（季報三年三號）知此字今用以代文言之『之』『字』『者』字。（此外用法尙多。）凡『之』『字』『者』『字』之種種用法，多可以『的』字代之。因念此諸字變化沿革，或由於聲韻的變遷，倘能求其歷史的關係，則今之俗字，或竟爲最古之字亦未可知。而吾人所謂俗者，不過一種無根據之惡感，蔽於積俗，而不知其非耳。（月報十一卷八號）

此諸字之關係沿革，大略如下：

趙宣仲曰：『「之」字古蓋讀如今「的」字。凡知徹澄三紐之字，原爲舌上的端透定（Cerebral *tt&dd*）。其後此一類之音，變爲照穿狀（正齒）於是重複興焉。』

宣仲之言是也。『者』字之沿革略同此。『者』字古蓋讀如『堵』，後始變而爲『煮』，後乃轉爲『者』耳。秦始皇琅琊臺刻石曰：

六合之內，皇帝之土。

西涉流沙，南盡北戶；

東有東海，北過大夏。（索隱音戶）

人迹所至，無不臣『者』。（音堵）

功蓋五帝，澤及牛馬。（音姥）

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又詩采綠：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

維魴及鱖，薄言觀『者』。（韓詩作覩）

又楚辭九歌：

皋汀州之杜若，

將以遺乎遠『者』。（朱注者叶音洛，又音覩。）

時不可兮驟得，

民國五年五月

聊道遙兮容與。

皆可證古『者』之讀『堵』也。觀合『者』以成聲之字，如都，闔，堵，視，賂，屠，諸字，又可見『者』字本端透定紐也。

『之』字古音爲『的』（或低），亦可於『諸』字見之。『諸』字乃『之乎』二字或『之於』二字快讀合成之音。『諸』字古蓋音『都』（例同上），其切音之式爲

之乎——低乎——諸——詰

之於——低於——諸——詰

當文言之『者』變爲『止野切』之後，口語之『者』猶作『堵』聲，後變而爲『朶』聲。繆襲挽歌云：

形容稍銷歇，齒髮行當墜。

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晉時『的』字在江左猶作『堵』聲。晉書王衍傳曰：

俗口未嘗言錢字。婦令婢以錢繞牀下，不得行。術晨起，呼婢曰：「舉卻「阿堵」中物！」

「阿堵」猶今言「這個」也（康熙字典）後「阿堵」變成「兀的」。「兀的」北音與「阿堵」相近。而「堵」變爲「的」之沿革可見也。

宋時「的」字尙讀上聲，爲「底」。如羅仲素曰：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古只有「底」字。底止之底，亦音底。其指音乃後來之變音也。

「之」字作動字用者，古亦音低。如「宋 樞將之楚」。「若魂則無不之也」是也。亦作底，如詩「靡所底止」，今人言「抵某處」，卽此字也。

「之」字作介字用者同此。如詩「之死矢靡他」與漢書禮樂志「抵冬降霜」同一來原。今人言「抵死不肯招」是也。

一一 元任論音與反切（五月廿五日）

趙宣仲言，中文之音凡有五部分：

一曰母 (Initial)

二曰介 (Medial, if any)

三曰韻 } (Vowel Proper)

四曰韻尾 } (Final Consonant, if any)

宣仲不爲韻尾立名，統名之曰韻，余爲造此名，省曰尾。

五曰聲 (The tone of the vowel)

如『梁』字 (Liang)

l 爲母，

i 或 y 爲介，

a 爲韻，

ng 爲韻尾，

其聲爲下平也。

宣仲謂反切法之大病，在於不能爲精密的解剖。如

選 斯遠切(Süen)

薜 斯掩切(Sien)

兩音之異在於音介之不同：一爲 u ，一爲 i （或爲 y ）也。其他四事：母同（ s ），韻同（ e ），尾同（ n ），聲同（上）。

此種分析，非有字母，不能爲功也。

一二 美國詩人 Lowell 之名句（一失足成千古恨！）

“Once to every man and nation comes
the moment to decide,

In the strife of Truth with Falsehood,
for the good or evil side.”

——James Russell Lowell ("The Present Crisis")

一三 死矣袁世凱（六月七日）

袁世凱死於昨日。此間華人，真有手舞足蹈之概。此真可謂『千夫所指無病自死』者矣。吾對於袁氏一生，最痛恨者，惟其『坐失機會』一事。機會之來，瞬息即逝，不能待人。人生幾何？能得幾許好機會耶？袁氏之失機多矣：戊戌，一也；庚子，二也；辛亥壬子之間，三也；二次革命以後，四也。

使戊戌政變不致推翻，則二十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國於富強。即不能至此，亦決無庚子之奇辱，可無疑也。袁氏之賣康梁，其罪真不可勝誅矣。二十年來之精神財力人才，都消耗於互相打消之內訌，皆戊戌之失敗有以致之也。

辛壬之際，南方領袖傾心助袁，豈有私於一人哉？爲國家計，姑與之以有爲之機會，以觀其成耳。袁氏當是時，內攬大權，外得列強之贊助，儻彼果能善用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以致吾國于治安之域，則身榮死哀，固意中事耳。惜乎袁氏昧於國中人心思想之趨向，力圖私利，排

異已，甚至用種種罪惡的手段以行其志，馴致一敗塗地，不可收拾，今日之死晚矣。

袁氏之罪，在於阻止中國二十年之進步。今日其一身之身敗名裂，何足以贖其蔽天之辜乎？

一四 論戊戌維新之失敗於中國不爲無利（六月七日）

吾謂戊戌政變之失敗，遂令中國進步遲二十年。既而思之，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使二十年前之維新果能成功，則中國今日雖或略強於今日之中國，然其政界現象必具以下諸點：

(1) 滿洲帝室，

(2) 滿洲貴冑，

(3) 官僚政治 (Bureaucracy)，

(4) 種族革命之運動。

其結果必爲一種皮毛的新政，暫時的治安，而共和之運動反爲所阻滯，約如日本今日之政局，而未必有日本今日之精神能力；且種族革命終不可免，則以無根本的解決故也。

徒以戊戌失敗之故，此二十年中中國之進步，皆起於下而非出於上。其結果乃有辛亥之革命及今日之革命，遂令數千年之帝制一旦推翻，三百年之滿清亦同歸於盡。今之官僚派餘孽似亦有摧滅之勢；則雖謂吾國政體問題已有幾分根本的解決可也。而此幾分根本的解決，皆戊戌失敗之賜也。

吾之希望，在於此後之進行，已無滿族，帝政，貴胄，官僚四者之阻力；他日之民國，其根基或較今日之日本爲尤穩固也。

一五 爾汝二字之文法（六月七日）

爾汝二字，古人用之之法，頗有足資研究者。余一日已睡，忽思及此二字之區別，因背誦論語中用此二字之句，細細較之，始知二字果大有分別。明日，以檀弓證之，尤信。今先舉檀弓一節，以證吾言：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汝）退而老於西河之

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適按退上疑有『汝』字。末句『何』字衍文。）

觀此則，可知爾汝兩字本有別。若無別，則忽用汝，忽用爾，何也？

余於論語檀弓兩書所得結果，擬爲通則數條如下：

（甲）汝爲單數對稱代詞：

汝弗能救歟？

汝與回也孰愈？

汝奚不曰。

汝何無罪也？

（乙）爾爲衆數對稱代詞，猶今言『你們』：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孔子先反，門人後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

(丙)爾爲主有之次，如今言「你的」。

爾罪一也。

反哭于爾次。

喪爾親。

喪爾子，喪爾明。

盍各言爾志？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以上之爾字位於名詞之前。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非爾所及也。

以上之爾字位於代詞『所』之前。

(丁)爾汝同爲上稱下及同輩至親之稱。然其間亦不無分別。用汝之時所稱必爲一人，而稱一人不必即用汝，亦可用爾。稱一人而用爾，每以略示敬意，略示疏遠之意，不如汝之親狎也。

陽貨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

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求，爾何如？赤，爾何如？點，爾何如？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曾子曰：『爾將何之？』（以下攬弓）

平公呼而進之曰：『賁，曩者爾心（此爾字是主有次）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

舊說『爾心或開予』一句，適接開字句絕亦可通，予屬下句，今人猶言『開心』

『心花大開』

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

此與上（乙）條所引『爾來何遲也』一語可參看。此二爾字亦可作『你的』解，則當隸（丙）條。

凡以衆數之對稱代名用作單數之稱，其始皆以示疏遠，或以示禮貌。此在歐文，蓋莫不皆然。其後乃並廢單數之代名而不用。此在歐文，亦復如是。歐文之廢單數對稱代名，乃數百年間事耳。其在吾國春秋時，猶用此區別。至戰國時，則爾汝同爲親狎之稱，輕賤之稱。孟子全書中不用『汝』，亦少用『爾』，雖對弟子，亦用『子』。又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則爾汝二字皆爲所避而不用可知也。

以上諸通則，可以否定語意表示之，則較肯定語意之諸則尤爲明顯，亦更無例外可言。

（1）凡用汝之時，汝字所稱，決非衆數。

（2）稱一人雖可用爾，而一人以上決不用汝。

此二則論語擅弓無一例外。

(3) 凡爾作「你的」或「你們的」解時，決不可用汝代之。

尚書大禹謨曰：「天之歷數在汝躬，」論語堯曰篇引此句，作「在爾躬。」可見尚書之誤，又可見此則之嚴也。

研究此種用法有何用乎？可以爲考據之用。戰國以後，爾汝兩字之用法已無人研究，故漢人僞作之書，其用對稱代詞，如爾字，汝字，乃字，皆無條理可尋，皆不合古人用法。其爲僞託之書，于此可見一斑。

凡後人僞託古書，往往用後世之字及後世之文法，非有語學的 (Philological) 考據，不足以揭破之。

即如尚書中盤庚太甲泰誓諸篇，以此所列諸通則證之，其爲僞託，可無疑也。

適於此說尙未能澈底根究，不敢斷然決其必行，他日有暇，當徧考諸書以證實之。今姑記於此，以備一說云爾。

一六 馬君武先生（六月九日）

馬君武先生於五月卅日自歐洲返國，道出紐約，相見甚歡。適與先生別九年矣。先生於丁未去國，辛亥革命時返國。明年，南京政府成立，先生爲實業次長。及南北合併，先生被舉爲參議員。第二次革命將起，先生懼禍及，匆匆亡去，復至德治工科。去年得博士學位，今始歸耳。庚戌十月，先生寄書，中附一詩云：

離鄉十載悄然忽歸

故鄉吾負汝，十載遠別離。萬里生還日，六洲死戰時。疾聲喚獅夢，含淚拜龍旗。吾歲今方壯，服勞或有期。

『萬里生還日，六洲死戰時。』今日竟成詩讖。

先生留此五日，聚談之時甚多。其所專治之學術，非吾所能測其淺深。然頗覺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來，似無甚進步。其於歐洲之思想文學，似亦無所心得。先生負國中重望，大可有爲，顧十年之預備不過如此，吾不獨爲先生惜，亦爲社會國家惜也。

一七 喜朱經農來美（六月九日）

朱經農新自國中來，居美京，爲教育部學生監督處書記，將以餘力肄業於華盛頓大學。經農爲中國公學之秀，與余甚相得，余庚戌懷人詩所謂『海上朱家』者是也。革命後，國中友人音問多疎，獨時時念及湯保民及經農二人。今聞其來，喜何可言！惜不能即相見耳。

一八 杜威先生（六月十六日追記）

下附圖乃杜威先生及安慶胡天濬君合影，陶知行（文濬）所攝。

杜威（John Dewey）爲今日美洲第一哲學家，其學說之影響及於全國之教育心理美術諸方面者甚大，今爲科崙比亞大學哲學部長，胡陶二君及余皆受學焉。

一九 麥荊尼逸事四則

（一）美總統麥荊尼（M. Kinley）最愛其妻。麥氏作倭海倭（Ohio）邦總督時，寓某旅館（余忘其名），有窗可望見總督署門外石級。麥氏每晨至署，其夫人必憑窗以遠鏡遙望之。麥氏下車，將入門，必回首遙望其夫人窗上，脫帽一笑，乃入門。（此則聞諸 President

dent Charles F. Thwing of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二) 麥夫人後得風疾，疾作則耳鼻口皆顫動，狀至駭人。麥氏作總統時，每有宴集，其夫人不居主婦之座，(主婦之座在席之一端，與主人相對)而居其夫之次。麥氏每見其妻動作有異，知其疾將作，急以一白巾覆其面首，一面高聲縱談。客之常往來其家者，每見麥氏高聲縱談，則知其夫人病作，而麥氏強作鎮靜以對客耳。(此則知者甚衆。)

(三) 庚子之役，北京既破，和約未成。一日，美國內閣開會議遠東局勢。麥氏問應否令北京之美軍退回天津。閣員自海伊 (John Hay) 至威爾遜 (此別一威爾遜，時為農部長) 皆主張不撤兵。麥氏一一問畢，徐徐言曰：『我乃憲政國的總統，該負責任。今日之事，我主張令吾軍退出北京。蓋我軍之入北京，本為保護使館及教士商人。今此志已達，豈可更留？且吾美雖不貪中國一寸之土地，然地勢懸隔，軍人在外，不易遙制；吾誠恐一夜為軍書驚起，開書視之，則曹芬統制 (Colonel Chaffin) 自支那來電，言已佔領支那北地某省，已得土地幾十萬方英里，人民幾百萬矣。事到如此，便不易收束，不如早日退兵之為得計也。』遂決



杜威先生與胡天濬

意令美國兵一律退出北京（此則聞諸 Dr. Talcott Williams, Director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Columbia University.）

（四）余在克利弗蘭城（Cleveland, O.）見有“Mark” Hanna之銅像。Hanna者，十餘年前之大『政客』也。麥荊尼之得爲總統，韓納氏有大功焉。余一日見杜宏校長（President C.F. Thwing），談及韓納氏之功罪。杜宏校長言：『韓納一生長處在於忠於麥荊尼。韓納最愛麥荊尼，其爲政界運動，皆以愛麥荊尼故也。及其既入政界，閱歷既深，才具益發展，遂成當日一重要人物，則非韓納初願所及也。』余因念及阿得勒（Felix Adler）先生之倫理大法，其法曰：『人生立身行事，要足以引出他人最長最貴之處。』（So live as to elicit that which is best and noblest in others.）

二〇 『威爾遜之笑』（七月五日）

下附照片爲伊絲脫女士（Miss Bess East）所造。人皆謂此一笑大似威爾遜，謂之 Wilsonian Smile 云。呵！

二二 恍如遊子歸故鄉（七月五日追記）

余於六月十六日至綺色佳。去此八閱月矣。此次歸來，恍如遊子歸其故鄉，甚多感喟。戲謂此次歸綺色佳爲『小歸』，明年歸國可謂『大歸』耳。小歸者，歸第二故鄉也。大歸者，歸第一故鄉也。

在綺留八日，客韋女士之家。

在綺時往見勃爾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與談歷史考據之學。余告以近治先秦諸子學，苦無善本。所用皆刻本，其古代鈔本已無覓處。至竹書則尤不可得矣。是以今日學者至多不過能作許多獨出心裁之讀法（Reading）及許多獨出心裁之講解（Interpretation）而已矣。推其至極，不能出『猜測』之外。其猜之當否，亦無從知之。諸家之得失，正如此猜與彼猜，相去一間耳。彼善於此則有之，究不知孰爲正猜也。

先生亦以爲不幸，謂『當着力訪求古本。古本若在人間，或在地下，則今人之窮年註校，豈非枉費時力？西方新史學初興之時，學者亦枉費幾許有用之精神時力爲箋校之工夫。至



「威爾遜」之笑



陶知行與張仲述

近世始以全力貫注於尋求古本原本耳。」先生因命余讀

Farrar: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

Isaac Taylor: History of the Transmission of Ancient Books to

Modern Times (1827)

F. G. Kenyon: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二三 陶知行與張仲述 (七月五日)

上圖右爲歙縣陶文濬 (知行) 左爲天津張彭春 (仲述) 兩君皆今日留學界不可多得之人才也。

二三 白話文言之優劣比較 (七月六日追記)

在綺色佳時與叔永杏佛壁黃 (唐鉞字) 三君談文學改良之法，余力主張以白話作文作詩作戲曲小說。余說之大略如下：

(一) 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因不能使人聽得懂之故。

民國五年七月

九三九

(二) 今日之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

(三) 白話並不鄙俗，俗儒乃謂之俗耳。

(四) 白話不但不鄙俗，而且甚優美適用。凡言語要以達意爲主，其不能達意者，則爲不美。如

『趙老頭回過身來，爬在街上，撲通撲通的磕了三個頭。』

若譯作文言，更有何趣味？又如『嫖』字，豈非好字，何必故意轉許多灣子而說『狎妓』？『宿娼』，『縱情青樓』，今如對衆言『嫖』，無不懂者。若言『狎妓』，則懂者百之一二耳。如此而有舍『嫖』而擇『狎妓』者，以爲『嫖』乃俗字，而『狎妓』爲典雅也，豈非頑固之尤哉？（又如『懂』字，亦一例也。）

(五) 凡文言之所長，白話皆有之。而白話之所長，則文言未必能及之。（詳下文）(六)(4)

(六) 白話並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進化。其進化之跡，略如下述：

(1) 從單音的進而爲複音的。

(例) 辭 推 推辭

法律 法律

刑罰 刑罰

救藥 救藥

樂音 音樂

(2) 從不自然的文法進而爲自然的文法。

(例) 吾未之見。 我沒有看見他。 己所不欲。 自己不要的。

(3) 文法由繁趨簡。

(例) 天所殺 —— 所

殺人者 —— 者

天之殺人 —— 之

此三字皆可以『的』字代之。

(4) 文言之所無，白話皆有以補充。

(甲) 表詞的形容詞：

這書是我的兒子的。

這計策是消極的，而非積極的。

文言以『者也』表之，然實不合文法。

(乙) 副詞的長頓：

他又在那裏鬼鬼祟祟的幹他的勾當了。

他把這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我。

此例甚多，不可枚舉。

(七) 白話可產生第一流文學。

(1) 白話的詩詞，

(2) 白話的語錄，

(3) 白話的小說，

(4) 白話的戲劇。

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證。

(八) 白話的文學爲中國千年來僅有之文學。(小說，戲曲，尤足比世界第一流文學。)其非白話的文學，如古文，如八股，如劄記小說，皆不足與於第一流文學之列。

(九) 文言的文字可讀而聽不懂；白話的文字既可讀，又聽得懂。凡演說，講學，記，文言決不能應用。今日所需，乃是一種可讀，可聽，可歌，可講，可記的言語。要讀書不須口譯，演說不須筆譯；要施諸講壇舞台而皆可，誦之村嫗婦孺而皆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語也，決不能成爲吾國之國語也，決不能產生第一流的文學也。

此一席話亦未嘗無效果。叔永後告我，謂將以白話作科學社年會演說稿。叔永乃留學

界中第一古文家，今亦決然作此實地試驗，可喜也。

余於二十四日自綺往克利弗蘭城（Cleveland, O.）。後數日，得杏佛寄一白話詩，喜而錄之：

寄胡明復（白話）

自從老胡去，這城天氣涼。

新屋有風閣，清福過帝王。

境開心不開，手忙脚更忙。

爲我告『夫子』（趙元任也），科學要文章。

此詩勝南社所刻之名士詩多多矣。趙元任見此詩，亦和作一首：

自從老胡來，此地煖如湯。

科學稿已去，『夫子』不敢當。

纔完就要做，忙似閻羅王。（原注“Work like h——”）

幸有「辟克匿」(Picnic)那時波士頓肯白里奇的社友還可大大的樂一場。此等詩亦文學史上一種實地試驗也，遊戲云乎哉？

二四 記袁隨園論文學

袁簡齋之眼光見地有大過人處，宜其傾倒一世人士也。其論文學，尤有文學革命思想。今雜記其論文論詩之語若干則如下。

一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七）

……嘗謂詩有工拙而無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頗有未工不必學者，不徒漢晉唐宋也。今人詩有極工極宜學者，亦不徒漢晉唐宋也。然格律莫備于古，學者宗師，自有淵源。至於性情遭際，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襲之，畏古人而拘之也。……天籟一日不斷，則人籟一日不絕。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樂，即詩也。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則不足以爲唐，不足以爲宋也。子孫之貌莫不本于祖父，然變而美者有之，變而醜者亦有之。若

必禁其不變，則雖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許唐人之變漢魏，而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變其詩，與宋人無與乎？初盛一變，中晚再變。至皮陸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風會所趨，聰明所極，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嘗謂變堯舜者湯武也，然學堯舜者莫善于湯武，莫不善于燕賒。變唐詩者宋元也，然學唐詩者莫善于宋元，莫不善于明七子。何也？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也。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也。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

至所云，「詩貴溫柔，不可說盡，又必關係人倫日用。」此數語有褻衣大袖氣象。僕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經不足據也，惟論語爲足據。子曰：「可以興，可以羣。」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觀，可以怨。」此指說盡者言之，如「豔妻嬭方處」，「投界豺虎」之類是也。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此詩之有關係者也。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無關係者也。……

沈宗伯者，沈德潛也。時方輯國朝詩別裁集。

隨園有再與沈宗伯論詩書（論豔體），答施蘭垞論詩書（論唐宋詩），答施蘭垞

第二書（論宋詩）皆可資參考。

二 答施蘭垞第二書（文集卷十七）

……說者曰：『黃河之水，泥沙俱下，才大者無訾焉。』不知所以然者，正黃河之才小耳。獨不見夫江海乎？清濁浮天，纖塵不飛；所有者，百靈萬怪，珊瑚木難，黃金銀爲宮闕而已。鳥視所謂泥沙者哉？善學詩者，當學江海，勿學黃河。然其要總在識。作史（疑是詩字）者，才學，識缺一不可，而識爲尤。其道如射然：弓矢，學也；運弓矢者，才也；有以領之使至乎當中之鵠而不病乎旁穿側出者，識也。作詩有識，則不狗人，不矜己，不受古欺，不爲習囿。……

三 答程載園論詩書（續集卷三十）

來論諄諄教刪集內緣情之作，云：『以君之才之學，何必以白傅樊川自累？』大哉！足下之言，僕何敢當？夫白傅樊川，唐之才學人也，僕景行之尙恐不及，而足下乃以爲規，何其高視僕，卑視古人耶？足下之意，以爲我輩成名，必如濂洛關閩而后可耳。然鄙意以爲得千百僞濂洛關閩，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

僕平生見解有不同於流俗者。聖人若在，僕身雖賤，必求登其門。聖人已往，僕鬼雖餒，不願廁其廟。……使僕集中無緣情之作，尙思借編一二以自污。幸而半生小過，情在于斯，何忍過時抹撥？吾誰欺？自欺乎？

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緣情之作，縱有非是，亦不過三百篇中『有女同車』、『伊其相謔』之類。僕心已安矣。聖人復生，必不取其已安之心而掉罄之也。……鄭夾漈曰：『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僞。』古人之文，醇駁互殊，皆有獨詣處，不可磨滅。自義理之學明，而學者率多雷同附和。人之所是是之，人之所非非之。問其所以是所以非之故，而茫然莫解。歸熙甫亦云：『今科舉所舉千二百人，讀其文，莫不崇王黜伯，貶蕭曹而薄姚宋。信如所言，是國家三年之中例得臧周孔千二百人也，寧有是哉？』足下來教是千二百人所共是，僕緣情之作是千二百人所共非。天下固有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者；亦有君子之非，賢于小人之是者。先有寸心，後有千古，再四思之，故不如勿刪也。

四 與洪雅存論詩書（續集卷三十一）

文學韓詩學杜，猶之遊山者必登岱，觀水者必觀海也。然使遊山觀水之人，終身抱一岱一海以自足，而不復知有匡廬武夷之奇，瀟湘鏡湖之妙，則亦不過泰山上一樵夫，海船中一舵工而已矣。古之學杜者，無慮數千百家，其傳者皆其不似杜者也。唐之昌黎義山牧之微之，宋之半山山谷後村放翁，誰非學杜者？今觀其詩，皆不類杜。雅存學杜，其類杜處，乃遠出唐宋諸公之上，此僕之所深憂也。……足下前年學杜，今年又復學韓。鄙意以洪子之心思學力，何不爲洪子之詩，而必爲韓子杜子之詩哉？無論儀神襲貌，終嫌似是而非。就令是韓是杜矣，恐千百世後人，仍讀韓杜之詩，必不讀類韓杜之詩。使韓杜生于今日，亦必別有一番境界，而斷不肯爲從前韓杜之詩。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落筆時亦不甚愉快。蕭子顯曰：『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莊子曰：『迹履之所出，而迹非履也。』此數語願足下誦之而有所進焉。

五 答祝芷塘太史（尺牘卷十）

沈隱侯云：『文章當從三易：言易讀，易解，易記也。』易記則易傳矣。若險韻疊韻，當

其作時，亦頗費措撫；倘過三日，自家亦不省記矣。自家不記，而欲人記之乎？人不能記，而欲人傳之乎？……

閣下之師，專取杜韓白蘇四家，而其他付之自鄙無譏，有託足權門自負在太師門下之意，則身分似峻而反卑，門戶似高而反仄矣。况非天寶之時世，而強爲呻吟，無起衰之文章，而徒襲警效，抑末也。古作家最忌寄人籬下。陸放翁云：『文章切忌參死句。』陳后山云：『文章切忌隨人後。』周亮工云：『學古人只可與之夜中通夢，不可使之白晝現形。』顧甯人答某太史云：『足下胸中總放不過一韓一杜，此詩文之所以不至也。』董香光論書法亦云：『其始要與古人合，其後要與古人離。』凡此皆作家獨往獨來自樹一幟之根本，亦金針度世之苦心。閣下詩有大似韓蘇處，一開卷便是。後人讀者，既讀真韓真杜之詩，又誰肯讀似韓似杜之詩哉？……（七月十一日記）

六 答孫備之（尺牘卷十）

……詩文之道，總以出色爲主。譬如眉目口耳，人人皆有，何以女美西施，男美宋朝哉？無

他，出色故也……

又有再答李少鶴一書亦可看。

袁隨園有韻外餘言一書，中多可誦之語，惜無暇，不能摘錄之。（七月十二日記）

二五 得國際睦誼會徵文獎金（七月十二日追記）

有國際睦誼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懸賞徵文，擬題凡四。其一爲“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吾以此題可借以發表吾一年來對於武力問題之思想變遷，故作一文投之。作文之時，適君武先生在此，日夜不得暇，每至半夜以後，客散人靜時，始得偷閑爲之，草草完篇。但以既已作始，不欲棄置之，初不作奢望也。然此文竟得獎金百元，則真可謂儻來之財矣。

此文受安吉爾與杜威兩先生的影響最大，大旨約略如下：

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民國五年七月

九五

I. (1) "A substitute for force" meaning a substitute which shall not involve a use of force—such a substitute there is none.

(2) Even the doctrine of non-resistance can only mean that, as Dewey points out, "under given conditions, passive resistance is more effective resistance than overt resistance would be."

(3) The real problem is to seek a more economical and therefore more efficient way of employing force: a substitute for the present crude form and wasteful use of force.

II. (1) What is the trouble with the world is not that force prevails, but that force does not prevail. The present war, which is the greatest display of force ever undertaken by mankind, has only resulted in a dead lock. Has force prevailed?

Why force has not prevailed? Because force has been wasted. Force has been so used as to create for itself a host of rival forces which tend to cancel itself. Under the present system, force is employed to resist force and is canceled in the process

of mutual resistance and results in total waste and sterility.

(3) In order that force may prevail, it must be organized and regulated and directed toward some common object.

(4) Government by law is an example of organized force.

(5) Organization of force avoids waste and secures efficiency.

(6) The organizing of the forces of the nations for the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eace.

III. Some details of the plan.

二六 記第二次國際關係討論會（七月十三日追記）

余之往克利弗蘭城，爲赴第二次國際關係討論會（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第一次在綺色佳，余曾詳記之，見卷十第五則。）今年到會者約九十餘人。所討論問題，有以下諸題：

（1）們羅主義——G. H. Blakeslee

（2）強迫的軍事教育

民國五年七月

(3) 海牙和平和會之今昔

(4) 財政的帝國主義 (Financial Imperialism) —— Frederic C. Howe

(5) 『維持和平同盟會』 (A League to Enforce Peace)

(8) 『中立』 —— Louis S. Gannett

(7) 報紙與戰爭

(8) 國際高等法庭

(9) 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 —— Prof. Edward B. Krehbiel

(10) 日本之亞洲政策 —— T. Iyemaga

(11) 『門戶開放』政策 —— 胡適鄭萊

(12) 墨西哥 —— Luis Bosero

會中人物頗覺寥寥。到會者代表此邦四十餘大學，然殊無出色之人才。惟哈佛之 Ho-

nis S. Gannett 超然不羣，足稱人才。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來賓中比國上議院議員拉方田

(Senator Henri La Fontaine) 誠懇動人，藹然可親，有德之士也。其次則 Paul U. Kellogg, Prof. G.H. Blakeslee, Prof. Manly O. Hudson, Dr. George W. Nasmyth, Dr. John Mez 皆其中人物也。所延演說之來賓以 Fred. C. Howe 及 Luis Bosero 兩人爲最佳，餘皆敷衍耳。人才之難得，隨地皆如此，可嘆可嘆。去年之會有安吉爾先生 (Norman Angell)，今年安吉爾已歸英倫，不能赴會，遂令此會減色不少。

此會始于六月廿一日，終于七月一日。余留綺城至廿五日始到會，七月一日離克利弗蘭。二日過綺城，小住半日。夜以車歸紐約，明晨到。計出門共十九日。

二七 觀莊對余新文學主張之非難（七月十三日追記）

再過綺色佳時，觀莊亦在，遂談及『造新文學』事。觀莊大攻我『活文學』之說。細析其議論，乃全無真知灼見，似仍是前此少年使氣之梅觀莊耳。

觀莊治文學有一大病，則喜讀文學批評家之言，而未能多讀所批評之文學家原著是也。此如道聽塗說，拾人牙慧，終無大成矣。此次與觀莊談，即以直告之，甚望其能改也。

吾以爲文學在今日不當爲少數文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之國人爲一大能事。吾又以爲文學不當與人事全無關係。凡世界有永久價值之文學，皆嘗有大影響於世道人心者也。（此說宜從其極廣義言之，如水滸，如儒林外史，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如今之易卜生（Ibsen）蕭伯納（Shaw）梅脫林（Maeterlinck），皆吾所謂「有功世道人心」之文學也。若從其狹義言之，則語必稱孔孟，人必學忠臣孝子，此乃高頭講章之流，文學云乎哉？）

觀莊大攻此說，以爲 Utilitarian（功利主義）又以爲偷得 Tolstoi（托爾斯泰）之緒餘，以爲此等十九世紀之舊說，久爲今人所棄置。

余聞之大笑不已。夫吾之論中國文學，全從中國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歐西批評家發何議論。吾言而是也，其爲 Utilitarian 其爲 Tolstoian 又何損其爲是。吾言而非也，但當攻其所以非之處，不必問其爲 Utilitarian 抑爲 Tolstoian 也。

二八 克魯女士（七月十三日）

吾友克戀女士 (Marion D. Crane) 治哲學，新得博士於康南耳大學，今由大學授爲『女學生保姆』 (Adviser for Women) 此職乃今年新設者，其位與大學教授 (Professor) 同列，女士爲第一人充此職。

康南耳爲此邦男女同學最早之校。然校中男女實不平等。女學生除以成績優美得榮譽外，其他一切政權皆非所與聞。校中之日報至不登載女宿舍及其他關於女子之新聞。近來始稍稍趨於平權。今大學董事中有一婦人與焉，教員中亦有女子數人（皆在農院）。今以少年女子作女生保姆，俾可周知少年女生之志願及其苦樂利病，亦張女權之一大進步也。

克戀女士家似甚貧。其人好學，多讀書，具血性，能思想。爲人灑落不羈，待人誠摯，人亦不敢不以誠待之。見事敢爲，有所不合，未嘗不質直明言，斤斤爭之，至而紅口吃不已也。

二九 羅素被逐出康橋大學 (七月十四日)

英國哲學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參加『反對強迫兵役會』 (No-Conscrip-

tion Fellowship) 作文演說，鼓吹良心上的自由。法庭判決他有違反「祖國防衛法」之罪，罰金。康橋大學前日革去他的名字及數學原理教職。

『嗚呼！愛國，天下幾許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元任來書論此事云：

“What insanity cannot war lead to! The days of Bruno are always with us without eternal vigilance. Passed in one form, they come in another.”

三〇 移居（七月十六日）

予旅行歸，即遷入新居。新居在 32 Haven Ave. 本章女士舊寓。女士夏間歸綺色佳，依其家人，故余得賃其寓，爲消夏計。其地去市已遠，去大學亦近，僻靜殊甚。友朋知者甚寡，即知亦以遠故不常來，故余頗得暇可以讀書。

同居者爲雲南盧錫榮君（晉侯）。

居室所處地甚高，可望見赫貞河，風景絕可愛。

人問我目對如許好風景，何以不作詩。此亦有說：太忙，一也；景致太好，非劣筆所敢下手，二也；年來頗不喜作全然寫景的詩，正以其但事描寫，三也。

（附記）末一段話，今已不然。六年三月記。

三一 國事有希望（七月十七日）

人問今日國事大勢如何。答曰，很有希望。因此次革命的中堅人物，不在激烈派，而在穩健派，即從前的守舊派。這情形大似美國建國初年的情形。美國大革命，本是激烈的民黨鬧起來的。後來革命雖成功，政府可鬧得太不成樣子。那時的美國，比今日的中國正不相上下，怕還更壞呢。後來國中一般穩健的政客，如漢彌兒登華盛頓之類，起了一次無血的革命，推翻了臨時約法（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重造新憲法，重組新政府，遂成今日的憲法。從前的激烈派如節非生之徒，那時都變成少數的在野黨（即所謂反對黨——Opposition），待到十幾年後纔掌國權。

民國五年七月

九五九

我國今日的現狀，頑固官僚派和極端激烈派兩派同時失敗，所靠者全在穩健派的人物。這班人的守舊思想都為那兩派的極端主義所掃除，遂由守舊變為穩健的進取。況且極端兩派人的名譽（新如黃興，舊如袁世凱）皆已失社會之信用，獨有這班穩健的人物如梁啟超張謇之流名譽尚好，人心所歸。有此中堅，將來勢力擴充，大可有為。

將來的希望，要有一個開明強硬的在野黨做這穩健黨的監督，要使今日的穩健不致變成明日的頑固——如此，然後可望有一個統一共和的中國。

三二 政治要有計畫（七月廿日）

人問今日何者為第一要務。答曰，今日第一要務，在於打定主意，定下根本政策（如前此內閣之『建國大計』）既定之後，以二十年或五十年為期，總要百折不回有進無退的辦法，纔有救國的希望。

吾國幾十年來的政府，全無主意，全無方針，全無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無有羅盤，不知方向，但能隨風飄泊。這種飄泊（Drift），最是大患。一人犯之，終身無成；一國犯之，終歸滅亡。

因爲飄泊乃是光陰的最大仇敵。無有方針，不知應作何事，又不知從何下手，又不知如何做。於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終成不可救。陸放翁詩曰：

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譬如東周亡，豈復須大疾！

正爲飄泊耳。

欲免飄泊，須定方針。吾嘗以英文語人云：

A bad decision is better than no decision at all.

此話不知可有人說過；譯言『打個壞主意，勝於沒主意。』

今日西方人常提『功效主義』（Efficiency）其實功效主義之第一着手處便是『籌畫打算』。不早日籌畫打算，不早定方針，那有功效可言？

中國應定什麼方針，我亦不配高談。總之，須要先行通盤打算，照着國外大勢，國內情形，定下立國大計，期於若干年內造多少鐵路，立多少學堂，辦幾個大學，練多少兵，造多少兵船，（依吾的意思，海軍儘可全行不辦；因辦海軍已成無望之政策，不如把全力辦陸軍，如法國

近年政策，即是此意。造幾所軍需製造廠；幣制如何改良；租稅如何改良；入口稅則如何協商改良；外交政策應聯何國，應防何國，如何聯之，如何防之；法律改良應注重何點，如何可以收回治外法權，如何可以收回租借地……凡此種種，皆須有一定方針，然後可以下手。若至今尙照從前的飄泊政策，則中國之亡，豈復須大疾嗎？

三三 太炎論『之』字（七月廿一日）

我從前說『之』字古音讀『的』，『者』字古音讀『都』，後讀章太炎新方言略如此說法。太炎之說如下：

爾雅『之』之訓『此』者，與『時』同字（時從之聲）『之』『其』同部，古亦通用。周書『孟侯，朕其弟』，『其』即『之』也。……小雅蓼莪『欲報之德』，箋云，『之』猶『是』也。……今凡言『之』者，音變如丁茲切，俗或作『的』，『之』音轉也（作『底』者，亦雙聲相轉）。然江南運河而東，以至浙江廣東，凡有所隸屬者，不言『的』而言『革』（或作格），則非『之』字之音變，乃

「其」字之音變矣。馬建忠文通徒知推遠言「其」，引近言「之」，乃謂「之」
「其」不可互用。寧獨不通古訓，亦不通今義也。

太炎以爲「之」與「時」同字，今檢「時」字下云：

爾雅「時，寔，是也。」廣雅「是，此也。」淮西、浙州謂「此」曰「時箇」，音如「特」。
淮南揚州指物示人則呼曰「時」，音如「待」。江南松江太倉謂「此」曰「是箇」，音如「遞」，或曰「寔箇」，音如「敵」。古無舌上音，齒音亦多作舌頭。「時」讀如「待」，「是」讀如「提」，「寔」讀如「敵」，今僅存矣。

又「只」字下云：

今人言「底」「言」「的」，凡有三義：在語中者，「的」卽「之」字。在語末者，若有所指，如云「冷的熱的」，「的」卽「者」字。（「者」音同「都」，與「的」雙聲。）若爲詞之必然，如云「我一定要去的」，「的」卽「只」字。（「的」字今在二十三錫，凡宵部字多轉入此，爲支部之入聲。「只」在支部，故與「的」相爲

假借。作『底』者亦與『只』近（支脂合音）。然『咫』亦可借爲『著』字。
賈子連語『膳薄咫亟壞，繒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薄咫亟酸。』『薄咫』卽今語『薄的』也。

又卷二『周』字下云：

……又同父母者爲周親，今音轉如『的』。（『的』本在宵肴豪部，『周』在幽部，通轉最近。）

藏暉室劉記卷十四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七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四日——

一 答梅觀莊——白話詩（七月二十二日）

（一）

「人閒天又涼，」老梅上戰場。

拍桌罵胡適，「說話太荒唐！」

說什麼「中國要有活文學！」

說什麼「須用白話做文章！」

文字豈有死活！白話俗不可當！（原書中語）

把水滸來比史記，

民國五年七月

好似麻雀來比鳳皇。

說「二十世紀的活字

勝於三千年的死字，」

若非瞎了眼睛，

定是喪心病狂！』

(二)

老梅牢騷發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請平心靜氣，這是什麼論調！

文字沒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古音如「埴」）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

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

至於古人叫「字」，今人叫「號」，

古人懸梁，今人上吊；

古名雖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嘗不妙？

至於古人乘輿，今人坐轎；

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

這都是古所沒有，而後人所創造。

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

何異張冠李戴，認虎作豹？

總之，

「約定俗成謂之宜」

民國五年七月

苟卿的話很可靠。

若事事必須從古人，

那麼，古人「茹毛飲血，」

豈不更古於「雜碎」豈不更古於「番菜」

請問老梅，爲何不好？」

(三)

『不但文字如此，

文章也有死活。

活文章，聽得懂，說得出。

死文章，若要懂，須翻譯。

文章上下三千年，

也不知死死生生經了多少劫。

你看尚書的古文。

變成了今文的小說。

又看卿雲擊壤之歌，

變作宋元的雜劇。

這都因不得不變，

豈人力所能強奪？

若今人必須作漢唐的文章，

這和梅覬莊做拉丁文有何分別？

三千年前的人說，

「檀車、禪，

四牡、瘡，

「征夫不遠。」

民國五年七月

一千年前的人說，

「過盡千帆皆不是，

斜陣脈脈水悠悠。」

三千年前的人說，

「卜筮僭止，

會言近止，

征夫迴止。」

七百年前的人說，

「試把花卜歸期，

纔簪又重數。」

正爲時代不同，

所以一樣的意思，有幾樣的說法。

若溫飛卿辛稼軒都做了小雅的文章，

請問老梅，豈不可惜？

袁隨園說得好：

「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

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

天下那有這等蠢才，

不愛活潑潑的美人，

却去抱冷冰冰的塚中枯骨。」

(四)

老梅聽了跳起，大呼『豈有此理！

若如足下之言，

則村農僧父皆是詩人，

民國五年七月

而非淵黑蠻亦可稱文士！

何足下之醉心白話如是！（用原書中語，略改幾字。）

老胡聽了搖頭，說道：「我不懂你。」

這叫做「東拉西扯」。

又叫做「無的放矢」。

老梅，你好糊塗。

難道做白話文章，

是這麼容易的事？

難道不用「教育選擇」，（四字原書中語。）

便可做一部儒林外史？

老梅又說，

「一字意義之變遷，

必經數十年，

又須經文學大家承認，

而恆入始沿用之焉。（用原書中語，不改一字）

老胡連連點頭，『這話也還不差。

今我苦口曉舌，算來却是爲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

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

拿來「鍛鍊」（原書中屢用此二字）拿來琢磨，

拿來作文演說，作曲作歌——

出幾個白話的囂俄，

和幾個白話的東坡。

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麼？

民國五年七月

九七三

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麼？

(五)

「人忙天又熱，老胡弄筆墨。

文章須革命，你我都有責。

我豈敢好辯，也不敢輕敵。

有話便要說，不說過不得。

諸君莫笑白話詩，

勝似南社一百集。」

二 答觀莊白話詩之起因（七月二十九日）

此詩之由來，起於叔永泛湖一詩。今將此詩及其所發生之函件附錄於後：

(一) 叔永泛湖即事詩原稿

蕩蕩平湖，漪漪綠波。言權輕楫，以滌煩疴。既備我饑，既借我友。容與中流，山光前後。

俯矚清漣，仰瞻飛艘。橋出蔭楡，亭過帶柳。清風競爽，微雲蔽曠。猜謎賭勝，載笑載言。行行忘遠，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鼉掣鯨奔。岸逼流廻，石斜浪翻。翩翩一葉，馮夷所吞。舟則可棄，水則可揭。濕我裳衣，畏他人視。濕衣未乾，雨來傾盆。濛濛遠山，漠漠近瀾。乃據野亭，虜食放觀。此景豈常君當加餐。日斜雨霽，湖光靜和。啼巾歸舟，蕩漾委蛇。

(二) 胡適寄叔永書（七月十二日）

……惟中間寫覆舟一段，未免小題大做。讀者方疑爲巨洋大海，否則亦當是鄱陽洞庭。乃忽緊接『水則可揭』一句，豈不令人失望乎……『岸逼流廻，石斜浪翻』豈非好句？可惜爲幾句大話所誤……

(三) 叔永答胡適（七月十四日）

……足下謂寫舟覆數句『未免小題大做』或然。唯僕布局之初，實欲用力寫此一段，以爲全詩中堅……或者用力太過，遂流於『大話』。今擬改『鼉掣鯨奔』

爲『萬騎齊奔』、『馮夷』爲『驚濤』以避海洋之意。尊意以爲何如？

(四) 胡適答叔永（七月十六日）

……泛湖詩中寫翻船一段，所用字句，皆前人用以寫江海大風浪之套語。足下避自己鑄詞之難，而趨借用陳言套語之易，故全段一無精采。足下自謂『用力太過』，實則全未用氣力。趨易避難，非不用氣力而何？……再者，詩中所用『言』字『載』字，皆係死字，又如『猜謎賭勝，載笑載言』二句，上句爲二十世紀之活字，下句爲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稱也。……以上所云諸病，我自己亦不能免，乃敢責人無已時，豈不可嗤然眼高手低，乃批評家之通病，受評者取其眼高，勿管其手低可也。一笑……

(五) 叔永答胡適（七月十七日）

頃讀來書，極喜足下能攻吾之短。今再以泛湖詩奉呈審正……

泛湖詩改定之處

清風競爽。

改清風送爽。

行行忘遠，息楫崖根。

改載息我棹，於彼崖根。

忽逢波怒，盪掣鯨奔。

岸折波廻，石漱浪翻。

岸逼流廻，石斜浪翻。

翩翩一葉，橫擲驚掣。

翩翩一葉，馮夷所吞。

進嚇石怒，退惕水瘳。

畏他人視。

改畏人流睇。

乃據野亭，蓐食放觀。

改乃趨野亭，憑闌縱觀。

(六) 梅觀莊寄胡適書（七月十七日）

讀致叔永片，見所言皆不合我意。……天涼人閑，姑陳數言。……

足下所自矜爲『文學革命』真諦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於叔永詩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爲非『二十世紀之活字』。此種論調，固足下所恃爲曉曉以提倡『新文學』者，迪亦聞之素矣。夫文學革新，須洗去舊日腔套，務去陳言，固矣。

然此非盡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語白話代之之謂也。（適按，此殊誤會吾意。吾以爲字無古今，而有死活。如『笑』字豈不甚古？然是活字。又如武后所造諸字，較『笑』字爲今矣，而是死字也。吾但問其死活，不問其爲古今也。古字而活，使可用。）以俗語白話亦數千年相傳而來者，其陳腐亦等於『文學之文字』（卽足下所謂死字）耳。大抵新奇之物，多生美（*beauty*）之暫時效用。足下以俗語白話爲向來文學上不用之字，驟以入文，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之價值。因其向未經美術家之鍛鍊，（適按，能用之而『新奇而美』卽是鍛鍊。）徒諉諸愚夫愚婦無美術觀念者之口，歷世相傳，愈趨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眩爲創獲，異矣！如足下之言，則人間材智，教育，選擇諸事，皆無足算，而村農僮父，皆足爲詩人美術家矣。（適按，教育選擇，豈僅爲保存陳腐骨董之用而已耶？且吾所謂『活文字』，豈不須教育選擇便可爲之乎？須知作一篇白話文字，較作一篇半古不古之『古文』難多矣。）甚至非洲之黑蠻，南洋之土人，其言文無分者，最有

詩人美術家之資格矣。何足下之醉心於俗語白話如是耶？

至於無所謂『活文學』亦與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舊之物也。足下以爲英之 Colloquial 及 Slang 可以入英文乎？（適按，有何不可？）一字意義之變遷，必須經數百年而後成，又須經文學大家承認之，而恆人始沿用之焉。（適按，今我正欲求『美術家』『詩人』及『文學大家』之鍛鍊之承認耳，而足下則必不許其鍛鍊，不許其承認，此吾二人之異點也。）足下乃視改革文字如是之易易乎？

足下所謂『二十世紀之活字』者，並非二十世紀人所創造，仍是數千年來祖宗所創造者。（適按，此卽吾所謂文字無古今而有死活之說也。死字活字，既同爲數千年祖宗所創造，足下何厚於彼而薄於此乎？）且字者，代表思想之物耳。而二十世紀人之思想，大抵皆受諸古人者。足下習文哲諸科，何無歷史觀念如是如是？習哲學，僅讀二十世紀哲人之書，而置柏拉圖康德於高閣，可乎不可乎？（適按，此

儼於不偷也。試問今之習柏拉圖者，必人人讀其希臘原文乎？且謂二十世紀之思想皆受諸古人，此亦不確。今之思想，非中世紀之思想也。思想與文字同無古今，而有死活，皆不得不與時世變遷。常變而不變，則死矣。

總之，吾輩言文學革命，須謹慎出之。尤須先精究吾國文字，始敢言改革。欲加用新字，須先用美術以鍛鍊之，非僅以俗語白話代之即可了事也。俗語白話固亦有可用者，惟必須經美術家之鍛鍊耳。……（適按，所謂「美術」「美術家」「鍛鍊」云者，究竟何謂？吾意何須翹首企足日日望「美術家」「詩人」「文學大家」之降生乎？何不自己「實地試驗」以爲將來之「詩人」「美術家」「文學大家」作先驅乎？此吾二人大異之點也。）

三 雜詩二首（七月二十九日）

中庸

「取法乎中，還變下，取法乎上，或得中。」孔子晚年似解此，欲從狂狷到中庸。

孔丘

『知其不可而爲之』亦『不知老之將至』認得這個真孔丘，一部論語都可廢。

四 一首白話詩引起的風波（七月三十日補記）

前作答觀莊之白話詩，竟闖下了一場大禍，開下了一場戰爭。觀莊來信（二十四日）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足下誠豪健哉！蓋今之西洋詩界，若足下之張革命旗者，亦數見不鮮……大約皆足下『俗話詩』之流亞，皆喜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豪，皆喜詭立名字，號召徒衆，以眩駭世人之耳目，而已則從中得名士頭銜以去焉。

又曰：

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今之歐美，狂瀾橫流，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聞之熟矣。有心人須立定腳根，勿爲所搖。誠望足下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也。

又曰：

其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乃人間之最不祥物耳，有何革新之可言！

觀莊歷舉其所謂新潮流者如下：

文學： Futurism, Imagism, Free Verse.

美術： Symbolism, Cubism, Impressionism.

宗教： Bahalism, Christian Science, Shakerism, Free Thought, Church

of Social Revolution, Billy Sunday.

余答之曰：

……來書云，『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聞之熟矣。』此一語中含有足下一生大病。蓋足下往往以『耳已聞之熟』自足，而不求真知灼見。卽如來書所稱諸『新潮流』，其中大有人在，大有物在，非門外漢所能肆口詆毀者也。……足下痛詆『新潮流』，尙可恕。至於謂『今之美國之通行小說，雜誌，戲曲，乃其最

著者，「則未免厚誣『新潮流』矣。……足下豈不知此語『新潮流』皆未嘗有『通行』之光寵乎？豈不知其皆爲最不『通行』（Unpopular）之物乎？其所以不通行者，正爲天下不少如足下之人，以『新潮流』爲『人間最不祥之物』而痛絕之故耳。……」

老夫不怕不祥，單怕一種大不祥。大不祥者，何以新潮流爲人間最不祥之物，乃真人間之大不祥已。……

叔永來信亦大不以吾詩爲然。其書略曰：

……足下此次試驗之結果，乃完全失敗是也。蓋足下所作，白話則誠白話矣，韻則有韻矣，然却不可謂之詩。蓋詩詞之爲物，除有韻之外，必須有和諧之音調，審美之辭句，非如寶玉所云『押韻就好』也。……

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却不能用之於詩。如凡白話皆可爲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吾人何必說西方有長詩，東方無長詩？但

將京調高腔表而出之，即可與西方之莎士比亞而頓鄧耐生等比肩，有是事乎……

烏乎，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吾嘗默省吾國今日文學界，即以詩論，其老者如鄭蘇齋陳三立輩，其人頭腦已死，只可讓其與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濫委瑣，亦去文學千里而遙。曠觀國內，如吾儕欲以文學自命者，此種皆薰蕕之不可同器，舍自倡一種高美芳潔（非古之謂也）之文學，更無吾儕廝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爲，何爲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於荆棘之中哉……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者皆京調高腔，而陶謝李杜之流，永不復見於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如哉！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足下若見聽，則請他方面講文學革命，勿徒以白話詩爲事矣。（廿四日）

吾作長書答叔永，可三千餘言，爲錄如下：

叔永足下

本不欲卽覆足下長函，以不得暇也。然不答此書，卽不能作他事，故收回前言而作此書。

足下來書忠厚質直，諄諄懇懇，所以厚我者深矣。適正以感足下厚我之深，故不得不更自盡其所欲言於足下之前。又以天下真理都由質直的辯論出來，足下又非視我爲「詭立名目，號召徒衆，以眩駭世人之耳目，而已則從中得名士頭銜以去」者（老梅來函中語），若不爲足下盡言，更當向誰說耶？

足下謂吾白話長詩爲「完全失敗」，此亦未必然。足下謂此「不可謂之詩」，蓋詩之爲物，除有韻之外，必須有和諧之音調，審美之詞句，非如寶玉所云「押韻就好」也。然則足下謂吾此詩僅能「押韻」而已。適意頗不謂然。吾鄉有俗語曰「戲台裏喝采」，今欲不避此嫌，一爲足下略陳此詩之長處：

第一，此詩無「湊韻」之句，（所謂「押韻就好」者，謂其湊韻也。）而有極妙

之韻。如第二章中『要』『到』『尿』『弔』『轎』『帽』諸韻，皆極自然。

第二，此詩乃是西方所謂“Satire”者，正如劇中之“Comedy”，乃是嬉笑怒罵的文章。若讀者以高頭講章之眼光讀之，宜其中意矣。

第三，此詩中大有『和諧之音調』。如第四章『今我苦口曉舌』以下十餘句，若一口氣讀下去，便知其聲調之佳，抑揚頓挫之妙，在近時文字中殊不可多見。（戲台裏喝采。）又如第二章開端三十句，聲韻亦無不和諧者。

第四，此詩亦未嘗無『審美』之詞句。如第二章『文字沒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第三章『這都因不得不變，豈人力所能強奪』……『正爲時代不同，所以一樣的意思，有幾樣的說法』；第四章『老梅，你好糊塗，難道做白話文章，是這麼容易的事？』此諸句那一字不『審』？那一字不『美』？

第五，此詩好處在能達意。適自以爲生平所作說理之詩，無如此詩之暢達者，豈徒『押韻就好』而已哉？（足下引賈寶玉此語，令我最不服氣。）

以上爲『戲台裏喝采』完畢。

『戲台裏喝采』乃是人生最可憐的事，然亦未嘗無大用。蓋人生作文作事，未必卽有人賞識。其無人賞識之時，所堪自慰者，全靠作者胸中自信可以對得起自己，全靠此戲台裏之喝采耳。足下以爲然否？

今須討論來函中幾條要緊的議論：

第一，來函曰：『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却不能用之於詩。』此大謬也。白話入詩，古人用之者多矣。案頭適有放翁詩，略舉數詩如下：

（一）溫溫地爐紅，皎皎紙窗白，忽聞啄木聲，疑是敲門客。

（二）少時喚愁作『底物』！老境方知世有愁。忘盡世間愁故在，和身忘却始應休。（此詩暗用老子『天下大患，在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之意，造語何其妙也！）

（三）太息貧家似破船，不容一夕得安眠。春憂水潦秋防旱，左右枝梧且過年。

(四) 不識如何喚作愁，東阡西陌且閒遊。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黃花插滿頭。

(五)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六) 一物不向胸次橫，醉中談諠坐中傾。梅花有情應記得，可惜如今白髮生。

(七) 老子舞時不須拍，梅花亂插烏巾香。樽前作劇莫相笑，我死諸君思此狂。

凡此皆吾所謂白話詩也。至於詞曲，則尤舉不勝舉。且舉一二首最佳者：

(一) 山谷 江水西頭隔煙樹，望不見江東路。思量只有夢來去，更不怕江闌住。燈前寫了書無數，算沒個人傳與。直饒尋得雁分付，又還是秋將暮。(望江)

東)

(二) 稼軒 有得許多淚，更閑卻許多鴛被；枕頭兒放處都不是——舊家時，怎生睡？更也沒書來！那堪被雁兒調戲，道無書却有書中意：排幾個『人人』字。(尋芳草)

(三) 柳永 (上闕略)……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早知恁地難

拚悔不當初留住。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
(晝夜樂)

至於曲，則適在綺時曾寫琵琶記一段。此外佳者更不可勝數。適此次作白話長詩，其得力處都在『雜劇』。

總之，白話未嘗不可以入詩，但白話詩尚不多見耳。古之所少有，今日豈必不可多作乎？

老梅函云：『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請問『詞曲』與『詩』有何分別？此其『邏輯』更不如足下之並不認白話詞曲者矣。

足下云：『宋元人詞曲又何嘗盡是白話？』適並不曾說宋元詞曲盡是白話，但說宋元人曾用白話作詞曲耳。『雜劇』之佳，而全用白話填詞者，以雙海記爲最妙。

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

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爲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

第二，來函云：『如凡白話皆可爲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吾人何必說西方有長詩，東方無長詩？但將京調高腔表而出之，即可與西方之莎士比亞米而頓鄧耐生比肩，有是事乎？』此足下以成敗論人也。京調高腔未嘗不可成爲第一流文學。吾嘗聞四川友人唱高腔三娘教子，其詞並不鄙劣。京調中如空城計，略加潤色，便成好詩。其『城樓』一段，吾嘗聽貴俊卿唱其所改定之本，乃大詫其爲好詩。又吾友張丹斧嘗用京調體爲余作青衣行酒一齣，居然好詩。又如唱本小說，如珍珠塔雙珠鳳之類，適曾讀過五六十種，其中儘有好詩。即不能上比丁米而頓，定有可比荷馬者。適以爲但有一流文人用京調高腔著作，便可使京調高腔成第一流文學。病在文人膽小不敢用之耳。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謀生，故名士如高東嘉關漢卿之流，皆肯作『曲』，作『雜劇』。今之京調高腔，皆不文不學。

之戲子爲之，宜其不能佳矣。此則高腔京調之不幸也。

京調中之七字體，卽詩中常用之體。其十字句，如『我本是臥龍岡散淡的人』，大可經文人採用。（佛書有用此體者。）他日有機會，定當一研究其變化之道，而實地試驗之，然後敢論其文學的價值也。十字句之佳處，以文字符號表之，略可見一斑：

店主東，帶過了，黃驃馬，——

不由得，秦叔寶，南淚如麻。

與上文所引

我本是，臥龍岡，散淡的人。

卽如此三句中，文法變化已不一。況第一句僅有九字，其第十字僅有音無字，唱者以B—P讀之，則其不爲體格所拘束可知也。

且足下亦知今日受人崇拜之莎士比亞，卽當時唱京調高腔者乎？沙氏之諸劇，在

當日並不爲文人所貴重，但如吾國之水滸三國西遊，僅受婦孺之歡迎，受「家喻戶曉」之福，而不能列爲第一流文學。至後世英文成爲「文學的言語」之時，人始知尊沙氏，而沙氏之骨朽久矣。與沙氏並世之培根著『論集』（Essays），有拉丁文英文兩種本子。書既出世，培根自言：其他日不朽之名，當賴拉丁文一本，而英文本則以供一般普通俗人之傳誦耳，不足輕重也。此可見當時之英文的文學，其地位皆與今日之京調高腔不相上下。英文之『白詩』（Blank Verse），幸有沙氏諸人爲之，故能產出第一流文學耳。

以適觀之，今日之唱體的戲劇有必廢之勢，（世界各國之戲劇都已由詩體變爲說白體，）京調高腔的戲劇或無有升爲第一流文學之望。然其體裁，未嘗無研究及實驗之價值也。

第三，來書云，「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者皆京調高腔，而陶謝李杜之流永不復見於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若哉！」此論最謬，不可不辨。吾

絕對不認『京調高腔』與『陶謝李杜』爲勢不兩立之物，今且用足下之文字以述吾夢想中文學革命之目的，曰：

(一) 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的陶謝李杜皆敢用白話高腔京調做詩；又須令彼等皆能用白話高腔京調做詩。

(二) 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國有許多白話高腔京調的陶謝李杜。換言之，則要令陶謝李杜出於白話高腔京調之中。

(三) 今日決用不着『陶謝李杜的』陶謝李杜。若陶謝李杜生於今日而爲陶謝李杜當日之詩，必不能成今日之陶謝李杜。何也？時世不同也。

(四) 我輩生於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滸、西遊文字。與其作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詩，不如作不似陶不似謝不似李杜的白話高腔京調。與其作一個作『真詩』，走『大道』，學這個，學那個的陳伯嚴、鄭蘇盦，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

大道而不山』的胡適。

此四條乃適夢想中文學革命之宣言書也。

嗟夫，叔永吾豈好立異以爲高哉！徒以『心所謂是，不敢不爲。』吾志決矣。吾自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吾之去國集，乃是吾絕筆的文言韻文也。足下以此意爲吾序之，或更以足下所謂『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者爲吾序之，何如？

吾誠以叔永能容吾盡言，故嘵嘵如是。願叔永勿以論戰之文字視之，而以言志之文字視之，則幸甚矣。

適之七月廿六日。

五 杜甫白話詩（七月三十一日）

前記白話詩，頃見杜工部亦有白話詩甚多。其最佳者如：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到，自覺酒須賒。

又如：

漫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則更妙矣。

六 不要以耳當目（八月四日）

我最恨『耳食』之談，故於觀莊來書論『新潮流』之語痛加攻擊。然我自己實亦不能全無『以耳爲目』的事。卽如前日與人談，偶及黑人自由國（Liberia），吾前此意想中乃以爲在中美洲，此次與人談，遂亦以爲在中美洲，而不知其在非洲之西岸也。及後查之，始知其誤。

Liberia 爲一美國人名 Jehudi Ashmun 者所創立，蓋成於一八二二與一八二八之間。其時美國猶蓄奴。有好義之士創一美國殖民會（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擇地於非洲西岸之 Cape Mesurado，資送已釋之黑奴居之。至一八四七年始宣告爲獨立民主國。

記此則以自戒也。

民國五年八月

七 死語與活語舉例（八月四日）

吾所謂活字與死字之別，可以一語爲例。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從逆凶』是活語，『惠迪吉』是死語。此但謂作文可用之活語耳。若以吾『聽得懂』之律施之，則『從逆凶』亦但可爲半活之語耳。

八 再答叔永（八月四日）

……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學之器也。我私心以爲文言決不足爲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施耐菴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小說之利器在於白話。今尙需人實地試驗白話是否可爲韻文之利器耳……

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尙未用之於韻文。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倘數年之後，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

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習一國語言，又似新開一文學殖民地。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然吾去志已決。公等假我數年之期。倘此新國盡是沙磧不毛

之地，則我或終歸老於『文言詩國』，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則闢除荆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爲重輕。』足下定笑我狂耳……

九 打油詩寄元任（八月二日作，四日記）

聞趙元任有盲腸炎（Appendicitis），須割肚療治，作此戲之：

問道『先生』病了，叫我嚇了一跳。

『阿彭底賽梯斯』（Appendicitis），這事有點不妙！

依我仔細看來，這病該怪胡達。

你和他兩口兒，可算得親熱殺！

同學同住同事，今又同到哈轍（Harvard）。

同時『西葛嗎鯉』（Sigma Xi），同時『斐貝卡拔』（Phi Beta Kappa）。

前年胡達破肚，今年『先生』該割。

莫怪胡適無禮，嘴裏夾七帶八。

要『先生』開口笑，病中快活快活。

更望病早好，阿彌陀佛菩薩！

一〇 答朱經農來書（八月四日）

朱經農來書：

……弟意白話詩無甚可取。吾兄所作孔丘詩乃極古雅之作，非白話也。古詩本不事雕斲。六朝以後，始重修飾字句。今人中李義山獼祭家之毒，弟亦其一。現當力改。兄之詩謂之返古則可，謂之白話則不可。蓋白話詩即打油詩。吾友陽君有『不爲功名不要錢』之句，弟至今笑之。（二日）

答之曰：

足下謂吾詩『謂之返古則可，謂之白話則不可。』實則適極反對返古之說，寧受『打油』之號，不欲居『返古』之名也。古詩不事雕斲，固也；然不可謂不事雕

新著皆是古詩。正如古人有穴居野處者，然豈可謂今之穴居野處者皆古之人乎？
今人稍明進化之跡，豈可不知古無可返之理？今吾人亦當自造新文明耳，何必返古……

一一 蕭伯納之憤世語（八月十五日）

“A friend of mine, a physician who had devoted himself specially to ophthalmic surgery, tested my eyesight one evening, and informed me that it was quite uninteresting to him because it was ‘normal’. I naturally took this to mean that it was like everybody else’s; but he rejected this construction as paradoxical, and hastened to explain to me that I was an exceptional and highly fortunate person optically, ‘normal’ sight conferring the power of seeing things accurately, and being enjoyed by only about ten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the remaining ninety per cent being abnormal. I immediately perceived the explanation of my want of success in

(Vassar) 畢業生，現在波士頓作社會改良事業。

此一家之中，人人皆具思想學問，而性情又甚相投，其家庭之間，可謂圓滿矣。其姊似事父甚孝。其先意承志，委曲將順之情，在此邦殊不可多得也。

根君新識一女子，與同事者愛之，遂訂婚嫁，而家中人不知也。根君在紐約爲世界報作訪員，此次乞假休憩，與余同歸，始告其家人，因以電邀此女來其家一遊。女得電，果來。女姓 Ross 名 Mary，亦薩隆畢業生也。其人似甚有才幹，可爲吾友良配。

女既至，家中人皆悅之，日日故縱此一雙情人同行同出。每舉家與客同出遊山，則故令此兩人落後。蓋紐約地闊，兩人皆業報館訪事，故聚首時少。卽相聚，亦安能有此絕好山水爲之陪襯點綴哉？

余自幸得有此機會觀察此種家庭私事，故記之。

一三 宋人白話詩（八月二十一日）

東坡在鳳翔，見壁上有詩云（惠洪冷齋夜話一）

民國五年八月

1001

人間無漏仙，兀兀三杯醉。

世上沒眼禪，昏昏一覺睡。

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

相似尙如此，何況真個是？

此亦白話詩也。

一四 文學革命八條件（八月廿一日）

我主張用白話作詩，友朋中很多反對的。其實人各有志，不必強同。我亦不必因有人反對遂不主張白話。他人亦不必都用白話作詩。白話作詩不過是我所主張『新文學』的一部分。前日寫信與朱經農說：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

（1）不用典。

（2）不用陳套語。

(3) 不講對仗。

(4) 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5) 須講求文法。——以上爲形式的方面。

(6) 不作無病之呻吟。

(7) 不摹倣古人。

(8) 須言之有物。——以上爲精神(內容)的方面。

能有這八事的五六，便與『死文學』不同，正不必全用白話。白話乃是我一人所要辦的實地試驗。倘有願從我的，無不歡迎，却不必強拉人到我的實驗室中來，他人也不必定要搗毀我的實驗室。

一五 寄陳獨秀書(八月廿一日)

……足下論文之言曰：『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Classicism)理想主義(Romanticism)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Realism)。』此言是也。然貴報第三號(青年

雜誌）載謝無量君長律一首，附有記者案語，推爲『希世之音』。又曰：『子雲相如而後，僅見斯篇；雖工部亦祇有此工力，無此佳麗。』細尋謝君此詩（八十四韻）所用古典套語，不下百餘事。中如『溫暘延犀燼』（此句若無誤字，卽爲不通）『劉招杏桂英』、『不堪追素乳，祇是怯黔羸』（下句更不通）『義皆攀尾柱，泣爲下蘇坑』、『陳氣豪湖海，鄒談必裨瀨』。在律詩中皆爲下下之句。又如『下催桑海變，西接杞天傾』。上句用典已不常，下句本言高與天接之意，而用杞人憂天墜一典，不但不切，在文法上亦不通也。至于『阮籍曾埋照，長沮亦耦耕』，則更不通矣。夫論語記長沮桀溺同耕，故用『耦耕』。今一人豈可謂之『耦』耶？此種詩在排律中但可稱下駟。稍讀元白劉柳之長律者，皆知貴報之案語爲過譽謝君而厚誣工部也。……適所以不能已於言者，誠以足下論文已知古典主義之當廢，而獨極稱此種古典主義下下之詩，足下未能免於自相矛盾之誦矣。……

一六 作詩送叔永（八月廿二日）

讀杏佛『送叔永之波士頓』詩，有所感，因和之，卽以送叔永之行，並寄杏佛。（此詩有

長序，今不錄。

(一)

「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兩千年的話，至今未可忘。

好人如電燈，光燄照一堂；

又如蘭和麝，到處留餘香。

(二)

吾友任叔永，人多稱益友。

很能感化人，頗像麴做酒。

豈不因爲他，一生淨無垢，

其影響所及，遂使風氣厚？

(三)

民國五年八月

一〇〇五

在綺可三年，人人惜其去。

我却不謂然，造人如種樹；

樹密當分種，莫長擠一處。

看他此去兩三年，東方好人定無數。

(四)

救國千萬事，造人爲最要。

但得百十人，故國可重造。

眼裏新少年，輕薄不可靠。

那得許多任叔永，南北東西處處到？

一七 打油詩戲東經農杏佛（八月二十二日）

老朱寄一詩，自稱『仿適之』

老楊寄一詩，自稱『白話詩』

請問朱與楊，什麼叫白話？
貨色不道地，招牌莫亂掛。

（註）杏佛送叔永詩有『瘡痍滿河山，逸樂亦酸楚。』『畏友兼良師，照我暗室燭。三年異邦親，此樂不可復』之句，皆好。自跋云：『此銓之白話詩也。』經農和此詩寄叔永及余，有『征鴻金鑲縮兩翼，不飛不鳴氣沈鬱』之句。自跋云：『無律無韻，直類白話，蓋欲仿尊格，畫虎不成也。』

一八 窗上有所見口占（八月廿三日）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爲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自跋）這首詩可算得一種有成效的實地試驗。

民國五年八月

一九 觀莊之文學革命四大綱

一曰擯去通用陳言腐語。如今南社人作詩，開口『燕子』『流鶯』『曲檻』『春風』等，已毫無意義，徒成一種文學上之俗套（Literary Convention）而已……

二曰復用古字以增加字數……字者，思想之符號。無思想，故無字……字數增而思想亦隨之，而後言之有物。偶一繙閱字典，知古人稱二歲馬曰『駒』，三四歲馬曰『騏』，八歲馬曰『駟』，白額馬曰『駒』，馬飽食曰『駮』，二馬并駕曰『駟』。又知古人稱無草木之山曰『岵』，有草木之山曰『峿』，小山與大山相並，而小山高過于大山者曰『岵』。其餘字有精微之區別者，不可枚舉。古人皆知之，而後人以失學與懶惰故，乃皆不之知，而以少許之字隨便亂用。後人頭腦之粗簡可知。故吾人須增加字數，將一切好古字皆爲之起死回生……

三曰添入新名詞。如『科學』『法政』新名字，爲舊文學所無者。

四曰選擇白話中之有來源有意義有美術之價值者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學。然須慎之。

又慎耳。（八月八日來書）

觀莊以第二條爲最要，實則四事之中，此最爲似是而非，不可不辨。他日有暇當詳論之。

二〇 答江亢虎（八月卅日）

……今日思想閉塞，非有『洪水猛獸』之言，不能收振聵發聵之功。今日大患，正在士君子之人云亦云，不敢爲『洪水猛獸』耳。適於足下所主張，自視不無扞格不入之處，然於足下以『洪水猛獸』自豪之雄心，則心悅誠服，毫無間言也……

江君提倡社會主義，滿清時，增韞以『禍甚於洪水猛獸』電奏清廷。君聞之忻然，且名其集曰『洪水集』。故吾書及之。

二一 贈朱經農（八月卅一日）

經農千里見訪，暢談極歡。三日之留，忽忽遂盡。別後終日不歡，戲作此詩寄之。

六年你我不相見，見時在赫貞江邊；握手一笑不須說，你我如今更少年。

民國五年八月

回頭你我年老時，粉條黑板作講師；更有暮氣大可笑，喜作爽氣類唐詩。
那時我更不長進，往往喝酒不顧命；有時鎮日醉不醒，明朝醒來害酒病。
一日大醉幾乎死，醒來忽然怪自己；父母生我該有用，似此真不成事體。
從此不敢大糊塗，六年海外來讀書。幸能勉強不喝酒，未可全斷淡巴菰。
年來意氣更奇橫，不消使酒稱狂生。頭髮偶有一莖白，年紀反覺十歲輕。
舊事三日說不全，且喜皇帝不姓袁，更喜你我都少年。『辟克匿克』
赫貞江水平可憐，樹下石上好作籬。牛油麵包頗新鮮，家鄉茶葉不費錢。
喫飽喝脹活神仙，唱個『蝴蝶兒上天』

【註一】『淡巴菰』乃中國最早譯 Tobacco 之名菰音姑。

【註二】『辟克匿克』(Picnic)者，攜食物出遊，即於野外食之。

二三 讀論語二則（八月卅一日）

（一）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子罕）

此舊讀法也。何晏注曰：

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適按此說殊牽強。蓋承此上一章所言「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而誤耳。吾意「吾不試故藝」五字當作一句讀。「故藝」爲舊傳之藝，「試」乃嘗試之意。言舊傳之藝但當習之，無嘗試之必要；唯新奇未經人道過之藝，始須嘗試之耳。

(二)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憲問）

阮元校勘記曰：

釋文出「方人」云：「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案方與旁通。謗字從旁，古或與方通借，故鄭本作謗。讀書脞錄云：「讀左傳襄十四年，「庶人謗」……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義如此。」

此一事足存也。校勘記又曰：

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高麗本作『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

適按高麗本是也。當讀『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上我字誤作哉，形近而誤也。皇侃本似最後出。校書者旁注哉字，以示異本。後人不察，遂並寫成正文，而以文法不通之故，又移之于夫之下耳。

二三 又一則（九月一日）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公治長）

舊皆讀『未知焉得仁？』適按此五字宜作一句讀，謂『不知如何可稱他做仁』也。

二四 論我吾兩字之用法（九月一夜）

吾前論古人用爾汝兩字之法，每思更論我兩字之用法。後以事多，不能爲之。昨夜讀章太炎檢論中之正名雜義，見其引莊子『今者吾喪我』一語，而謂之爲同訓互舉，心竊疑之。因檢論語中用吾我之處，凡百一十餘條，旁及他書，求此兩字的用法，乃知此兩字古人分別甚嚴。章氏所謂同訓互舉者，非也。

馬建忠曰：

『吾字，案古籍中，用於主次偏次者其常。至外動後之賓次，惟弗辭之句則間用焉，以其先乎動字也。若介字後賓次，用者僅矣。』

（例）吾甚慙於孟子（主次）

何以利吾國（偏次）

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弗辭外動之賓次）

夫子嘗與吾言於楚。（介字後之賓次。同一句法，孟子則用我字：「昔者，夫子

嘗與我言於宋。」）

又曰：

『我子兩字，凡次皆用焉。』

（例）我對曰：無違！子既烹而食之矣。（主次）

於我心有戚戚焉！於子心猶以爲速。（偏次）

民國五年九月

1013

願夫子明以教我！爾何曾比予於是？（外動後之賓次）

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天生德於予。（介字後之賓次）

胡適曰：馬氏之言近是矣，而考之未精也。今爲作通則曰：

（甲）吾字之用法

（一）主次：

（例）吾從周。吾日三省吾身。（單數）

吾二人者，皆不欲也。（複數）

（二）偏次（即主有之次）

（例）吾日三省吾身。吾道一以貫之。

以上爲單數，其常也。

猶吾大夫崔子也。

以上爲複數，非常例也。

(三) 偏次 (在所字之前)

(例) 異乎吾所聞。

此三通則論語中無一例外。下文所舉例外，皆傳寫之誤也。

(例外一) 『居則曰不吾知也。』此當作『不我知也。』憲問篇有『莫我知

也夫。』可證。馬氏所舉左傳『晉不吾疾也。』與此同例。

(例外二) 『毋吾以也。』『雖不吾以。』此兩句之吾亦當作我。詩經有『不

我以。』『不我與。』『不我以歸。』『不我活兮。』『不我信兮。』皆可證此爲

鈔寫之誤。

故馬氏所謂吾字可用於弗辭之句中，外動字之後者，乃承其誤者而言，非的論也。古人用吾字，無在賓次者。其賓次諸例，皆書寫時之誤也。吾字用爲介詞後之賓次，亦後人鈔寫之誤，皆當作我。馬氏所舉一例，可依孟子改正之。

(乙) 我字之用法

民國五年九月

(一) 外動之止詞 (賓次)

(例) 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以上爲單數之我。

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左傳莊十年)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以上爲複數之我。

(二) 介詞之司詞 (賓次)

(例) 孟孫問孝於我。善爲我辭焉。

(三) 偏次

(例) 我師敗績。(左傳莊九年) 葬我君莊公。(左傳閔元年)

以上爲複數，其常也。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看此處兩用我，一用吾。）

以上爲單數，非常例也。

（四）主次 } 論語中主次用我，皆可解說。大抵我字重於吾字。用我字皆以示故爲區別，或故爲鄭重之辭。

人皆有兄弟，我獨無。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我則異於是。

我則不暇。

我欲仁，斯仁至矣。

皆其例也。

論語中有兩處用我字顯係涉上文而誤者：

(1) 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第二我字當作吾)

(2)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第二我字應作吾，涉上文而誤也。)

吾我兩字可互用否？以上所說諸例，當作論語時（去孔子死後約五六十年）猶甚嚴。其後漸可通融。至孟子時，此諸例已失其嚴厲之效能。然有一例猶未破壞，則吾字不用於賓次是也。故莊子猶有『吾喪我』之言。雖至於秦漢之世，此例猶存。今則雖博學如章先生亦不知之矣。無成文之文法之害至於此極，可勝歎哉！

二五 讀論語一則（九月二日）

去年讀論語至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里仁）

謂舊讀法非也。『見志不從』四字作一讀讀，始於包氏注，後儒因之，謂『見父母志有不從

已諫之色，『甚荒謬。』適謂當讀如下法：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諫見志，』謂婉詞以諫，自陳見其志而已。

二六 嘗試歌 有序（九月三日）

陸放翁有詩云：

能仁院前有石像丈餘，蓋作大像時樣也。

江閣欲開千尺像，雲龍先定此規模。斜陽徙倚空長歎，嘗試成功自古無。

此與吾主張之實地試驗主義正相反背，不可不一論之。卽以此石像而論，像之如何雖不可知，然其爲千尺大像之樣，卽是實地試驗之一種。倘因此『嘗試』而大像竟成，則此石像未爲無功也；倘因此『嘗試』而知大像之不可成，則此石像亦未爲無功也。『嘗試』之成功與否，不在此一『嘗試』而在所爲嘗試之事。『嘗試』而失敗者，固往往有之。然天下何曾有不嘗試而成功者乎？

民國五年九月

韓非之言曰：『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者盲者窮矣。』此無他，嘗試與不嘗試之別而已矣。詩人如陸放翁之流，日日高談『會與君王掃燕趙』，夜夜『夢中奪得松亭關』，究竟其能見諸實事否？若無『嘗試』，終不可知，徒令彼輩安享愛國忠君之大名耳。

吾以是故，作嘗試歌。

『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爲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請看藥聖嘗百草，嘗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醫試靈藥，何嫌『六百零六』次？『六百零六』，花柳病藥名。以造此藥者經六百零六次試驗，始敢行之於世，故名。莫想小試便成功，天下無此容易事！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即使如此已無愧，卽此失敗便足記。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費。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作嘗試歌頌吾師，願吾師壽千萬歲。

二七 讀易（一）（九月三日）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正義曰：『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無也。』
適按：吉下有『凶』字者，是也。此處阮元校勘記無一語。蓋唐人所謂『定本』已無此字。
阮元所見諸本，以唐『石經』爲最古，其他諸本更不及見有『凶』字之本矣。

二八 早起（九月三日）

早起忽大叫，奇景在眼前。

天與水爭艷，居然水勝天。

水色本已碧，更映天藍色。

能受人所長，所以青無敵。

二九 讀易（二）（九月四日）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韓康伯注曰：『乾剛坤柔，各有其體，故曰擬諸形容。』

適按據韓注，則彼所見本『諸』下無『其』字，故以『諸』字作『各種』兩字解。此說甚通。『諸』下之『其』字，乃後世淺人依下文文法妄加入者也。又按『見』字當讀如『現』。下文『見天下之動』同此。

『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釋文『苟爽本惡作亞，云「次也。」』(段注說文引)適按：苟本是也。今讀『惡』爲『鳥去聲』，非。釋文又曰：『鄭姚桓玄苟柔之本，議作儀。』適按：作『儀』者是也。儀，法也。見周語注及淮南精神訓注。

三〇 王陽明之白話詩(九月五日)

蔽月山(十一歲作)

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

山中示諸生

桃源在何許，西峯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
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小亭閒可坐，不必問誰家。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閒。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

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頭雲，去向人間作風雨。
睡起偶成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亭午，起向高樓撞曉鐘。
起向高樓撞曉鐘，尙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良知

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民國五年九月

一〇三三

示諸生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祕，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心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答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胡適曰：明詩正傳，不在七子，亦不在復社諸人，乃在唐伯虎、王陽明一派。正如清文正傳不在桐城、陽湖，而在吳敬梓、曹雪芹、李伯元、吳趸人諸人也。此驚世駭俗之言，必有聞之而却走者矣。

『公安派』袁宏道之流亦承此緒。宏道有西湖詩云：

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任，一日湖上臥。

又偶見白髮云：

無端見白髮，欲哭釀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笑。

皆可喜。曾毅中國文學史引此兩詩，以爲鄙俗，吾則亟稱之耳。

三一 他（九月六日）

日來東方消息不佳。昨夜偶一籌思，幾不能睡。夢中亦彷彿在看報找東方消息也。今晨作此自調。

你心裏愛他，莫說不愛他。

要看你愛他，且等人害他。

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對他？

倘有人愛他，更如何待他？（待字今音大概皆讀去聲。）

（註）或問愛國何須自解，更何消自調。答曰：因我自命爲『世界公民』，不持狹義的國家主義，尤不屑爲感情的『愛國者』故。

三二 英國反對強迫兵役之人（九月七日）

報載一書，說英國『反對強迫兵役會』（No-Conscription Fellowship）有會員

民國五年九月

一萬五千人以上，其中有一千八百餘人曾爲此事被拘捕。其中有定罪至十年者。

三三 讀易（三）（九月十二日）

易繫辭下第二章，可作一章進化史讀。其大旨則『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之意也。此數語含有孔子名學之大旨。包犧氏一章，則敘此作器制法之歷史也。此章中象卦制器之理，先儒說之，多未能全滿人意。今偶以適所見及記於此，以俟博學君子是正之。其不可解者，則記所疑焉。

（一）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韓說：『罔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魚麗於水，獸麗於山也。』孔疏以『象卦制器不當取卦名』疑之，是也。朱註以爲『象兩目』，疑亦不盡當。此象殊不易解。

（二）耒耜，象益。

三三 是木，三象動。益卦乃草木生長之象，故曰『益』。草木始於種子，終成本幹，益之至也。

(三) 交易貨物，象噬嗑。 三三三

三(電)三(雷)象爭軋，故曰『噬嗑』。『噬嗑者，頤中有物』之謂，今所謂『嚼』也。鑒於爭軋，乃爲日中之市，聚天下之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所以去紛爭也。

(四) 垂衣裳而天下治，象乾坤。

乾坤者，『簡易』之象，繫辭中再三言之。韓說謂『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卑之義也』其說似更有理。

(五) 舟楫象渙。 三三三

三(木)在三(水)上之象。此最明顯。

(六)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象隨。 三三三

隨乃『休息』之象。『澤(三)中有雷(三)』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蓋眠睡之象。牛馬以行遠，而乘者可休息不勞，故象之。』

(七)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象豫。 三三三

韓朱皆曰豫備之意，是也。然此但由卦名言之，非卦象也。此卦『雷出地奮』，天下事之不可測不可預防者，無過此者矣。以象豫備，何其切當也。朱註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可謂夢嚙！

此卦象所謂『建侯行師』，『作樂崇德』，祭天祀祖，皆以備不可預度之患也。

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孔子論之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幾，豫之至也。

(八) 柞曰，象小過。 三三

朱說，『下止上動』是也。此言大有科學意味。

(九) 弧矢，象睽。 三三

舊說皆以爲『睽乖』，然後威以服之。此又舍象取名矣。睽之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火上而澤下，而在下所取道相反而所志（心之所之）相同。故曰『以同而異』。又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弧矢

之用，以挽爲推。亦『所取道相反而所志相同』之象也。此象亦有科學意味。

(十) 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象大壯。 三三

舊說皆非也。『雷(三)在天(三)上』乃將有暴雨之意。故云『以待風雨』。

亦『思患而預防之』之意。

(十一) 棺槨，象大過。 三三

舊說皆以過厚爲言，非也。

大過之象曰『澤滅木』，乃朽腐之意。唯懼其『速朽』，故爲之棺槨以保存之。

既而思之，木在水中並不腐朽。『澤滅木』蓋是淹沒之意耳。故曰『大過大者過也』。言惟大物乃能不有淹沒之虞耳。懼其淪沒，故爲之棺槨以保存之。封之樹之，以志其所在也。

(十二) 書契，象決。 三三

舊說皆以『決，決也』爲言。然皆以決爲決斷之意，則非也。決之本義，說文曰『下

流也。』(依段玉裁校本) 夬之象曰：『澤上於天。』『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朱註曰：『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近之矣，而未盡然也。澤上於天，乃下雨之象，所謂『下流』也。施祿及下，亦『下流』之意。書契之作，一以及下，一以傳後。傳後亦及下也。夬之上六曰：『无號，終有凶。』號卽名號之號，符號之號。蓋謂書契文字之類也。故曰：『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也。』舊讀號爲呼號之號，故不可解也。卦象：『揚於王庭，孚號(孚號，信其名號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號亦同此。

三四 中秋夜月(九月十二日)

昨夜爲舊曆中秋，作詩四句，寫景而已。

小星躔盡大星少，果然今夜清光多。夜半月從江上過，一江江水變銀河。

三五 虞美人 戲朱經農(九月十二日)

經農寄二詞，其序曰：『昨接家書，語短而意長，雖有白字，頗極纏綿之致……』其詞又

有『傳箋寄語，莫說歸期誤』之句。因作一詞戲之。（此爲吾所作白話詞之第一首）

先生幾日魂顛倒，他的書來了！雖然紙短却情長，帶上兩三百字又何妨？可憐一

對癡兒女，不慣分離苦；別來還沒幾多時，早已書來細問幾時歸。

三六 研（讀易四）（九月十四日）

說文：『研，礪也。礪，石磑也。（今省作磨）』又『碎，礪也。（段作礪）礪，礪也。（今謂磨穀取米曰礪）』研字本謂礪而碎之之意。故易有『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又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研，猶今言『細細分析』也。譯成英文，當作 *Analysis*。今人言『研究』，本謂分析而細觀之。古人如老孔，皆以『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故其論斷事理，先須礪而碎之，使易於觀察，故曰研也。

三七 幾（讀易五）（九月十四日）

余嘗謂列子莊子中『種有幾』一章，含有生物進化論之精義，惜日久字句訛錯，竟不能讀耳。章首之『種有幾』之『幾』字，即今所謂『種子』（*Genia*），又名『精子』，又名

『元子。』說文：『幾，微也，從_〇從_戌。』『_〇，微也，從二_〇。』『_〇，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又曰：『蟻，蠶子也。』今徽州俗話猶謂蠶子爲蠶蟻，蠶子爲蠶蟻。『種有幾』之『幾』，正是此意，但更小於蠶子蠶子耳。章末『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此據莊子，其列子本不可用也。此處三個『機』字皆當作『幾』。此承上文『種有幾』而言，故曰『又反入於幾。』若作機，則何必曰『又』曰『反』乎？

頃讀易至『極深而研幾也』，阮元校勘記云：『釋文：幾，本或作機。』此亦幾機互譌之一例也。故連類記之。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此『幾』之定義最明切。莊子列子之『幾』卽出於此。』

三八 答經農（九月十五日）

余初作白話詩時，故人中如經農叔永觀莊皆極力反對。兩月以來，余頗不事筆戰，但作白話詩而已。意欲俟『實地試驗』之結果，定吾所主張之是非。今雖無大效可言，然黃翊蝶，

嘗試，他贈經農四首，皆能使經農叔永杏佛稱許，則反對之力漸消矣。經農前日來書，不但反對白話，且竟作白話之詩，欲再掛「白話」招牌。吾之歡喜，何待言也！

經農之白話詩有『日來作詩如寫信，不打底稿不查韻。……觀莊若見此種詩，必然歸咎胡適之適之立下壞榜樣，他人學之更不像。請看此種真白話，可否再將招牌掛？』諸句皆好詩也，勝其所作弔黃軍門墓及和杏佛送叔永諸作多多矣。惟中段有很壞的詩，因作三句轉韻體答之。

寄來白話詩很好，讀了歡喜不得了，要掛招牌怕還早。

『突然數語』嚇倒我，『興至揮毫』已欠妥，（揮的是羊毫，還是鷄毫？）『書未催成』更不可。（『書被催成墨未濃』是好白話詩。『書未催成』便不甚通。）且等白話句句真，金字招牌簇簇新，大吹大打送上門。

結三句頗好。

三九 啞戲（九月十六日）

民國五年九月

昨夜去看一種戲，名叫『啞戲』（Pantomime）。『啞戲』者，但有做工，無有說白，佐以音樂手勢，而觀者自能領會。

四〇 改舊詩（九月十六日）

（一）讀大仲馬俠隱記續俠隱記

仲馬記英王查爾第一之死，能令讀者痛惜其死而願其能免。此非常魔力也。戊申，作四詩題之。其一云：

從來樂紂多材武，未必武湯皆聖賢。太白南巢一回首，恨無仲馬爲稱冤。
今改爲

從來樂紂多材武，未必湯武真聖賢。那得中國生仲馬，一筆翻案三千年！
（二）讀司各得十字軍英雄記

原詩作於丁戊之間：

豈有醜人羊叔子？焉知微服武靈王？炎風大漠荒涼甚，誰更橫戈倚夕陽？

此詩注意在用兩個古典包括全書。吾近主張不用典，而不能換此兩典也。改詩如下：

豈有仇人羊叔子？焉知徽服趙主父？十字軍真兒戲耳，獨此兩人可千古。

此詩子耳爲韻，父古爲韻。

第一首可入嘗試集，第二首但可入去國集。

四一 到紐約後一年中來往信札總計（九月廿二日）

吾於去年九月廿二日到紐約，自此日爲始，凡往來信札皆列號擇要記之，至今日爲週年之期。此一年之中，往來書札如下：

收入 九百九十九封

寄出 八百七十四封

甚矣，無謂酬應之多也！

四二 白話律詩（十月十五日）

昨日戲以白話作律詩，但任宋諸人定不認此爲白話詩耳。

江上秋晨

眼前風景好，何必夢江南？

雲影渡山黑，江波破水藍。

漸多黃葉下，頗怪白鷗貪。

小小秋蝴蝶，隨風來兩三。

古人皆言鷗閒。以吾所見，則鷗終日回旋水上，捉魚爲食，其忙可憐，何閒之有乎？

四三 打油詩一束（十月廿三日）

打油詩何足記乎？以記友朋之樂，一也。以寫吾輩性情之輕率，一方面，二也。人生那能日日作莊語？其日日作莊語者，非大奸，則至愚耳。

（一）寄叔永觀莊

觀莊有長書來挑戰，吾以病故，未即答之。觀莊聞吾病，曰：「莫不氣病了？」叔永以告，余因此戲之。

居然梅親莊，要氣死胡適。
譬如小寶玉，想打碎頑石。
未免不自量，惹禍不可測。
不如早罷休，遲了悔不及。

親莊得此詩，答曰：『讀之甚喜，謝謝。』吾讀之大笑不可仰。蓋吾本欲用『鷄蛋殼』後乃改用『小寶玉』。若用『鷄蛋殼』親莊定不喜，亦必不吾謝矣。

(二) 答陳衡哲女士

女士答吾徵文書曰：『我詩君文兩無敵，』（此適贈叔永詩中語）豈可舍無敵者而他求乎？吾答書有『細讀來書頗有酸味』之語。女士答云：『請先生此後勿再「細讀來書」否則「發明品」將日新月盛也，一笑。』吾因以此寄之。

不『細讀來書』怕失書中味。

若『細讀來書』怕故入人罪。

得罪寄信人，真不得開交。

還請寄信人，

下次寄信時，

聲明讀幾遭。

（三）答胡明復

明復寄二詩。其第一首云：——

紐約城裏，有個胡適。白話連篇，成俗〔註二〕樣式。

第二首乃所謂『寶塔詩』也：——

民國五年十月

【註一】俗，吳語之『什麼。』

噢！

希奇！

胡格哩，
【註三】

癩我做詩！
【註四】

這話不須提。

我做詩快得希，

從來不用三小時。

提起筆，何用費心思？

筆尖兒嗤嗤嗤地飛，

也不管寶塔詩有幾層兒！

余答之曰：

癡！

適之！

勿讀書，
【註二】

香烟一支！

單做白話詩！

說詩快，做時遲，

一做就是三小時！

【註二】吳人讀『書』如『詩』。

【註三】吳語稱人之姓而系以『格哩』兩字，猶北人言『李家的』、『張家的』也。

【註四】吳語『勿要』兩字合讀成一音(hsao)，猶北京人言『別』也。

(四) 和一百〇三年前之『英倫詩』

林和民以英人 Sir J. F. Davis 所錄華人某之『英倫詩』十首示余。其詩爲五言律，間有佳者。其寫英倫風物，殊可供史料，蓋亦有心人也。其⑤⑥兩章云：

⑤兩岸分南北，三橋隔水通。

舟船過膝下，人馬步雲中。

石磴千層壘，河流九派溶。

洛陽天下冠，形勢略相同。

⊕地冷難栽稻，山來不阻饑。

濃茶調酪潤，烘麵裹脂肥。

美饌盛銀盒，佳醪酌玉卮。

士風尊飲食，入席預更衣。

余以爲今人可和此君而爲『美國詩』或『紐約詩』因戲爲之，成一章云：

一陣香風過，誰家的女兒？

裙翻駝鳥腿，韉像野豬蹄。

密密堆鉛粉，人人嚼『肯低』。(Candy糖也。)

甘心充玩物，這病怪難醫！

四四 戒驕（十月廿三日）

前日作一極不可宥之事，以驕氣陵人，至人以惡聲相報。余犯此病深矣。然受報之速而深，無如此次之甚者，不可不記也。

“Judge not, that ye be not judged!”

四五 讀論語（十一月一日）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

阮元校勘記曰：

皇本高麗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按潛夫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作『之』字。

阮校是也，『而』當作『之』。朱子曰：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此曲爲之說耳。

四六 打油詩又一束

（一）紐約雜詩（續）

（ca）The “New Woman”

頭上金絲髮，一根都不留。
無非爭口氣，不是出風頭。
生育當裁制，家庭要自由。
頭銜『新婦女』，別樣也風流。

(c) The "School Ma'am"

挺着胸脯走，堂堂女教師。
全消脂粉氣，常帶講堂威。
但與書爲伴，更無人可依。
人間生意盡，黃葉逐風飛。

(二) 代經農答『白字信』

經農來書云：『白字信又來，有「對鏡劇憐形影瘦，沾巾常覺淚痕多」二句，不知從何小說中抄來，可怪。』余答之曰：『白字信中兩句詩大不妙，兄不可』

不婉規之。若兄不忍爲之，適請代庖何如？

保重鏡中影，

莫下相思淚。

相思了無益，

空擾亂人意。」

(三) 寄陳銜哲女士

你若『先生』我，

我也『先生』你。

不如兩免了，

省得多少事。

四七 寫景一首（十一月一日）

昨日大霧，追思夏間一景，余所欲作詩紀之而未能者。忽得四句，頗有詩意，因存之。

兩脚渡江來，
山頭衝霧出。
雨過霧亦收，
江樓看落日。

四八 打油詩

(一) 再答陳女士(十一月三日)

陳女士答書曰：

所謂『先生』者，『密斯忒』云也。

不稱你『先生』，又稱你什麼？

不過若照了名從主人理，

我亦不應該勉強『先生』你。

但我亦不該就呼你大名。

民國五年十一月

『還請寄信人，下次寄信時，申明』要何稱。

適答之曰：

先生好辯才，駁我使我有口不能開。

仔細想起來，呼牛呼馬，阿貓阿狗，有何分別哉？

我戲言，本不該。

『下次寫信』請你不用再疑猜：

隨你稱什麼，我一一答應響如雷，決不敢再駁回。

(二) 紐約雜詩(續)(十一月四日)

(4) 總論

四座靜毋吡，聽吾紐約歌。

五洲民族聚，百萬富人多。

築屋連雲上，行車入地過。

『江邊』園十里，最愛赫真河。

(三) 塔詩

陳女士有英文塔詩嘲斐貝卡拔會 (Phi Beta Kappa) 會員，因答之曰

Right!
You might
Freely write,
In scorn and spite,
To your heart's delight,
On what "Oil of midnight"
Has made to shine in daylight.

藏暉室劄記卷十五

——民國五年十一月六日至六年（一九一七）三月廿日——

一 歐陽修易童子問（十一月六日）

——三卷，載於宋元學案卷四——

此書下卷論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昔之學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根據凡有數事：

（一）文字繁衍叢脞，不類聖人之言。

例（1）文言說潛龍勿用。

（2）繫辭說易簡。

（3）繫辭說卦說六爻三極。

民國五年十一月

(4) 繫辭說繫辭焉而明吉凶。

(二) 害經惑世，自相乖戾。

例(1) 文言說元亨利貞。

(甲) 是四德 四德之說見左傳襄九年，在孔子生前十五年。

(乙) 非四德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2) 說作易。

(甲)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乙) 「包犧氏……觀象于天……觀法于地……始作八卦。」

(丙)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

陰陽而立卦。」

(三) 其他根據。

(1) 四德之說見左傳……「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

用之不疑。然則兩文言爲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乎？

(2) 「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

此謂若彖是孔子所作，必不自稱述之如此。

(3) 「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

此則適不明白。

(4) 「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
歐陽氏此書，乃吾國考據學中少見之大胆議論，故記之。

二 希望威爾遜連任（十一月九日）

此次美國總統選舉，我自始至終希望威爾遜連任，以其爲美國開國以來第一流總統之一也。此次共和黨候選人休斯（Charles E. Hughes）於選舉競爭期內毫無所建白。其所

主張無一非共和黨之陳腐口頭禪。故休氏之舊交如 The N. Y. Evening Post 主者 O. G. Villard 初袒之，後皆變而與之爲敵。國中明達之士如 President Charles W. Eliot, John Dewey 皆助威氏而攻休氏。吾前語人，若此次休斯得勝，則此邦人士之政治知識，真足使我失望矣。前見晚郵報中之 Simeon Strunsky 亦作此語，喜其與余所見略同，故作書投之。

A Hughes Victory and Cynicism

To the Editor of The Evening Post:

Sir: As an absolutely disinterested student of American politics, I cannot refrain from writing you that in to-night's Post-Impressions I find the most satisfactory argument in favor of President Wilson's reelection that has ever appeared during the whole campaign. The argument is as follows: "The reason why I want to see Mr. Wilson reelected by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is that I dread

the thought of going cynical. If Mr. Hughes is the winner next Tuesday, I shall be driven into acknowledging that the world must be taken as you find it, and that habit is bound to triumph over the idea."

Having had the unusual privilege of witnessing two Presidential campaigns during my student years in this country, I feel warranted to believe that the unexpected success of the Progressive party in 1912 seems to indicate that Mr. Simeon Strunsky and those who hold the same views may yet be saved from "going cynical."

"SINÆ"

New York, November 4.

三 吾對於政治社會事業之興趣（十一月九日）

余每居一地，輒視其地之政治社會事業如吾鄉吾邑之政治社會事業。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動，社會改良之事，輒喜與聞之。不獨與聞之也，又將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自

附于吾所以爲近是之一派，與之同其得失喜懼。故吾居綺色佳時，每有本城選舉，我輒有所附同，亦有所攻斥。於全國選舉亦然。一九一二年，我衣襟上戴 Bull Moose（野鹿）徽章者兩月，以示主張進步黨也。去年則主張紐約女子參政權運動。今年則主張威氏之連任。

此種行爲，人或嗤之，以爲穉氣。其實我頗以此自豪，蓋吾人所居，卽是吾人之社會，其地之公益事業，皆足供吾人之研究。若不自認爲此社會之一分子，決不能知其中人士之觀察點，卽有所見及，終是皮毛耳。若自認爲其中之一人，以其人之事業利害，認爲吾之事業利害，則觀察之點既同，觀察之結果自更親切矣。且此種閱歷，可養成一種留心公益事業之習慣，今人身居一地，乃視其地之利害得失若不相關，則其人他日歸國，豈遽爾便能熱心于其一鄉一邑之利害得失乎？

四 戲叔永（十一月九日）

叔永作對月詩三章，其末章曰：

不知近何事，明月殊惱人。

安得駕蟾蜍，東西只轉輪。

我戲爲改作曰：

不知近何事，見月生煩惱。

可惜此時情，那人不知道。

五 黃克強將軍哀辭（十一月九日）

黃克強（與）將軍前日逝世，叔永有詩輓之。余亦有作。

當年曾見將軍之家書，

字跡飛動似大蘇。

書中之言竟何如？

『一歐吾兒，努力殺賊！』——

八個大字，

讀之使人感慨奮發而愛國。

民國五年十一月

嗚呼將軍，何可多得！

六 編輯人與作家

美國『世紀』雜誌編輯人吉爾得 (Richard Watson Gilder) 死後，其『書札』近始出版，紐約晚郵報評論此書，並論其人，謂此君閱讀外來投稿，最留心人才，對於作家最富于同情心；彼自言作編輯人須有三德：一須有思想，二須有良心，三須有良好的風味 (good taste) 彼實能兼有之。

七 舒母夫婦 (十一月九日)

吾友舒母 (Paul B. Schumm) 爲康南耳大學同學。其人沉默好學能文，專治『風景工程』 (Landscape Architecture) 而以其餘力拾取大學中徵文懸賞，如詩歌獎金，文學獎金之類，以資助其日用。其人能思想不隨人爲是非。吾所知康南耳同學中，其真能有獨立之思想者，當以 Bill Edgerton 與君爲最上選矣 (畢業院中人不在此數)。

去年以君之紹介，得見其父母。其父 George Schumm 持『無政府主義』以誦魯東

(Proudon) 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諸人之哲學自娛，而其人忠厚慈祥，望之不利其爲持無政府主義者也。

一日，余得一書，書末署名爲魯崩女士 (Carmen S. Reuben)。書中自言爲吾友舒母之妻。已結婚矣，以自命爲『新婦人』 (New Woman) 故不從夫姓而用其本姓。(通例，婦人當從夫姓，如 Carmen Reuben Schumm) 此次以嘗聞其夫及其翁稱道及余，又知余尙在紐約，故以書邀余相見。余往見之，女士端好能思想，好女子也，誠足爲吾友佳偶。嘗與吾友同學，故相識。今年結婚。婚後吾友回綺色佳理舊業，女士則留紐約以打字自給，夜間則專治音樂。自此以後，吾與之相見數次，深敬其爲人，此真『新婦人』也。

昨夜吾與女士同赴舒母先生 (吾友之父) 之家晚餐，因記其夫婦之事於此。

八 發表與吸收

Expression is the best means of appropriating an impression. (你若想把平時所得的印象感想變成你自己的，只有表現是最好的方法。) 此吾自作格言。如作筆

記，作論文，演說，討論，皆是表現。平日所吸收之印象皆模糊不分明；一經記述，自清楚分明了。

九 作孔子名學完自記二十字（十一月十七日）

推倒邵堯夫，燒殘『太極圖。』

從今一部易，不算是天書。

一〇 陳衡哲女士詩（十一月十七日）

月

初月曳輕雲，笑隱寒林裏。

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

風

夜聞雨敲窗，起視月如水，

萬葉正亂飛，鳴颿落松葉。

叔永以此兩詩令適猜爲何人所作。適答之曰：『兩詩妙絕……風詩吾三人（任揚及我）

若用氣力尙能爲之。月詩則絕非吾輩尋常蹊徑……足下有此情思，無此聰明，杏佛有此聰明，無此細膩……以適之邏輯度之，此新詩人其陳女士乎？叔永來書以爲適所評與彼所見正同。此兩詩皆得力于摩詰。摩詰長處在詩中有畫。此兩詩皆有畫意。

一一 紐約雜詩（續）（十一月十七日）

(5) Tammany Hall

赫赫『潭門內』查兒斯茂肥。

大官多黨羽，小惠到孤嫠。

有魚皆上釣，惜米莫偷鷄。

誰人堪敵手？北地一班斯。

查兒斯茂肥 (Charles Murphy) 者，紐約城民主黨首領。其黨羽以潭門內堂 (Tammany Hall) 爲機關部，其勢力極大，紐約之人士欲去之而未能也。其黨之手段在能以小惠得民心。此如田氏厚施，王莽下士，古今來竊國大奸皆用此法也。班斯 (Wm Barnes) 者，紐約省

共和黨首領，居赫貞河上游之瓦盆尼（Albany，紐約省會），與茂肥中分紐約省者也。

一二 美國之清淨教風（十一月十八日）

美洲建國始於英國清淨教徒（The Puritans）之避地西來，清淨教徒者，痛恨英國國教（The Anglican Church—Episcopalian）之邪侈腐敗，而欲掃除清淨之者也。英國大革命即起於此。及王政復辟，清淨教徒結會西遷，將於新大陸立一清淨新國，故名其土曰『新英蘭』。其初建之時，社會政權多在教士之手，故其初俗崇禮義，尊天篤行，以衛道自任。其遺風所被，至於今日，尚有存者。今所謂美國之『清淨教風』（Puritanism）者是也。此風在今日已失其宗教的性質，但呈一種極陋隘的道德觀念。其極端流於守舊俗，排異說，與新興之潮流爲仇。故“Puritanism”一字每含諷刺，非褒詞矣。

此『清淨教風』之一結果在於此邦人之狹義的私德觀念，往往以個人私德細行與政治能力混合言之，甚至使其對於政治公僕私德之愛憎，轉移其對於其人政策之愛憎。如故總統麥荊尼所享盛名，大半由於其私人細事之嘖嘖人口也。數年以來，余屢聞人言，於今

總統威爾遜氏之家庭細事，大半有微詞。一年中以此告者不下七八人。在綺色佳時，聞某夫人言威氏妻死未一年即再娶，其影響或致失其再任之機會。余初聞而不信之。及來紐約，乃屢聞之。一日余與此間一洗衣婦人談及選舉事，此婦人告我此間有多人反對威氏之再任，以婦人界爲尤甚，其理由之一，則謂威氏妻死未期年即再娶也。又一日，余與吾友墨茨博士談。博士告我，言斯丹福大學 (Leland Stanford University) 前校長朱爾丹氏 (President David Starr Jordan) 自言雖極贊成威氏之政策，然此次選舉幾不欲投威氏之票。其故云何？則以威氏妻死不期年而再娶，又以威氏作王城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校長時，曾以花球贈一婦人。朱爾丹氏爲此邦名人之一，其思想之陋狹至此，可謂怪事！此尤可見此邦之狹陋的 Puritanism 也。

此種陋見最足阻礙社會之進步。如今之新體戲劇，小說，多直寫男女之事，不爲之隱諱，其在歐洲久能通行無忌者，至此邦乃不能出版，不能演唱。又如『生育裁制』之論，久倡于歐洲，如荷蘭乃以政府命令施行之，而在此邦則倡此說者有拘囚之刑，刊布之書有銷燬之

罰。可謂頑固矣！

余非謂政治公僕不當重私德也。私德亦自有別。如貪賊是私德上亦是公德上之罪惡，國人所當疾視者也。又如休棄貧賤之妻，而娶富貴之女以求倖進，此關於私德亦關於公德者也。國人鄙之可也。至於妻死再娶之遲早，則非他人所當問也。

一三 月詩（十二月六日）

一

明月照我牀，臥看不肯睡。窗上青簾影，隨風舞娟媚。

二

我但玩明月，更不想什麼。月可使人愁，定不能愁我。

三

月冷寒江靜，心頭百念消。欲眠君照我，無夢到明朝。

數月以來，叔永有月詩四章，詞一首，杏佛有尋月詩月訴詞，皆抒意言情之作。其詞皆有愁思，

故吾詩云。

一四 打油詩答叔永（十二月廿日）

昨得叔永一片，言欲以一詩題吾白話之集。其詩云：

文章革命標題大，白話工夫試驗精。一集打油詩百首，「先生」合受「榨機」名。
（「榨機」兩字陳女士初用之。）

吾亦報以詩曰：

人人都做打油詩（朱任揚陳皆爲之），這個功須讓「榨機」。欲把定盦詩奉報：
「但開風氣不爲師。」

一五 「打油詩」解（十二月廿一日）

唐人張打油詩曰：

江上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

故謂詩之俚俗者曰「打油詩」。（見升菴外集）

一六 古文家治經不足取（十二月廿六日）

頃得吳學甫點勘墨子讀本，讀之終卷，僅得可采者一二事耳。古文家治經治古籍最不足取，以其空疏也。如經說上『凡牛樞非牛』，下注云：『樞者，區之借字，華嚴經音義引論語馬注，「區，別也。」』桐城先生豈並十三經注疏亦未之見耶？若然，則古文家讀書之少真可令人駭怪矣。（『區，別也』乃論語『區以別矣』句之馬融注，見何晏集解，今在十三經注疏之中。）

又按此說未免輕易冤枉人。適又記。

一七 論訓詁之學（十二月廿六日）

考據之學，其能卓然有成者，皆其能用歸納之法，以小學爲之根據者也。王氏父子之經傳釋詞讀書雜記，今人如章太炎，皆得力於此。吾治古籍，盲行十年，去國以後，始悟前此不得途徑。辛亥年作詩經言字解，已倡『以經說經』之說，以爲當廣求同例，觀其會通，然後定其古義。吾自名之曰『歸納的讀書法』。其時尚未見經傳釋詞也。後稍稍讀王氏父子及段

(玉裁)孫(仲容)章諸人之書，始知『以經說經』之法，雖已得途徑，而不得小學之助，猶爲無用也。兩年以來，始力屏臆測之見，每立一說，必求其例證。例證之法約有數端：

(一) 引據本書 如以墨子證墨子，以詩說詩。

(二) 引據他書 如以莊子荀子證墨子。

(三) 引據字書 如以說文爾雅證墨子。

一八 論校勘之學(十二月廿六日)

校勘古籍，最非易事。蓋校書者上對著者，下對讀者，須負兩重責任，豈可輕率從事耶？
方學者治此學最精，其學名 Textual Criticism。今撮其學之大要，作校書略論。

(一) 求古本。愈古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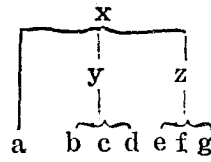
(1) 寫本(印書發明之前之書)。

(2) 印本(印書發明之後之書)。

若古本甚衆而互有異同，當比較之而定其傳授之次序，以定其何本爲最古。其律曰：

凡讀法相同者，大概為同源之本。

今為例以明之。如某書今有七本互為異同。七本之中，第一本（a）與他本最不同，其次三



d e f g 七本則大概可無疑也。

種（b c d）最相同，又次三種（e f g）最相同。如此，可假定此七本所出，蓋本於三種更古之本（如圖）。若以 b c d 三本相同之處寫為一本，則得 y 本。更以 e f g 相同之處寫為一本，則得 z 本。更以 y z a 三本相同之處寫為一本，則得 x 本。x 本未必即為原本，然其為更古於 a b c

（二）求旁證。

（1）叢鈔之類。如馬總意林，及北堂書鈔，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之類。

（2）引語。如吾前據淮南子所引『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以正王弼本

老子『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是也。

（3）譯本。

(三) 求致誤之故。

(甲) 外部之傷損：

(1) 失葉。

(2) 錯簡。

(3) 泮滅。

(4) 蟲蛀。

(5) 殘壞。

(乙) 內部之錯誤：

(1) 細誤。

(a) 形似而誤。

『家』誤『家』是也。

(b) 損失筆畫。

如墨經『恕』誤『恕』，『宇』誤『守』，『宇』誤『宇』，
如吾前見敦煌錄中『昌』作『昌』，『害』作『害』之

類。

(c) 損失偏旁。

(2) 脫字。

(a) 同字相重誤脫一字。

(b) 同字異行，因而致誤。如兩行皆有某字，寫者因見下行之字而脫去兩字之間諸文。

(c) 他種脫文。

(3) 重出。

(4) 音似而誤。

(5) 義近而誤。

(6) 避諱。如老子之『邦』字皆改爲『國』，遂多失韻。

(7) 字倒。

(8) 一字誤寫作兩字。

(9) 兩字誤寫成一字。

(10) 句讀之誤（文法解剖之誤）。如老子「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作「乃」解。後人誤讀「信不足焉」爲句，又加「焉」字於句末。（見王氏讀書志餘）

(11) 衍文。（無意之中誤羨）

(12) 連類而誤。寫者因所讀引起他文，因而致誤。

(13) 旁收而誤。旁收者，誤將旁注之字收作正文也。例如老子三十一章注與正文混合爲一，今不知何者爲注爲正文矣。又如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助長也。」或謂「勿正心」乃「勿忘」之誤，此一字誤作兩字之例也。吾以爲下「勿忘」兩字，乃旁收之誤。蓋校者旁注「勿忘」二字，以示「勿正心」三字當如此讀法。後之寫者，遂并此鈔入正文耳。

(14) 章句誤倒。此類之誤，大概由於校書者注舊所挽誤於旁，後之寫者不明

所注應入何處，遂顛倒耳。

(15) 故意增損改竄。此類之誤，皆有所爲而爲之。其所爲不一：

(a) 忌諱。如滿清時代刻書恆去胡虜諸字。又如歷代廟諱皆用代字（上文6）。

(b) 取義。寫者以意改竄，使本文可讀而不知其更害之也（上文10）。

(c) 有心作僞。

校書以得古本爲上策。求旁證之範圍甚小，收效甚少。若無古本可據，而惟以意推測之，則雖有時亦能巧中，而事倍功半矣。此下策也。百餘年來之考據學，皆出此下策也。吾雖知其爲下策，而今日尙無以易之。歸國之後，當提倡求古本之法耳。

一九 近作文字

近作數文，記其目如下：

(一) 文學改良私議。（寄新青年）

(二) 吾我篇爾汝篇 (登季報)

(三) Review of Prof. B. K. Sarkar's "Chinese Religion through Hindu Eyes." (譯 The Hindusthane Student. Nov. 1916.)

(四)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Recent Monarchical Movement in China. (譯 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二〇 印像派詩人的六條原理

On the whole, one cannot help admiring the spirit that animates the "new poets" in spite of some of their ludicrous failures to reach a new and higher poetry in their verse. They at least aim for the real, the natural; their work is a protest against the artificial in life as well as poetry. It is curious to note, moreover, that the principles upon which they found their art are simply, as Miss Lowell, quoted by Professor Erskine, tells us, "the essentials of all great poetry,

indeed of all great literature." These six principles of imagism are from the preface to "Some Imagist Poets":

1. *To use the language of common speech, but to employ always the exact word, not the nearly exact nor the merely decorative word.*
2. *To create new rhythms—as the expression of new moods—and not to copy old rhythms, which merely echo old moods. We do not insist upon "free verse" as the only method of writing poetry. We fight for it as for a principle of liberty. We believe that the individuality of a poet may often be better expressed in free verse than in conventional forms. In poetry a new cadence means a new idea.*
3. *To allow absolute freedom in the choice of the subject.*
4. *To present an image, (hence the name "Imagist.") We are not a school of painters, but we believe that poetry should render particulars exactly and not deal in vague generalities, however magnificent and sonorous.*

5. To produce poetry that is hard and clear, never blurred nor indefinite.

6. Finally, most of us believe that concentration is of the very essence of poetry.

From the N. Y. Times Book Shechor

此派所主張，與我所主張多相似之處。

二一 詩詞一束（六年一月十三日記）

采桑子慢 江上雪

正嫌江上山低小。多謝天工，教銀霧重重，收向空濛雪海中。江樓此夜知何夢？

夢騎虹，也不夢屠龍，夢化塵寰作玉宮。

此吾自造調，以其最近於采桑子，故名。

沁園春 廿五歲生日自壽（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棄我去者，二十五年，不再歸來。對江明雪霽，吾當壽我，且須高咏，不用啣杯。種種從

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從今後，要那麼收果，先那麼栽。宵來一夢奇哉，似天上諸仙采藥回。有丹能却老，鞭能縮地，芝能點石，觸處金堆。我笑諸仙，諸仙笑我。敬謝諸仙我不才，葫蘆裏，也有些微物。試與君猜。

沁園春（以一字爲韻）

（1）過年（六年元旦）

江上老胡，邀了老盧，下山過年。碰着些朋友，大家商議，醉瓊樓上，去過殘年。忽然來了，湖南老胡，拉到他家去過年。他那裏，有家肴市釀，吃到明年。何須吃到明年？有朋友談天便過年。想人生萬事，過年最易，年年如此，何但今年踏月江邊，胡盧歸去，沒到家時又一年。且先向，賢主人夫婦，恭賀新年。

（2）新年（一月二日）

早起開門，送出病魔，迎入新年。你來得真好，相思已久，自從去國，直到今年。更有些人在天那角，歡喜今年第七年。何須問，到明年此日，誰與過年？回頭請問新年那

能使今年勝去年。說『少做些詩，少寫些信，少說些話，可以長年。莫亂思誰，但專愛我，定到明年更少年。』多謝你，且暫開詩戒，先賀新年。

曩見蔣竹山作聲聲慢，以『聲』字爲韻，蓋創體也。自此以來，以吾所知，似無用此體者。病中戲作兩詞，用二十五個『年』字，此亦一『嘗試』也。

四言絕句（一月十二日）

月白江明。永夜風橫。明朝江上，十里新冰。

譯杜詩一首

杜工部有詩云：

漫說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此詩造語何其妙也。因以英文譯之：

Say not Spring is always good,

For the Wind is in wild ecstasy:

民國六年一月

一〇七五

He blows the flowers to flow down the stream,
Where they turn the fishman's boat upside down.

二二 黃梨洲南雷詩曆（一月廿日）

中讀梨洲詩，偶摘錄一二。其古詩多佳者，不能錄於此也。

偶書

書院講章村學究，支那語錄莽屠兒。蠢然跳出兩般外，始有堂堂正正旗。

過塔子嶺

西風颯颯捲平沙，驚起斜陽萬點鴉。遙望竹籬煙斷處，當年曾此看桃花。

東湖樵者祠

『東湖樵者之神位，』下拜寒梅花影邊。姓氏官名當世豈，一無憑據足千年。

過東明寺

獨對千峯側，心原與境訛。吾身已再世，古寺恰三過。歲月塵蒙壁，牛羊夕下坡。好風

四面垂，吹淚壓藤蘿。

夢壽兒

自從兒殞後，無日不寒霖。天意猶憐汝，老夫何復心？看書皆壽字，入夢契中陰。一半黃髯在，還留白自今。

梨洲自序甚可誦，今錄之：

詩曆題辭

余少學詩南中，一時詩人如粵韓孟郁（上桂）、閩林茂之（古度）、黃明立（居仲）、吳林若撫（雲鳳）皆授以作詩之法：如何漢魏，如何盛唐，抑揚聲調之間，規模不似，無以御其學力，裁其議論，便流入於中晚，爲宋元矣。余時頗領崖略，妄相唱和。稍長，經歷變故，每視其前作，修辭琢句，非無與古人一二相合者。然嚼蠟了無餘味，明知久久學之，必無進益，故於風雅意緒闕略，其間臚背籜底，茅店客位，酒醒夢餘，不容讀書之處，間括韻語以銷永漏，以破寂寥，則時有會心。然後知詩非學之而

致。蓋多讀書，則詩不求工而自工。若學詩以求其工，則必不可得。讀經史百家，則雖不見一詩，而詩在其中。若只從大家之詩章參句鍊，而不通經史百家，終於僻固而狹陋耳。

適按此亦一偏之見也。單讀書亦無用；要如梨洲所謂『多歷變故』，然後可使『橫身苦趣，淋漓紙上』耳。

夫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皆所藏納。古今志士學人之心思願力，千變萬化，各有至處，不必出於一途。今於上下數千年之間，而必欲一之以唐；於唐數百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盛唐。盛唐之詩，豈其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濃淡，亦未嘗歸一，將又何所適從耶？是故論詩者，但當辨其真僞，不當拘以家數。若無王孟李杜之學，徒借枕籍咀嚼之力，以求其似，蓋未有不僞者也。一友以所作示余，余曰：『杜詩也。』友遜謝不敢當。余曰：『有杜詩，不知子之爲詩者安在？』友茫然自失。此正僞之謂也。余不學詩，然積數十年之久，亦近千篇，乃盡行汰去，存其十之一二。師友既

盡，孰定吾文？但按年而讀之，橫身苦趣，淋漓紙上，不可謂不逼真耳。南雷黃宗羲題。

二二三 論詩雜詩（一月二十夜）

病又作，中夜不能睡，成四詩：

（一）詩三百篇惟寺人孟子及家父兩人姓名傳耳，其他皆無名氏之作也。其詩序所稱某詩爲某作，多不可信。

三百篇詩字字奇，能歡能怨，更能思。頗憐詩史開元日，不見詩人但見詩。

（二）周末文學，傳者至少。其傳者，荀卿屈原宋玉之賦而已，皆南人也。北方文學乃無傳者。

『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最愛荀卿天論賦，可作培根語誦之。

（三）韓退之之詩多劣者。然其佳者皆能自造語，鑄詞，此亦其長處，不可沒也。

『義山冤枉韓退之，』塗改清廟生民詩。』『牽頭曳足斷腰脰，揮刀紛紜刳膾肺。』

三百篇中無此語。

(四)此一詩因讀梨湖詩序而作。陳伯嚴贈濤園詩云『濤園鈔句終歲禿千毫。……百靈噤不下，此老仰彌高。』可憐！

『學杜真可亂楮葉，』便令如此又怎麼可憐？『終歲禿千毫』（陳伯嚴詩）學像他人忘却我。

二四 威爾遜在參議院之演說詞（一月二十二日）

威爾遜在參議院的演說，提議一個『無勝利的和平』（a peace without Victory）主張只有平等的國家可以有永久的和平。他又主張各國聯合為一個維持和平的大同盟。他說這不過是一種門羅主義的擴充而已。文中陳義甚高，民族自決，海洋自由，海軍裁縮，皆有發揮。全文甚長，鈔其結語如下：

I am proposing, as it were, that the nations should with one accord adopt the doctrine of President Monroe as the doctrine of the world: That no nation should seek to extend its policy over any other nation or people, but that every people should be left free

to determine its own policy, its own way of development, unhindered, unthreatened, unafraid, the little along with the great and powerful.

I am proposing that all nations henceforth avoid entangling alliances which would draw them into competition of power. Catch them in a net of intrigue and selfish rivalry, and disturb their own affairs with influences intruded from without. There is no entangling alliance in a concert of power. When all unite to act in the same sense and with the same purpose, all act in the common interest and are free to live their own lives under a common protection.

I am proposing government by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that freedom of the seas which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fter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urged with the eloquence of those who are the convinced disciples of liberty; and that moderation of armaments which makes of armies and navies a power for order merely, not an instrument of aggression or of selfish violence.

These are American principles, American policies. We can stand for no others. And they are also th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of forward-looking men and women everywhere, of every modern nation, of every enlightened Community. They are the principles of mankind and must prevail.

二五 羅斯福論『維持和平同盟』

羅斯福近有書致參議員波拉 (Borah) 力攻『維持和平同盟』之主張其結論

近于醜詆：

The position of Mr. Holt and his associates in these international proposals is precisely like that of an individual who in private life should demand that if a ruffian slapped the face of a decent citizen's wife, and if the decent citizen promptly knocked the ruffian down, the peace League should, in the interest of the ruffian, attack the man who objected to having his wife's face slapped. Faithfully

YOURS,

THEODORE ROOSEVELT.

羅斯福，小人也；其人可以處得志而不能處失志；失志則如瘋狗不擇人而噬矣。卽如此『維持和平同盟』之議，羅氏二年前力主之；及其仇塔虎脫與威爾遜皆主之，羅氏忽變其初心，而力攻擊醜詆之矣。

二六 維持和平同盟會之創立

PROPOSALS

We believe it to be desirab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join a league of nations binding the signatories to the following:

First: All justiciable questions arising between the signatory powers, not settled by negotiation, shall,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s of treaties, be submitted to a judicial tribunal for hearing and judgment, both upon the merits and upon any issue as to its jurisdiction of the question.

民國六年一月

一〇三

Second: All other questions arising between the signatories and not settled by negotiation, shall be submitted to a council of conciliation for hearing, consideration and recommendation.

Third: The signatory powers shall jointly use forthwith both their economic and military forces against any one of their number that goes to war, or commits acts of hostility, against another of the signatories before any question arising shall be submitted as provided in the foregoing.

The following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Three has been authoriz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signatory powers shall jointly use, forthwith, their economic forces against any of their number that refuses to submit any question which arises to an international judicial tribunal or council of conciliation before threatening war. They shall follow this by the joint use of their military forces against that nation if it actually proceeds to make war or invades another's territory without first submitting, or offering to submit,

its grievance to the court or council aforesaid and awaiting its conclusion."

Fourth: Conferences between the signatory powers shall be held from time to time to formulate and codify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unless some signatory shall signify its dissent within a stated period, shall thereafter govern in the decisions of the Judicial Tribunal mentioned in Article One.

『維持平和同盟』(The League to Enforce Peace)之議起於此邦。此邦人士如何耳特(Hamilton Holt)塔虎脫(W. H. Taft)之流皆主之。前年六月十七日何耳特氏招此邦名流百人會於菲城之獨立廳組織一『維持平和同盟』會。塔虎脫氏今爲之長。此會所主四大綱如上所列。四事之中，尤以第三事爲要。兩年以來，歐美政治家及政治學者多主張之。至前日(二十二日)歐爾遜破百餘年之成例，至參議院宣言，以此爲將來外交政策之根本，則世界國際史真開一新紀元矣。

二七 補記爾汝(一月廿四日)

民國六年一月

一〇八五

論語：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女弗如也。』（公冶長）

包注『吾與汝俱不如』。『那疏同。朱注『與許也』。舊注以『與』爲連字，而朱以爲動字，朱注蓋本先進篇『吾與點也』之語。頃見阮元校勘記曰：

釋文出『吾與爾』云，『爾本或作女，音汝』。案三國志夏侯淵傳曰：『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正作『爾』字，蓋與陸氏所據本合。

此則甚可玩味。作『爾』者是也。吾前作爾汝篇，以爲凡今言『你的』、『你們的』古皆用『爾』不用『汝』。馬氏文通所謂『偏次』者是也。（看劄記十三卷第一五則。）今若依朱注，則『吾與汝弗如也』同于『吾許汝之弗如也』。汝在偏次，故當用爾。『爾弗如』猶今言『你的不及他』也。此又可證此律之嚴也。

吾自一九一六年正月一日到十二月卅一日，一年之間，凡收到一千二百十封信，凡寫出一千〇四十封信。

二九 中國十年後要有什麼思想

一月廿七日至斐城（Philadelphia）演說。斐城在紐約與華盛頓之間，已行半途，不容不一訪經農。故南下至華盛頓小住與經農相見甚歡，一夜經農曰：

我們預備要中國人十年後有什麼思想？

此一問題最爲重要，非一人所能解決也。然吾輩人人心當刻刻存此思想耳。

三〇 在斐城演說

斐城之演說乃 Haverford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之『年宴』所招。此校新校長爲前在康南耳之康福先生（William W. Comfort）。此次年宴席後演說者本爲美國前總統塔虎脫氏，及康南耳大學校長休曼氏。休曼校長辭不能來，康福先生薦適代之。適以其爲異常優寵，却之不恭，故往赴之。此次所說爲『美國能如何協助中國之發達，』

稿另有刊本。塔總統所說爲『維持和平同盟會』

三一 湖南相傳之打油詩

上天老懵懂，打破石灰桶。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

陳嵩青說湖南相傳『打油詩』作此式。此詩各地相傳多有不同之處。曩見小說七俠五義中亦有此詩，末二句同此，而首二句不同，今不復記憶矣。

三二 記朋友會教派（二月五日）

斐城演說後，寓於海因君（Joseph H. Haines）之家。此君今業商，而其家中藏歷史文學美術之書滿十餘架。其新婚之夫人尤博雅，富於美術觀念。

海因君爲 Haverford College 畢業生。此校本爲朋友會（Society of Friends）教派中人所辦，故其中學生大半皆朋友會派信徒也。

朋友會者，耶穌教之一派，世所稱匯克派（Quakers）是也。此派創於英人喬治（名福克司（George Fox））。福克司痛耶穌教之淪爲羅馬教與英國國教，溺於繁文縟禮，而失其

立教之精神，故倡個人內省自悔自修之說以警衆。福氏本一織匠之子，素無聲望，而其精誠動人，所至風靡。官府初以為妄言惑衆，拘之判以笞罪。福氏持耶穌之不可抗主義，俯首受鞭，鞭已，更請再鞭。耶穌曰：『你們莫與惡抗。若有人打你臉的左邊，更把右邊讓牠打。』——馬太書五章三十九節。鞭者卒感悔，竟成福氏之信徒。其後從者日衆，遂成新派。福氏初說法時在一六四七年，至今二百七十年矣。今其徒雖不甚衆（不出二十萬人？），而其足跡遍於天下。吾國四川省亦多此派傳教人也。

此派初興之時，其精神最盛。其信天修行，絕世無匹。其人每說法傳道，精誠內充，若有神附。以其畏事上帝，故有『匱克』之稱。『匱克』者，震恐戰慄之謂。

此派教旨之特色：

- (一) 人人可直接對越上帝，不須祭司神父之間接。
- (二) 不用洗禮。
- (三) 不用祭司神父。（另有一支派，今亦用牧師。）

(四) 每集會時，衆皆閉目靜坐，無有樂歌，無有演講。無論何人，心有話說，即起立發言，或宣教義，或致禱詞。說完，仍坐下默思。

(五) 男女平等，皆可發言，皆可當衆祈禱。(耶教初興時，使徒如保羅〔St. Paul〕對婦女極不平等。〔看哥林多前書十四章三十四五節。〕此派在十七世紀中葉獨倡此風，可稱女權史上一新紀元也。)

(六) 深信耶穌『不與惡抗』之說。(此卽老子之不爭主義。斐師德所謂唯面自乾者近似之。) 以此故，乃反對一切戰爭。凡信此教者皆不得當兵。(此條實際上多困難。當此邦南北戰爭之時已多困難。及今日英國強迫兵制之實行。此教中人因不願從軍受拘囚之罪者，蓋不知凡幾。)

海因夫人語我以此派中人之婚禮，甚有足供研究者，故記之於下：

男女許婚後，須正式通告所屬朋友會之長老。長老卽行調查許婚男女之性行名譽。若無過犯，乃可許其結婚。

結婚皆在本派集會之所（此派不稱之爲『教會』〔Church〕，但稱會所而已。）結婚之日，男女皆須當衆宣言情願爲夫婦。宣言畢，長老起立，問衆中有反對者不若無異詞，長老乃發給婚書。

海因夫人以婚書示我，其書以羊皮紙爲之。首有長老宣言某人與某女子已正式宣告，願爲夫婦，當即由某等給與證書。下列長老諸人署名，次列結婚夫婦署名，其下則凡與會者皆一一署名。海因夫人婚書上署名者蓋不下三百人。

海因夫人言朋友會中人因婚禮如此慎重，故婚後夫婦離異之事竟絕無而僅有也。

吾與此君夫婦此次爲初交。海因君爲年宴主事者，故與我有書信往來。吾既允演說，海因君函問我欲居 Bellvue-Stratford 旅館耶，抑願館其家耶。此旅館爲斐城第一大旅館，猶紐約之 Waldorf-Astoria 也。吾甯捨此而寓其家，正知其爲朋友會中人，故欲一看其家庭內容耳。今果不虛此願也。

三三三 小詩（二月五日）

空濛不見江，但見江邊樹。狂風捲亂雪，滾滾騰空去。

三四 寄經農文伯

自美京歸時，作一詩寄經農文伯。（文伯，吉林王徵字。）

日斜橡葉非常豔，雪後松林格外青。可惜京城諸好友，不能同我此時情。

三五 迎叔永

叔永將自波士頓遷校來紐約，吾自美京作此迎之。

真個三番同母校，况同「第二故鄉」思。會當清夜臨江閣，同話飛泉作雨時。

三六 王壬秋論作詩之法（二月十一日）

……詩者，持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掩其情無露其詞。直書己意始於唐人，宋賢繼之，遂成傾瀉。歌行猶可粗率，吾言豈容屠沽無如往而復之情，豈動天地鬼神之聽？……樂必依聲，詩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已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製，手披口吟，非沈浸

於中，必不能炳著於外……但有一戒，必不可學元遺山及湘綺樓。遺山初無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詞意而雜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學之必亂。（適案此言真不通。遺山在元之前，有何「不元」之理乎？）余則盡法古人之美，一一而仿之，鎔鑄而出之。功成未至而謬擬之，必弱必難，則不成章矣，故詩有家數，猶書有家樣。不可不知也。（大中華二卷一期）

此老自誇真可笑。

三七 袁政府「洪憲元年」度預算追記

歲 入	
經常	426,237,145
臨時	45,709,565
歲入總計 471,946,710圓	
歲 出	
經常	
1外交	3,276,677
2內務	49,653,982
3財政	53,531,625
4陸軍	135,813,986
5海軍	17,101,779
6司法	7,665,772
7教育	12,611,583
8農商	3,762,244
9交通	1,577,408
10蒙藏院	947,230
總計	285,942,286圓
臨時	
總計(注)	185,577,150
歲出總計 471,519,436	

民國六年二月

1093

(注) 歲出臨時總計項內有：

陸軍 六，四三八，七二七元

財政 一七五，三〇二，七八九元

其臨時費「財政」日包括

預備金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幣制經費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銀行股本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國債 一三七，六八三，五二七元

三八 無理的干涉(二月十二日)

初十夜哥爾比亞大學世界學生會之俄國學生請大文豪托爾斯太(Tolstoi)之子伊惹托爾斯太伯爵(Count Ilya Tolstoi)演說，不意大學俄文科教長 Prof. J. D. Prince 素不喜托氏之理論者，出而干涉，竟令大學書記禁止此會用大學講室為會場，托氏遂不能演說。托氏謂人曰：

I thought for a while that I was back in Russia and not in "free" America. Worse than that—for the precise address I in-

tended to give had been delivered last October in Moscow and the address had been approved by the Chief of Police before it was delivered.

此不獨本校之辱，亦此邦之羞也。

三九 落日（二月十七日）

黑雲滿天西，遮我落日美。忽然排雲出，團圍墮江裏。

四〇 叔永柬胡適（二月十七日）

昔與君隔離，一日寄一片。今來居同地，兩三日一見。豈曰道路遙？車行不數站。樓高懶出門，避人時下鍵。門戶徒爲爾，有窗臨街店。仰視屋盪天，俯聆車掣電。夜半喧雷聲，驚魂作夢魘。一事每怪君，新詩頻染翰。問君何能然，所居遠塵玷。赫真著勝名，清幽獨占斷。冬積冰稜稜，秋浮月豔豔。朝噉與夕曠，氣象復萬變。昔負綺城佳，今當赫真厓。我心苦塵煩，山林庶可砭。已見赫真夕，未觀赫真旦。何當侵辰去，起君從枕畔。

四一 『赫真旦』答叔永（二月十九日）

民國六年二月

『赫貞旦』如何聽我告訴你，昨日我起時，東方日初起，返照到天西，彩霞美無比。赫貞平似鏡，紅雲滿江底。江西山低小，倒影入江紫。朝霞都散了，賸有青天好。江中水更藍，要與天爭姣。誰說海鷗閒，水凍捉魚難。日日寒江上，飛去又飛還。何如我閒散，開窗面江岸。清茶勝似酒，麪包充早飯。老任倘能來，和你分一半。更可同作詩，重詠『赫貞旦』。

四一 寄鄭萊書（二月廿一日）

.....“Very often ideas got beyond the control of men and carried men, philosophers, et al., along with it. That ideas have had ‘an ancestry and posterity of their own’ (in the words of Lord Acton) is an indictment against the intellectual passivity and slovenness of mankind. We have allowed ideas to run wild and work disaster to the world. Think of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We have succeeded in controlling nature, and it is high time for us to think about how to control ideas.....”

“The first step in this direction is to find a criterion to test the value of ideas..... Ideas must be tested in terms of ‘the values of life’.....”

“The other step..... is to find a way for the control of the formation of ideas. This I believe to lie in the direction of systematically gathering, interpreting, and diffusing the facts of life. We must have statistics, laboratories, experiment stations, libraries, etc, to furnish us with facts about the real conditions of society,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Without facts no truly workable ideas can be formed.

“Heretofore ideas have come from the air, from the ‘world of ideas.’ Hereafter, ideas should come from the laboratories.....”

四三 又記吾我二字（二月廿二日）

楊復吉夢闌瑣筆云：

元趙應四書箋義曰：『吾我二字，學者多以為一義，殊不知就已而言則曰吾，因

人而言則曰我。「吾有知乎哉？」就已而言也。「有鄙夫問於我，」因人之問而言也。「按此條分別甚明。『二三子以我爲隱乎？』我，對二三子而言。『吾無隱乎爾，』吾，就已而言也。『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我，對公孫丑而言，吾，就已而言也。

以是推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予即我也，朕即吾也。「越予沖人，不邛自恤，」予即我也，邛即吾也。其語似複而實非複。

此一則見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一。

楊氏所釋孟子一句，則非也。「吾浩然之氣」之吾乃是偏次，謂「我的」也。吾國舊日無文法學之名詞，故雖有知之者而不能明言之也。

四四 記燈謎（二月廿三日）

俞樾全集中有隱書一卷，皆謎也。中有多則，久流傳人間。然殊多中下之作。有「祀典」一謎，射「祭遵，」吾讀之，因作一謎云：

弟爲尸 射 祭仲

吾又有一則云：

多中本有一去了這個一，換上一個壹，請問是何物？ 射 Money

陳女士有一謎云：

t (英文字母) 射 『宛在水中央』

四五 蘭鏡女士

附圖爲蘭鏡女士 (Miss Jeannette Rankin) 乃美國婦女作國會議員之第一人
也。

四六 哥崙比亞大學 本年度之預算

哥崙比亞大學 (本科與研究院) 三,三九九,四八五元

巴納得學院 (女子部) 一五六,四四九元

師範學院 八七九,九七五元

民國六年二月

一〇九九

藥學院

四六六一八元

總計

四四三二五二七元

此哥崙比亞大學今年之預算也。此一校去年共用四百萬金元。今年預算乃至四百五十萬金元。此與吾國全國之教育年費相去無幾矣。

四七 威爾遜連任總統演說辭要旨

下所載爲昨日威爾遜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辭中之要旨。

We stand firm in armed neutrality, since it seems that in no other way we can demonstrate what it is we insist upon and cannot forego. We may even be drawn on, by circumstances, not by our own purpose or desire, to a more active assertion of our rights as we see them and a more immediate association with the great struggle itself. * * *

We are provincials no longer. The tragical events of the thirty months of vital turmoil through which we have just passed have



MISS
JJEANNETTE
RRANKIN,
OOF MONTANA. FFIRST WWOMAN TTO BBE EELECTED TTO TTHE
AAMERICAN CCONGRESS.
FFrom a PPhotograph TTaken iin TThis CCity oon LLast TTuesday.

士 女 鏡 蘭

made us citizens of the world. There can be no turning back. Our own fortunes as a nation are involved, whether we would have it so or not.

And yet we are not the less Americans on that account. We shall be the more American if we but remain true to the principles in which we have been bred. They are not the principles of a province or of a single continent. We have known and boasted all along that they were the principles of a liberated mankind. These, therefore, are the things we shall stand for, whether in war or in peace:

That all nations are equally interested in the peace of the world and in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free peoples, and equally responsible for their maintenance.

That the essential principle of peace is the actual equality of nations in all matters of right or privilege.

That peace cannot securely or justly rest upon an armed balance of power.

That Governments derive all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and that no other powers should be supported by the common thought, purpose, or power of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at the seas should be equally free and safe for the use of all peoples, under rules set up by common agreement and consent, and that, so far as practicable, they should be accessible to all upon equal terms.

That national armaments should be limited to the necessities of national order and domestic safety.

That the community of interest and of power upon which peace must henceforth depend imposes upon each nation the duty of seeing to it that all influences proceeding from its own citizens meant to encourage or assist revolution in other States should be sternly and effectually suppressed and prevented.

王壬秋死矣，十年前曾讀其湘綺樓箋啓，中有與子婦書云：

彼入吾京師而不能滅我，更何有瓜分之可言？即令瓜分，去無道而就有道，有何不

可……（今不能記其原文，其大旨如此耳。）

其時讀之甚憤，以爲此老不知愛國，乃作無恥語如此。十年以來，吾之思想亦已變更。今思『去無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一語，惟不合今世紀之國家主義耳。平心論之，『去無道而就有道』，本吾國古代賢哲相傳舊旨，吾輩豈可以十九世紀歐洲之異論責八十歲之舊學家乎？

吾嘗謂國家主義（民族的國家主義）但有一個可立之根據，其他皆不足辯也。此惟一之根據爲何？曰：『一民族之自治，終可勝於他民族之治之』。一前提而已。譬如我國之排滿主義之所以能成立者，正以滿族二百七十年來之歷史已足證其不能治漢族耳。若去一滿洲，得一袁世凱，未爲彼善於此也。未爲彼善於此，則不以其爲同種而姑容之，此二三革命之所以起也。

若以袁世凱與威爾遜令人擇之，則人必擇威爾遜。其以威爾遜爲異族而擇袁世凱者，必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也。此卽「去無道而就有道」之意。

吾嘗冤枉王壬秋。今此老已死，故記此則以自贖。

若「一民族之自治終可勝於他民族之治之」一前提不能成立，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亦不能成立。

然此前提究可成立乎？

此問題未可一概而論也。此前提之要點在一「終」字。終也者，今雖未必然，終久必然也。如此立論，駁無可駁，此無窮之遁辭也。

今之論者亦知此前提之不易證實，故另立一前提。威爾遜連任演說辭中有云：

That Governments derive all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and that no other powers should be supported by the common thought, purpose or power of the family of nations.

此言「政府之權力生於被治者之承認。」此共和政治之說也，而亦可爲民族主義之前提。

如英國之在印度，若印度人不承認之，則革命也可。又如美國多歐人入籍者，今以二百萬之德國人處於美國政府之下，若此二百萬德人承認美國政府，則不革命也。

然被治者將何所據而『承認』與『不承認』乎？若云異族則不認之，同族則認之，是以民族主義爲前提，而又以其斷辭爲民族主義之前提也。此『環中』之邏輯也。若云當視政治之良否，則仍回至上文之前提，而終不能決耳。

今之挾狹義的國家主義者，往往高談愛國，而不知國之何以當愛；高談民族主義，而不知民族主義究作何解。（甚至有以仇視日本之故而遂愛袁世凱且贊成其帝政運動者。）故記吾所見於此，欲人知民族主義不能單獨成立。若非種皆必當鋤去，則中國今日當爲滿族立國，又當爲蒙藏立國矣。

四九 艷歌三章（三月六日）

墨經云，『景不徙，說在改爲。』經說云，『景，光至景；若在，盡古息。』列子公子牟云，『景不徙，說在改也。』莊子天下篇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今用其意，作詩三章。

飛鳥過江來，投影在江水。鳥逝水長流，此影何曾徙？
風過鏡平湖，湖面生輕縹，湖更鏡平時。此縹終如舊。
爲他起一念，十年終不改。有召卽重來，若忘而實在。

五〇 吾輩留學生的先鋒旗（三月八日）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Thad, xviii, 1. 125.

英國前世紀之『牛津運動』（The Oxford Movement）（宗教改良之運動）未起時，其未來之領袖牛曼（Newman）傅魯得（Froude）客白兒（Keble）諸人久以改良宗教相期許。三人寫其所作宗教的詩歌成一集。牛曼取荷馬詩中語題其上，卽上所記語也。其意若曰：

如今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罷。（語見 Ollard: Oxford Movement）
其氣象可想。此亦可作吾輩留學生之先鋒旗也。

五一 俄國突起革命

俄國突起革命，市戰三日而功成，俄沙退位，遜於其弟密雪兒大公。大公亦謙讓不敢當也。吾意俄國或終成民主耳。此近來第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記。

五二 讀報有感（三月廿日）

英國報載二月一個月中，德國人死傷者六萬人；又德國自開戰以來，死傷總數（海軍及屬地尙不在內）爲四百十萬餘人。同日報載英國財政大臣羅氏報告，從一九一六年四月一日到一九一七年三月底，一年之中，英國政府每日平均支出六百萬金鎊。（每鎊合美金五元，是每天支出三千萬金元。）

今晨報紙有此兩則，讀之惻然，附記於此，並係以詩

揮金如泥，殺人如蟻。

闕哉人道，這般慷慨！

吾儕人讀『蟻』字如『齧』，此古音也。今用以與『慨』爲韻，『慨』亦讀上聲也。

五三 趙元任辨音（三月廿日）

趙元任前來書云（去年十月廿三日）

（一）凡影紐之字，皆以韻起，或以喉端音起。（喉端音者〔Glottal stop〕，如德文之 ein）其字皆屬上聲。（此上聲，指上平，上上，上去，上入，非僅第二聲也。）

（二）凡影紐之字，皆以“h”（或後“Ch”）起。其以“y”及“i”爲介者，以“hy”或前“Ch”即“hs”起。其字皆在上聲。

（三）凡屬喻紐之字，皆以韻起。其字皆在下聲。（下聲指下平，下上，下去，下入。）疑凡喻紐之字，本以ㄩㄨㄢ三介之一發端。其前無紐音，故此三介皆成韻也。

（注）有數種方言，其喻紐之字皆讀以“ps”（疑）發端。其影匣二紐則決不然也。

（四）匣紐之字，在江浙則以有音之“h”（孩）或“y”起。在官話則以“p”或“ps”起。其字皆屬下聲。

(例)	(1)	影	衣	(官)			
	(2)	曉	希		hsi ¹	i ¹	(蘇)
	(3)	喻	移		yi ₁	yi ₁	
	(4)	匣	奚		hsi ₁	yi ₁	
原書爲英文，此吾所譯也。							
		黃	王	荒	汪	(官)	
						(蘇)	
		hw ₁	w ₁	hw ¹	w ¹		
		hw ₁	w ₁	hw ¹	w ¹		
		胡	吾	呼	鳴		

適按元任此說辨之甚精。惟其論喻紐下一注，有未盡然者。蓋影紐以韻起之字，在各方言中亦有以“ng”起者，如

(上平) 哀, 安, 恩, 諳, 歐, 鴉, 在吾徽則讀如 Ngai, Ngan, Ngun, Ngau, Ngeu,

ngo.

(上去) 愛, 懊。

(上上) 講, 蟻。(此疑是下上)

(上入) 惡, 鴨。

民國六年三月

則不獨喻紐爲然也。適意以爲古代疑紐之字上聲爲影，下聲爲疑，疑又變爲喻耳。

因論蟻字，連類記此。吾徽無「上上」「下上」及「上入」「下入」之別，僅有六聲耳。今惟廣州有八聲，其他則至多僅有七聲耳。（如秦音能別「上入」「下入」而不能別「上去」「下去」又不能別「上上」「下上」也。福州雖有八聲，其「上上」「下上」實已無別，但存其名耳。）

元任辨音最精細，吾萬不能及也。

藏暉室劄記卷十六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三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日——

一 沁園春（俄京革命（三月廿一日））

前日報記俄京革命之第一日，有此一段：

Groups of students, easily distinguished by their blue caps and dark uniforms, fell into step with rough units of rebel soldiers, and were joined by other heterogeneous elements, united for the time being by a cause greater than partisan differences.

吾讀之有感，因作沁園春詞記之：

吾何所思，凍雪層冰，北國名都。想烏衣藍帽，軒昂年少，指揮殺賊，萬衆歡呼。去獨夫『沙』，張自由幟，此意如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年文字，多少頭顱。

民國六年三月

一一一

此僅半閱，他日當續成之。

二 讀厄克登致媚利書信（三月廿七日）

月前在舊書攤上得一書，爲英國厄克登勳爵（Lord Acton 1834—1902）寄格蘭斯頓之女媚利之書。（媚利後嫁爲朱魯〔Drew〕夫人。）厄氏爲十九世紀英國第一博學名宿，尤長於史學。後爲康橋大學史學院長，今康橋所出之康橋近世史，卽其所計畫者也。

厄氏有「蠶魚」之名，以其博學而不著書也。其所欲著之「自由史」終身不能成，朱魯夫人戲以「將來之聖母」稱之。（「聖母」者，耶穌之母，古畫家如拉飛爾皆喜用以爲畫題。英文豪詹姆斯〔Henry James，本美國人〕有名著小說曰將來之聖母，記一畫家得一美人，將用以爲「聖母」之法本，瞻視之二十年不敢下筆，而美人已老，畫師之工力亦銷亡，遂擲筆而死。）

然吾讀此諸函，論英國時政極詳，極多中肯之言。雖在異域，如親在議會。其關心時政之

切，其見事之明，皆足一洗其『蠢魚』之謗矣。

人言格蘭斯頓影響人最大，獨厄氏能影響格氏耳，其人可想。

此諸書皆作於五六年之間（1879——1885）而多至八萬言（尙多刪節去者。）其所論大抵皆論學，論文，論政之言也。此亦可見西國男女交際之一端，故記之。

書中多可採之語，如云：

The great object in trying to understand history, political, religious, literary or scientific, is to get behind men and to grasp ideas. Ideas have a radiation and development, an ancestry and posterity of their own, in which men play the part of godfathers and godmothers more than that of legitimate parents. Those elements of society must needs react upon the state; that is, try to get political power and use it to qualify the Democracy of the constitution (in France). And the state power must needs try to react on society, to protect itself against the hostile elements. This

is a law of Nature, and the vividness and force with which we trace the motion of history depends on the degree to which we look beyond persons and fix our gaze on things. This is my quarrel with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He discerns no Whiggism but only Whigs. (PP. 99-100).

又如其論鄧耐生 (Tennyson, 大詩人) 曰：

His (Tennyson's) want of reality, his habit of walking on the clouds, the airiness of his metaphysics, the definiteness of his knowledge, his neglect of transitions, the looseness of his political reasoning—all this made up an alarming *cheval de frise*. (P. 114)

此論實甚切當。

. All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depends on one's understanding the forces that make it, of which religious forces are the most active and the most definite. (P. 279).

I think that faith implies sincerity, that it is a gift that does not dwell in dishonest minds. To be sincere a man must battle with the causes of error that beset every mind. He must pour constant streams of electric light into the deep recesses where prejudice dwells, and passion, hasty judgments, and wilful blindness deem themselves unseen. He must continually grub up the stumps planted by all manners of unrevised influence. (P. 279-280).

讀此節可想見其人。

三 映（三月廿九日）

吾徽人謂閉目爲『映』音夾。韓非子說林曰：『今有人見君則映其一目，奚如』卽此字。今說作踉動，一曰眇也，皆非也。

盧晉侯言，雲南亦作此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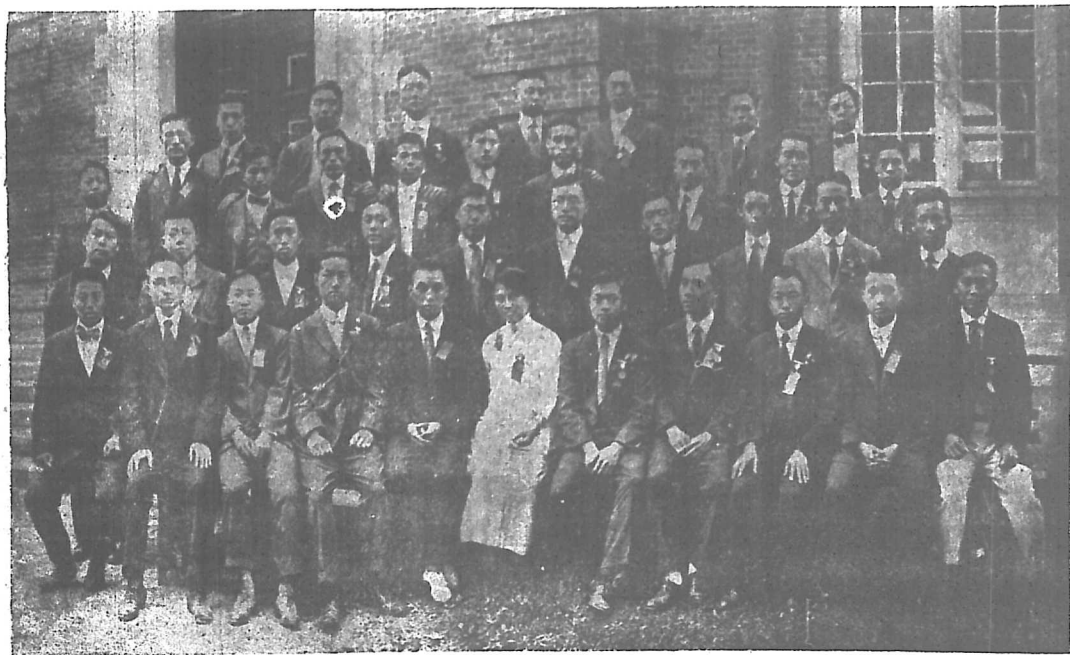
四 中國科學社第一次年會合影

民國六年三月

下所附影片見科學第三年一號。此中不獨多吾舊友故交，其中人物，大足代表留美學界之最良秀一分子，故載之於此。

五 林琴南『論古文之不宜廢』（四月七日）

文無所謂古也，唯其是。顧一言是，則造者愈難。漢唐之藝文志及崇文總目中，文家林立，而何以馬班韓柳獨有千古？然則林立之文家均不是，唯是此四家矣。顧尋常之賤牒簡牘，率皆行之以四家之法，不惟伊古以來無是事，即欲責之以是，亦率天下而路耳。（不通！吾知深於文者萬不敢其（不通）設爲此論也。然而一代之興，必有數文家楮挂於其間。是或一代之元氣，盤礴鬱積，發洩而成至文，猶大城名都，必有山水之勝狀，用表其靈淑之所鍾。文家之發顯於一代之間，亦正類此。嗚呼，有清往矣！論文者獨數方姚，而攻培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學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復何濟於用？然而天下講藝術者，仍留古文一門，凡所謂載道者，皆屬空言，亦特如歐人之不廢臘丁耳。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



影合會年次一第社學科國中

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病也。民國新立，士皆剽竊新學，行文亦澤之以新名詞。夫學不新而唯詞之新，匪特不得新，且舉其故者而盡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絕也。向在杭州，日本齋藤少將謂余曰：『敝國非新，蓋復古也。』時中國古籍如函宋樓藏書，日人則盡括而有之。嗚呼！彼人求新而惟舊之寶，吾則不得新而先殞其舊意者，後此求文字之師，將以厚幣聘東人乎？夫馬班韓柳之文，雖不協於時用，固文字之祖也。（不通！）嗜者學之，用其淺者以課人，轉轉相承，必有一二鉅子出肩其統，則中國之元氣尙有存者。若棄擲踐睡而不之惜，吾恐國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幾何不爲東人之所笑也！

此文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之』字不通。

六 漢學家自論其爲學方法

此文見上海民國日報（六年二月八日）。

顧亭林答李子德書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有改經之病。……故愚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

戴東原與段玉裁書：

經以載道，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學者當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某自十七歲時有志問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言語。爲之數十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宋儒譏訓詁之學而輕語言文字，是猶度江河而棄舟楫也。（見段撰戴東原年譜。）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

經史當得善本，……若日讀誤書，妄生駁難，其不見笑於大方者鮮矣。

惠棟九經古義序曰：

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師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

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

七 幾部論漢學方法的書

論漢學方法之書，最要者莫如下列諸籍：

(一) 段玉裁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書（經韻樓集）

(二)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廿九——三十通說上下。

(三) 王引之經傳釋詞。

(四) 閻若璩古文尙書疏證（一百廿八卷）。

惠棟古文尙書考（二卷）。

(五) 俞樾古書疑義舉例。

(六) 章炳麟國故論衡。

八 杜威先生小傳

此小傳見於三月廿六日『獨立』週報，作者爲 Edwin E. Slosson。

民國六年四月

If some historian should construct an intellectual weather map of the United States he would find that in the eighties the little arrows that sh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 were pointing in toward Ann Arbor, Michigan, in the nineties toward Chicago, Illinois, and in the nineteen hundreds toward New York City, indicating that at these points there was a rising current of thought. And if he went so far as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 of these local upheavals of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he would discover that John Dewey had moved from one place to the other. It might be a long time before the psychometeorologist would trace these thought currents spreading over the continent back to their origin, a secluded class-room where the most modest man imaginable was seated and talking in a low voice for an hour or two a day.

Knowing that every biographer is expected to show that the subject of his sketch got his peculiar talents by honest inheritance I wrote to Professor Dewey to inquire what there was in his



John Dewey

PROFESSOR DEWEY

JOHN DEWEY: TEACHER OF TEACHERS

像 生 先 威 杜

genealogy to account for his becoming a philosopher. His ancestry is discouraging to those who would find an explanation for all things in heredity.

My ancestry, particularly on my father's side, is free from all blemish. All my fore-fathers earned an honest living as farmers, wheelwrights, coopers. I was absolutely the first one in seven generations to fall from grace. In the last few years atavism has set in and I have raised enough vegetables and fruit really to pay for my own keep.

John Dewey was born in Burlington, Vermont, October 20, 1859, the son of Archibald S. and Lucina A. (Rich) Dewey. His elder brother, Davis Rich Dewey, is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in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the author of the Special Report on Employees and Wages in the 12th Census as well as of many other works on finance and industry.

John Dewey went to the State University in his native town

and received his A. B. degree at twenty. Being then uncertain whether his liking for philosophical studies was sufficient to be taken as a call to that calling he applied to the one man in America most competent and willing to decide such a question, W. T. Harris, afterward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r for Education, but then superintendent of schools in St. Louis. Think of the courage and enterprize of a man who while filling this busy position and when the war was barely over started a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and founded a Philosophical Society and produced a series of translations of Hegel, Fichte and other German metaphysicians. It would be hard to estimate the influence of Dr. Harris in raising the standards of American schools and in arousing an interest in intellectual problems.⁶ When young Dewey sent him a brief article with a request for personal advice he returned so encouraging a reply that Dewey decided to devote himself to philosophy. So, after a year spent at home reading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

essor. Torrey of 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 one of the old type of scholarly gentleman, Dewey went to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he first American university to make graduate and research work its main object. Here he studied under George S. Morris and followed him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s Instructor in Philosophy after receiving his Ph.D. at Johns Hopkins in 1884. Two years later he married Alice Chipman of Fenton, Michigan, who has been ever since an effective collaborator in his educational and social work. In 1888 he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s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but was called back to Michigan at the end of one year.

When President Harper went thru the country picking up brilliant and promising young men for the new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wey was his choice for the chair of philosophy. During the ten years Dewey spent on the Midway Plaisance h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ry out the radical ideas of education of which I

have spoken. In 1904 Dewey was called to Columbia University where he has since remained.

九 九流出於王官之謬（四月十一日）

此說出自班固，固蓋得之劉歆。其說全無憑據，且有大害，故擬作文論其謬妄。今先揭吾文之大旨如下：

（一）劉歆以前之論周末諸子者皆不作如此說。

（a）莊子天下篇。

（b）荀子非十二子篇。

（c）司馬談論六家。

（d）淮南子要略。

（二）學術無出於王官之理。

（a）學術者，應時勢而生者也。（淮南要略）

(b) 學術者，偉人哲士之產兒也。

(三) 以九流爲出於王官，則不能明周末學術思想變遷之迹。

(四) 藝文志所分九流最無理，最不足取。

(a) 不辨真僞書。

(b) 不明師承。

(c) 不明沿革。

一〇 訪陳衡哲女士（四月十一日追記）

四月七日與叔永去普濟布施村（Poughkeepsie）訪陳衡哲女士。吾於去年十月始與女士通信，五月以來，論文論學之書以及游戲酬答之片，蓋不下四十餘件。在不曾見面之朋友中，亦可謂不常見者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訪女士，始得見之。

一一 觀莊固執如前（四月十一日追記）

此次節假，觀莊與擘黃皆來遊紐約。吾與觀莊日日辨論文學改良問題。觀莊別後似仍

民國六年四月

不會有何進益，其固執守舊之態仍不稍改。夫友朋討論，本期收觀摩之益也，若固執而不肯細察他人之觀點，則又何必辯也？

一二 作論九流出于王官說之謬（四月十六日）

作論九流出于王官說之謬成，凡四千字。

（一）劉歆以前無此說也。

（二）九流無出于王官之理也。

（三）七略所立九流之目皆無徵，不足依據。

（四）章太炎之說亦不能成立。

（1）其所稱證據皆不能成立。

（2）古者學在官府之說，不足證諸子之出於王官。

（五）結論。

此文寄與秋桐。

一三 記荀卿之時代（四月十七日）

荀卿之時代最難定，史記列傳爲後人誤讀。劉向因之，以爲方齊威王宣王之時，孫卿「年五十始來游學。」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又云：「春申君死而孫卿廢。」此最無理不可從。故唐仲友曰：（宋淳熙八年台州本序）「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唐氏又言：「據遷傳，參卿書，「卿蓋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爲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引向序「年五十」乃作「年十五。」汪中荀卿子年表跋云：「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爲譌字也。」胡元儀郇卿別傳考異與盧文弨荀子補注皆據應劭風俗通窮通篇作「年十五。」

胡元儀又引桓寬鹽鐵論毀學篇云：「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

之不食，觀其罹不測之禍也。」因云：「李斯相秦，在始皇三十四年，是年郈卿尚存，猶及見之。其卒也，必在是年之後矣。」故別傳云：「李斯爲秦相，卿聞之不食，知其必敗也。後卒，年蓋八十餘矣。」鹽鐵論是何等書，豈可用作史料？其中論儒篇云：「及潘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撻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此本無徵驗之言，而胡氏卽據之云：「是郈卿滑王末年至齊矣。」夫此所引卽令有據，亦但可證潘王末年，郈卿自齊適楚耳，不能知其何年至齊也。

吾以爲諸說受病之根，在於誤讀史記孟軻荀卿列傳。此傳已爲後人誤增無數不相關之語，故不可讀。吾意此傳當如下讀法：

(一) 孟子列傳自「孟軻，鄒人也。」……至「作孟子七篇。」

(二) 自「其後有騶子之屬」以下另爲一段。

「齊有三騶子」爲總起。

『其前駟』至『先孟子』爲一段。

『其次駟衍』以下爲第二段。

此段先述駟衍之言至『天地之際焉』止。又論之曰：『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言但以汎濫汪洋之言始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顯化其後不能行之。此下又記駟衍之事至『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此段疑亦後人增入。此下『豈與仲尼菜色』一
至『牛鼎之意乎』蓋後人所增耳。

又『自如』(『如』字原在『稷下先生』下依王念孫校移此。王曰：『自如』統下之詞。田完世家正作『自如駟衍』)……(駟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駟爽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蓋原文所有。此下則又後人所增也。

『駟爽者』……至『齊能致天下賢士也』爲第三段。

此三段分說『三騶子』

其淳于髡諸節定是後人所加。淳于髡別有列傳（史記一百二十六）不當複出。

下文『騶衍之術迂大而闊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穀過髡。」』一段疑當在上文『於是齊王嘉之』之上，以總結三騶子耳。（或係後人妄加者）

（三）荀卿列傳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此下一段爲錯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此十一字當作一句讀。）而荀卿最爲老師。』——此下至『因葬闕陵』止。其下之言，皆後人所添也。

舊讀『田駢之屬皆已死』七字爲句，而以『齊襄王時』屬下文，又不知『騶衍之術』一段爲錯簡，故劉向因之致誤。諸家之聚訟，亦皆因此一誤而生。不知『齊

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一語文理不通。若上四字屬此，則決不至有「而」字也。

如此說，則荀卿至齊之時，蓋在王建已立，君王后未死之時，故追言「田駢之屬已死齊襄王時。」襄王之死在西曆前二六五年，去春申君之死（前二三三八）凡二十七年，荀卿死在春申君之後，故其五十歲至齊之時，必不能在王建未立之先也。劉向之說矛盾百出，不足辯也。

其改「年五十」爲「年十五」者亦非。史記言「年五十始來游學。」言始者，遲之詞也。若十五，則何尙云「始來」乎？風俗通作「齊威王之時」（胡元儀所據本）亦作「齊威宣王之時」（盧文弨所據本）今姑定爲宣王時。宣王死時在西曆前三二四年（依史記）去春申君之死已八十六年。使荀卿於宣王末年至齊，已十五歲，則當春申君之死已百餘歲矣。此說不可信也。

胡元儀之說更不足信。其不謂荀卿死於秦始皇三十四年（前二一三）李斯作

相之後，故不得謂荀卿之至齊爲當威宣王之時，因謂卿之來齊當在湣王末年。又試定爲湣王三十九年（前二八五）（此依史記也。依紀年當作二十九年。）謂卿當生於赧王十六年（前二九九）果爾，則當襄王死時，荀卿僅有三十四歲，豈可謂「最爲老師」乎？

故吾意以爲荀卿至齊蓋在齊王建之初年，約當西曆前二六〇年之際。其時卿年已五十。當春申君死時，卿年約七十矣。其死當在其後數年之間，蓋壽七十餘歲。不及見李斯之相秦（前二二三）亦不及見韓非之死也（前二三三）。

一四 沁園春 新俄萬歲（四月十七夜）

吾前作沁園春詞紀俄國大革命，僅成半闕。今讀報記俄國臨時政府大赦，舊以革命暗殺受罪之囚犯。其自西伯利亞赦歸者蓋十萬人云。夫囚拘十萬志士於西伯利亞，此俄之所以不振，而羅曼那夫皇朝之所以必倒也。而愛自由謀革命者乃至十萬人之多，囚拘流徙，摧辱慘殺而無悔，此革命之所以終成，而「新俄」之未來所以正未可量也。吾讀之有感，因續

成前詞而序之如右。

詞曰：

客子何思？凍雪層冰，北國名都。看烏衣藍帽，軒昂年少，指揮殺賊，萬衆歡呼。去獨夫「沙」，張自由幟，此意如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年文字，多少頭顱。冰天十萬囚徒，一萬里飛來大赦書。本爲自由來，今同他去；與民賊戰，畢竟誰輸！拍手高歌，「新俄萬歲」！狂態君休笑老胡。從今後，看這般快事，後起誰歟？

一五 清廟之守（四月二十日）

藝文志言墨家蓋出於清廟之守，吾已言其謬矣。今念清廟究是何官，此說漢儒無人能言之。詩清廟鄭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正義引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夫漢儒不能明知清廟爲何物，乃謂清廟之官爲墨家所自出，不亦誣乎？

一六 我之博士論文（五月四日）

民國六年五月

一一三三

吾之博士論文於四月廿七日寫完。五月三日將打好之本校讀一過，今日交去。

此文計二百四十三頁，約九萬字。

屬稿始於去年八月之初，約九個月而成。

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目

緒言 哲學方法與哲學

第一篇 記時代

第二篇 孔子之名學

第一卷 孔子之問題

第二卷 易經

第三卷 象

第四卷 辭

第五卷 正名正辭

第三篇 墨家之名學

第一書 總論

第二書 墨子

第一卷 實行主義

第二卷 『三表』

第三書 『別墨』

第一卷 『墨辯』

第二卷 原知

第三卷 故法，效

第四卷 推

民國六年五月

第五卷 惠施

第六卷 公孫龍

第四篇 進化論與名學

第一卷 進化論

第二卷 莊子之名學

第三卷 荀子

第四卷 荀子（續）

第五卷 法家之名學

一七 新派美術（五月四日）

吾友韋蓮司女士（Miss Clifford Williams）所作畫，自闢一蹊徑，其志在直寫心中之情感，而不假尋常人物山水畫爲寄意之具，此在今日爲新派美術之一種實地試驗。

歐美美術界近數十年新派百出，有所謂 Post-Impressionism, Futurism, Cu-

Orism 種種名目。吾於此道爲門外漢，不知所以言之。上月紐約有獨立美術家協會之展覽會（Exhibition of The Society of Independent Artists）與列者凡千餘人。人但可列二畫。吾兩次往觀之，雖不能深得其意味，但覺其中『空氣』皆含有『實地試驗』之精神。其所造作或未必多有永久之價值者，然此『試驗』之精神大足令人起舞也。

女士之畫亦陳此會中，會開數日，卽爲人買去。會中陳品二千餘事，售去者僅三十六事。

一八 讀致韋女士舊函（五月四日）

昨在韋女士處見吾兩三年來寄彼之書一大束，借回重檢讀之，乃如讀小說書，竟不肯放手。此中大率皆一九一五與一九一六兩年之書爲多，而尤以一九一五年之書爲最要。吾此兩年中之思想感情之變遷多具於此百餘書中，他處決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

一九 寧受囚拘不願從軍（五月六日）

四月廿八日美國議會通過『選擇的徵兵制』（Selective Draft）此亦強迫兵制之一種也。

自此以來，吾與吾友之非攻者談，每及此事，輒有論難。諸友中如 Paul Schumm, Bill Edgerton, Elmer Beller, Charles Duncan 皆不願從軍。昨與貝勒(Beller)君談，君言已決意不應徵調，雖受囚拘而不悔。吾勸其勿如此，不從軍可也，然亦可作他事自效，徒與政府抵抗固未嘗不可，然於一己所主張實無裨益。

吾今日所主張已全脫消極的平和主義。吾惟贊成國際的聯合，以爲平和之後援，故不反對美國之加入，亦不反對中國之加入也。

然吾對於此種『良心的非攻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但有愛敬之心，初無鄙薄之意，但惜其不能從國際組合的一方面觀此邦之加入戰團耳。

因念白香山新豐老人折臂歌：

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

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椎折臂。

向之甯折臂而不當兵者，與今之甯受囚拘而不願從軍者，正同一境地也。

110 關於歐戰記事兩則

杜威 (John Dewey) 先生昨與我言兩事，皆可記：

(一) 日政府會願以兵助戰，而以在中國之自由行動權爲索償之條件。俄法皆無異議，惟英外相葛雷 (Sir Edward Gray) 堅持不肯，議遂不果行。(杜威先生言聞諸某英人云。)

(二) 又言得最可靠之消息，威爾遜總統曾親語人云：『若俄國革命未起，則吾之政策將止於「武裝的中立」，或不致與協約國聯合也。』

此兩事皆足生人樂觀，故記之。

適按：葛雷之拒日本，其志蓋別有在，未必有愛於中國，亦未必爲人道主義而出此耳。

111 瞎子用書 (五月八日)

今日至華盛頓堡公園小憩，在山石上檢得一本瞎子所讀的雜記，雖已破碎，却還可讀，

因帶回細看。此雜記名

“Matilda Ziegler Magazine for the Blind,”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Matilda Ziegler Publishing Co. for the Blind, Inc., 250 W.
54th St., N. Y. C.

首頁之第一句，依法讀去，乃是

And the birds will soon be singing everyday.

讀時須用手摸去，久用亦不費力了。

另一頁乃是字母的讀法。其法有每字母用一記號者，有每字用一號者，亦有每於常用語尾用一號者。如上舉一例之第一號乃是表示句首的大寫。第二號乃是 and。第三號乃是 the。第四、五、六、七、八號合成 birds 一字。又如 singing 一字僅用三個記號，如 第一號爲 s，第二三號皆 ing 尾之號。

常打牌者，每摸一牌，一摸卽知其爲何牌，不用翻看。此種瞎子用書，卽用此理。

五月東風著意寒，青楓葉小當花看。幾日暖風和暖雨，催將春氣到江干。（看本卷第二七則）

二三 紐約世界報（五月十九日）

吾友根內特君（Lewis S. Gannett）以電話告我，言將歸與洛斯女士（Ross）結婚。吾因招之晚餐。餐後與之同往紐約世界報一遊。（根君與洛女士皆此報中訪事。）此報社自晨至晚出報七八次。社中自主筆以下至告白房及印刷所工人，凡用人二千二百人，可謂盛矣。惜夜間匆匆不能詳觀其中一切組織而爲之記耳。（參看卷十四第一二則。）

二四 在白原演說（五月廿日）

二十日去白原（White Plains）演說，題爲“Mohism: China's Lost Religion”。下午主人Max Meyer君以汽車攜我遊觀新成之『水源湖』（Reservoir Lake）。車行湖濱，風景佳絕。此湖爲紐約城水供來源之一，亦人造湖之一種，而風物清秀可愛，令我思杭州西湖不置。

午餐席上遇 Prof. Overstreet 先生。此君爲紐約大學哲學教師。其人思想極開朗，嘗讀其著作，今始見之。

二五 祁暄『事類串珠』(五月廿七日)

此間同學祁君暄，卽嘗發明中國打字機者。其人最重條理次序，每苦吾國人辦事無條理，藏書無有統系的目錄，著述無有易於檢查的『備查』字典，無有有條理的『檢字』。故以其餘力，創一備檢法 (An Index System)，自名之曰『祁暄事類串珠』。今以其法施諸圖書館之目錄。

其法以第一字之畫數爲第一步，以此字之部首之畫數爲第二步，以此字爲第三步。如查中論，先檢中字畫數。既得四畫，乃查中字部首『丨』之畫數。既得一畫，乃查『丨』部。既得『丨』部，乃查『中』字。

祁君言有聖約翰大學藏書樓徐君不久將此諸種『備檢片』印刷試用。記之以備他日訪求之用。

二六 博士考試（五月廿七日追記）

五月廿二日，吾考過博士學位最後考試。主試者六人：

Professor John Dewey

Professor D. S. Miller

Professor W. P. Montague

Professor W. T. Bush

Professor Frederick Hirth

Dr. W. F. Cooley

此次爲口試，計時二時半。

吾之「初試」在前年十一月，凡筆試六時（二日），口試三時。

七年留學生活，於此作一結束，故記之。

二七 改前作絕句（五月廿九日）

五月西風特地寒，高楓葉細富花看。忽然一夜催花雨，春氣明朝滿樹間。

民國六年五月

一一四三

美洲之春風皆西風也。作東風者，習而不察耳。

二八 辭別杜威先生（五月卅日）

昨往見杜威先生辭行。先生言其關心於國際政局之問題，乃過於他事。囑適有關於遠東時局之言論，若寄彼處，當代爲覓善地發表之。此言至可感念，故記之。

二九 朋友篇 寄怡蓀經農（六月一日）

——將歸之詩一——

粗飯尙可飽，破衣未爲醜。人生無好友，如身無足手。吾生所交遊，益我皆最厚。少年恨污俗，反與污俗偶。自視六尺軀，不值一杯酒。儻非良友力，吾醉死已久。從此謝諸友，立身重抖擻。去國今七年，此意未敢負。新交遍天下，難細數誰某。所最愛敬者，乃亦有八九。學理互分割，過失賴彈糾。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便卽此一念，足鞭策吾後。今當重歸來，爲國效奔走。可憐程（樂亭）鄭（仲誠）張（希古），少年骨已朽。作歌謝吾友，泉下人知否？

三〇 文學篇 別叔永杏佛觀莊（六月一日）

將歸國，叔永作詩贈別，有『君歸何人勸我詩』之句。因念吾數年來之文學的興趣，多出於吾友之助。若無叔永杏佛，定無法國集。若無叔永觀莊，定無嘗試集。感此作詩別叔永杏佛觀莊。

我初來此邦，所志在耕種。文章真小技，救國不中用。帶來千卷書，一一盡分送。種菜與種樹，往往來入夢。

忽忽復幾時，忽大笑吾痴。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爲？而吾性所適，僅有一二宜。逆天而拂性，所得終希微。

從此改所業，講學復議政。故國方新造，紛爭久未定。學以濟時艱，要與時相應。文章盛世事，豈今所常問？

明年任與楊，遠道來就我。山城風雪夜，枯坐殊未可。烹茶更賦詩，有倡還須和。詩爐久灰冷，從此生新火。

前年任與梅，聯盟成勁敵，與我論文學，經歲猶未歇。吾敵雖未降，吾志乃更決。暫不與君辯，且著嘗試集。

回首四年來，積詩可百首。『煙土披里純，』大半出吾友。佳句共欣賞，論難見忠厚。今當遠別去，此樂難再有。

暫別不須悲，諸君會當歸。作詩與君期，明年荷花時。春申江之涘，有酒盈清卮。無客不能詩，同賦歸來辭！

藏暉室劄記卷十七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六月九日至七月十日——

歸國記

民國六年六月九日離紐約。

十日晨到綺色佳，寓韋女士之家。連日往見此間師友，奔走極忙。

在綺五日（十日至十四日），殊難別去。韋夫人與韋女士見待如家人骨肉，尤難爲別。吾嘗謂朋友所在即是吾鄉。吾生朋友之多無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鄉而歸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樂，正難自決耳。

吾數月以來，但安排歸去後之建設事業，以爲破壞事業已粗粗就緒，可不須吾與聞矣。何意日來國中警電紛至，南北之分爭已成事實，時勢似不許我歸來作建設事。倪嗣冲在安

民國六年六月

一一四七

徽或竟使我不得歸里。北京爲倡亂武人所據，或竟使我不能北上。此一擾亂乃使我盡擲棄吾數月來之籌畫，思之悵然。

十四日下午離綺色佳。夜到水牛城。半夜後到尼格拉瀑，將過加拿大界。吾先以所帶來之紐約中國領事證書交車上侍者。侍者言定可安然過境。故吾脫衣就寢。二時，忽被關吏叫醒，言證書不夠，不得過界。吾言紐約領事證書何以無效。關吏言，「吾但知認加拿大政府命令，不能認中國領事證書也。」吾知與辯無益，但問其人姓名，乃穿衣下車去。

時夜已深，車馬都絕。幸有警察爲我呼一汽車，載至尼格拉瀑市，投一旅館，睡了三點鐘。明晨（十五日），吾發電與加拿大移民總監 W. D. Scott，又發兩電，一寄紐約領事，一寄 Bill Edgerton。吾會約 Bill 在芝加哥相待，故發電告之也。

是晨讀“Seven Arts”六月份一冊。此爲美國新刊月報，價值最高。中有 Randolph Bourne 之“The War and the Intellectual”，其以此次美國之加入戰團歸罪此邦之學者，其言甚辯。又有一文述杜威之學說，亦佳。

下午得移民總監回電曰：

“Apply again to Inspector in Charge Wilcox”——W.D. Scott.

乃往見之。其人已得總監電，爲我料理一切，語意皆甚謙恭。是夜夜半，過境遂無留滯。昨日之關吏以過境憑文交我，自言昨日所爲，乃由職司所在不容不爾。吾亦笑謝之。昨日之警察聞吾重過此，特上車尋我，執手爲別，亦可感也。

此事之過，不在關吏，而在我與紐約領事館。吾前得黃監督鼎通告，囑令先作書通知移民總監，得其一札便可通行無阻。吾既得此通告，未及遵行，因往見領事。領事處力言無須費如許周折，言一紙證書已足了事。吾信其言，遂取證書去，不更通告移民總監，此留滯之原因也。幸早行一日，否則一日之延擱將誤行期矣。

十六日下午到芝加哥，小留兩時。Bill Edgerton 已行。本欲一訪饒樹人（毓泰），以電話向大學詢問其住址，乃不可得，悵然而止。樹人來此數年，以肺病輟學甚久，其人少年好學，志大而體力沮之，亦可念也。

欲見季報總理任嗣達君（稷生），亦不可得。六時半開車。

十七日到聖保羅（St. Paul）途中遇貴池許傳音博士，為意大利諾大學之新博士。其博士論題為“Parliamentary Regulation of Railway Rates in England.”

換車得頭等車。車尾有『觀覽車』明窗大椅，又有書報，甚方便也。

車上遇日人朝河貫一先生，在耶爾大學教授日本文物制度史者。

昨日讀愛耳蘭人丹山尼勳爵（Lord Dunsany）之戲本五種，甚喜之。丹氏生於一八七八年，今年未四十，而文名噪甚。此冊中諸劇如下：

(1) The Gods of the Mountain

(2) The Golden Doom

(3) King Argimēnēs and the Unknown Warrior

(4) The Glittering Gate

(5) The Lost Silk Hat

自芝加哥以西，為『大平原』（The Prairies），千里曠野，四望空闊，凡三日餘，不見

一邱一山。十七日尙時見小林，俗名『風屏』(Windbreak)者。十八日乃幾終日不見一樹，使人不歡。幸青天綠野，亦自有佳趣。時見小湖水色藍艷，令我思赫貞河上之清晨風景。有時黃牛驪馬，鬣草平原，日光映之，牛馬皆成紅色，亦足觀也。此數千里之平野乃新大陸之『大中原』，今尙未經人力之經營，百年之後，當呈新象矣。

火車路線在尼格拉出境後，又由猶龍口(Port Huron)入美國境。十八日晨到『門關』(Port, N. D.)，重出美境，入加拿大。從此去美國矣。不知何年更入此境？人生離合聚散，來蹤去迹，如此如此，思之惘然。

十九日晨六時起，火車已入加拿大之落機山。落機山貫穿合衆國及加拿大。吾來時僅見南段之山，今去此乃見北段耳。落機(Rocky)者，山石犖确之意。其高峯皆石峯無土，不生樹木。山巔積雪，終古不化。風景絕佳。下所附諸圖，僅見其百一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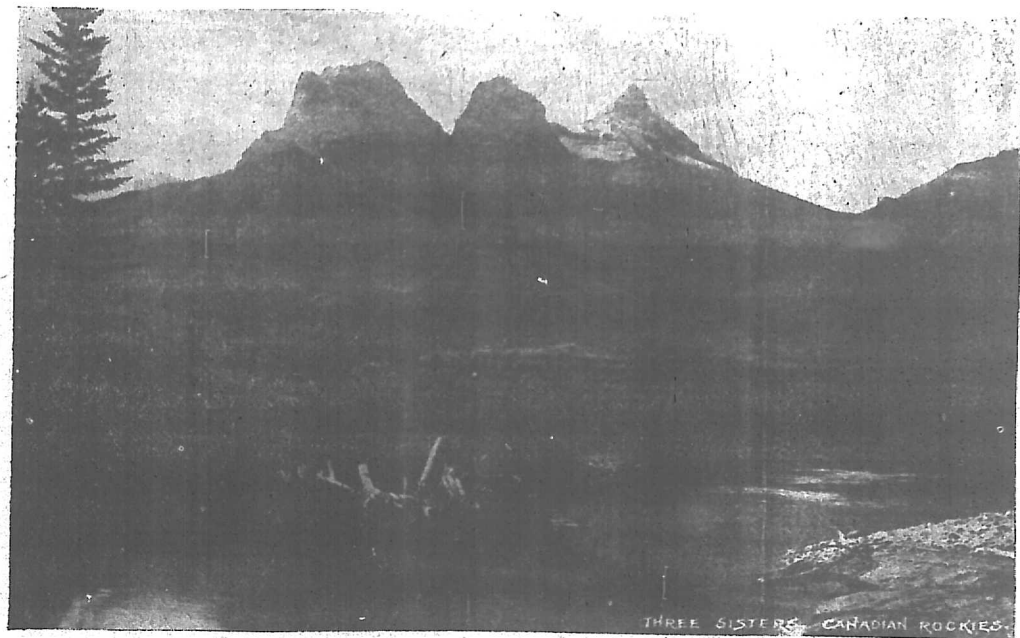
車上讀薛謝兒女士(Edith Sichel)之再生時代(Renaissance)『再生時代』者，歐史十五十六兩世紀之總稱，舊譯『文藝復興時代』。吾謂文藝復興不足以盡之，不如直

譯原意也。書中述歐洲各國國語之興起，皆足供吾人之參考，故略記之。

中古之歐洲，各國皆有其土語，而無有文學。學者著述通問，皆用拉丁。拉丁之在當日，猶文言之在吾國也。國語之首先發生者，爲意大利文。意大利者，羅馬之舊畿，故其語亦最近拉丁，謂之拉丁之『俗語』。(Vulgate) (亦名 Tuscan，以地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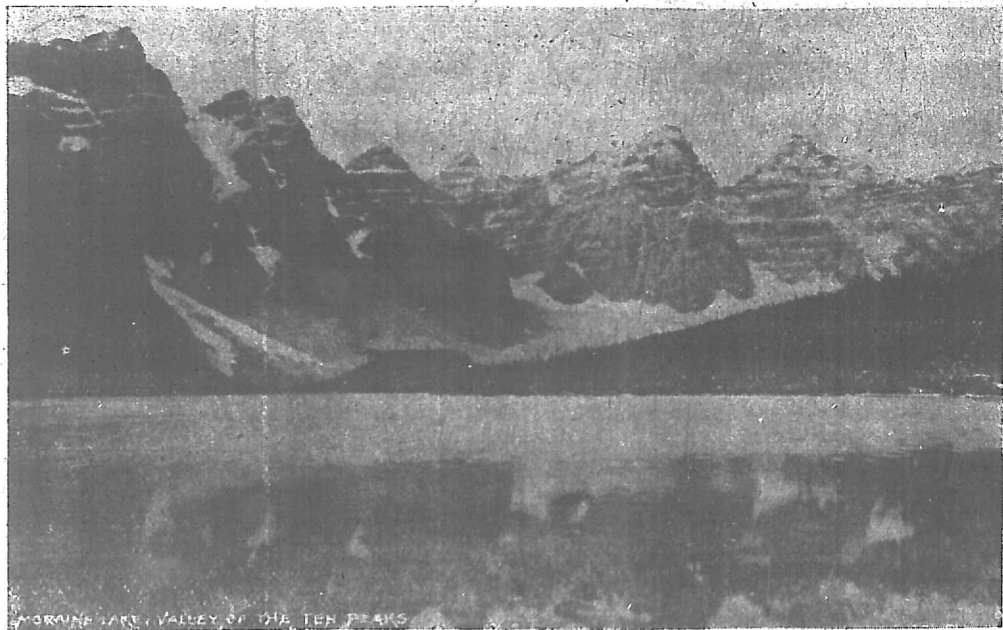
『俗語』之入文學，自但丁 (Dante) 始。但丁生於一二六五年，卒於一二三二年。其所著神聖喜劇 (Divine Comedy) 及新生命 (Vita Nuova) 皆以『俗語』爲之前者爲韻文，後者爲散文。從此開『俗語文學』之先，亦從此爲意大利造文學的國語，亦從此爲歐洲造新文學。

稍後但丁者有皮特賴 (Petrarch, 1304—1374) 及包高嘉 (Boccaccio, 1314—1375) 兩人。皮氏提倡文學，工詩歌，雖不以國語爲倡，然其所作白話情詩風行民間，深入人心。包氏工散文，其所著小說，流傳一時，皆以俗語爲之。遂助但丁



(一)

景 風 山 機 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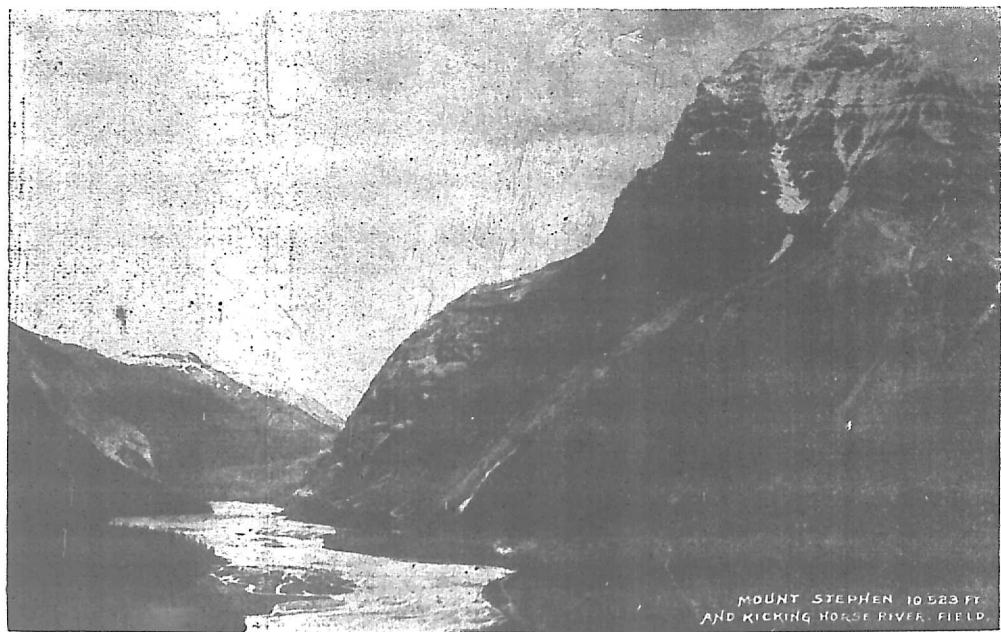


(=)



LAKE LOUISE AND VICTORIA GLACIER.

Copyright



MOUNT STEPHEN 10 523 FT.
AND KICKING HORSE RIVER. FIELD.

(四)

而造意大利文學。

此後有阿褒梯 (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5—1472) 者，博學多藝。其主張用俗語尤力。其言曰：『拉丁者，已死之文字，不足以供新國之用。』故氏雖工拉丁文，而其所著述乃皆用俗語。

繼阿氏者，有詩人鮑里謝那 (Poliziano) 及弗羅連斯之大君羅冷樺 (Lorenzo de Medici)。羅冷樺大君，亦詩人也。兩人所作俗語詩歌皆卓然成家。俗語入詩歌而『俗語文學』真成矣。

此外名人如大主教彭波 (Cardinal Bembo) 著俗語議，爲俗語辯護甚力。意大利文自但丁以後不二百年而大成。此蓋由用俗語之諸人，皆心知拉丁之當廢，而國語之不可少，故不但用以著述而已，又皆爲文辯護之。以其爲有意的主張，輔之以有價值的著作，故其收效最速。

吾國之俗語文學，其發生久矣。自宋代之語錄，元代之小說，至於今日，且千年矣，而

白話猶未成爲國語。豈不以其無人爲之明白主張，無人爲國語作辯護，故雖有有價值的著述，不能敵頑固之古文家之潛勢力，終不能使白話成爲國語也？

法國國語文學之發生，其歷史頗同意大利文學。其初僅有俚歌彈詞而已。至尾尖（Villon, 1431—？）之歌詞，馬羅（Marot, 1496—1544）之小詞，法文始有文學可言。後有龍利（Pierre de Ronsard, 1524—1585）及杜貝萊（Jochim Du Bellay, 1525—1560）者，皆詩人也。一日兩人相遇於一村店中，縱談及詩歌，皆謂非用法語不可。兩人後復得同志五人，人稱『七賢』（Pleiade），專以法語詩歌爲倡。七賢之中，龍利尤有名。一五五〇年杜貝萊著一論曰：“La de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e”，力言法國俗語可與古代文字相比而無愧，又多舉例以明之。七賢之著作，亦皆爲『有意的主張，輔之以有價值的著作』，故其收效亦最大也。

七賢皆詩人也。同時有賴百萊（Rabelais, 1500—1553）者，著滑稽小說“Pan-

“Gargantua”及“Pantagruel”以諷世。其書大致似西遊記之前十回。其書風行一時，遂爲法語散文之基礎。

賴百萊之後有曼田（Montaigne, 1533—1592）者，著『雜論』（Essay），始創『雜論』之體，法語散文至此而大成。

及十七世紀而康尼兒（Cornelle, 1606—1684 戲劇家）、巴士高（Pascal, 1633—1664, 哲學家）、穆烈爾（Molière 1622—1673）、雷信（Racine, 1639—1699）（二人皆戲劇家）諸人紛起，而法國文學遂發皇燦爛，爲世界光矣。

此外德文英文之發生，其作始皆極微細，而其結果皆廣大無量。今之提倡白話文學者，觀於此，可以興矣。

二十日到文苦瓦（Vancouver）。吾先與張慰慈（祖訓）約會於此。慰慈先二日到，今晨迎我於車站。同居一旅館。慰慈爲澄衷舊同學，五年前來美，今在埃阿瓦大學（University of Iowa）得博士學位。其論文題爲“A Study of the Commission and City-

manager Plan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吾七年前去國時，在上海旅館中與慰慈及仲誠爲別，今仲誠死已數年，與慰慈話舊，不勝今昔之感矣。

在輪船公司得朋友書幾封。讀 C. W. 一短書及 N. B. S. 一長書，使我感慨。

二十一日上船。船名日本皇后。同艙者五人：貴池許傳音，北京鄭乃文，日本永屋龍雄，及慰慈與吾也。

追記雜事：

十二日在綺色佳，適當吾師克雷敦先生 (Professor James Edwin Creighton) 在康南耳大學教授二十五年之期。其舊日哲學學生之已成名者十餘人各貢其專治之學，著爲文章，合爲一集刊行之，以爲「克雷敦先生紀念集」。是夜行奉獻儀。大學校長休曼先生致頌詞。哲學教授漢門先生 (Prof. N. A. Hammond) 主席。哲學教授阿爾貝 (Prof.

Ernst Albee) 爲學生中之最長者，致獻書之詞。詞畢，以精裝之冊奉獻於先生。先生致答謝詞。

明日，吾購得此冊，於舟車中讀之。克雷敦先生爲此邦『理想派』哲學 (Idealism) 之領袖，故其徒所爲言論，往往針對『實驗派』 (Pragmatism) (Instrumentalism) 及『實際派』 (Neo-Realism) 爲反對的評論。此集所攻，大抵以杜威 (John Dewey) 一派之實驗主義爲集矢之的。其積極一方面，則重新表章其所謂『物觀的理想主義』之學說焉。(物觀的理想派者 [Objective Idealism] 以自別於巴克黎 [G. Berkeley] 之主觀的理想主義也。)

吾在康南耳大學時，有一老婦人名威特夫人 (Mrs. Joseph Waite) 者，年六十餘矣，猶日日抱書上課聽講。吾與同班數次，每心敬其人，以爲足爲吾輩少年人之模範。今年吾重來此，遇之於途。夫人喜告我曰：『胡君，吾已于春間得學士學位矣。』吾因申賀意，並問其將

來何作。夫人言將重入學，專治哲學，一年後可得碩士學位。吾聞之，深感歎其老年好學，故追記之。

追記雜事竟。

二等艙中有俄國人六十餘名，皆從前之亡命，革命後爲政府召回者也。聞自美洲召回者，有一萬五千人之多。其人多粗野不學，而好爲大言，每見人，無論相識不相識，便高談其所謂『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者。然所談大抵皆一知半解之理論而已。其尤狂妄者，自夸此次俄國革命之成功，每見人輒勸其歸國革命，『效吾國人所爲』。其氣概之淺陋可厭也。其中亦似有二三沉靜深思之士，然何其少也！

頭等客中有托爾斯泰之子伊惹托爾斯泰公爵（Count Ilya Tolstoy）一夜二等艙之俄人請其來演說其父之學說。演說後，有討論甚激烈。皆用俄語，非吾輩所能懂。明夜，又有其中一女子名 Gurenvitch 者，演說非攻主義，亦用俄語。吾往聽之，雖不能懂，但亦覺其

人能辯論工演說也。演畢，亦有討論甚烈。後聞其中人言，此一羣人中多持非攻主義，故反對一切戰爭。惟少數人承認此次之戰爲出於不得已。

自紐約到文苦瓦，約三千二百英里。

自文苦瓦到上海，五千四百一十二英里。

以中國里計之，自紐約到上海，凡二萬八千五百里。

廿七日，與朝河貫一先生談。先生言曾勸英國書賈丹特（Dent）於其所刊行之『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中加入中國日本之名著。（先生言丹特但願加入日本名著，曾以書詢先生，先生因勸其並列中日兩國書云。）丹特君已允加入五冊。中兩冊爲中國重要書籍。（日本三冊，中國僅得兩冊，未免不公。）先生因問我此兩冊應如何分配。吾謂此兩冊之中，第一冊當爲儒家經籍，宜包：

(一) 詩經 (吾意詩經當另爲一冊)

(二) 四書

(三) 孝經

第二冊當爲非儒家經籍，宜包：

(一) 老子 (全)

(二) 莊子 (內篇)

(三) 列子 (第七篇——楊朱篇)

(四) 墨子 (選)

(五) 韓非子 (選)

先生甚以爲然，因問我肯編譯此兩冊否。吾以爲此事乃大好事業，可收教育的功效，遂許之。
(吾久有志於此舉。前年在綺時，散僕生 [Prof. M. W. Sampson] 先生曾勸我爲之。彼時以人望輕，卽言之亦不得人之聽，故不爲也。) 先生言丹特君但許每頁得五十錢，此僅足

償打字費。故彼意欲令丹特於五十錢一頁之外，另出打字費。若能辦到此一層，彼當以書告我。我諾之。）此事後來竟無所成，我甚愧對朝河先生。——廿三年九月胡適記。）

舟中無事，讀新劇若干種，記其目如下：

- (1) Oscar Wilde: "Lady Windermere's Fan."
- (2) W. B. Yeats: "The Hour-Glass."
- (3) Lady Gregory: "The Rising of the Moon."
- (4) Hermann Sudermann: "The Vale of Cotent."
- (5) Eugène Brieux: "The Red Robe"
- (6) Björnsterne Björnson: "Beyond Human Power."

二等艙裏的俄國人嫌飯食不好，前天開會討論，舉代表去見船主，說這種飯是吃不得的。船主沒有睬他們。昨夜竟全體『罷飯』，不來餐堂。餐時過了，侍者們把飯菜都收了。到了

九點鐘，他們餓了，問廚房裏要些麵包，牛油，乾酪，咖啡，大吃一頓。

此次歸國，叔永、杏佛、經農皆有詩送行。後經農遠道自美京來別，叔永有『喜經農來，期杏佛不至』詩。杏佛三疊其韻，其第三首爲再送適之，爲最自然，因錄之於此：

遙淚送君去，故園寇正深。共和已三死，造化獨何心？
腐鼠持旌節，飢鳥滿樹林。歸人
工治國，何以慰呻吟？

柳亞子寄杏佛書（節錄）

——胡適自命新人，其謂南社不及鄭陳，則猶是資格論人之積習。南社雖程度不齊，豈竟無一人能摩陳鄭之壘而奪其蓋弧者耶？又彼創文學革命，文學革命非不可倡，而彼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話詩直是笑話。中國文學含有一種美的性質。縱他日世界大同，通行『愛斯不難讀』，中文中語盡在淘汰之列，而文學猶必占美

術中一科，與希臘羅馬古文韻頗。何必改頭換面爲非驢非馬之惡劇耶！……弟謂

文學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舊，理想宜新，兩言盡之矣。……

此書未免有憤憤之氣。其言曰：『形式宜舊，理想宜新。』理想宜新，是也。形式宜舊，則不成理論。若果如此說，則南社諸君何不作清廟生民之詩，而乃作『近體』之詩與更『近體』之詞乎？

七月三夜月色甚好。在海上十餘日，此爲第一次見月。與慰慈諸君閒步甲板上賞月，有懷美洲諸友。明日作一詞郵寄叔永杏佛、經農、亦農、衡哲諸君：

百字令

幾天風霧，險些兒把月圓時辜負。待得他來，又苦被如許浮雲遮住。多謝天風，吹開孤照，萬頃銀波怒。孤舟帶月，海天衝浪西去。遙想天外來時，新洲曾照我故人眉宇。別後相思如此月，繞遍人寰無數。幾點疏星，長天清迥，有濕衣涼露。憑闌自語，吾

鄉真在何處？

陸放翁詞云：

……重到故鄉交舊少。淒涼。却恐他鄉勝故鄉。

此卽吾『吾鄉真在何處』之意。

連日與同船的俄人閒談，知此間六十餘人中，無政府黨凡四十五人，其他二十人則社會黨人也。以吾所觀察，覺無政府黨中除兩三領袖之外，皆無意識之急進少年也。其中領袖如前所記之女子名 Gurenvich 夫人者，及一老人名 Rohde 者，皆似有定見有閱歷之人。社會黨中人數雖少，然吾所與談者皆似穩重通達事理之人。

上所記兩黨人數之多寡，實係偶然，不可據此遂說俄國之無政府黨多於社會黨可三倍也。

七月五日下午四時船進橫濱港，始知張勳擁宣統復辟之消息。復辟之無成，固可斷言。所可慮的，今日之武人派名爲反對帝政復辟，實爲禍亂根苗。此時之穩健派似欲利用武人派之反對復辟者以除張勳一派，暫時或有較大的聯合，他日終將決裂。如此禍亂因仍，坐失建設之時會，世界將不能待我矣。

因船期甚短，故已決計不去東京一遊，擬與慰慈上岸寄信買報。方登岸，即遇嘉定潘公弼君，言東京友人郭虞裳俞頌華兩君知吾與慰慈歸國，堅邀去東京相見。兩君因今日有考試，故託潘君來迎。諸君情意不可却，遂以電車去東京，與郭俞兩君相見甚歡。兩君皆澄衷同學也。此外尚有戴君克諧（字藹廬）與頌華同居。諸君邀至一中國飯館晚餐。虞裳言有湖南醴陵李君邦藩（字石岑）曾讀吾文，聞吾來甚思一見。因以書招之來，席上相見，談及傅君劍謝誦莊諸故人，皆醴陵人也。

諸君欲我與慰慈在東京住一二日，然後以火車至長崎上船，吾輩以不欲坐火車，故不能留。是夜九時，與諸君別，回橫濱。半夜船行。

在東京時，虞裳言曾見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因同往買得一冊。舟中讀之。此冊有吾之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本為致陳獨秀先生書中一節。）及論文學革命一書。此外有獨秀之舊思想與國體問題，其所言今日竟成事實矣。又有日本人桑原隲藏博士之中國學研究者之任務一文，其大旨以為治中國學宜採用科學的方法，其言極是。其所舉歐美治中國學者所用方法之二例，一為定中國漢代「一里」為四百米突（十里約為二英里半），一為定中國「一世」為三十一年。後例無甚重要，前例則歷史學之一大發明也。末段言中國籍未經「整理」不適用於英文之Systematize也。其所舉例，如說文解字之不便於檢查，如圖書集成之不合用，皆極當，吾在美洲曾發願「整理」說文一書，若自己不能為之，當教人為之。又如圖書集成一書，吾家亦有一部，他日當為之作一「備檢」。

此外有劉半農君我之文學改良觀，其論韻文三事：

(一) 改用新韻，

(二) 增多詩體，

(三) 提高戲曲之位置。

皆可采。第三條之細目稍多可議處。其前二條，則吾所絕對贊成者也。

新青年之通信欄每期皆有二十餘頁（本期有二十八頁）其中雖多無關緊要之投書，然大可爲此報能引起國人之思想興趣之證也。

七日晨到神戶，與慰慈上岸一遊。

前讀朝河貫一先生之日本封建時代田產之原起（The Origin of the Feudal

Land Tenure in Japan, By Prof. K. Asakawa,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XX, No. 1, Oct. 1914)一文，其中多有味之事實，當摘記之。

(附註)『封建制度』乃西文“Feudalism”之譯名，其實不甚的確。此制與吾國歷史上所謂『封建』者有別，今以無適當之名，故暫用之。吾聞朝河君日本學者曾用何名。君言除『封建制度』外，有用『知行制度』者。『知行』乃公文中字，其時個人投靠，所立文契中有此字樣，其實亦不成名詞也。今日吾忽思得『分據制度』、『割據制度』似較『封建制度』爲勝。

八日，自神戶到長崎，舟行內海中，兩旁皆小島嶼，風景極佳。美洲聖洛能司河 (St. Lawrence River) 中有所謂『千島』者，舟行無數小島之間，以風景著稱於世。吾未嘗見之，今此一日海程所經，亦可稱亞洲之『千島』耳。

到長崎未上岸。

十日，到上海。二哥，節公，聰姪，汪孟鄒，章洛聲，皆在碼頭相待。二哥年四十一耳，而鬚髮皆已花白。甚矣，境遇之易老人也！聰姪十一年不見，今年十八而已如吾長。節公亦老態蒼然，行步艱難，非復十年前日行六十里（丁未年吾與節公歸里，吾坐轎而節公步行）之節公矣。

1728

42/2-16